

第一章 小城市

维鲤叶可以算是弗乐煦——康忒州一座最妩媚秀美的小城市了。那里粉白色的房屋，有着高高耸矗的屋顶，朱瓦红檐，绵延散落在一个山丘的斜坡上。山坡最浅隘的曲折蜿蜒之处，都显露出一丛丛茁壮的栗树。那条杜河在炮垒堡砦底下约摸有数百尺的地方奔流着。这垒砦原是昔日西班牙人所建造的，如今却已毁圯荒废，仅留遗迹了。维鲤叶的北面，被汝拉山脉的一座高山所掩蔽。在十月初旬寒冷的日子里，威拉山的巉岬的峰峦披盖了一件冰雪的银氅。一股从山涧里湍急地冲下来的激流，绕过维鲤叶，然后倾泻注入杜河，而将水力供给无数间锯木厂；这是一种极其简易的工业，大多数的居民都藉此获得相当程度的安乐；这些居民大多以农为业，而不是中产市民阶级。不过这倒不是锯木厂使这座小城市富庶起来。那是由于一种以“虞露丝”闻名于世的印花布的织造，才赋予这城镇普遍的繁盛。自从拿破仑帝国倾覆之后，它使维鲤叶所有的房屋差不多一齐粉饰门墙，重修楣宇起来。

人们才进了城，便被一种模样异常可怕，嚣闹不堪的机器的嘈扰声所震惊着。有二十来件笨重的铁锤，被一个水流所推动的轮盘高高地抬起了，而后落下来，发出铿锵的喧嚣声，连街道都给震得颤栗了。我说不上来每天每具铁锤能铸成多少成千成万的铁钉子。那边许多娇嫩而绰约的年轻女子把小铁片递给那些巨大的铁锤：于是小铁片很快地便变成铁钉子了。这种劳作，虽然从外表看起来是那么粗野，却是最使那些初次行经那纵贯法兰西与瑞士的山脉中间的旅客们惊讶不已的工业。如果旅行人士一到达维鲤叶，就询问这人人走过大街全给震聋了的精美的铁钉工厂，到底是属于谁的，那么人家会用一种懒洋洋、慢吞吞的语调回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道：

“ 喂！这是市长先生的。”

假使旅客在那一条从杜河河岸一直往上通到山顶的维鲤叶大街上，驻足停留一些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可瞧见一位显出一副忙碌而显要的神气、身材修硕的男子露面了。

一望见他，每顶帽子都迅速地脱下来对他致敬。他的头发逐渐地变成灰色，身上穿着灰色的衣裳。他是一个拥有数枚勋章享有骑士头衔的人，生有高阔的前额，一只鹰勾形的鼻子，而且就一般观察起来，他的相貌显现某种死板的严正；同时人们对于这副相貌的第一个印象会是：一位乡镇市长的尊严与一个四十八岁或者五十岁人所仍然具有的那份潇洒风度，揉杂在一块儿。然而从巴黎来的旅客们不久便会惊恼于他那股自满和知足的神情，掺杂着某种不能深识的偏狭和缺少自然天真的感觉。最后大家认为这人的才能只是限于分文不爽地强索讨回别人欠他的债务，而当他自己是债务人的时候，则竭力拖延时日，不付借款。

这就是维鲤叶地方的市长德·雷纳耳先生。他用一种严肃的步态穿过街心，走进市政府，而在旅行人士的眼前消失了。但是，如果游客继续他的漫游，再往上行走百来步光景，他可以发现一座颇为富丽的宅厦，并且从房子铁栅栏的空隙处望进去，他还可瞧见一座美丽的花园。此外，那里还有一道蒲歌涅山脉所组成的天平线，这仿佛是老天故意造成来怡悦人目似的。这一片风光顿使游人忘记了那渐渐窒息着他的，瘟疫一般的氛围。

有人会告诉旅客说这幢住宅是德·雷纳耳先生的。这是由于他从铁钉大工厂所获的赢利，维鲤叶市长才领有这座方才完工的石灰石建筑的漂亮房子。人家讲，他的家族祖先是西班牙人，旧家世第，嬗绵久远，并且，甚至于还佯说他这一家在路易十四征服本地的很久以前，就定居于此了。

自从一八一五年以后，他与实业发生关系：一八一五年他被

选为维鲤叶市长。那些围绕支持这座壮丽园林各部份的堡墙也是德·雷纳耳先生经营铁工业的伎俩的报酬；那堡墙连接着，一个台阶挨着一个台阶的，往下扩延，直到杜河之畔。

在法兰西，你别想能寻到像那些环绕日耳曼工业城市的栩栩如画的园苑，例如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等地方。可是在蒂乐煦—康忒，一个人越是建造墙垣，越是在他的地产上矗竖着一层一层堆砌的基石，那么邻家越是对他尊敬。而他自己也可获得更多权益。德·雷纳耳先生的园子，围墙重重，格外使人赞慕不止，因为他以前曾经用金子购买过几许小小的田地，就是如今花园所在之处。譬如说罢，当你走进维鲤叶城的时节，那间盖在杜河河岸上，位置十分特殊怪异的锯木厂会特别引起你的注意，而且你会瞧见“索黑尔”三个字眼，用极大的字母涂写在一块高踞在屋顶上的木板上面；六年前这间锯木厂所在的地方，此刻正在建造德·雷纳耳先生的园林第四层阶台的围墙。

虽然市长先生很傲慢，他不得不跟那个又倔强又顽固的乡下人，索黑尔老头儿打交道；他不得不先给他一些金路易，然后索黑尔才答应下来把他的作场搬到别的地方去。至于那条以水力发动锯轮的公共的溪流呢，德·雷纳耳先生也得到上司的许可把水道转移了；这原是在巴黎所使用的权势的结果。这份恩惠是在一八二×年大选举之后，才赐与他的。

他用四亩距杜河河边五百步的土地，向索黑尔换来一亩地皮。虽然这个位置对于索黑尔所做的枞板生意不啻有更大的裨益；索黑尔老公公（自从他富有起来，大家现在都这么称呼他了）私心企图从他邻居的烦厌和强烈的地产占有欲中大敲竹杠，得到一笔六千法郎的数目。

这次协议引起本地一般自以为头脑精明的人士的批评，这倒是真的。有一次，在此事四年之后某个礼拜，德·雷纳耳先生穿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走回家去的时候，他远远地瞥见索黑尔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头儿被他的三个儿子围拥着，一边注视着他自己，一边现出微微的笑容。这笑立刻在市长先生的心灵深处闪落了一道致命的光线；从此以后，他老是思索着他自己少花点钱，也很可能做成那次交易的。

想要在维鲤叶地方上大得人心，能孚众望的话，那么主要的是一方面仍旧建造许多道围墙，一方面可千万不要采取任何建设的计划，这些设计原都是芳春时节道经汝拉狭谷而向巴黎进发的水泥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像这种别出心裁的新设计，总会赐予一位鲁莽的建筑者一个永远洗刷不掉的“头脑顽固心性迷执”的名誉；并且他会一辈子在那些精明而稳健的人群间失去立足之处，而那些人在第乐煦——康忒州却是能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

事实上，那些聪慧的人们却在那里施行一种最令人厌倦而烦恼的“专制政治”；这也就是为了这个卑污的字眼的缘故，因此已经在我们称之为巴黎的那个伟大共和社会住惯了的任何人，实在无法忍受住在这类小城市的难堪。法兰西小城市的暴戾的舆论（该是怎样的一种舆论！）是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舆论同样的愚蠢。

第二章 市长

这是很幸运的一回事，德·雷纳耳先生荣任行政长官的名誉，促成了构筑一道非常庞大的堡墙的需要：堡墙是造在距离杜河有百尺高那条环沿山麓的公共散步马路之上。法兰西之所以有这一片最富画意的优美风景，实在得归功于这个令人赞美的地位。但是，每年春天来了的时候，雨水冲流，在马路上开掘沟渠，挖成一些洼壑，终使道路阻塞，不能通行。大家全感觉到这个惹人厌恶的障碍；于是德·雷纳耳先生在此种迫切的需要之中，便筑造一条高二十尺长约三四十特瓦兹的堡墙，因此他的德政也藉此永垂不朽了。为着这墙垣堞栏的兴建，德·雷纳耳先生不得不到巴黎跑三趟；这是因为前任内政部长曾经扬言他是维鲤叶大马路的死冤家，一味反对它。如今这堞栏已砌得离地有四尺高。并且，这仿佛是公然侮蔑古今的部长们似的，此刻本地人士已用石灰石的石板铺饰了路面呢。

多少时候，我梦回昨宵遽然离弃的巴黎的舞场，我的胸膛斜倚着那些光纹细耀的灰碧色的巨石上，我的目光投落在杜河的丘壑里！在那儿，靠河岸的左边，蜿蜒着五六重陵谷，而在那些陵谷褶壁深处，人们的眼睛可以很分明地数得清许许多多细小的溪流。人们看见这些小溪流过一层一层的岩石，飞坠下来，成为一帘一帘的小瀑布，终于倾落在杜河中。山间的阳光是很溽热的；当日头垂直地照耀时，憩息在这片阶台上的游人的清梦遂为一列壮美的筱悬木所掩蔽。它们迅速地滋长和染着天蓝色的鲜美的簇叶，是由于一种人工土壤栽培的缘故。市长先生以前曾用这种土壤铺置在他那道庞大的堡墙后面的地上，因为他不顾市参议会的反对，他已经把大马路扩宽六尺多了。（虽然他是激烈派，我自己是自由党，对于此举，我颇为赞赏他。这也便是为什么在他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的，以及在那个幸运的维鲤叶贫民养育院院长瓦尔诺先生的心目中，这片阶台是够得上跟圣·日耳曼、盎·莱争分春色的。）

至于我哪，我对于这条所谓“忠义大道”，只找到一个可以谴责的错处：我们可以在十四五五个地方，读到这雕刻在大理石石板上面的官名；这么一来，德·雷纳耳先生又可赢得一枚勋章。我之所以咎斥“忠义大道”，完全是因为当局的野蛮的习俗，他们不惜修剪那些繁盛茁实的筱悬木，甚至砍掉它们的梢头，他们不愿意树木长成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顶梢，好像菜圃里最通常的蔬菜一般，他们要的只是那种我们在英吉利所常见的华丽的状态。不过市长先生是一意孤行，凡事都得独断的，于是一年两次，市府所辖的每颗树都毫无怜悯地被剪掉了。本地的自由党人坚决声言，（虽然他们不免有点言过其实，）自从牧师玛斯乐先生养成一种将所有剪下来的东西据为己有的习惯以后，公家园丁的手腕变得更为残酷了。

这位年青的牧师是好几年以前从贝桑松派来的，他的职责是监视修道院主持谢闾先生与附近几位别的牧师。这时候，有一个年老的外科军医总监以前曾在意大利军队里服务过，退隐归田后，便住在维鲤叶；（根据市长先生的意见，在那时代这人是一个雅各实党人，又是一个波纳拜忒党人，）他对于当局定期摧剪那些葱茏嘉树，深觉不满；有一天他居然向市长先生诉说此事。

“我喜欢树荫子，”德·雷纳耳先生回答道，稍含几许颇为合适的骄傲，当他是对于一个外科大夫，荣誉团团团员讲话的时候，“我喜欢树荫子，我叫人剪掉‘我的’树，就为了树荫子，并且我不懂得一棵树长到梢还有什么别的用场，除非它像许多有用的胡桃树那样，‘有利可图’。”

在这儿，您寻着了一句决定维鲤叶一切事情的伟大的成语啦：“有利可图”，这成语本身就可代表本地四分之三老百姓的日常的思想。

“有利可图”也就被当做一个理由，来安排这座您以为那么妩媚秀美的小城市的一切事情。陌生的旅客来到此地，被周遭深奥而清爽的林壑之美迷惑住了，最初便会想象这里的市民对于“美”是特别敏感的；一般本地人也时常谈及他们家乡风物的美丽；我们却不能否认他们的确很重视这一点；但是这是因为山川风物之美正可以摄引一部分游人，他们的银钱使旅馆老板大大发财；然后，再经过纳税的机构，便一一的向市府完成其“有利可图”的使命了。

这是秋天的一日，晴朗而温馨，德·雷纳耳先生挽着他夫人的手臂，在“忠义大道”上散步。德·雷纳耳夫人一边静听着她丈夫严肃的谈话，一边她焦急不宁的眼光追随着她三个孩子的举动。那个最大的孩子，大约十一岁，正在向堞墙那边跑过去，频频作态，似乎想要爬上去的样子。一个轻柔的声音呼唤着“阿道儿夫”，于是小孩就放弃了他的雄心勃勃的企图。德·雷纳耳夫人看起来像个三十岁的女人，可是仍旧非常漂亮。

“那个巴黎来的文雅之士，也许将来会悔恨的，”德·雷纳耳先生以烦憎的神情说道，他的脸颊比平日更苍白了，“我自己并不是完全没有官场朋友的……”

虽然我愿意花二百页的篇幅，跟您谈谈乡镇地方的生活，然而我不想那么不讲情理的叫您忍受乡镇地方的对白的烦琐，以及那种聪明不过而缜密细致的私话。

所谓巴黎来的引起维鲤叶市长如此嫌恶的文雅之士不是别人，就是诺贝尔先生；两天之前，他想了个方法独自个儿的不但跑进维鲤叶的监狱和贫民养育院，而且还溜入那家市长和本地左近显要的地主们所义务辖办的医院里。

“不过，”德·雷纳耳夫人怯懦地说道，“这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对你有什么妨碍呢，既然你那样忠诚慎重地办理救济贫民事业，为他们谋福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来这儿不过是找错处，非难我们，然后他走了，他会写文章，在那些自由党派的报纸上发表。”

“你是从来不看那种报的哪，亲爱的。”

“可是有人告诉咱们雅各实党的言论；这一切都叫咱们头痛不堪，并且阻碍咱们行善。至于我哪，我可一辈子不能饶恕那个牧师。”

第三章 穷人的恩惠

我们该叙述一下，维鲤叶的牧师，他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是由于山中空气的爽利，他身体壮健，形成一种刚毅的性格。每天不论什么时候，他都有权力巡视监狱、医院，甚至于贫民养育院。这恰好是上午六点钟的当儿，阿拜尔先生持着自巴黎带来给牧师的介绍信，颇为机警明智地来到这座令人好奇的小城市。他立刻跑进长老会里。

谢阇牧师读了巴黎贵族本州最富地主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信以后，他若有所思地默默地坐着。

“我是老人，并且这里大家都敬爱我，”最后，他低声地向自己说道，“他们一定不敢对我有什么的！”于是他立刻回身转向巴黎来客；虽然他已上了年纪，但是他的眼睛里还闪烁着圣洁的光辉，泄露出来一种他要做某桩漂亮又有几分危险的事的欢快：

“请随我来吧，先生，不过当着狱吏，特别是当着贫民养育院的监督们的面，请千万不要表示对于我们所见的东西的任何意见。”

诺贝尔先生心中明白他在应付一个热心肠的人；他随着这位可尊敬的牧师参观牢狱、医院以及贫民养育院，提出许多问题，虽然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回答，不过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句责备骂骂的话语。

参观好几个钟头以后，牧师想约他一道进餐，然而贵宾假装说他有许多信要写：他不愿意再对他这位宽宏大量的和善的朋友妥协了。大约三点钟的时候，这两位先生再度出去参观，完成贫民养育院的视察；然后再回到牢狱那里。他们发觉狱吏站在大门口，一个六尺高的彪形大汉，腿是弯曲的；恐怖的影响造成他这副卑贱的讨厌的脸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先生，”当他望见牧师时，他对后者说道，“我瞧见跟您在一起的那位先生，是不是诺贝尔先生？”

“是又怎么样？”牧师说道。

“因为昨天我接到最确要的命令，那是县长先生派一个宪兵送过来的，（他不得不通宵急驰传令，）绝不许诺贝尔先生进监狱。”

“我得向你声明，诺瓦鲁先生，”牧师说道，“这位随着我一块儿来的客人正是诺贝尔先生。难道你不承认我有权利跨进监狱，无论何时，白天或夜晚，并且我高兴谁陪我来这儿，就让谁陪我来这儿吗？”

“是的，牧师先生，”狱吏用低沉的声调说着，他垂下头，好像一只波儿狗害怕手杖而勉强地服从了。“只因为，牧师先生，我得养活老婆跟小孩子哪，假使人家告发了我，我会被解雇啦；我也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活下去。”

“我也很发愁丢掉我的位置的，”心地善良的牧师回答道，他说话的声调含有越来越浓烈的感情了。

“您我多不同呀！”狱吏明快地回答着：“你哪，牧师先生，大家晓得你每年有八百利维儿的进款，太阳底下的一个阔绰好位置呀！”

这些就是两天以前激励这座维鲤叶小城市一切憎恶仇恨的情绪的事件，人们评论之，夸张之，以二十来种各异的方式显现出来。在这时节，这些事情却做了方才德·雷纳耳跟他夫人闲谈的资料。那天早晨，贫民养育院院长瓦尔诺先生陪他来到牧师家里，向牧师说明他们对于他的极端不满。谢阁先生无所凭藉：他感觉到他们言辞的全部的力量。

“好吧，先生，我八十岁啦，我将是这区域第三个被人赶走的牧师了。我待在这儿已经有五十六个年头了；我差不多给本城所有的人洗过礼，当初我来的时候，这儿不过是一个小村镇哪。

每天我主持年轻配偶的婚礼，使他们一一成家，而以前他们祖父母的婚事也是我主办的。维鲤叶是我的家庭；不过我看见那位陌生客人时，我心中忖度道：‘这个人从巴黎来，也许真是一个自由党，此类人物正多得是呢；但是他对于我们穷苦人与牢狱会有什么大损害哪？’”

德·雷纳耳先生的叱责，尤其是贫民养育院院长丽尔诺先生的咎斥却越来越严酷了！

“好，先生，把我撤职了吧，”年老牧师喊起来，声调频频颤抖着。“可是我还是一样的住在这地方。你们大家全晓得四十八年前我承受一份田地，每年有八百利维儿的收入；我就依靠这笔进账生活下去。至于职务所得的薪俸，倒是丝毫没有省下来，一无积蓄，我呀，先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毫不惊慌，当人家说要抢走我这个事儿。”

德·雷纳耳先生和他的夫人相处得很好，伉俪甚笃；但是他却不知道怎样回答那个她羞滴滴地重复着的问题：“这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对于囚犯们会有什么不利呢？”他刚要发脾气，她突然大喊一声。因为她第二个孩子已经爬上了阶台围墙的堞栏，正沿了边儿跑着。虽然这墙距离墙下的葡萄园有二十多尺高。（这葡萄园是在围墙的那一面。）德·雷纳耳夫人心怕惊动她的孩子，会使他摔下来，于是便不敢直向他嚷出来。临了，那孩子一面笑着，得意他自己的英勇，一面回头瞧着他的母亲，发现她脸色多惨白，便跳到大道上面跑向他母亲的跟前了。他大大地挨了一顿骂。

这桩小事情却改变了谈话的进行。

“我绝对要聘请索黑尔，那个锯木厂老板的儿子了，”德·雷纳耳先生说道：“他来可以照料孩子们；哦，这些孩子现在淘气极啦，咱们实在管不了。他是个青年牧师，而且，或许更是个优秀的拉丁学者，他可以带领孩子，使他们大有长进；因为他具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刚强的性格，牧师这么讲的。我给他二百法郎，并且供给膳宿。不过对于他的道德倒有几分疑惑之处；因为他是那个老军医的、荣誉团团团员所宠爱的孩子，这人找了个藉口，佯说是他们的表亲，于是就跟索黑尔一家住在一块儿。此人非常可能是个十足的自由党秘密间谍；他说咱们山里面的气候很有利于他的哮喘病；但是这一层却从来没有证实过。他曾经参与所有拿破仑的意大利战役，并且甚至于人家还说他生前曾经反对、攻击过王室。就是这个自由党人教小索黑尔念拉丁文，他还遗留给他一大堆他随身带来的书籍。我未尝有过要这个木匠儿子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的念头，若不是牧师告诉我——恰好在那一场使我们彼此间永远划开一道裂痕的齟齬的前一天——他说这个索黑尔曾经研究过三年神学，并且有入神学院的计划；那么他不会自由党了，他只是个拉丁文学者。同时这么安排对我有更大的方便合适之处，”德·雷纳耳先生一边继续说下去，一边现出一股外交家的神情，瞧着他的夫人：“瓦尔诺为他的轻马车才买了二匹漂亮的诺曼种的马，骄傲得不得了。可是他并没有为他的孩子们请到一位师傅。”

“他很可能抢走我们这一位呀。”

“那么你赞成我的计划了？”德·雷纳耳先生说道，微笑一下，感谢他夫人方才那个十分良好的意思。“好吧，就这么决定啦。”

“哦，啊！亲爱的，你那么快地打定了主意！”

“这是因为我有坚强的性格，我呀、牧师很清楚这一点。咱们不必装聋作哑了，咱们周围全给自由党包围起来啦。那些布商全嫉妒我，我确实晓得；他们之中，有两三个一天比一天阔了；对啦，我颇希望他们看见德·雷纳耳先生的少爷在马路上来来往往，有位‘师傅’带领照料他们。这很可给人瞧瞧颜色了。我祖父时常跟我们讲起他自己少年时代就有一位师傅。后来他也为我花了一百埃居聘一位师傅，不过这是不得不花的一笔必需的费用，为了维持我们的地位。”

这个突然而来的决定使德·雷纳耳夫人投入深沉的思绪中。

她是位硕伟的女人，身材丰满而均匀，在这山岳地带，一般人认为她是本地的美人。她具有某种素洁的仪态，而娇嫩如少女，依巴黎人看来，她这份率真的娴雅，又纯洁又活跃，甚至于也会令人想到她生成一种温柔甜蜜的热情的性格。她并不明悉她自己这种优点，相反德·雷纳耳夫人却感到非常的羞耻。在她的心灵里，从来没有殷勤献媚，或者矫揉虚饰的情绪留下痕迹。据说那个阔绰的贫民养育院院长瓦尔诺先生曾经钟情于她，频献谀媚，但是没有成功；此事仿佛给她的坚贞添上了一道显著的光辉；因为瓦尔诺原是个魁伟的年青人，体格又强壮，一张光彩棕红的脸，生着茸茸的乌黑的颊髭；他便是属于那一类本地人所谓漂亮的男子汉，又粗狂，又不害臊，又喜欢活动胡闹。

德·雷纳耳夫人生性异常腼腆，又很容易卷入起伏不平的心境里；瓦尔诺先生没有一刻安静的举动和他说话声音的洪亮朗响，特别使她惊骇不安。她远远离开并厌恶维鲤叶地方上那一切所谓欢狂娱乐的事，她也由此获得了一种名声，人家说她十分骄傲自己的出身门第。然而关于这方面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看见城中人士到她家里的愈来愈少了，她也就非常高兴了。不过有一样我们大可不必掩饰起来：这就是在妇人的心目中，她只能算是一个傻瓜而已，因为她对于她丈夫的日常私事等等毫不关怀，她便轻易地让一个托她丈夫从巴黎或从贝桑松带美丽帽子的好机会溜走了。假如我们让她独自一人在她绮丽的花园里漫游，她也永远不会诉苦悲叹的。

她有着纯真的灵魂，她从未高傲得谴责她的丈夫，和明言她讨厌他。她假定夫妇之间本来就没有更温柔甜蜜的关系存在，虽然她没有向自己这么说过。当德·雷纳耳先生谈到为他们孩子作的种种计划的时候，她特别喜欢他。三个孩子当中，他希望一个人在军界，一个学法政，一个进教会。总而言之，她觉得德·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纳耳先生比她所有认识的人都好，很少叫她厌烦。

这番夫人的品评是很合情理的。维鲤叶市长原以机智隽才著名，而且他情趣盎然，能讲半打从他一位伯父承受过来的诙谐故事。在大革命之前，那位德·雷纳耳老队长曾在奥莱安公爵的步兵联队里任职，而当他来巴黎时，他可以自由出入亲王的“沙龙”。在那里他曾看见过蒙忒松夫人，驰名遐迩的媲丽丝夫人，和那个创筑“王宫”的杜克莱先生。这些人物时时常常出现在德·雷纳耳先生的逸闻野史里。但是后来慢慢地这些轶事的回忆，叙述起来也真精致美妙，却变作他的一份重负了。现在，除非逢上某些隆重的场合，他才再度讲讲与奥莱安府有关的故事，他在别的场合里，倒是显得非常落落大方，斯文有礼的，除掉谈到银钱的时候；大家很合理地公认他是维鲤叶一个最富于贵族气概的人。

第四章 父与子

“我的太太实在有精明的头脑！”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维鲤叶市长一面自言自语地说着，一面向索黑尔老公公的锯木厂那边走下去。“虽然为了保持我自己优越的地位起见，我已经向她提及此事，可是我决不会梦想这件事的，只是因为，如果我不设法抓住这个小牧师索黑尔的话，（人家说，他精通拉丁文，竟如神仙一般。）贫民养育院院长，那个性情浮躁的人，很可能也会有和我同样的意念，就会抢走他的。他谈到他孩子们的师傅时，该多得意自负！……这位师傅，一旦为我所得，他会不会穿一件袈裟呢？”

德·雷纳耳先生正专心于这种疑惑的当儿，他远远地瞧见一个乡下人，身约六尺高，在晨光熹微中，似乎正在忙于测量一条条放在杜河沿岸的拉道上的木材。这乡下人望见市长先生迎他走来，并没有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因为他的木材这么搁置，堵塞道路，本来是违背法律。

这个人就是索黑尔。他听见德·雷纳耳先生向他提出关于他儿子于连的意外的建议时，他觉得万分惊愕，同时却又很喜欢的。他以一种怨懑不快的忧郁和兴味索然的神情，（那些乖悍的山地居民最懂得怎样来扮演这种神情）细听着这桩事。在西班牙人统治的时代，一般奴隶仍旧保持着这种埃及农民的颜面的特征。

索黑尔最初的回答仅仅是背诵一长串他所熟记的恭维客套话。当他重复着空洞的言辞时，他现出了笨拙的微笑，这却更增加了虚伪的、和差不多适宜于他相貌的诡诈的气氛。这乡下老头活跃的心智，正在寻求是什么理由会使如此显要的一位人物来延请他无赖儿子到他家里去。他是万分厌恶于连的，然而德·雷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耳先生却出人意料地每年愿为他出三百法郎的薪金，还供给他膳宿，甚至于衣着。最后一项要求是索黑尔老公公灵机一动地乘机立即提出的，而德·雷纳耳先生也同样爽快地答应下来了。

这个要求使市长大为诧异。“索黑尔对于我的建议应该觉得很高兴，大大地醉心才对，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可是他并不是这样，”他心中思索道，“那么另一方面一定有人跟他有所商洽；这会是谁呢，是不是来自瓦尔诺？”德·雷纳耳先生督促索黑尔立刻将此事说定，然而办不到。狡黠的乡下老头儿固执地拒绝他；他说他要跟儿子磋商一下，仿佛在乡间一个富有的父亲和一个一文不名的儿子从长商议，是为着外表形式的缘故。

在溪流旁边有一座水力锯木厂，连着一条流水道。屋顶是盖在用四根粗大木柱支持住的桷椽上。在流水道中间，距离地面有八尺或十尺高之处，我们可以看见一具锯机上上下下地升降着；同时有一架极其简单的机器把一条条木材往前推进锯机里面。这是一个藉流水的力量推动的轮子，而水流却把机器的两部分全滚动了，这就是说：一则是锯机的上下升降，一则是使木头轻轻地推进锯机里，于是它就把木头切成一片片的木板。

索黑尔老公公走进他的作场，便高声大喊于连；但没有人答应。他只看见两个大儿子，他们体格魁梧，犹似巨人，各拿着笨重的斧头，正在砍解枞树的躯干，然后再抬它们到锯机那边去。两人一心一意地丝毫不爽地随着划在木材上面的黑线，一斧落处，大块木屑纷纷飞散。他们俩并没有听到父亲的喊声。于是做父亲的便朝着流水道走去，走进那里面，他也无法寻见于连，平日于连应该在锯机旁边那个地方。后来在五六尺高的地方，他才看见于连两腿分开，跨骑在屋顶的一条横梁上。于连并没有留神地监视全部机械的动作，他正在念一本书。在索黑尔老头儿的眼睛中，天下没有比读书一事更为令他反感了；或许他可以饶恕于连，为了他身体羸弱的缘故，少让他做点沉重的事，这跟他大哥

哥比较起来，又多么不同呀；但是他这份爱读书的热狂却使老头儿大大的憎恶不满：他自己是目不识丁不能读书的。

他向于连连喊了两三次都没有效果。这个年轻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的书本上，此外锯木机器的喧扰声也阻碍于连听见他父亲的可怕的声音。最后，做父亲的也不管那么大的年纪，轻快地跳上那些正待锯开的树干上面，再从树干爬到支持屋顶的横梁上。一下猛烈的拍击就把于连手里拿着的书打飞进溪流中了；第二下来势也同样的凶猛，击中他的头部，给他一个耳光，使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他差点从十二尺或十五尺高处摔到足可使他粉身碎骨、正在转动不停、机械的杠档中间，但是幸亏他父亲用左手一下子揪住了他。

“咳，懒骨头！你应该留神监视锯机的时候，你倒成天念你什么混帐的书？晚晌念好啦，晚晌你一早就到牧师家里，浪费你的光阴去。”

虽然于连挨了这一顿痛打之后，弄得目瞪口呆，嘴里直流着血，可是他还向锯机旁边，他那个被派定的位置走去。眼眶里噙住泪水，他肉体上所受苦楚并不能比丢掉他所喜爱的书的痛苦来得强烈。

“下来，畜牲，俺要跟你讲话。”

机器的响声又阻碍于连听见这个命令。他父亲既然下来了，不愿意再费大劲儿爬上机器；于是他找到一根打胡桃用的长棍子，敲着于连的肩膀。于连才落了地，老索黑尔便从后面凶暴地推他走，一直把他推进屋子内。

“上帝才晓得他将要怎么对待我！”这位年青人心中想道。

他走过时，悲伤地瞧着那本被扔进流水中的书；这本书就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这是他所有的书中最心爱的一本。

他的双腮是红红的，眼睛下垂着。他是一个十八九岁身材纤细的青年，外表是纤弱的，相貌不大端正，但很柔秀，鼻子是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形的。当宁静平和的时候，他那又大又黑的眼睛中流露出沉思的火一般的神态，而这会儿，却浮现一种最狞烈的仇恨的表情，深受刺激而激动着。他那一头玄栗色的卷发，低低悬垂着，形成一个狭窄的额部，而在他生气那一会儿，使他现出一副邪恶的样子。虽然人类的容貌，变异无穷，不可计数，但是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一副更露现着令人悸惊的显著的特征了。他的身躯，纤弱而端正，所显示的是柔和，而不是力量。他年幼时，他父亲看见他那股极端沉默寡言的神情和非常苍白的脸色，便以为他是不长寿的，或者认定他活着不过给家庭增添一份负担而已。他是全家鄙视的对象，他恨他的哥哥和父亲；每逢礼拜日在公共广场玩耍的时候，他老是挨揍。

直到一年前，他俊美的相貌才在妙龄少女之间奏起了友好的声音。大家轻视于连，把他当做一个弱者，他却敬爱一个年老的外科军医总监，就是那一天胆敢跟市长谈论修剪筱悬木问题的那个人。

这位外科大夫常常为于连付给老索黑尔一天的工资而教他拉丁文和历史，教他所晓得的历史——一七九六年意大利的战役。他死的时候，将他的荣誉团勋章呀，剩余的年金呀，跟三四十册书籍全遗留给于连，其中最珍贵的一册已经坠入那条曾因市长的威势而转移水道的公共溪流里了。

于连才走进屋子里，他就觉得他父亲有力的手抓住了他肩膀；他战栗着，期待着几顿痛打。

“回答俺，不要撒谎，”乡下佬的粗暴的喊声回响在他的耳畔，同时一只手旋转他，好像一个小孩子的手在旋转着一个铝制的兵士。

于连乌黑的大眼睛，盈满了泪水，直视着老木匠细小的灰色的眼睛，老木匠现出一种要灼照洞悉他儿子灵魂深处的神情。

第五章 讨价还价

“可怜的书呆子，回俺的话，别胡说八道，你在哪儿跟德·雷纳耳夫人认识起来的，你什么时候跟她讲过话？”

“我从来没有跟她讲过话；”于连回答道，“而且除了在礼拜堂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夫人。”

“不过你一定盯她来着，你这不害臊的流氓！”

“绝对没有！您晓得在礼拜堂里我看的只是上帝哪！”于连接着说道，稍微现出一股矫饰伪善的样子，一心一意只想避免再吃耳光。

“不管怎样，个中必定有什么花样儿，”居心邪疑的乡下佬回答一句之后，便沉默了一会儿。“不过俺也不打算晓得你的什么鬼事，混帐伪君子。说真个儿的，你将要给俺滚蛋啦，俺锯木厂没有你，只有弄得更好。你交结朋友，会笼络牧师或者旁的人，他已给你弄到一个好事儿啦。滚去收拾你的铺盖卷儿，然后俺送你到德·雷纳耳先生府上去，你就在他那边当他家少爷的师傅吧。”

“我干这个，我会得些什么呢？”

“膳宿、衣服、跟三百法郎的薪金。”

“我可不愿意当佣人。”

“畜牲，谁说过你去当佣人的？难道俺高兴咱家孩子充当佣人吗？”

“不过，我与谁一块儿吃饭哪？”

这一问却叫老索黑尔穷于答复，困惑住了。他心想假如他说出来，必定冒了个轻率顽妄的嫌名；于是他向于连发怒了，狂骂他一顿，痛斥他的贪婪。接着他离开了于连，为的是好跟他别的儿子商量这桩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连不久就看见他们，每人倚靠着一把斧头，正在那里密谈。凝望了他们好一会儿，心中明白不能揣度他们谈的什么，他便走开了，往锯木厂那一头坐下来，为了避免再受惊慌。他要思量一下这个突然而来的转变他命运的信息，但是他觉得不能压制他自己慎重深虑的心潮；他的想像力完全集中在描画他在德·雷纳耳先生的漂亮房子里将会看见的种种。

“我宁可放弃这一切，”他向自己说道，“我决不愿意委屈跟那些佣人们一道吃饭。我爸爸会强迫我上那儿的；我宁可就死掉。我已经节省了十五法郎八苏，今天晚上就逃走；顺着旁支小道走，一点儿也用不着怕宪兵，两天就可走到贝桑松；一到那地方，我入伍当兵，并且假使事实必须的话，就跨过边境到瑞士去。不过这么一来，一切发展进身的事全完了，那万般登龙的牧师好职业也完了。”

这种与佣共食的恐怖对于于连并不是件自然不过的事；为了立身创业的缘故，他可以忍受比这个更痛苦更辛劳的工作。他这种嫌恶是从卢梭的《回忆录》里得来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帮助他的想象力描绘世界万象的书籍。此外再加上伟大的拿破仑军队的《公报摄录》与《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二者便完成了他的“可兰经”。为了这三部著作，他可以赴汤蹈火，叫人杀掉也甘心。除此而外，他从来不相信别的书籍。他听从了那个老外科军医总监的话，他认定天下其余的书籍都是撒谎者，都是那些流氓骗子之徒所著而藉此以求进身之阶，使他们可以飞黄腾达。

于连的灵性既然像火一般的炽热，他还具备一种那些愚弄人们时常富有的惊人的记忆力。他知道他来日出头都得依靠老牧师谢阁，于是打算博得他的欢心，他曾致力于拉丁文的《圣经—新约》，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他也读过梅斯特尔的《教皇纪》，不过像这一种书籍他全不相信的。

那一天老索黑尔跟他儿子彼此故意避开不讲话，似乎两人中

间订了一个协约。黄昏时分，于连到牧师家里念他的神学功课，他心想把人家向他父亲提出的那个稀奇的建议告诉牧师是不大慎重的。“也许这是一个陷阱，”他想到：“我一定得假装忘掉了它才对。”

第二天大清早，德·雷纳耳先生遣人去请索黑尔老头儿来。他使德·雷纳耳先生等待了两三点钟之后，终于来了；当他一踏进门槛，便开始诉说着百种道歉的话，间杂着一长串寒暄致敬的言辞。老索黑尔用各种反对的方式跟德·雷纳耳先生周旋，他所提出的条件包括他儿子须与男女主人相伴进餐，而当主人招待宴请宾客的时日，他儿子可以独自和孩子们在一间房间内用膳。他越在市长先生这方面看出一种真实的焦急的心情，他自己心头越充满了猜疑和惊讶，他存心越要增加市长先生的困难，于是他要求市长先生带他去瞧瞧他儿子将要居住的寝室。那是一间宽敞的房子，布置装潢全很舒适，在那里，佣人们已经忙着把三个孩子的床搬进去了。

这情形不啻在乡下老头儿的跟前闪开一道光芒；他立刻很有把握地请求看看给他儿子穿的衣裳。德·雷纳耳先生打开他的写字台，拿出一百法郎。

“用这点钱，你孩子可到杜龙先生服装店定制全套黑衣裳。”

“假使我带他从你这儿出来的话，”乡下佬说道，他忽然忘掉尊敬的称呼了，“他还穿着黑衣裳吗？”

“这不成问题。”

“噢，那好极了！”索黑尔慢吞吞地说着，“那么，现在只有一桩事咱们得互相说定了，就是您将付给他的钱。”

“怎么！”德·雷纳耳愤怒地大喊道，“昨天我就已经说好了：我给三百法郎，我相信这就够多了，也许太多啦。”

“那是您提的价钱，我并不否认它。”索黑尔老头儿说道，他话说得格外慢腾腾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后他用一种会使那些不了解第乐煦——康忒乡农的人们惊异不已的才智，一面坚定地凝视着德·雷纳耳先生，一面接上说道：

“我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弄得更好。”

一听见这话头，市长的面容就失色惑乱了，不过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原态。这类机敏的商谈足足经过两个钟头，没有一句话是随便信口说出来的，乡下佬的黠猾乖巧胜过了阔佬的黠猾乖巧，而后者倒不是依靠他这份狡狴过活的。最后那些该决定于连的新生活的许许多多项目条款全——商榷妥定了；不但他的薪金商定为四百法郎，而且每月一号可以预付。

“好吧！我就再给他三十五个法郎。”德·雷纳耳先生说道。

“凑个双圆吧，像咱们市长先生这么又富有又慷慨的人，”乡下人用谄媚的口吻说着，“无疑会加到三十六个法郎的。”

“就这么吧，”德·雷纳耳先生说道，“不过不要再啰嗦了。”

这一下，愤怒使他采用一种坚决的语调说话，乡下人心里明白他该打住了，不能再往前有所苛求。于是挨到德·雷纳耳先生向他进逼了。他绝对不愿意把第一个月薪金三十六法郎交给老索黑尔，而他却急急乎要代他儿子接受这笔钱。德·雷纳耳先生心想他应该向他夫人叙述在这个谈判中他所扮演的是何等角色。

“退还我方才给你的一百法郎，”他怒气冲冲地说道，“杜龙先生还欠我一点儿钱。我会带领你孩子到那边选择黑衣料的。”

这一个勇猛的动作，使索黑尔重新小心翼翼地折回恭恭敬敬的客套里，这种寒暄言辞整整花掉一刻钟。终于，他明白实实在在没有什么可以收获了，便告退了。他最后一句虔敬恭维的话是这么结束的：

“我就送我孩子到堡上来！”

当市长先生下属人员想要讨他喜欢的时候，他们就用“堡上”二字来称呼他的住宅。索黑尔回到他的锯木厂以后，满处找

他的儿子，总找不着。事实上，于连满腹狐疑，不晓得将遭遇到什么，已于午夜时分出去了。他想把他的书籍，跟荣誉团勋章稳妥地收藏起来。他于是将全部财产送到他朋友一个名叫福盖的年轻木商的家里，他住在那座睥睨维鲤叶全城的高山上头。

当他回来时：

“天才晓得，混账懒骨头，”他父亲对他说道，“你将来会不会那么荣耀，还我这些年来预付出来养活你的这笔费用！把你破破烂烂的东西收拾起来吧，你就给我滚到市长先生家里去。”

于连觉得十分奇怪，这一次竟没有挨揍；随即他匆匆忙忙地回身走了。不过才离开他可畏的父亲眼前，他就放慢了脚步。他决意到礼拜堂去，在那里待一会儿，他认为这对于他的掩饰虚伪手段大有好处。

这话叫你惊异吗？在生出这个可怕的念头之前，这位年轻人的灵魂已经历过一段长长的路程。

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曾看见第六团某龙骧队，披着宽长的白色的大外氅，头戴用乌黑色马鬃为羽饰的银盔，他们从意大利回来，于连看见他们把马匹拴在他父亲屋子的装着栏干的窗台上，这情景竟使他发狂了，他热望自己来日能入军界。后来，他怀着狂喜的心情谛听那个年迈的外科军医总监叙讲乐狄桥、阿珂耳、瑞伏利等地的战役故事。他注视着老人投射在他勋章上面的热炽明闪的眼光。

但是，当于连十四岁时，人们在维鲤叶开始建筑一座礼拜堂；就这样小的一个城市而论，这礼拜堂可以算是富丽堂皇的了，特别使于连惊叹不止的是那四根大理石的柱子；后来因为这四根柱子的关系，在贝桑松派来的年轻牧师与保安官之间惹起了如死的深仇，闹得乡野左近全晓得，于是这四根柱子名播遐迩了。人家认为年轻牧师是教会派来的间谍。保安官差点儿去掉他的职位，至少一般舆论是这样的讲。难道他竟不敢跟那个差不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每隔十五天必到贝桑松去觐见主教大人的牧师抗衡、独持己见吗？

在这个时期当中，保安官，一个大家庭的父亲，经过了好些次不甚公正的审判；这些案件都是控告那些阅览《宪政民报》的老百姓。公道正理的一方，终获胜利。罚款并没有超过四个或五个法郎，这倒是实在的事。不过于连的义父，一个钉匠，也被征敛，得付这笔小小罚款的一部分。那人大发雷霆，高声嚷道：“多大的变化！谁料得到，二十多年以来，所谓公道竟算准了这样一个忠厚的老实人了！”

不久，那位外科军医总监，于连的朋友，也逝世了。

突然，于连不再谈论拿破仑了；他扬言宣布立志要做牧师的计划，并且从此以后大家时常瞧见他在他父亲的锯木厂里，专心背诵牧师借给他的一部拉丁文《圣经》。那个善良的老人，看见他的神速进步，大大惊讶，愿意花整个夜晚来教他神学。在他的面前，于连所表现的只是些虔诚的感情。谁能猜想到这副少女一般的面容，苍白而温柔，竟会潜藏着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决心冒万死不辞，只要能创一番功业？

依于连看来，要想立身建业，首先得离开维鲤叶；他恨透了他的故乡。他在那里所见的一切全冰冻了他的想象。

在他童年时代，他曾经经历过几许心灵的沉醉，欢狂的时光。那时候他会喜悦地梦想有一日他会被介绍给巴黎美艳的女子；他知道如何运用某些炫耀的事迹惹起她们的注意。为什么他不被她们其中的一位所喜所爱，像波纳拜忒一般；当波纳拜忒还是一个穷人，身无长物之时，已为那位才华焕茂的蒲亚娜丝夫人所热恋着了？好些岁月以来，于连没有一个时辰不提及波纳拜忒的，说他不过是个无财无势的无名副官，居然用他的刺刀成为天下的主人。这一类的思念慰藉着他自认为十分深沉的不幸，并且当他自己快乐的时候，还加倍了他的快乐。

礼拜堂的建造与保安官的审判这两桩事突然地启发了他；在好几个星期以内，这个新来的观念竟使他变得如痴如狂，最后，一个热情的灵魂自信业已发现的那初衷的全般力量紧紧地攫住了他。

“当波纳拜忒立功名于世的时候，法兰西受强邻侵略，恐慌异常；军功武业是必需的，也是时髦的。如今我们眼见四十岁的牧师，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这就是说，比拿破仑麾下著名军团司令所获的要多三倍。他们一定是有人撑腰的。瞧瞧那个保安官吧，多聪明的人，素来忠厚诚实，那么大年纪，牺牲了他自己的名誉，竟怕得罪一个三十岁的青年牧师。我一定得做个牧师。”

有一次，在于连已经念了两年神学之后，心中充满着新的虔诚，他被一道突然迸发的吞噬心灵的烈火泄露了他自己。那是在谢阁先生的家里，在一次牧师的宴会上，那个好牧师把他介绍给大家，说他是一个神童；而他却狂暴地赞颂起拿破仑来了。当时他把他的右手臂绑在胸前，假装在扛移一段枞木时折脱了手臂的关节。足足有两个月，他一直保持着这笨拙的姿态。在这一番剧烈的痛苦之后，他就饶恕了他自己。就是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外表十分柔弱，你一定说他顶多不过十七岁，他现在腋下挟着一小包东西，走进维鲤叶富丽的礼拜堂里。

他发现礼拜堂又暗黯又凄凉。每当圣日节宴之期，大厦里面所有的窗扉全用绯红色的布帛遮盖起来；因此在阳光照耀之下，产生一种闪耀眩目的亮光，显现一片最华丽庄严的、最令人顿生宗教信心的光景。于连战栗着。他独自一人在礼拜堂里，坐在一条最漂亮的长凳上面。凳子上悬着德·雷纳耳先生的勋章。

于连看见祈祷台上有一张印刷的纸片，铺陈着，似乎要人念似的。他的眼光投到纸片上面，他瞧着：

“路易·约黑尔之最后瞬息及执刑经过之详情，在贝桑松正法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纸片是撕破的。在纸的另一边，他看到一行的开头几个字，写着：“第一步”。

“谁会放这纸片在这儿呢？”于连说道，“可怜的不幸者！”他接着说，叹了一口气，“他名字的末尾恰好跟我的相同……”

于是他把纸片扯成粉碎。

从礼拜堂走出来时，于连自以为看见圣水杯畔有鲜血：这原来是人家溅散出来的圣水，映着遮掩窗棂的红窗帘所投下的光线，看起来仿佛是血了。

临了，于连觉得自己内心恐惧的可耻。

“难道我是个懦夫吗？”他向自己道：“投军去！”

这几个字眼儿时常在年老的外科大夫所叙说的战役故事中重复着，而依于连看来，却是英雄气概的表征。随后他站起来，很快地朝着德·雷纳耳先生的住宅走去。

虽然他下了个高贵勇敢的决心，可是当他在二十码以外，窥见那座房子时，却为一种不可克服的怯懦所攫住了。铁栅栏的大门敞开着；他以为这是十分华丽的。如今他必须走进去了。

于连来到这住宅而觉得心惊胆颤，扰乱不安，这并不是只有他一人是这种心情的；德·雷纳耳夫人一想到这陌生人，为了他的职责关系，以后将会时常置身于她与她的孩子们之间，于是她极端的羞怯也使她局促不定，失去主宰了。她往常总要孩子们在她自己房间里睡觉的。这天早晨，她看见孩子们的小床抬进那间定下来给师傅住的房子里的时候，她流了不少眼泪。她请求她丈夫让最小的儿子斯坦尼思拉斯·萨维耶的床铺搬回她卧房，可是连这一点也是枉然的。

女性的细腻精致在德·雷纳耳夫人身上有着过度的发展。她心里描画出一个粗野不堪，不修边幅，最叫人不愉快的人，这人被请来责骂她的孩子们，唯一的原因是他懂得拉丁文，为了这野蛮不雅的语言，她的孩子们竟要遭人鞭笞。

第六章 沉 郁

当德·雷纳耳夫人远远地离开男人的视线以外的時候，她的是一份自自然然的态度，活泼而娴雅；如今她就怀着这种态度，穿过那扇开向花园的客厅的窗式门扉，便看见一位年纪很轻的乡下人，差不多还是个小孩子的模样，站立在大门口旁边，脸色非常苍白，留着方才哭过未干的泪痕。他穿着很洁白的衬衫，挟在手臂下的是一件紫罗兰色厚羊毛织的干干净净的短外套。

这个小乡人的肤色是那么嫩白，他的一对眸子又是那么温柔而动人，因此在稍富浪漫性的德·雷纳耳夫人的心灵里，首先就产生了个观念，认为他可能是一位假扮的年轻女子来向市长先生说情讨恩的。她十分怜悯这可怜的人，他停滞在门口，显然不敢抬手来按门铃。德·雷纳耳夫人向前走去，暂时忘掉了师傅要来这桩事给予她的难堪和忧愁。于连面对门户，没有瞧见她前来。当一个柔和而轻快的声音挨近他耳畔响起时，他颤抖了：

“你来这儿干吗呀！孩子？”

于连灵快地回过身子来，德·雷纳耳夫人的充满着那么美柔的眼神使他震颤了，他竟遗忘了一部分的怯懦。再过一会儿，他立刻惊异于她的美丽，他一切全忘记了，甚至于他来这儿的目的。德·雷纳耳夫人又把她的询问重述一遍。

“我来这儿当师傅的，夫人。”他终于告诉她，他觉得自己方才流下的眼泪非常羞耻，他尽可能地擦干。

德·雷纳耳夫人直立着，说不出话来，惘然若失。他们两人紧紧挨近，彼此相视，于连生平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穿得这样讲究漂亮，尤其是一个女人，容颜焕发，用一种柔甜的口吻向他说话。德·雷纳耳夫人望着那些大颗眼泪流淌在这年轻乡下人的脸腮上，当初是那么苍白，现在却变得这样红晕了。接着，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雷纳耳夫人怀了一股年轻女子疯狂的欢快，不觉大笑起来。她是嘲笑她自己的，而且她不能想象她整个的幸福。怎么这个就是师傅，她曾经想象他必是个衣冠不整的肮脏的牧师，而来斥骂鞭揪她的孩子们。

“喂！先生，”最后她向他说道，“您懂拉丁文吗？”

这个“先生”的称呼使于连觉得万分惊讶，他沉思一会儿。

“是的，夫人，”他羞赧地说道。

德·雷纳耳夫人是太高兴了，她大胆地对于连说道：

“您不会骂我可怜的孩子太厉害吧？”

“我，骂他们，”于连吃惊地说道，“嗯，为什么哪？”

“您会，先生，”她沉默一下，接下去说道，她的语调越来越情感了，“您会待他们很好吧？您能答应我这个吗？”

于连又听见被这位服饰如此绚丽讲究的妇人极严肃地称作“先生”，这是超出他的一切预料之外了。在他童年时代所筑造的一切的海市蜃楼里，他曾经讲过任何仪态高雅的女子都不会屈尊而跟他相谈的，除非他穿上一套漂亮的军服。

就德·雷纳耳夫人这方面说来，她是完全迷惑于于连的娇美的相貌，硕圆而乌黑的眼睛，以及那一头美发了。现在他的头发比平常更为卷曲，因为他刚才为叫自家凉爽起见，曾经把他的头部浸埋在公共流泉的水池里面。德·雷纳耳夫人以前曾代她孩子们那样担忧过师傅的严酷与粗暴的态度；如今她在这位命定的师傅身上却发现一种少女似的羞涩的风采，于是在德·雷纳耳夫人嗜爱平和的宁谧的心房中，这个她往日的惧怕与现在她所见的对照，无疑是一桩大事情了。随后，她终于克服了她的骇异。她发觉跟一个穿衬衫的年轻人这样的站立在她住宅门畔，又这样的接近，便大大地惊心起来。

“请进来，先生，”她向他说道，显然是非常窘迫的。

德·雷纳耳夫人生平从来没有受过纯然愉快的情感这般深刻

地感动她；也从来没有一个这般潇洒，突然而来的人曾经降临而驱走了她最烦扰的恐惧。这么说来，她所殷勤照料的几个孩子就不会落入一个又肮脏又怨天尤人的牧师手中。他们走进客厅前廊，她回过身来，朝向在她后面怯懦地跟随着的于连。他瞧见这样华美的房子，不禁惊惶失色。而在德·雷纳耳夫人的心目里，他这股傻样子更增加了他的娇媚。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特别是她认为一个师傅应该披着一件黑色的外套。

“不过，这是真的吗？先生，”她又停住了，对他说道，心里万分害怕也许她自己弄错啦，但是她的信念又使她高兴得不得了，“您真的通拉丁文吗？”

这话损伤了于连的自尊心，并且驱散了一刻钟以来他所沉缅于其中的幻想。

“对啦，夫人，”他回答她道，企图装出一副冷漠的神情，“我的拉丁文是跟牧师先生一样好的。真的，有时候，他太客气啦，说我比他更高明些。”

德·雷纳耳夫人觉得于连有十分邪恶的表情，他伫立着，离开她只有两步远。她走近来，低低地向他说道：

“是不是开头几天，您不会鞭打我的孩子们，即使是他们记不得他们的功课？”

这个温柔的，差不多是恳求的腔调从一位这么美艳的妇人口中吐出，立刻令于连忘掉了他藉以出名的拉丁文学者的骄傲。德·雷纳耳夫人跟他的距离很近，他闻得到女人的夏季衣衫的香味儿，这对于一个穷苦的乡人，真是件大可惊愕的事了。于连的脸绯红得很，叹息着，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不要怕，夫人，我一切全服从您。”

直到此刻，她为孩子们所生出的焦虑统统烟消云散之后，于连的极端漂亮才使德·雷纳耳夫人惊叹不止。这副十足女性的容貌和他局促不安的窘态，映现于一位她自己原是羞答答的妇人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帘中，却毫无可笑的地方；而一般人认为男子美所必须具备的男性的仪态倒是反而会叫她惧怕的。

“您多大年纪哪，先生？”她向于连说道。

“不久就十九岁了。”

“我的大孩子十一岁，”德·雷纳耳夫人回答道，心绪全然宁静了；“他差点儿可以做您的伙伴呢，您跟他讲点严肃些的事儿吧。有一次，他爸爸打他，这孩子一病就病了一礼拜，虽然那不过是很轻地打了一下哪。”

“这跟我多不同，”于连心里想。“昨天我爸爸还不就揍了我一顿。这些有钱的人多幸福！”

德·雷纳耳夫人这时候已经洞悉这师傅心境里所产生的一切纤毫的变化；可是她误认烦忧为羞臊，她愿意给他勇气。

“您大名是——，先生？”她问他，带着一份于连深深感受到心迷的但不知从何处迸涌出来的语韵与媚致。

“我叫于连·索黑尔，夫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回走进一座陌生的房子，我发抖了；我需要您的保护；并且，最初几天，我得请求您原谅我好些事。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我太穷了，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话儿，除掉我那表兄，（外科军医总监，荣誉团团员）和谢阁牧师。关于我的一切，他可以给您很好的保证。我哥哥他们常常揍我，如果他们向您说我什么坏话，请您千万别相信；饶恕我的错处，夫人，我将永远不会有坏的意思。”

于连诉说着这一大段话，心绪平静，勇气也增加了；他细细地品视着德·雷纳耳夫人。当一个女人的风流适贴于性格，二者谐合一致，尤其是当这份风流所装饰的本人并没有想装出风流的时候，那么，这便是一种十全十美的风流所产生的效果了。于连对于女性美是很有鉴识的；在这一刹间，他誓言她不过二十岁光景。立刻他长了个大胆的念头：他要亲吻她的手。接着他又害怕起自己这私愿来，过了一会儿工夫，他向自己说道：“倘使我不

实行这一项对我或许大有益处的行动，同时又不减少这漂亮妇人对于刚从锯木厂抓过来的穷苦工人会有的轻蔑，我将一辈子是卑怯的懦夫！”六个月来，每逢礼拜日，于连老是再三地听见一些年轻姑娘说他是漂亮的孩子，或许这几个字眼儿现在稍微增加了他的勇气。正当他内心争辩时，德·雷纳耳夫人问他两三句关于他如何开始教导她孩子们的话。于连因抑制他自己而生的猛烈作用，又重令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他蹙迫地说道：

“夫人，我永远不会鞭责您的孩子的，我当着上帝起誓。”说完这话，他大胆地把德·雷纳耳夫人的手拿过来，举到自己的嘴唇上。这举动叫她大吃一惊，她再仔细一回想，就异常震骇了。这时候天气很炎热，她披肩底下的胳膊是完全裸露着的，于连将她的胳膊抬到唇边的动作，使她整条胳膊统统显露无遗。几分钟以后，她责备她自家，她觉得似乎没有够快地愤怒起来。

德·雷纳耳先生听见他们谈话，就从书房里走出来，还是那股威风凛凛的严父似的神气，仿佛他在市政府大礼堂主持婚礼时所装的模样。

他对于连说道：

“在孩子们见你以前，我得跟你说几句话。”

他带领于连走进一间房子，一方面留住他的妻子，她正打算要离开他们而去。关好了门，德·雷纳耳先生严肃地坐下来。

“牧师先生告诉过我，说你是个诚实的人，这边所有人全会尊重地看待你的。如果我高兴的话，以后可以提拔你，帮助你成家立业。我希望你不要再见你家里人和你的朋友们的腔调对于我的孩子是不适宜的。这儿三十六法郎是你第一个月的薪俸，不过我要你答应，一个钱也不要给你父亲。”

德·雷纳耳先生十分愤恼那老头儿，他应付这等事竟比他自己来得更精明。

“那么，现在，先生——因为我命令这儿大家都叫你先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自个儿可要认识清楚走进一个文雅显贵的家庭应有的优越；现在，先生，孩子们瞧见你穿短外套是极不合适的。家里佣人们看见过他吗？”德·雷纳耳先生问他夫人道。

“没有呢，亲爱的。”她回答着，现出沉思的神情。

“很好，就这样吧。”他朝着受惊的年轻人说，递给他一件他自己的宽长的外套。“现在我们就到布商杜龙先生家里去。”

约莫一点多钟以后，德·雷纳耳先生回来了，在他后面跟着的是全身披着黑色衣裳的师傅。他发现他的妻子还坐在原来的地方。她觉得于连的来临叫她镇静得多了；她一边儿窥察他，一边儿也忘掉恐惧。于连却一点儿也不再幻想她了，他虽然猜疑他的命运和人们，可是这时候他有的只是一颗孩子的心灵；他觉得三个钟头以前，从当他站在礼拜堂内频频战栗的那一刹那直到如今，他仿佛已经活了好几年了。他注意到德·雷纳耳夫人冰一般寒冷的神态，并且明白她一定在憎恼，因为他竟敢亲吻她的手。他的由于现在所穿的衣裳跟以前他惯常所穿的大大的不同而生的自傲心，使他这么激动，以致不能自制。同时他十二万分渴望企图掩饰他的喜悦，因此他一切动作都自然而然带有几分草率和傻气。德·雷纳耳夫人凝视着他，瞪着惊讶的眸子。

“庄重点儿，先生。”德·雷纳耳先生道，“假如你愿意我的孩子跟佣人们全尊敬你的话。”

“先生，”于连回答道，“穿这些新衣服，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哪，我是一个穷贱的乡下人，我平常所穿的只不过是短外套；假使您允许的话，我现在要告退，回到我自己的屋子去。”

“此新获之物，你觉得怎么样呀？”德·雷纳耳先生向他夫人说道。

德·雷纳耳夫人以一个几乎出于本能的、但实际上她自己也不甚了然的动机，向她丈夫隐瞒了真情：

“我可没有像你这样兴高采烈地喜欢这小乡人；你对他这番

情谊，将把他造成个莽撞无礼的人，不到一个月，你不得不打发他走。”

“ 喂！咱们打发他走；他将要花我百来个法郎，而且维鲤叶人士老是瞧见师傅跟德·雷纳耳先生的少爷在一块儿。如果我让于连仍旧穿着工人服装的话，这目的决不能达到。我打发他走时，当然我得留下那套我方才从布店定制来的黑衣裳，除掉那另一套，就是不久前我在裁缝处看见已做好，而现在已给他穿上的外套，此外，他一无所有。”

于连在他自己屋子里消磨的一个时辰，依德·雷纳耳看来，不过一瞬工夫。孩子们听说新师傅已来了，便过来问他们母亲许许多多问题。最后于连露面了。他早换了个人似的。若道他如今是威严的话，便算曲解了，他是庄重的化身。他被介绍给孩子们；于是他用一副使德·雷纳耳先生他自己都惊惶不已的神情，对他们讲话。

“ 我来这儿，先生，” 寒暄致意之后，他向孩子们说道：“ 教你们拉丁文。你们该明白背书是怎么回事。这里是部《圣经》，” 他一面说，一面把一部三十二开黑色装订的小本《圣经》递给他们看。“ 这些都是关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故事，这一部分通常称为《新约》。此后我常常要你们背诵的。现在就请你们先让我背诵吧。”

阿道儿夫，最大的孩子捧着书。

“ 随便打开书的哪一页，” 于连继续说道，“ 告诉我一章的开头一字，我就把这作为吾人行为准绳的圣书一直背下去，一直背到你们让我打住为止。”

阿道儿夫摊开书，念出一个字来，于连将一整页都背光了，熟路轻车，仿佛他在讲法文一样。德·雷纳耳先生瞧瞧他夫人，显出得意洋洋的神态。孩子们看见父母俩的诧异，都张大了大大的眼睛。有一个佣人来到客厅门口；于连继续讲着拉丁文。那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最初动也不动地直立着，然后走开了。随即女主人闺房里的侍女与女厨娘也在门边出现了；那时候阿道儿夫已经将书翻开了八个不同的地方，而于连一直是同样轻易地背诵着。

“呀！哎哟！好漂亮的小牧师。”女厨娘，一位极忠信的好姑娘，高声地说道。

德·雷纳耳先生的自尊心有点不安了，他总想不起来怎样考问新师傅，他专心地在记忆里搜寻几句拉丁文；最后他才能说出一行贺拉斯的诗。于连除掉圣经以外是不晓得其他拉丁文的。他蹙着眉头回答道：

“我所侍奉的圣职禁止我阅读这样尘俗的一位诗人。”

德·雷纳耳先生背诵了一大段假定为贺拉斯的诗行，并且还解释给孩子们听贺拉斯是何等样人；然而孩子们对于于连万分钦佩赞美，惊讶若失，因此毫不留意他们父亲所讲的一切。他们都瞪望着于连。

佣人们还是呆在门边，于连心想应该再往下背，继续让他们当场考验考验。

他向那个最小的孩子说道，“现在请斯丹尼·萨维耶先生也指给我一段经文吧。”

小斯丹尼骄傲得不得了，尽他最高的本事，读出一行的第一个字眼儿，于连便马上背它一整页。随着又有一件事来完成德·雷纳耳先生的胜利，可谓锦上添花：这就是于连背书的当儿，那位饲养良马的瓦尔诺与本区副行政长官查诃·德·莫吉隆两位先生进来了。这场景给于连赢得了“先生”的称呼，就是佣人们也不敢不唤他先生啦。

当晚，维鲤叶人士成群结队的来到德·雷纳耳先生家中，为的是一瞻奇迹。于连以一种敬而远之的忧郁的态度——应答所有的来宾。他的声誉那样迅速地传遍了全城，因此几天之后，德·雷纳耳先生便发愁人家会抢走于连，而要求他签订一份两年的聘

约。

“不，先生，”于连冷冷地回答道，“如果您愿意解雇我，当然我不得不走。这张束缚我，而对于您毫无义务可言的聘约，是不公道的，我得拒绝它。”

于连处事精明，各方面都应付得很好。他来到不出一月，德·雷纳耳先生他自己也尊敬起他来了。那位牧师既然与德·雷纳耳先生及瓦尔诺先生吵过嘴，天底下再没有别人告发于连以前对于拿破仑的热狂；而且现在他每次谈到拿破仑总是现出极端恐惧、万分憎恶的神情的。

第七章 选择的亲和力

孩子们崇拜敬爱他，他可一点也不喜欢他们；他的心思是在别处。大凡这些玩童所能做的一切从来不能试验他的耐心，激他恼怒。他冷漠、公正、泰然自若无动于衷，而且同时为人所喜欢，因为在一个相当程度之内，他的来临驱走了家庭的沉闷厌倦，他是一位好师傅。至于他这方面呢，他对于这种允许他挺身而入的，而只能敬陪末座的上流社会，只觉得仇恨和憎恶，他所据的这位置本身或许正可以解释他的仇恨和憎恶。在某几次奢侈豪华的宴会里，他费了极大的劲儿好容易才能抑制住他自己对于周遭的种种憎恨。特别是圣·路易节庆那一回，瓦尔诺先生在德·雷纳耳先生府上独奏舌簧，凭着权势，武断一切；于连差点儿露出马脚来了；他避入花园中，借口说他得照顾孩子们。“唉，正直诚实的颂赞！”他嚷着，“人人说这是独一无二的美德；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报酬呀，对于一个人。他显然在二倍三倍地增加他的财产，自从他负责管理贫民救济事业以来，这是怎样的一种谄佞卑贱的荣耀呀！我敢打赌他甚至于会从那些赈济弃儿遗婴的款项里攫取一部分来着，这批可怜人儿的穷苦比起其他穷人们还要神圣！啊！妖孽！妖孽！我哪，我也是一个弃儿呀，我父亲恨我，我哥哥恨我，全家人都恨我！”

在圣·路易节日以前的某天，于连，独自一人在一座小小的森林里，（这林子的名字叫做贝尔葳苔，君临那条“忠义大道”之上，）一则散步，一则朗诵他的日常祈祷书；他瞧见他两个哥哥从凄凉的幽径那儿走过来，他无法回避他们。由于他们弟弟所穿的华丽的黑衣裳，和他的极端斯文温雅的仪表，以及由于他对于他俩的真实的轻蔑，这两个粗野工人的妒忌心是这般的煽动起来，因而他们上来大大的揍了他一顿，之后扬长而去。他昏晕了

过去，神智半失，直流着鲜血。德·雷纳耳夫人出来偕瓦尔诺先生和副行政长官散步，偶然行经小森林；她看见于连平躺在地，以为他死了。她惊惶失色，十分痛心，引得瓦尔诺先生妒羨不已。

她的惊恐是过早的。于连羡慕德·雷纳耳夫人异常美丽，但是他恨她也正因为她的美丽；这是使他的命运几乎倾覆沉没的第一具暗礁。他尽可能的少跟她攀谈，为的是好叫她忘掉那种初次晤面那日惹他亲吻她的手的一时热狂。

爱丽莎，德·雷纳耳夫人的闺房侍女，并没有失掉时机，钟情于这位年轻的师傅了，她时常向她的女主人谈及他。爱丽莎对于连的爱情引起另一个侍役的嫉妒。有一天，于连听见这人对爱丽莎说道：

“自从这秽猥的师傅来了以后，你就不愿意跟我讲话啦。”

于连是不配这个形容词的；可是，出诸一个漂亮青年的本能，他对于本身增加了双倍的关怀。随着，瓦尔诺先生的恶恨也加倍了。他公开扬言一位年轻牧师不宜于具有这份风流妩媚的态度。除掉袈裟之外，如今于连披着牧师的服饰。

德·雷纳耳夫人观察到于连跟爱丽莎聊天比往日更为多了；她也晓得这些谈话是由于于连极少数衣服的缺欠而引起的。他所有的衬衫等类的衣物太少了，他不得不时时刻刻送出来洗涤，就为着这点小差使，爱丽莎于他才大有用处。这种万分的穷困，是以前德·雷纳耳从未置闻过的，现在却使她颇为动心了。她打算送些礼物给他，然而她不敢：她这内心的反抗是于连所促成的第一个懊丧遗憾的情绪。直至如今，在她的心目中，于连的名字与一种纯洁清白的，全般是智慧方面的欢笑乃是一组同义的字眼。一想到于连的穷短，她心里十分苦楚，德·雷纳耳夫人便向她丈夫说明要赠他衬衫之类的礼物。

“好愚笨！”他回答道，“怎样！送礼物给一个咱们非常满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他服务咱们也很好的人吗？当他疏忽怠慢他的职务的时候，这才需要激起他的热忱呀！”

德·雷纳耳夫人觉得这种观察人情世态的态度，十分可耻；于连到来之前，她未曾注意到这一层。她每次看见他极整洁而异常俭朴的服装，心里老是想道：“这可怜的孩子！他怎么对付得过去呢？”

逐渐地，举凡于连所短少的种种，她全为他惋惜，不再为之震恐了。

德·雷纳耳夫人是那类乡镇的妇女之一，在人们认识她们最初的十五天之内，人们是很容易地会把她们看做大傻瓜的。她毫无人生经验，也不热望留情于谈东论西。天生一份幽娴精致而鄙夷自高的性格；寻欢作乐的本能，在天下芸芸众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但在她却恰好相反，她通常毫不注意那些粗野不雅的人物的一举一动，不幸机遇却将她擢入他们中间。

假使她受过极少的教育的话，她或者会以她心智的自然与活跃蜚声于世；但是她原是个承继女儿，她有资格在女修道士中间教养长大，那些女修道士都热狂地殉情于耶稣的圣心，并且她们一致猛烈地痛恨法兰西人，因为他们是耶稣教士的仇敌。德·雷纳耳夫人倒富有足够的明识很快的忘记了她从修道院里学来的一切，她认为那全是荒谬无稽的事儿。然而她没有别的东西来代替这空位置，结果她一无所知，什么都不了解。她既然是一大宗财产的承继女儿，她老早就做了谄媚殷勤的对象，同时她有着显著的热狂殉道的倾向，于是这二者便形成了一种完全是内心生活的态度。她外表十足的顺柔和自我牺牲的心意曾经被维鲤叶做丈夫的引为好榜样，向他们的妻子絮述，同时这也成为德·雷纳耳先生骄傲的源泉。可是事实上她灵魂深处惯常的活动却是最傲慢的轻蔑的结果。世界上皇家公主，被公认为骄傲的好例子，但是比起这位如此温柔、外表又如此谦逊的，唯丈夫之言是听、唯丈夫

之行是从的妇人来，是更为大大地关心留意她周遭正人君子所做的种种事情的。直到于连来了之前，她所关怀的实在只有她的孩子们。他们的微恙哟，他们的悲哀哟，他们小小的欢娱哟，占据着这位妇人的心的整个的敏锐情绪，她平生除掉在贝桑松圣心修道院时崇拜上帝之外，是什么也不崇拜的。

虽然她素来未曾屈己与人商谈这种种，然而一旦她孩子发一阵子烧，就会叫她自己差点儿发起烧来，仿佛孩子已不中用了。一阵粗俗的笑声，一下肩头的耸动，再随着几许关于女子愚蠢的平庸的箴言，常常能露现她这类烦忧的自白；所以在他们结婚最初的几年里，由于一个发泄出路的需要，她曾经向她丈夫这么泄露来着。

那种种戏谑调笑，特别是对她孩子们的疾病而发的，不啻是一把匕首直插入德·雷纳耳夫人的心房。这些就是耶稣教修道院（在那儿她度过了她的青春）热炽而甜蜜的谄媚殷勤的替代物。她的教育是以痛苦造成的。她自己太骄傲了，她不能向人诉说这些苦楚，甚至于她的好友苔维尔夫人。她私下想象天底下所有的男子全跟她丈夫一模一样的：瓦尔诺先生，或者副行政长官查珂·德，莫吉隆先生。野鲁的诙谐，除开金钱、权势、勋章三者以外，对于其它任何事情都残酷得冷淡不仁，以及关于人家攻击他们的任一论点的盲目的仇恨，这一切在她看来，都是属于男性的自然的事，犹如脚着皮靴，头戴毡帽。

这么些个长长的岁月之后，德·雷纳耳夫人依旧不习惯于那些她不得已置身其中的钱财薰心的人们。

这儿便是小乡人于连的成功了。在这个又高贵又骄傲的心灵的同情里，她发现柔甜的愉快，一切新奇的迷人心魂的光辉。德·雷纳耳夫人很快的饶恕了他极度的愚昧无识，（这反而是一种额外的妩媚）饶恕了他举止的粗暴欠礼，这一层她正设法改进他，并且已经成功了。她认为她值得费神静听他的谈天，即便是当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谈到最平凡的事情的时候，即便是当问题仅涉及一只可怜的狗的时候——这狗正跑过街心，被一辆急驰的农家货车碾坏了。这悲惨的景象只供给她丈夫一阵粗响的笑，而她却看见于连蹙缩着他那双眉毛，美秀而乌黑，又那么好的拱弧着。不久她发觉，慷慨、灵魂高尚和仁爱，三者只能存在于这青年牧师的身上。她独自赐予他大量的同情，甚至于赞赏他；这种情怀原是他那些美德在优雅的灵性里所能激起的。

假如在巴黎的话，那么于连的地位对于德·雷纳耳夫人的关系就会极迅速地简单化了的；但是，在巴黎，爱情是小说的孩子。年轻的师傅与他腼腆的女主人可以在两三部小说里寻得到，或者就是在蕙穆纳斯的抒情诗里，他们的情况也有明晰的描述。小说会为他们划清该扮演的角色，指明该效仿的模型；迟早虚荣一定会强逼于连去追随那种模型的，虽然连半点欢快也没有，或许还带点儿阴沉惨淡的性质。

在亚维乐或者毕雷耐一带的一个小城市里，由于气候的灼热，一桩最琐小的事故也可闹得满城风雨、非常重要。在我们更为阴沉朦胧的天光底下，一个贫穷的青年，他别无野心，只因为他性灵的风雅精致，使他需要享受种种金钱所允许的欢乐；他每天看见这个三十度年华的女人，心地真挚而坚贞，照料孩子忙碌不堪，她从来未曾摄取小说中人物，藉为行为的楷模。一切都缓慢地进行着，一切都逐渐地在乡镇上展开；在那儿，一切更是自自然然的。

德·雷纳耳夫人常常一想起年轻师傅的穷困，便难受得流下热泪来。有一天，于连突然来到她跟前，她确实正在哭泣。

“啊，夫人，您听到什么不幸的新闻吗？”

“没有，我的朋友，”她回答他，“唤孩子们来，我们一同出去散步吧。”

她抓住他的手臂并且倚靠着，这姿态使于连觉得大为惊奇，

这是第一回她称呼他“我的朋友”。

他们散步末了时，于连注意到她的脸极为红艳。她放慢了脚步。

“人家以后会告诉您的，”她说道，眼睛没有注视着他，“我是一个极富的姑妈的唯一承继人，她住在贝桑松。她送我的无数礼物，满满的堆着呢……我的孩子们近来大有进步……那么令人惊异的……因此我愿意请求你接受一种小礼物，算是表示我的感谢。这不过只是几个金路易，让你买件衬衫什么的。不过……”她接着说，脸红得更厉害，话头也打住了。

“什么，夫人？”于连说道。

“这无须，”她继续说道，垂下头，“向我丈夫提起此事。”

“我是下贱的，夫人，但是我并不是卑鄙污秽的，”于连站住说，眼睛里露出愤怒的光彩，自己升至傲慢的顶点；“关于这一层你未曾加以深深考虑。假使我在这种情形下隐瞒德·雷纳耳先生与我薪金有关的任何事，那么我比一个役夫走卒还不如啦。”

德·雷纳耳夫人异常的难堪。

“市长先生，”于连继续说道，“已经给我五倍的三十六法郎，自从我住进他房子以来；我正预备把我的账本儿递给德·雷纳耳先生看看，而且给谁看全可以，甚至是给恨透我的瓦尔诺先生。”

这一阵子的爆发，使德·雷纳耳夫人变得又苍白又颤抖，散步也随之停止了，因为彼此都无法寻到一个藉口可以重启话头。在于连这颗骄傲的心灵中，对于德·雷纳耳夫人的爱情是显得越来越不可能了；至于她呢，她尊敬他，她崇拜他；她会为此挨他责备。为着补偿她这次无意使他受辱的遁辞，她自己甘愿给他最柔和的关怀和殷勤款待。这种处置方法的新奇，赐予德·雷纳耳夫人七八天的幸福。结果于连的愤慨也稍微平息了；在这场合，他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相当于私心柔情的东西。

“这是，”他心中思索道，“跟世上一切有钱的人们如出一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侮辱你，然后，他们相信可以用些狡猾诡计弥补一切！”

德·雷纳耳夫人的心肠是太大量了，也太天真无知了，虽然关于此事她曾经下过决心，她还是不得不向她丈夫叙述如何供献于连礼物以及如何遭受拒斥。

“怎么，”德·雷纳耳先生反驳道，十分愠怒，“你竟能容忍一个‘仆人’的拒绝！”

德·雷纳耳夫人对于这个用字提出抗议。

“我所说的，夫人，正如已故的高德亲王曾说过的，当他将御前大臣介绍给他的新娘时，‘这儿所有的人，’他向她说，‘全是我们的仆人。’这是我从拜森凡的《回忆录》一段中念给你听的。为了保持我们的地位权势，这可很重要。大凡一个人既不是上流人物，又寄食门下而接受薪俸，那便是你的仆人。我就去同于连先生说一两句话，再给他一百个法郎。”

“呵！亲爱的，”德·雷纳耳夫人说道，抖索着，“请你千万不要当着佣人们的面说什么话来着！”

“对啦，他们会生嫉妒心的，而且很有理由，”她丈夫一边说道，一边走开了，他心中思度着这一笔大数目。

德·雷纳耳夫人跌坐在一把椅子上，差不多悲伤得晕过去了。“他去侮辱于连了，这全是我的错！”她深深感到她丈夫的恐怖，她用手掌掩埋着自己的脸部。

当她再见到于连的时候，她全身颤抖；她的胸怀是这样的紧压着，以致于她不能够发出一句话来。她在局促窘迫之中拉过他的手，并且紧绞着。

“喂！我的朋友，”她终于向他说道，“你满意我的丈夫吗？”

“我为什么不能？”于连回答着，现出一朵辛辣的微笑，“他已经给了我一百法郎。”

德·雷纳耳夫人凝视着他，不知道怎样做才好。

“你给我手臂吧。”最后她说道，带着一股于连以前未曾在她

身上观察到的勇气。

她竟胆敢走进维鲤叶的书店，也不管这书铺子是以自由党可怕的声望出名的。在那儿，她选择了值十个金路易的书籍，这些书她分给了她的孩子们。可是她晓得这全是于连所渴望的书籍。她坚持当场在书店里要每个孩子把名字签在每人应得的书本上。正当德·雷纳耳夫人私心欣慰，高兴她自己有胆量赐予于连的这份赔偿的时候，而后者却醉心于他在书店所看见的那么多的书籍中间而异常骇异。他从来不敢跨进如此尘俗不净的地方，他的心跳急剧了。他也无暇猜度德·雷纳耳夫人心中所想的是些什么，他自家只是深沉地思量着有什么可能的缘由，竟使一个青年神学士获得一些这类书籍。终于他心生一念：这或许是可以办得通的，利用劝诱的手段，说服德·雷纳耳先生必须给孩子们念点儿本州著名人物的史传，借此可作为议论文章的题材。经过一月慎重的安排，于连眼见这念头竟获得了成功；再过些时日，甚至敢于冒险向德·雷纳耳先生建议了（一面向他诉说）一个更使这位高贵的市长先生冒大大拂意不快的举动，这就是说要增加自由党派的繁荣：向图书馆预约订阅书报。德·雷纳耳先生非常同意给他大儿子见识见识各种不同的著作，（当他大儿入军校时，他将会听见人家谈及这些书籍的）他以为这是件聪明可喜的事。但是于连看见市长先生十分执拗，舍此而外，他绝对不能再让步了。他怀疑其中必有秘密的缘故，不过他无法揣摩。

“我想，先生，”有一日他对他说道，“这非常不合适，一个像雷纳耳那样有名望的上流人士的名字居然会出现在图书馆污秽的总帐簿上。”

德·雷纳耳先生的脸孔闪闪发光。

“那也是一个极坏的标志哪，”于连继续说，带着十分谦逊的口吻，“对于一个神学士，假如一旦有人发现他的名字在一个开设图书馆的书店老板的总帐簿上，自由党人也许会控告我，说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过最猥秽无耻的书籍；谁晓得他们还会不会根据我们的名字抄录那些邪恶书本的名称呢。”

然而于连牵枝涉叶，离题太远了。他瞧见市长的颜面重新现出窘迫而愠恼的表情。于连沉默无言了。

“我可逮着我的人啦。”他向他自己说道。

几天之后，最年长的孩子当着雷纳耳先生的面盘问于连一本《每日新闻》上登着广告的书：

“为了避免给雅各宾党造成胜利的机会起见，”年轻师傅说道，“同时也为了使我有办法回答阿道儿夫先生的问题起见，咱们可以用咱们最下级佣人的名义在图书馆预约订阅书报。”

“这意见倒还不错。”德·雷纳耳先生说道，显然非常高兴。

“不过这得讲清楚，”于连说，显露出一股神情，严肃而忧伤；这对于某些人是极为合适的，当他们看清自己内心老是热望着的事情的成功，“这得讲清楚，佣人们决不能拿出任何小说来。一旦落入家中，那些危险书籍就会引坏了夫人的侍女们，更别提男佣人了。”“你忘掉那些政治小册子了。”德·雷纳耳先生傲慢自高地接上去说。

他企图隐藏起他对于这孩子们的师傅所发见的、聪明的中庸之道的赞美。

于连的日常生活就包括这种一连串的小谈判。他更倾心于他们的成功，比起那种显著的私心偏爱的情怀来，那是只能等候他在德·雷纳耳夫人的心里读出来的。

他一辈子投身其中的那个道德环境又在维鲤叶市长府上重演着，在这儿，犹如在他父亲的锯木厂，他极度轻视和他共同生活的人们，同时也被他们所痛恨。每天从本区副行政长官，从瓦尔诺先生，从家里别的亲友们关于眼前才发生的种种事件所陈述的言论中，他看出他们的观念跟现实是多么的背道而驰。他觉得有什么活动是可赞美的吗？从围绕他的人群活动中，他所得到的恰

好只有可谴责的东西。他内心的答应常常只是：“多妖孽！”或者“多愚蠢！”带着一颗全然骄傲的心，他引以为爽快的事便是他压根儿老是不了解人家正在谈论的事。

他平生从来没有亲挚热忱地说话过，除掉跟那个外科军医总监；他脑海中所保留的也只有少许关于波纳拜忒的意大利的战绩，或者关于外科医术的观念。他青春的勇气自悦于最惨痛的手术的详细叙述；他心里想道：“我决不害怕畏缩！”

当第一次德·雷纳耳夫人尝试和他攀谈孩子们的教育以外的事情时，他就开始谈到外科的手术，这使她脸色苍白，请求他不要讲了。

除此之外，于连是什么也不明白的。所以在他和德·雷纳耳夫人的共同生活里，存在于他们两人间最奇异的沉默便是当他们单独在一块儿的那一会儿。在她的内客厅里，虽然他的态度十分谦卑，她从他的眼睛中看出一派智慧的优异的神情，远超过一切光临她家里的人们。不过只要一瞬间她单独留下与他在一处，她立即明显地看出他变得窘迫狼狈极了。这叫她忐忑不安，因为女人的本能使她明白他这份窘迫困惑一点儿也不是出于温柔的情泉。

每当人们在某处停止了谈话，于连发觉自己眼前有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会显得羞赧，好像这阵沉默完全是他一人的一大过失，这是由于一个连我也不清楚的，从一些优秀社会（那个老年的外科军医总监曾经见过的）的描绘中获取的观念。如果只有单独的两人相对无言的时节，那么这种情绪是百倍的苦恼了。当他单独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时，关于男人应该讲些什么轶事，在他想象里充满着最夸张的、最西班牙式的妄念；这种心境扰乱时的想象供献他的只是些未可嘉许的念头。他的心灵是在云雾里，可是他却没有能力打破这最屈辱的沉默。因此每逢他跟德·雷纳耳夫人和孩子们出去作长时间的散步时，他严肃的神态，由于最残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痛苦的缘故，便分外增强了。他可怕地憎蔑他自己。如果不幸他不得不开口言谈的话，他发觉自己在讲着最荒唐可笑的事儿。为着增加他的痛苦，他旁观，并且他扩大他自己的荒谬不经；但是他所看不见的正是自己眼睛的神情，这双眼睛那么秀美，显露出一颗那么炽热灼耀的灵魂，仿佛优秀的演员们有时会给予毫无意味的东西以极媚人优美的意味。德·雷纳耳夫人观察到她和他单独相处时，他老是不善言辞，除非他被某些意外的事件所扰乱；他也老是不想恭维致意、讨人喜欢。她家庭的亲友们既不供给她新鲜的辉煌的意见而败坏她，于是她欢快地享受着于连精神的闪光。

自从拿破仑颠覆以后，一切类似的风流举止、殷勤言辞统统严酷地从乡镇的日常习俗中被驱逐了出来。人人害怕丢掉位置。流氓棍徒在教会里寻着了依赖的所在；虚伪妄诞得到了最灿烂的进展，甚至就在那些自由党的阶级中，无聊、沉郁增加了。读书与农业而外，一切欢娱全没有遗留下来。

德·雷纳耳夫人，一个富有而虔诚的姑妈的承继女，十六岁时嫁给一位体面的绅士，有生以来，丝毫没有感受到或者看见过世界上任何最细微的类似情爱的事物。她的忏悔教士，谢阁好牧师，可说是唯一的曾经向她提及爱情的人，这是因为瓦尔诺先生追求她的缘故，并且他在她心头造出一幅那样厌恶的形象，因此她认为“爱情”一词只表示最卑贱的淫荡。她以为那寥寥数部她有机会读到的小说中的爱情，不过是个例外而且是压根儿违反人性的。德·雷纳耳夫人盲然无知，是十全十美地幸福的，她心中整日不停的占领着于连，连半点最微小的自我批评也是没有的。

第八章 小事情

德·雷纳耳夫人从她个人的性格以及从她目前幸福得来的天使一般的甜蜜，是丝毫没有受到挫扰的，除掉当她偶然想起她闺房侍女爱丽莎来的时候。这姑娘接受一份遗产，曾到谢阆牧师跟前吐露衷曲，并且向他承认要与于连结婚的计划。牧师真诚地高兴，大为他朋友的幸福快活；但是当于连现出一股决断的神气向他明言爱丽莎的建议是不能被同意的时候，牧师是极端的惊讶了。

“注意，我的孩子，注意你心中所思想的吧，”牧师说道，蹙着眉毛；“我为你的职务道喜，如果你仅安于此而蔑视、鄙弃其他更可满足的命运的话。五十年来，我当维鲤叶的牧师，可是，众目共鉴，我将被撤职了。这使我悲痛，虽然我每年有八百利维儿的收入。我告诉你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是为了叫你对于这种牧师的职务不要存什么梦想，期待什么。如果你想巴结奉承有权势的大人物，那么你永生的毁灭就注定啦。你可以立功名，创事业，但是你必得伤害穷苦的人们，谄媚副行政长官、市长、显贵的人物，并且得献殷勤，博他们的欢心！这种行为就是世界上一般人所谓生活的艺术。而对于一个凡人的拯救，并不是完全势不两立的；但是在我们这一阶级，我们应该有所选择；问题是在于决定在现世或者来世创立我们的功业，两者之外是没有别的中间道路可走的。去吧，我的朋友，好好的思索一下吧，三天之内再来告诉我你确实的答复。我颇为忧心，看见你灵性的深处有一股阴暗潜伏的热力，这据我看来，并不是表明你节制或者已完全放弃了尘世间的荣华得失；这对于一个做牧师的是极必需的；以你的聪慧才智而论，我可预言你会有好的前程；不过，允许我向你直言吧，”良善的牧师继续说着，眼睛里含着热泪，“从牧师的职守看来，我为你的拯救而颤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连觉得感情上十分羞耻；生平第一次他看见为人所爱；他也快乐得哭了，于是他走到维鲤叶高头的树林里去隐藏他的眼泪。

“为什么我会处在这境况中？”他终于向自己说道，“我以为我可以为了谢阁好牧师而百次斩断我的生命，然而他方才已明白指给我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傻瓜。我特别要欺骗他，而他却猜透了我。他所讲的那股秘密的热力正是我所以立身成名的计谋。我相信我不配做牧师，恰好那一会儿，我想象着牺牲五十金路易的进款就会叫他夸我的虔诚和天职，说我有最崇高的思想。”

“至于我的前途呢，”于连继续说道，“我算准的只是已经证实的我自己性格的特点。谁曾说过我从流泪中寻觅欢快？难道我还应该敬爱一个证明我不过是个大傻瓜的人吗？”

三天后，于连已经找到一个藉口，从第一天起以来他必定已预备好了这藉口的；这藉口原是一种诽谤、谰言，但是有什么关系呢？踌躇好久之后，他向牧师承认了一个理由，这理由，他是不能对他解释的，因为这会危害一个第三者，所以，开头就劝阻他接受这计议中的结婚。这么一来就不啻于控告爱丽莎的行为了。谢阁先生在他的态度上发现了某种完全属于红尘人间的火焰，这跟一般应该激励一个青年牧师的热火是大大不相同的。

“我的朋友，”他再度对他说，“做个良善的平凡人吧，受过好教育而为人所尊敬，远胜做个无天命圣职的牧师。”

就言辞而论，于连回答这番新的谏诫是异常巧妙的：他找了一个年轻的热烈的神学士应该会采用的辞句。但是那潜藏未妥的眼中闪耀的火光使谢阁先生大为之惊愕。

我们不必为于连的来日预言凶吉；他确切地想起一些虚伪的言辞，慎重而诡谲。在他这年龄这不是坏事。至于谈到他的腔调和举动，他是与乡间居民生活过来的；他无法见识那些伟大的场面。结果是他才被投入这些上流人物中间，相处一起不久以后，

无论举止谈吐，他全学得大可赞赏的了。

德·雷纳耳夫人觉得很诧异，因为她侍女得来的崭新的命运并没有叫她分外快乐；她瞧见她不停地到牧师家里去，回来时她眼睛盈满泪水；最后爱丽莎终于向女主人诉说她的婚姻大事。

德·雷纳耳夫人相信自己病了：一种热病阻碍她睡眠；只有当她眼前有那个侍女或有于连在的时候，她才活过来。她一味只是想着他们两个人，想着他们婚后生活所获得的幸福。一座寒酸的小小的房子，他们不得已住在那里面，每月五十金路易的收入，这情况在她的心头描绘着令人心荡神往的色彩。于连很可以在贝莱当位律师，那地方是一个距离维鲤叶二哩路的次等县份；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时候她是可看见他的。

德·雷纳耳夫人确实地相信她自己要疯了；她向她丈夫也这么说，最后她真的病倒了。当晚，她的侍女正在侍候她的时候，她发觉这年轻姑娘在哭泣。那一会儿，她极讨厌她，并且对她很暴戾无礼；她又请求她原谅。爱丽莎的眼泪越来越多了；她说假如女主人允许的话，她愿意叙述她的一切不幸。

“说吧。”德·雷纳耳夫人回答道。

“唉，夫人，他拒绝我；一定有几个恶人向他说我什么坏话，他相信这些。”

“谁拒绝你？”德·雷纳耳夫人说道，呼吸困难。

“噢，夫人，这不是于连先生还有谁呢？”侍女一边抽噎，一边回答，“牧师先生已不能击败他的抵抗了；牧师先生以为他不应该拒绝一个贞洁适当的女子，只是因为她曾是一个侍女。毕竟于连先生的父亲也不过是个木匠；他自己哪，在他到夫人公馆之前，他是怎样过日子的？”

德·雷纳耳夫人没有再听下去了；过量的幸福几乎已经剥夺了她理智的运用。她要侍女再三地重复于连拒绝她的积极态度的确实性，和这种决不会允许他以后再折回更为贤明的决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愿意试用一番最后的努力，”她向她的侍女说，“我与于连先生说说看。”

翌日午餐后，德·雷纳耳夫人怀着绵致愉悦的心情为着她情敌的缘故而撮合此事，并且经过一小时的工夫，她终于看见爱丽莎的求婚和财产全被坚决地拒绝了。

于连逐渐地抛开谨严拘束的应答，结果以热烈奋跃的精神回答德·雷纳耳夫人聪明缜密的论点。她抵御不住幸福的激流了，在这么些失望的日子以后，如今这股幸福的清泉泻落在她的心海里。她实在觉得病了。当她恢复过来而安适地卧在她的闺房中的时候，她请大家一齐退走。她万分地惊讶。

“难道我爱着于连吗？”终于她向她自己说道。

在任何别的日子，她这个发现必定会使她沉入悔恨和深沉的激动里，而现在于她只是一片奇异的光景，但是这又叫她显得很冷漠。她的心力被方才一切经过的事消耗尽了，再没有锐敏的感觉可以侍候热情了。

德·雷纳耳夫人要做点事，然后她落入深熟的睡乡里。她醒过来时，她并没有像她应该的那样惊恐。她是太快乐了，她不能找着任何一件乖舛、芥蒂于心的事。生性既然纯洁而天真，这个良善挚诚的乡镇女子从未使灵性受苦，为的是企图绞扭她的内心榨出几许柔情因而感受伤感或痛苦的新奇的微翳阴影。在于连来到之前，她一心一意专注于那一堆家庭工作，在远远离开巴黎的地方，这种工作便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命运。德·雷纳耳夫人想着爱情，就好像我们想着发财彩票一样：这是某种只有呆子追求的诈骗和幸福。

晚餐的铃声响了，德·雷纳耳夫人双颊绯红，她听见于连带领孩子们进来时说话的声音。自从她堕入情网以来，她已学会一点儿灵巧手段，为了解释她的脸红，她抱怨头痛得厉害。

“女人就是这样子的，”德·雷纳耳先生发出一个粗暴的笑，

应答她道，“女人的机器老是有东西需要修理的！”

德·雷纳耳夫人素来已习惯于这一类隽才妙语，不过他此刻说话的语气大大使她憎恐。她凝视着于连的面目，好使她自己心里高兴；假使于连是天下最丑陋的男子，这一会儿他也会叫她着迷得哭泣了。

德·雷纳耳先生时常醉心于模仿宫廷中人的习俗，每届春光明媚，初逢佳日的时节，他全家就移居维尔吉；这原是一个乡村，由于嘉白丽的悲剧的事迹而扬了名。在那里，德·雷纳耳领有一座四塔楼的古堡子和一片庭园，布置排饰，一如杜燕莱利花园，还有许多排黄杨木的边和每年修剪两次的栗树幽径。这地方离那古代哥特式礼拜堂的风景绝佳的遗迹只有数百步远近。邻左那一带种植苹果树的原野可供人们散步憩息。果园末端则有九、十尺高的壮丽的胡桃树；它们枝叶亭亭，繁茂的簇叶往上茁长，离开地面约有十四五尺之高。

“这每一棵可恶的胡桃树，”德·雷纳耳先生会这么说的，当他的太太赞赏它们时，“牺牲我半亩收成；麦子在它们荫影底下是不能长大的。”

这片乡野的风光对于德·雷纳耳夫人是新鲜珍异的；她极度欣羨以至心神怡荡。那种鼓舞她的感情给予她新的精神和决心。他们来到维尔吉的翌日，德·雷纳耳先生因为市政府的公事，已回到城里去了，他太太动用她自己的钱招顾工人来。事先于连曾经建议修造一条覆铺沙石的小路，这路须环绕穿过果园而通至大胡桃树丛底下，以供孩子们每天清晨的漫游而不致被露水沾湿他们的鞋子。在生这个念头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内，就实施这件事了。德·雷纳耳夫人跟于连一块儿快乐地消磨一整日来监督工人们。

维鲤叶市长从城里回来时，他发现这条已修成的小路，他惊愕极了。他回来也使德·雷纳耳夫人惊愕。她已经忘掉他的存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两个月中，他一直气恼地说他们竟那样大胆妄为，不同他商量就实行一项如此重大的修筑工程，不过这是德·雷纳耳夫人自掏腰包完成的，他就稍微安心了。

她消度长日，成天和孩子们在果园里跑来跑去，或者追逐蛱蝶儿。他们制成了几扇色彩鲜艳的轻纱大网，用来捕捉这些可怜的“莱披多夫特儿”。这个外国野名儿是于连教给德·雷纳耳夫人的。因为她曾遣人从贝桑松取来歌达先生的优美的著作；而于连则讲给她听这些可怜昆虫的奇异的生活习惯。

他们毫无怜悯地用针把它们钉在一块大硬纸板上，这纸板也是于连安排好的。

最后，德·雷纳耳夫人与于连之间有谈话的资料了；当他们无话可说沉默下来的时候，他不再忍受可怕的痛苦了。

他不断地聊天，带着极端浓厚的兴趣，虽然平常所谈的老是非常天真无邪的琐事。这种专注无暇的生活，活跃而欢欣，都合大家的口味，除掉爱丽莎小姐，她只觉得工作过多，忙不过来。

“就是在狂欢节，”她说道，“维鲤叶有跳舞会，太太也没有这么些刀尺注意她的服装；现在她每天要换两三次衣裳哪。”

既然咱们的意思并不打算阿谀人，讨谁好，那么咱们用不着否认德·雷纳耳夫人天生漂亮超群的皮肤，因此她所制的衣服全是极度暴露她的胳膊和胸部的。她身材既丰满而匀美，那么穿衣服的方法是太合适她了。

“你从来没有这么年轻呀，夫人。”从维鲤叶来的她的朋友们老是向她这么说道，她们是才来维尔吉聚宴的。（这是本地人说话的惯调。）

有一桩奇怪事，读者们不会相信的，这就是德·雷纳耳夫人根本不是成心故意的那么关心她自己的外表。她只是高兴这么做；也没有特别地思索这些事儿，任何时候当她不跟孩子们和于连追捕蛱蝶儿，她就跟爱丽莎一块儿做活，制衣服。她唯一一次

回到维鲤叶去，是为了想买些刚从虞露丝运到的夏季新装。

她回到维尔吉时，身边带来一位妙龄女人，她的表妹。自从她结婚以后，德·雷纳耳和苔维尔夫人过往频繁，产生了亲密的友谊。后者是她以前在圣心修道院时的伙伴。

苔维尔夫人大笑不止，笑她表姊的所谓愚蠢可笑的念头：

“我单独一个人，我从来不会有这种思想。”她总是这么说。这些突然而来的思想，在巴黎，人们一定称之为机警才智，却使德·雷纳耳夫人觉得十分惭愧，当她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仿佛是念头。但是苔维尔夫人的莅临赐予她勇气。她用一种羞答答的声调开始告诉苔维尔夫人她心里所思考的一切；当这两位妇人长时间的离人相处一块儿的时候，德·雷纳耳夫人的心神显得异常激动，兴高采烈，一个长长的寂寞宁静的早晨度过去了，仿佛一刹那之间，两个朋友快乐得什么似的。这一次的拜访，心智灵敏的苔维尔夫人发现她表姊非常不喜乐欢快，但是万分的幸福。

至于于连，自从他留居乡野以来，他的生活简直像小孩子一般，他跟他的学生一样，也高兴跑东跑西，追捕蛱蝶儿。经过那么多的拘束强制以及巧妙练达的政治手腕之后，独自一人，远远地离开其他男人的视线，而且由于天性，毫不惧怕德·雷纳耳夫人，如今他生活着，享受生存的欢乐，这对于他这么大年龄是太敏感刺激了，并且还身处于世界上这么美丽的山林丘壑之间。

苔维尔夫人来了以后，于连就觉得她是他的朋友；他急急忙忙地指明给她看，站在那条巨大胡桃树林底下，新修小径的末端可以看得见的一带风景；实际上，这景致正相等于、假如不是超越过，瑞士和意大利湖沼所呈现出来的最可赞赏的美景。设若人们爬上那从数码外之处开始往下铺展开去的峻急陡斜的山坡，便可以很快的到达周围镶着橡树林的崔巍的悬崖之上了，这些橡树差不多蔓延下去，一直到了河岸那里。于连站在这些峭崖绝壁的顶点之上，快乐、自由，还有别样的心情：如今是一家的帝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领导着两位朋友，放怀品味她们对于这片崇高壮美的风光的赞叹。

“我以为这仿佛是莫扎特的音乐。”苔维尔夫人说道。

在于连的心目中，他哥哥的妒嫉心和专横无情、动不动就生气的父亲损坏了维鲤叶附近一带的美丽乡野。在维尔吉，他寻不到那些辛酸苦辣的回忆的痕迹；他有生以来第一遭看不见他的敌人。当德·雷纳耳先生去城中时，（他是常常在城里不回来的，）他放胆读书；不久，夜晚他不读书了，然后他还小心翼翼的用一只倒转过来的花瓶掩遮着他的灯光，这样他可以高枕安眠了；白天，在教授孩子们功课之间的暇闲时光里，他攀登到岩壑之上，悠游其间，带着一本书。书本是他行为的唯一的主宰，是欢狂眷恋的对象。当他失意沮丧时，他在书籍中同时寻觅着了幸福，狂喜和慰藉。

拿破仑所说的关于妇女的某种事物，以及拿破仑在位时那些关于流行时髦小说的优劣的种种讨论，现在第一次才给他几许观念，而和他同年纪的任何别的年轻人老早就有着这些观念的。

湿暑的天气来了。他们养成习惯，每晚在离房子数码之远的巨大的菩提树底下，消磨良宵。在那里，黑暗是深厚的。有一个晚上，于连卖力费劲地谈话，他十分愉快地享受跟年轻的妇人聊天的幸福，而且他谈笑自若，话讲得那么漂亮；他在舞手作态时，他撞着了德·雷纳耳夫人的手，她正倚靠在一把放置花园中的漆画的木椅背上。

她的手非常快地缩回去了，但是于连心想当他碰着那只手时，那手决不应该抽回去的，他得这么办，这是他的责任。他一想到这要完成的责任，这个荒诞可笑的举动，或者一种会落在他身上的卑下的心理，（假使他不成功的话，）立刻使他心头的欢快统统离他而逝，化为烟云了。

第九章 乡野的一夕

第二天，他看见德·雷纳耳夫人时节，他的眼神是奇妙怪异的；他观望着她，仿佛她是个仇敌似的，他正要上去迎敌交锋。他这幅面目和昨天晚上是那样不同，使德·雷纳耳夫人失去了头绪：她一向待他很和善，一片好心，而他似乎很烦恼。她不能移开她的目光、不对他凝视。

苔维尔夫人在跟前，可以允许于连少开口发言而集中他的注意力思度着他心里边的事儿。这一整天，他唯一的事便是用阅读鼓舞奋激的书籍来筑垒防御自己，因为读书能给他力量，重新振作他的精神。

他大大的减少缩短孩子们的课业，随后，当德·雷纳耳夫人来到眼前，使他整个儿的引起他关怀光荣的心思来，他决定下来，无论如何今天夜晚她一定得让她的手搁在他的手里面。

太阳渐渐西斜垂暮了，渐渐接近那个决定性的时刻，这叫于连的心一直古怪地急跳着。夜色降临了。他怀了一种喜悦察看夜色，今宵是异常的黝黑。他感觉好象从他的胸口除了一份巨大的重量。天空中笼罩着大块大块的浓云，被一种十分闷热的风吹得飘荡不定，仿佛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那两个好朋友一直在散步，散得很晚，今天晚上她们所做的一切全叫于连觉得稀奇异常。她们享受今宵的天气，由于某些微妙灵敏的情怀，这天气似乎增强了爱情的欢乐。

最后大家都坐下来了，德·雷纳耳夫人坐在于连的旁边，苔维尔夫人挨着她朋友那一边。因为他心存先见，有所企图，于连找不到什么可说的。谈话沉闷了下来。

“难道我面对着就来的第一次决斗，也这么没有精神、心情不乐吗？”于连心中自思着，因为他不得不守望着他现在所处的心境，对于自己或对于别人，他都失去了自信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他这种致命伤的痛楚中，他不愿发生任何的危险。多少回，他希望德·雷纳耳夫人想及一些该去照料的事情而不得不回到屋子里，因此离开了花园！于连打算拼命抑制住自己，压得太厉害了，来势的猛烈竟使他说话的声音全变了，随即德·雷纳耳夫人的声音也变得颤抖了，但是于连一点儿也听不出来。他的责任与他的怯懦所作的残酷无情的战斗真是太痛苦了，竟令他丝毫不能去观察外界的一切。九点三刻的钟声从堡子的钟楼传了过来，他还是一味株守着，丝毫不敢动作。于连鄙视他自己的懦弱无能，他向自己说：“就在敲十点钟那一会儿，我将实行我整日所思、自许今晚必须做的那事，否则我就上到我的寝室里去，打出自己的脑浆来。”

在这一段期待和焦急不安的最后时刻中，于连过份紧张的激情几乎使他失去知觉，终于从钟楼传来十点的钟声，飘过他的头上。每一下生死攸关的钟鸣回响在他心头，并且他差点儿因此而产生一种肉体的剧烈的颤动。

最后，当最后第十下钟声还回荡在空中的时候，他伸出手来抓住了德·雷纳耳夫人的手，她立刻缩回去了。于连不大明白他是在干什么，只重新抓住了她的手。虽然他自己感动得厉害，他抓住的却是一只冷若冰霜的手，他受到很大打击，惊慌失措，用一份痉挛的力量紧捏住她的手；对方作了最后一次解脱的努力，但是终于将这手留给他了。

他心海上泛滥着幸福的波涛，这并不是他爱着德·雷纳耳夫人，而是一个可怕的苦难已经完结了。苔维尔夫人一点儿也瞧不出什么来。他想他得讲话，现在他的声音是又洪亮又有力的了。而德·雷纳耳夫人的声音恰好相反，泄露出情感的激动来，起伏不安。她的朋友以为她病了，而向她建议回去。于连想到这很危险。“如果德·雷纳耳夫人回到客厅里，那么我将要掉进那个我整天所过的可怕的境况。我逮着她的手的时间，还不够长哪，不够

拿准这个我所获得的征服。”

这时候，苔维尔夫人重行提议回到客厅里去。于连竭力要捏住德·雷纳耳夫人的手。

德·雷纳耳夫人正要站起来了，又坐下来，用一种细软的语调说道：

“我觉得，实在的，有点儿不舒服，不过户外新鲜空气使我慢慢好了。”

这几句话坚实了于连的幸福，此刻他的幸福已达到顶点，他谈天，他忘掉了掩饰虚假，在这位谛听着他的朋友的面前，他成为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了。不过在他这份突然降临的流利口才中，仍然缺乏一些勇气。他死命地害怕苔维尔夫人要独自回到客厅里去，假若她被那预示暴风雨的、如今已开始吹刮的风吹得疲劳了，这么一来他得留下跟德·雷纳耳夫人两人相对谈心。他有的是一股偶然的盲狂的勇气，足够应付这行动，但是他觉得这是超出他的力量之外的——若对德·雷纳耳夫人吐出最简单的言辞。虽然她的斥责是会很轻的，他也将要遭受败仗。并且他方才已经得到的利益也会被统统消灭掉。

他十分幸运，这夜他所讲的话又动人心魂又富于力量，使苔维尔夫人大生好感，先前她总是以为他跟小孩子一样的笨拙粗劣，而且一点儿也不好玩的。至于德·雷纳耳夫人呢，她的手搁在于连的手内，她什么也没有想；她只让她自己活下去。他们两人坐在这株巨大的菩提树下（本地传说这树是英勇的查理王所手植的）所消磨的钟点，依她说来，是幸福的时辰。她狂喜神移，静听着菩提树浓稠的叶子间夜风的哀吟，和几许疏稀雨点开始落在叶身上的声音。于连并没有注意一桩大大再叫他放心的事：德·雷纳耳夫人不得不从他手里抽回她的手，因为她要站起来帮助她表妹采集一瓶子的花，这些是被风刮倒在她们脚边的，当她才一重新坐下来，几乎毫无困难地，她立刻伸手给他，并且，仿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他们俩之间，早已有件内心默契互相了解的事儿似的。

午夜的钟声早已响过，最后他们一定得离开园子了。他们道别而散。德·雷纳耳夫人因被人所爱而快活得不得了，她竟这么的天真无知，差不多一点儿也不责备她自己。幸福劫走了她的睡眠。而一种铅样的睡眠却紧紧逮住了于连，这一天他心中所惹起的懦弱和骄傲的斗争，使他累坏了。

翌日五点钟有人唤醒他；假如德·雷纳耳夫人晓得他这一夜根本没有把她放在心里的话，这对她该是怎样的残忍呀！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责任，一种英雄的责任。他心头充满了这份情感的欢愉，他拿钥匙锁闭了他的卧室，得意洋洋地，重新展读他所崇拜的英雄的丰功伟业。

午餐的铃声响时，当他读着拿破仑伟大军队的报告记述，他已经完全忘记昨夜的种种收获了。他一边儿低低地自言自语着，一边儿向客厅走下来。“我必须告诉这妇人，说我爱她。”

他所遇见的并不是他所期望的那双凝眸，却发现德·雷纳耳先生那副威严的脸相。两点钟以前，他才从维鲤叶回来，他毫不掩藏对于于连的不满，因为整个上午他没有照管孩子们念书。天下什么也不能比这个显贵人物显得更丑陋的是他发作脾气而自信地要把脾气发给人看。

她丈夫的每一句粗鲁的话都刺进德·雷纳耳夫人的心窝里，至于于连，如此的投入极乐的境界中，他还是一味醉心于几小时以前在他眼睛之前所经过的伟大事件，开头他绝没留意听着德·雷纳耳先生朝着他所说的严酷的话。最后他向他说道，十分唐突尖锐地：

“我病啦。”

这句回话的腔调足可以刺伤一个比维鲤叶市长的容忍心少得多的人；他颇想答复于连，请他立刻滚蛋；然而他，他遵守自己订下来的箴言：在处理事情时，决不可过于草率匆促。

“这傻小子，”他马上向自己说，“在我家里已得到某种好名誉了；瓦尔诺会抓走他的，也许他会跟爱丽莎结婚，在这两种情形下，他可能会在心窝里讥笑我的呀。”

虽然他有这些聪明机警的沉思，但是德·雷纳耳先生的不满并不因此少发出一串串粗暴的言辞，这慢慢地激怒了于连。德·雷纳耳夫人差点儿滴下眼泪了。午餐才完毕，她便要求于连给她手臂，出去散散步；她依斜着他，温情脉脉的。举凡德·雷纳耳夫人所讲的一切，于连只能低低地回答道：

“阔人就是这样子的！”

德·雷纳耳先生在他们的旁边走着，他的在场增强了于连的愤怒。于连突然注意到德·雷纳耳夫人以一种极明显的姿态倚靠着他的胳膊；这举动叫他大大憎恶；他猛烈地拒斥她而摔出了自己的胳膊。

侥幸德·雷纳耳先生没有看见这新的鲁莽无礼；却被苔维尔夫人看到了；她的朋友流下眼泪来。这时候，德·雷纳耳先生正用石头追着对准一个乡下小姑娘打过去，为的是她为了取一条捷径而踩过果园的一角。

“于连先生，请和善点吧，自己容忍一下；你想我们大家常常使性子的。”苔维尔夫人急快地说道。

于连冷冷地看她一眼，眼中描画出高度的轻蔑。

这眼神叫苔维尔夫人大吃一惊，假使她猜透这副表情的真实的意义，她要格外惊讶了；她在那里读出了最残酷可怕的复仇的模糊的希冀。无疑的，就是在这类耻辱的时刻，世界上才产生了许多罗伯斯庇尔。

“你的于连很凶，他吓唬我。”苔维尔夫人向她朋友轻轻地说。

“他很有理由生气，”另一个回答说，“孩子们跟他念书以来，得到令人那么诧异的进步，一早晨不教他们，这有什么关系？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定得承认这些男人是够残酷的。”

在她生命的历史中，德·雷纳耳夫人第一回感觉到一种向她丈夫报复的欲望。激动的于连反抗有钱阔人的极端仇恨正快要爆发出来了。侥幸德·雷纳耳先生跟他的园丁讲话，而且匆忙地跟他一块儿用荆棘阻塞住那条跨过果园的捷径。在后半段的散步中，于连一句话也不应答人家对他的一番殷勤关怀。德·雷纳耳先生刚刚一走开去，两朋友就假装疲倦，每人向他要一只手臂。

于连挟在这两个妇人中间行走，她们的双腮由于剧烈的烦恼而变得红彤彤的了，又现出窘迫的样子，而和于连的傲慢的苍白脸色、阴沉沉而心思坚决的神情恰成了一副奇异的对照。他瞧不起这两位妇人以及她们一切的温柔的情怀。

“咳！”他自思道，“就是没有五百法郎的补助完成我的学业！啊！我可叫她滚蛋！”

他一味专注于激烈严肃的思想中，不过他也屈尊稍微听到一些两朋友的恳挚的谈话，这却使他大不高兴，他以为她们的话语内容空洞，呆蠢，柔弱，一言以蔽之：女气。

为着谈话本身的缘故，同时打算把谈话弄得活跃生动，德·雷纳耳夫人说她丈夫这趟从维鲤叶回家来是因为要向他的一个农家购买玉黍黎的干杆。（本地是拿玉蜀黍干杆垫作床铺的藁荐用的。）

“我先生不会再来加入我们，”德·雷纳耳夫人继续说，“他忙着和园丁、内室待役更换房子里所有的藁荐。今天早晨他拿新玉蜀黍干杆铺好一层楼的床位，这会儿他在二层楼哪。”

于连脸色变了；他带着一份惊异的神情注视着德·雷纳耳夫人，他随即抓着她的手拉着她离开，因此增快了脚步。苔维尔夫人让他们俩离去。

“救救我的命吧，”于连向德·雷纳耳夫人说，“只有你一人办得到；因为你明白那个佣人恨死我。我得向你自白，夫人，我有

一张像片；我一直藏在我床铺的蓑芳里面。”

听见这话，这次轮到德·雷纳耳夫人的脸色苍白了。

“你一人，夫人，这时候可以走进我的卧房；搜索一下，不要叫人瞧见你，在蓑芳的基角上，最靠窗子那一头，你会找着一只硬纸板做的光泽鲜明的乌黑盒子。”

“它藏着一张像片？”德·雷纳耳夫人说，几乎直立不住了。

她失望的神情被于连发觉了，他马上捉着这一点：

“我还恳求你开恩，夫人：我求你不要看那像片，这是我的秘密。”

“这是一个秘密！”德·雷纳耳夫人重复着说，声音微弱。

然而，虽然她在骄矜宝贵的、只是与金钱一道才显得十分敏感的人们中间长大，但是爱情已经将豁达慷慨的成分注入她的心灵中。她受到无情的创伤。不过德·雷纳耳夫人现出最纯朴的殉情的神色，向于连提出这些询问，这足够使她恰当地执行他的委托事件。“好吧，”她向他说，同时走开了，“一只小小的圆圆的盒子，乌黑硬纸板做的，很光亮。”

“对啦，夫人。”于连回答道，神气严酷而粗鲁，这原是危险给予人类的礼物。

她走上堡子第二层楼，容颜铅白，仿佛她正走向死亡，更增加了她的苦难，她觉得她快要病昏过去了；但是代于连服务的需要重振了她的勇气。

“我一定要找着那盒子。”她一边加快走，一边心里想着。

她听见她丈夫就在于连卧房内，和内室侍役说话。好运气，他们先跨进孩子们的卧房里。她揭开褥垫，手伸入蓑芳，那么猛然用力以致擦伤了她的手指。虽然她素来关于这类轻微的疼十分敏感，现在她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因为她差不多就在那一忽儿触着了那个硬纸板制的黑盒子的光滑面子。她紧抓着跑开了。

她才从担心会被她丈夫惊觉的恐惧中释放出来，由于这盒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所引起的恐怖的缘故，她随即觉得确实地要挨近病倒的边缘了。

“那么于连是在恋爱，这儿我拿到他所爱的女人的像片了。”

坐在这幢房子休息室里的一把椅子上，德·雷纳耳夫人做了妒嫉心所有的恐惧的牺牲品。这时候她极端的天真无知又起了作用，惊愕带着悲伤。于连露面了，谢也不谢地就抢走盒子，一句话没有说，跑进他自己的卧房里，引燃起火来，立即烧掉它了。他十分苍白，神情沮丧；他向自己夸张了他所冒过来的大危险。

“这张拿破仑的像片，”他自言自语道，频频摇晃着脑袋，“在一个扬言如此痛恨这篡窃者的人的家里找出来！被德·雷纳耳先生找着的，他那么激烈专横，又那么愤怒！并且更促进我的轻率粗忽的过错的是，我亲手在像片背后的白板上填下的几行字！这几行字无可疑义地表明了我洋溢的倾慕向往之心！这种爱慕的狂喜的每一行全记下日期的！其中有一行还是两天之前的呢！”

“我所有的名誉全破产啦，一下子毁灭了！”于连一面自己说道，一面瞧着盒子在燃烧，“我的名誉便是我的财产，我活着不过是为了它……而且这是怎样的生活呀，伟大的上帝！”

几个钟头以后，他的疲劳和自我怜悯的心理使他充满了无限的柔情了。他重晤德·雷纳耳夫人时，拉过她的手来亲吻，带着他从来未曾有过的虔诚真挚。她快乐得脸红了，可差不多同一时刻，她用一种妇人妒嫉的激怒拒斥了于连。于连骄傲的心近日受到了那样的创伤，而在这一会儿却使他变成一个傻子。他只当德·雷纳耳夫人是一个有钱的阔妇人而已；他轻蔑地任她的手落下来。他苦心沉思地走进花园里；随即一丝辛酸的微笑露在他唇边。

“在这儿，我漫步；宁静安逸，仿佛是一个他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不必忙着教孩子们了；我要去受担德·雷纳耳先生的侮辱的言辞，他会有理由的。”他跑入孩子们的卧房里。

那个他非常喜欢的最小的孩子的爱抚稍微抚平了他极度的烦忧。

“这一个远没有蔑视我，”于连想道。但是接着他立刻责备起自己这份新的懦弱来，竟使他减轻了自己的悲愤。“这些孩子们爱怜我，就好像他们爱怜那只昨天买来的小狗一样。”

第十章 雄心与涩囊

德·雷纳耳先生正在逐一地视察堡中每一间屋子，最后又和拿着藁茆的佣人们一道回到孩子们的卧房里。这人的突然进来，在于连的心目中，不啻是加滴水而瓶涨溢。

于连比平常更苍白，更阴郁了，他闯到他跟前。德·雷纳耳先生站定了，而眼看着佣人们。

“先生，”于连对他说，“您想您的少爷们跟别的任何师傅会有跟我一样的进步吗？假如您回答个不，”于连继续着，不让德·雷纳耳先生有发言的机会，“那么您怎敢责备我耽误他们！”

德·雷纳耳先生还没有从惊惧里恢复过来，不过他看见这小乡人所采取的奇异的腔调，就得到结论，知道于连口袋中藏着更有出息的提议，他一定要离开这里了。于连越说话，越是怒气冲冲了：

“没有你我也能生活的，先生。”他接上去说。

“我实在十分歉疚，看见你这么生气。”德·雷纳耳先生回答道，有一点儿结巴。

佣人们离开有十步远，匆匆忙忙地在安排床铺。

“这对于我是不够的，先生，”于连继续着，他忘记他自己了。“你想想看，你向我讲的那卑鄙污秽的话，并且还当着太太们！”

德·雷纳耳先生心中太明白于连所要求的是些什么，一种痛苦的斗争撕裂着他的内心。这会儿于连实实在在的激怒得疯了，他嚷道：

“我晓得我该往哪儿走，先生，当我离开府上。”

听见这句话，德·雷纳耳先生便想象到于连在瓦尔诺先生家里安顿下来了。

“好吧，先生，”终于他向他说道，叹了一口气时现出一副请外科大夫施行最苦痛的手术时的神色，“我同意你的要求。从明天算起，明天是一号，我每月给你五十法郎。”

于连竭力不要笑出来，只目瞪口呆地呆着；他所有的怒气全消失了。

“我鄙视这些还不够，”他心中想道，“这无疑是一个十足卑贱的人性所可能有的最大的道歉了。”

孩子们张开大嘴，听了这一幕，便跑到花园里告诉他们的母亲，说于连先生大发脾气，可是他以后每月会有五十法郎了。

于连出于习惯跟在他们后面走出来，根本不理睬德·雷纳耳先生，他却独自留在那边，非常愤慨。

“唉，这是一百六十八个法郎啦，”市长自言自语道，“瓦尔诺先生叫我花这笔钱的。关于他所承办的孤儿们的供养问题，我一定得跟他说上几句确实的话。”

过了一会儿工夫，于连又和德·雷纳耳先生面对面地站立着：“我要去和谢阁先生谈论谈论我内心良知的问题；我十分荣幸来通知你我离开几个钟头。”

“噢，我亲爱的于连，”德·雷纳耳先生一边说，一边笑，显出一副最虚假的神气，“整天，只要你喜欢，明天一天，我亲爱的朋友。骑园丁的马到维鲤叶去吧。”

“瞧着吧，”德·雷纳耳先生心中自忖道，“他是去给瓦尔诺送回话的；他还没有给我什么诺言；不过我必须使这青年的脑袋冷静下来。”

于连迅速地闪没而往上攀登，走进树林子里——从这儿人们可以自维尔吉行至维鲤叶。他很不愿意立刻跑到谢阁先生家里。他毫不希望自己被束缚于一种新的虚伪的场景，他所需要的是先洞悉他自己的心灵，并且谛听那扰乱他心灵的情绪的语言。

“我打了个胜仗，”一旦他发觉自己独处于森林内而远离了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的视线时，他就向自己说道，“我实在打了个胜仗！”

这话在他全盘局势上增画上一层色彩，并且给予了他的灵魂几许的宁静。

“我哪，我每月有五十法郎的薪金啦，德·雷纳耳先生一定怕得凶，但是为什么呢？”

他沉思天下是有什么东西竟使这个又走运又势道的人觉得惧怕，一点钟之前，他曾经对他冒火，沸腾得像开水一般。这样默想着，于连心里也就恢复平静了。一刹间，他十分动心于他行走其中的森林那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巨大的光溜溜的岩石裂块，昔日曾从山麓滚入林子的中部。一些修长的山毛榉树苗长起来，差不多与这些巨石一样的高巍，它们的树荫掩蔽着附近数码的地方，饰成一片甘美的阴凉。这些所在，由于日光的炎热，平日本是无法驻脚停留的。

于连在这大岩石的阴影底下憩息了一会儿，然后又动身攀登。不久穿过一条不易辨认的，狭小的，仅仅是牧羊人所走的山径，他发现自己笔直地伫立在一块大极了的山岩上头，在这儿他十分确信自己与人间完全隔绝了。这自然的形势使他绽开了微笑。他在心头描绘着他所热望达到的道德境界。峥嵘的山间明净的空气，将谧静、甚至欢快注入他的心扉。在他眼中，维鲤叶市长一向是足可代表世界上一切富贵而骄横的人们的，但是于连觉得那种不久以前激惹他的仇恨，不管举动是如何的猛烈，并没有牵涉到个人的事。倘使他不再看见德·雷纳耳先生了，八天之内，他就会忘掉他，他的堡子，他的狗，他的孩子们，以及他整个家庭。“我强迫他，我不晓得为什么，做了那个最重大的牺牲；怎么？每年五十多个埃居？瞬息之前，我是从最大的危险里给拔出来的。咳，一天两次胜利；第二胜利并无真价值，我一定得猜透为什么他有这一手。不过留着明朝干那些艰苦的寻根究底吧。”

于连直立在伟大的岩石上，凝视苍穹，八月的骄阳正点燃着

长天。岩壑下，田野间有群蝉在悠鸣；当它们止声沉寂时，环抱着他的是一片恬静。他看见脚底下展开的二十哩的乡野。时而他看见一只老鹰自他头顶上的绝壁间飞掠出来，而在寂静里描画出一道道广大的圆圈。于连的双眼机械地追随着这只猛禽。它安闲静谧而强健有力的活动深深憾服了他：他羡慕这份力量，他羡慕这种孤独。

这曾是拿破仑的命运；难道有朝一日也是他自己的命运吗？

第十一章 夜有所梦

在维鲤叶他一定要在人前露脸，让人瞧见。当于连走出长老会的时候，由于一个幸运的机缘，他与瓦尔诺先生邂逅，他急急忙忙地告诉他增加薪金的事。

于连回到维尔吉后，他并不立即往花园走下来，而是一直等到夜色降临。他的心累极了，因为无数强烈的情感白日里在激动折磨着他。

“我跟她们讲些什么好呢？”他一想及那两位太太，不由得心绪不安地想道。

他丝毫没有想到他的灵性恰好是升到了那些琐小事情的水平线上，而通常那些小事儿原是占据着女人的全部的乐趣。时常间于连是不能被苔维尔夫人所了解的，甚至于她的朋友；同时他这方面也只能懂得她们向他所说的一切的一半。这就是热情波动的宏大力量所生衍的效果，假使我敢这么说的话；这热情如今是震荡着这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这个奇异的人的心目中，差不多每天都是暴风雨的日子。

当晚他溜进园子里，于连准备留神倾听那两个美丽的表姊妹的情思。她们十分焦急地期待着他回来。他照常地挨着德·雷纳耳夫人的身畔坐下来。不久夜色变得很浓黑了。他试着去握住那只嫩白的手，不久之前他一直看见这手很靠近他而搁在椅子的靠背上。她踌躇一会儿，可结果还是把手用一种表示生气的方式从他那里抽了回来。于连姑且以为这是最后的收场了，而继续轻快地说话，那时候他听见德·雷纳耳在责骂着。

于连的耳朵里又振荡着早晨粗野的言辞。

“难道这不是，”他自思道，“一个叫此人自己嘲弄自己的好方法吗？他财运亨通，那么丰裕地堆积着各种利益，而我偏要正

当着他的跟前抓住他太太的手？对啦，我就这么办；我么，他曾给过我多少的轻侮呀。”

从这会儿起，那份和于连性格那样不相称的宁静心境非常迅速地逃逸了；他焦心热烈地希望（他不可能再想到别的任何事了）德·雷纳耳夫人会十分愿意给他手的。

德·雷纳耳先生气愤地大谈其政治，维鲤叶有两三个实业家确实发达得比他还阔了，并且他们要在竞选中和他对抗。苔维耳夫人仔细听着。于连被这种高谈阔论弄得极不高兴，就把他的椅子挪近德·雷纳耳夫人的椅子旁边。浓黑的夜遮掩一切的动作。他大胆地把自己的手非常凑近地贴着她那段裸出在袍子外面的美嫩的胳膊。他心神怡荡，失去了思维，他的脸颊慢慢移近这只柔美的胳膊。他斗胆的凑上他的嘴唇。

德·雷纳耳夫人激动得颤栗起来。她丈夫距离她只有四步远，她赶紧把手递给于连，并且同时把他稍稍地推开一些。这当儿德·雷纳耳先生继续谩骂那些没出息的一钱不值的人们、和那些豪富起来的雅各宾党。于连在她让给他的那一只手上印上无数激情的热吻，或者说至少德·雷纳耳夫人是这么觉得的。但是这可怜的妇人，在今天这个致命的日子里，已经得到证明，这个她所敬爱的男子（虽然没有自己承认，）却爱着别人！当于连不在的时候，她曾做了极度痛苦的俘获物，这使她左思右想：

“怎么，我在恋爱？”她向她自个儿说，“我接受人家的爱？我，结了婚的女人，堕入了爱情里？但是，”她自思着，“我从来没有从我丈夫那儿体验过这份儿幽黯的热狂，因此我不能同于连割断我的情思。到底他不过只是个小孩子，充满了对我的尊敬！这份热狂不久会过去的。我对于这年轻人会有些什么情感，关我丈夫什么事呢？德·雷纳耳先生会厌恶我与于连的谈话，谈那些理想的事儿。他么，他只想到他自己的勾当。我也没有从他那儿抢过什么来去给于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虚伪来污浊了这颗天真的心的洁白，她只是迷失于一种她素未曾经历过的情热。她被欺骗了，可是她自己不知道，同时一个贞节的本能在恐吓着她。这些就是只要当于连出现在花园里的时候。就使她扰乱不安的内心冲突。她听得见他在讲话；差不多同时，她瞧见他在她的身边坐下来。她的心魂被沉醉感人的幸福迷得失了主宰。十五天以来，这幸福惊骇着她，而且在不断蛊诱着她。在她，这一切全是梦想不到的。虽然，过了几分钟之后：“那么于连在跟前就足够了，”她向自己说，“足够涂抹掉一切的过失和不该的举动？”她大吃一惊；随后，她就这么摔下她自己的手了。

他的亲吻充满了热情，她从来没有接受过像这样的热吻，立刻使她忘记了他可能爱着另外一个女人。一下子在她的心目中他不再是一个负罪的人了。辛辣尖酸的悲痛停止了（她天生是一个疑惑的女子），她从来未曾梦想到的幸福存在着，把她掷入爱情和疯狂欢快的消魂中。这一夜对于他们大家全是醉心美妙的，除掉维鲤叶市长，他老是忘不了那些逐渐富贵的实业家。于连不再思索着他的黑色的野心了，也不想那些极难实现的计划。他被美的力量所束缚住，这是他生平破题儿的第一遭。他迷失于一种梦幻中，暧昧而柔甜，和他的禀性又那么格格不入，他轻柔地捏着她的手，他喜欢这只手，好像是一种完美的化身。他迷迷糊糊地听见被轻快夜风所拂动的菩提树叶的沙沙声，和杜河磨坊那边的狗在远处吠叫。

然而这种情感是欢娱，不是爱情。他走进自己的房间里，他只想起一份幸福来，这就是重行捧读他心爱的书；二十岁的时候，对于人间世事，以及人们所获得的人世种种印象的欲念，支配了他的一切行动。

不久他放下书来。他梦想着拿破仑的辉煌胜利，他看见他自己的胜利中的新奇的东西。

“是的，我已经打胜了一次仗，”他向自己说，“我一定要抓住这彻底干下去：一定要捣碎轧烂这个骄傲自大的人的傲慢，尤其是当他正在撤退的时候。这是一股脑儿的拿破仑作风。我一定要告三天假去看看我的朋友福盖。如果他拒绝我，我就再提出解除聘约，但是他会让步的。”

德·雷纳耳夫人一夜不能闭上眼睛。她觉得直到如今她还没有真实地活过。她感觉到于连在她的手面上印上热烘烘的亲吻的幸福，她不能叫她的心思撕脱这种幸福而自受苦。

忽然在她心头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词儿：奸淫。举凡最卑贱的淫乱可能是由于肉体爱的观念而引起的，这中间包含着一切厌恶，都呈显在她的想象里。这些念头企图玷污她自己筑成的关于于连和爱他的幸福的憧憬，使之涩晦失色。未来渲染着惊心惨白的色彩。她仿佛瞧见了她是被诅咒的对象。

这是可怕的时分；她的灵魂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在此之前她曾尝到一种昔所未知的幸福；现在她发觉自己突然落入了残酷凄惨的不幸里。她对于这些痛苦是毫无概念的，它们开始扰乱她的理智。一刹那间，她想向她丈夫坦白她怕是爱上了于连。这或许就是可以允许她谈论的。幸而她回忆起了结婚前夕她的姑妈曾给她的箴谏。这箴谏是说对丈夫的信赖出现动摇是很危险。因为他毕竟是一家之主。她忧心忡忡，频频绞着手。

她时而不断地被矛盾的痛苦的形象所摇荡。一会儿她害怕根本没有被人爱着，一会儿一个犯罪的可怖的念头来苦恼她，仿佛明天她将被在维鲤叶公共场所戴枷示众，带着一块揭示牌向大众宣告她奸淫的罪状。

德·雷纳耳夫人毫无生活经验；就是她十分清晰的觉醒着去运用她全部的理智，她也不能看出在上帝之前负罪与在公共场面遭受罪状最昭彰的大众诽谤有什么不同。

当可怕的通奸以及一切的污辱丑恶的观念（以她的意见，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奸之罪是牵丝攀藤的，涉连许多别的罪恶，)暂时放过她让她安心休憩的时候，她便开始梦想跟于连天真烂漫地共居的甜蜜，就好像过往，她想到于连爱恋着另外一个女人，她又被投入这恐怖的思念中。她重瞧见他的苍白，当他担忧遗失他的像片，或者当他害怕与她妥协而让其看见那一会儿。第一次这又宁静又高贵的相貌不能确认地发现了她的惧怕。他从来没有象那样的表现过为她或为她孩子们感动过。这额外的烦忧使她达到不幸的全般紧张强烈的、人心所能忍受的程度，不知不觉地，德·雷纳耳夫人大声嚷出来了，这惊醒了她的闺房侍女。突然她看见她床边出现一盏灯光，她认出这是爱丽莎。

“他爱的是不是你？”狂乱中她喊道。

闺房侍女看见她女主人苦恼得可怕，惊愕极了，侥幸的是她一点儿没有留神这句奇怪的话。德·雷纳耳夫人明白她自己的鲁莽不慎。“我发烧哪，”她对她说，“我觉得有一点儿昏晕；陪着我吧。”

由于自制的需要，她完全清醒过来了，她觉得不怎么难受了；理智重行主宰了她的半睡眠状态所失去的王国。为避开侍女凝视的眼光，她要她朗读报纸，正当这姑娘用单调的语音，念着《每日新闻报》上一大段社论的时候，德·雷纳耳夫人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要明天看见他的时候，用冷淡的态度对待于连。

第十二章 旅 行

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在德·雷纳耳夫人露面之前，于连已经从她丈夫那边得到三天的假期。跟他所期待的恰好相反，于连心中极希望看见她，他想念她那美丽的手。他走下园子；德·雷纳耳夫人自己早已在等候他了。倘使于连实在曾经爱着她的话，那么他可以看见她在第一层楼半掩的威尼斯式百叶窗后面，头额斜靠在玻璃格子上。她望见了。最后，不管她曾多么决心断意，还是决定在花园内露面。她往常的苍白脸色已被最鲜艳的容光所替代了。这个如此天真纯朴的妇人确实实地激动着：这是一种内心冲突着，甚至愠怒的情潮损坏了的深沉、谧静的表情。同时她这股情潮是超过一切人世庸俗卑鄙的利欲之上的，所以能给这天国的容颜平添了几许妩媚。

于连恍惚急迫地朝着她走上前来：他羡慕她那样娇美的胳膊，这是在匆促地盖上的一条披肩下所显露出来的。清晨凉爽的空气似乎更增加了她姿肤的光彩，昨宵的骚乱只有使她的姿容对于一切的外界印象来得更为敏感。她的美丽，朴素而动人，但又充溢着凝思，这在下层阶级中，我们是寻找不着的；而依于连看来，它似乎泄露出来一种他以前没有感觉到的灵魂的秉性。于连完全醉心于他贪婪的眼睛所惊讶的妖媚里，丝毫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友谊的问候迎迓。而当他发觉这对他而生的冰一般的淡漠态度时，他大大地惊骇着了。在这份态度中，他甚至相信现在她暗示了一种当场叫他守本分的用意。

欢快的微笑从他唇边萎谢了；他记起他现在所处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在一位又高贵又富有的承继女的眼睛中。这一瞬间他脸上所表现的只是傲慢和对他自个儿的愤怒。他耽搁了一个多头才动身，为的是受到一场如此耻辱的对待，他感受到一种剧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憎恶。

“只是一个傻瓜，”他向他自己说，“向人家发脾气：一块石头掉下来，是因为它有重量？难道我老是一个小孩子吗？那么什么时候我才能养成好习惯：给这些人恰好与他们所给的金钱相符的我的心灵？假使我愿意被他们、也被我自己尊重，我应该叫他们明白，这是我的贫穷跟他们的财富的交易，然而我的心离他们的骄霸无礼却有千里之遥，并且我的心放在一个很崇高的区域，这决非他们的蔑视或恩德的小小表示所能达到的。”

当这些情绪纷繁激越地压挤在这年轻的师傅心中时，他那善于变化的容貌呈现出憎恼的傲慢与凶猛的表情。德·雷纳耳夫人因此十分苦楚。她原先打算用一份坚贞的冷淡态度来接见面对他的，而这却变为饶有兴趣的表情，并且是一种被她才发现的遽然而变的惊异所激起的兴趣。随即他们双方都停止了早晨问疾寒暄的空洞的话语，譬如互道身体的健康，今天天气的晴好，等等。于连（他的判断决再不会受任何热情所扰乱）很快找到一个方法，使在德·雷纳耳夫人看来他根本不在乎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不告诉她他将要远足的小旅行，他向她行了一礼就离开了。

她望着他走开去，心神委顿，她在他眼睛里读出阴沉的傲慢，而它们昨夜却是那么的友爱。这时候她的大孩子由花园远处跑过来，一面拥抱住她，一面对她说道：

“我们放假啦，于连先生出去旅行了。”

一听这话，德·雷纳耳夫人自觉被一股致命的寒颤攫住了；她为她的道德而悲伤、她为她的懦弱更悲伤。

这桩新事件占据了她的全部想象；她恍惚难禁，神思不定，大大压倒了她平日素有的那些精明的决定，那原是她那天过度的忧虑之夜的结果。现在问题不再是要抗拒如此可爱的情人，而是永远要失去他了。

她不得不坐下来用早餐，德·雷纳耳和苔维尔夫人一直只谈

着于连的出走，这更增加了她的愁苦。维鲤叶市长从于连告假的坚定的腔调中，好象已经看出一些稀罕的东西来。

“无疑这小乡人口袋里有着别人的建议。不过这人，假如这就是瓦尔诺先生，一定会因这笔六百法郎的款项而丧失勇气的，他每年必须支出这笔钱啊。昨天在维鲤叶，人家一定要求在三天内考虑此事；而今天上午，他却终于不给我一个回答，这小先生便往山上去了。他要去跟一个粗鲁无礼的可怜工人算计算计；你瞧，咱们所得的是什么结果！”

“我丈夫根本不晓得他把于连损伤得多么厉害，他既然想到他将离开我们了，那么我自己该怎么想才好呢？”德·雷纳耳夫人自思道。“啊！一切全定了！”

她为着至少要自由自在地哭一场的原因，也不回答苔维尔夫人的问题，她说她头痛得凶，便告退上床了。

“咳，这就是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德·雷纳耳先生重复说着，“在那些复杂的机器里，老是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的。”

他一直继续嘲笑着。

当德·雷纳耳夫人成了这桩意外事促成的、可怕激情的最残酷的忧伤的牺牲品时，于连正高高兴兴行走在山景所呈现出的最美丽的风光中间。他必须穿过维尔吉北部的大山脉。他所取的小路一点儿一点儿的在山毛榉大树林之间陡峻起来，而在崎岖山脉的山麓边上这座高山从北面化成杜河的谷壑。不久旅行者的眼睛掠过那些限定杜河南流河道的较低山丘，而放眼遥望，直至布歌涅和波若莱肥沃的平原。尽管这位年轻野心家的心灵并不对这片美景感到兴趣，但他也不能不时而地停驻下来观望这如此浩阔又如此壮丽的胜景。

最后他到了高山的顶峰，他只须跨上山顶，越过这条对角的路线，就可抵达那座他朋友福盖，一个年轻的木商，所住的寂寥的山谷。于连绝不急于去见他，也不想碰见任何别人。象一只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禽藏在冠戴高山的不毛岩石之间，他可以看见远迢迢的离开了任何一个人，就是这个人朝着他走过来的话。他在一片差不多垂直的岩壁间发现了一座小小的洞窟。他走进去，就立刻隐藏在这处地方了。“在这儿，”他说道，眼睛闪耀出欢快的光辉，“人们不会再伤害到我了。”他忽然想把他的思想写下来并醉心于其中的愉快里。在别的地方，这些思想对于他完全是极其危险的。他把一块平滑的石头当做台子。他的笔飞舞着，他看不见周围的风景了。最后他注意到晚照在波若莱辽远的山峦外闪着余晖。

“为什么我不在这里过夜？”他自言自语道，“我有面包，我是自由的！”他一听见这个伟大的字音，他的灵魂就凌霄高翔了，他的这些虚构的念头使他觉得就是跟福盖在一起也不会自由的。于连头部依靠在两只手上，他滞留在岩洞里，有生以来，他从来没有这般快乐过，痴心沉醉在他的梦幻和他的自由的幸福中。他出神地凝望着黄昏的斜晖一一的消溶逝去。置身于这无边的幽暗里，他的心灵自在悠漫，默想着他自以为一旦在巴黎会遇见的种种。第一桩事是一位比他在州县所能邂逅的更更漂亮更更高雅聪慧的女郎。他热烈地爱她，他也被她爱。假如他跟她分开几分钟，那么他因获得光荣而更值得被她热爱了。

就是任于连放纵他的想象力，一个年轻人在巴黎社会忧伤的真实中长大，遇到他这种恋爱的场合，一定会被一个冰冷的嘲讽所惊觉的；这种伟大的事业因希望实行而消灭，并且被一个非常著名的箴言所替代了：“当一个人离开他的情妇时，呜呼！他要冒个大险，一日两三次为人所欺骗。”不过这位年轻的乡下人不晓得他自己与最英勇的活动之间有些什么困难，他所缺少的只是机会。

但是深沉的黑夜已经代替了白日，他还有二哩路要往下赶到福盖所住的小村落。离开小岩窟之前，于连点起火来，谨慎地烧掉他所写好的东西。

午夜一点钟时分，他敲开了他朋友的门户，使他大为惊讶的是他发现福盖在忙着抄录他的账目。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体格不够强壮，须眉粗硕十分刚毅，一个大鼻子，但在他这副令人难以亲近的相貌之下，却潜蕴着无限的好心美意。

“你已经和德·雷纳耳先生吵嘴闹翻了罢，怎么这么匆匆促促地突然跑到我这儿来？”

于连将前晚的事情告诉他，不过所说只是必要的部分。

“跟我在一块儿吧，”福盖对他说，“我晓得你深识德·雷纳耳先生、瓦尔诺先生、副行政长官莫吉隆先生、谢阁牧师，你已经洞悉这些人士性格的精微深奥处；你现在够成熟了，可以标价拍卖啦。你的算术懂得比我多，你就管我的账好啦；我做生意正要赚大钱。每样事我自个儿干是不可能的，并且我又害怕碰到一个我请他当伙计的流氓角色，这一层每天都阻碍了我从事有出息的生意。不到一个月以前我交托米来·德圣·亚蒙六千法郎。此人我有六年没有见面了，还是偶然在波达利哀拍卖行撞见的。为什么你哪，你不保管这六千法郎，或者至少三千？因为倘使那一天我跟你在一块儿的话，我一定已经出价卖掉这些木材了，并且人家都会很快地离开了我。当我的伙计吧。”

这提议叫于连生气，而且扰乱他的痴心；吃晚饭时（两朋友自己动手做饭，仿佛荷马时代的英雄，因为，福盖是一人独居的），他给于连看他的账簿，并且絮说他木材生意是如何如何的获利。福盖最信赖重视于连的才智和禀性。

末了当后者独自一人在枞板盖成的小房间里的时节：“这倒是真的，”他想道，“在这儿我可以拿到好几千法郎，然后可以这优势再干军队或牧师的职业，正如当时法兰西所流行的花样那样。我以后所得的一小笔储蓄可以解除一切细节的困难。孤寂地在这山中，我会稍微驱散我对于许多事可怕的愚昧无知，这些事儿占据着所有‘沙龙’人物的心思。然而福盖放弃婚姻大事；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再三再四告诉我孤独使他郁郁不乐。这是十分明显的，假使他请一个伙计，而这人没有资本加入他的生意中，那么他只希望这人永远作他的伙伴，不离他而去。”

“难道我要欺骗我朋友吗？”于连怒嚷着。虚伪与缺乏同情心原是他这个个人行为中贯常的作风，而这一次他不能忍受用细腻柔和的心肠去对待一个爱他的人。

但是于连忽然快乐了；他有理由拒绝。“什么！我百无聊赖的消磨七八年的时光！这么一来，我就二十八岁了！波纳拜忒已经干了最伟大的事业！当我跑来跑去售卖木材，巴结奉承那些次等流氓角色，无名的弄到一点儿钱的时候，谁敢说我仍旧保存着那创立名誉的神圣火焰？”

翌日早晨，于连异常冷淡地回答那心地纯良的福盖——而他却认为彼此合作搭伙的事已说定了，因此福盖心神迷失得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你想过吗？”他对他重复说，“和我合伙，或者，假使你更喜欢，我就给你每年四千法郎？而你却愿意回到你的德·雷纳耳先生家中，他瞧不起你就好象他鞋子上的泥巴似的！你眼前一旦有二百金路易时，谁还能阻碍你进神学院呢？我还要告诉你，我会负责为你弄到一个本区最阔气的牧师职位。因为，”福盖放低声音接上去说，“我供燃料木材给某先生，某先生，我给他们上等质料的橡木，而他们用白木的价钱付给我，再没有什么比这样安置金钱更好的了。”

可什么也不能征服于连的天职。最后福盖相信他是有一点儿疯了。第三天大清早，于连离开他的朋友而整日消闲于崔巍的山林岩壑之间。他重寻到他的小洞窟，可是他失去了魂灵的安静：他朋友的建议已经扰人他宁静的心境。犹如爱尔居耳一样，如今他所要选择的不是善和恶，而是是否得处身在平凡庸俗之间以及随之而来的安适舒服生活的保障、和一切他年轻时代的英雄的梦

幻。“因此我并没具备一副真正的坚强性格。”他向他自己说道；并且这是一个最叫他痛苦的怀疑。“我决不是那块成为伟大人物的料子，既然我害怕虚度八年光阴，只为自己糊口，可这会蚀掉我创造伟大事迹的崇高精力。”

第十三章 精致镂空的袜子

当于连一望见维尔吉古老礼拜堂佳丽如画的遗迹时，他惊觉整整两日来他一次也没有想及德·雷纳耳夫人。“那一天我走的时候，这女人使我想起彼此间分裂的鸿沟；她把我看成一个王八的儿子。无疑的，她要叫我明白她对于那晚亲吻她的手的悔恨……虽然，她还是那么漂亮，那只手！多令人消魂！这女人的顾盼里潜蕴着何等的高洁华贵！”

和福盖合伙赚钱的不可能性给予于连对于某种理论的实施的顺利方便，这些理论不再时常被愤激、他的贫穷的锐敏感觉、以及别人眼中的他的卑贱等等所阻挠损伤了。虽然他所立身的地方仿佛一座高耸的海岬，这就是说，他能够踞高俯视他极度的穷苦，和他所谓阔气有钱的安逸生活的态度判断他的地位，不过他那足够明快的悟识力，在这次山林小旅行之中大为不同了。

德·雷纳耳夫人用一份极度窘困不宁的态度，仔细倾听她恳求他讲的旅行的简略情形，这使他诧异不安。

福盖曾经有过结婚的计划、一些不幸的恋爱事迹；这两个朋友间关于此事的谈话充满着无限的信赖，可以款通衷曲。在寻觅幸福过于迅速之后，福盖自己发现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为人所爱的人。这一切故事的叙述使于连大为惊惑；他懂得许多新奇的事。他寂寞孤独的生涯，交织着足以使他远离那一切可以启迪开明他的。

当他不在的时候，德·雷纳耳夫人的生命只是一长串各色各样的苦难，全叫她无法忍受；她确是病了。

“无论如何，”苔维尔夫人向她说，当她瞧见于连回来了，“今天晚上你不应该到花园里去，你既然不舒服，潮湿的空气会加重你的毛病的。”

苔维尔夫人惊奇地看见她的朋友（她老是挨德·雷纳耳先生骂责的，这是因为她服装过分朴素的缘故），穿上了一双精致镂空的长袜子，和从巴黎带来的艳美小鞋子。三天以前，德·雷纳耳夫人唯一的消遣便是剪裁一件十足时髦漂亮的小织料的夏季袍子，而且匆匆忙忙的要爱丽莎缝成。这件袍子刚刚做成几分钟，于连就到了；德·雷纳耳夫人立刻穿上它。她的朋友再不怀疑了。“她在恋爱，可怜的女人！”苔维尔夫人心里想道。她了解所有她奇怪的症候了。

她看见她跟于连讲话。苍白脸色换上了一副最鲜艳的容光。她焦急渴望的心思在她明眸里描画着，因而紧紧攫住这位青年师傅的眼睛。德·雷纳耳夫人每分钟期待着他的自白，宣布他将离开这里、或者还呆下去。关于这一层于连并没有准备说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过。经过可怖的内心战斗，最后德·雷纳耳夫人大胆地对他说，声音十分颤抖，这里面描绘出她的全部热情。

“你是不是要离开你的学生，另有高就？”

于连不禁惊愕于德·雷纳耳夫人战栗的声音和她的眼神。“这妇人爱我呢，”他想道，“可是当她自斥她骄傲的弱点的这会儿过去之后，当她不再担忧我走的时候，她就又恢复她的高贵孤傲了。”这些对于彼此地位不同的观察，仿佛一道光，闪落在于连心中；他犹犹豫豫地回答道：

“我实在十分不忍离开少爷们，他们那么可爱，又是名门子弟，教养有素，不过或许这是不得已的事。一个人也总得有他自己的职份呀。”

当他说出“名门子弟，教养有素”（这是于连不久以前学来的贵族辞藻）这话的时候，他浑身激热，生起大大的反感。

“在这妇人的心目中，我么，”他向自己说，“我不是名门子弟，教养有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德·雷纳耳夫人一面听着他，一面赞赏他的聪慧，他的漂亮；他故作姿态地离去的可能性戮刺着她的心。当于连不在家的时候，她维鲤叶的朋友们，来到维尔吉宴聚，他们争着向她恭贺这位她丈夫有福发掘的神奇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们一点也看不出孩子们的进步。他能背诵《圣经》，还是拉丁文的，这事迹早已惊动维鲤叶的市民，使他们羡慕不已，也许这事可以相传一世纪呢。

于连既然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话，这一切他全不晓得。倘使德·雷纳耳夫人，稍微冷淡自持些，她一定向他祝贺他所已获得的名声，而于连的自贵心理一压抑下来，他对她一定会很柔甜而可亲的，而她的新装会叫他更心醉。德·雷纳耳夫人也很满意她自己的美丽袍子，并且于连对她所说的一番话，也使她称心，于是她愿意到庭园里溜溜；接着她承认无力行走。她拉过这旅行者的手臂，不但丝毫不能恢复她的元气，与他手臂的接触，只使她原存的力气统统消失了。

天黑了；他们才坐下来，于连依藉他往日的权利，便大胆地把他的嘴唇凑近他邻座美人的胳膊，并且抓着她的手。他心头所思索的是福盖对待他情妇的勇敢作风而并没有想德·雷纳耳夫人：“名门子弟，教养有素”几字仍旧重重压在他的心扉上。他紧紧捏着她的手，但是这不能给他任何快活。他一点儿也不傲慢，或者至少他甚至于很感谢德·雷纳耳夫人今宵以明显的征记、美丽、幽雅、新鲜所泄露出来的柔情，但是这一切对他差不多已引不起兴趣了。灵魂的纯洁，毫无种种仇恨情感的存在，无疑可以延长青春的生命。对大多数漂亮的女人来说，首先苍老了的是她们的红颜。

这一晚上于连消沉忧郁；直到现在为止，他所愤怒的只是社会的因缘；自从福盖向他提出达到安闲舒服生活的卑贱方法之后，他就生他自己的气了。他一心专注在这些思绪中，虽然有时候对

太太们也讲几句话，于连终于不自觉的放开了掉德·雷纳耳夫人的手。这举动搅乱了这可怜妇人的心灵；从这点，她看见了她命运的表象。

假如她能确知于连的情爱的话，也许她的贞节可以寻到力量来抗拒他。她颤抖的心怕永远失去了他，她的激情使她迷惑极了，以至于拉过于连的手来，在他的迷惘纷乱中，他曾让自己的手放在椅子的靠背上面。这动作惊醒了这年轻的野心家：他愿意她此举会被那些非常骄傲的贵族们亲眼证实，在每逢他们宴饮而他和孩子们只是敬陪末座的时候，他们总会浮现出一种主人的微笑注视着他。“这女人决不会轻蔑我，在这情况之下，”他想道，“我应该迷恋她的姿色：我自己负有做她情人的义务。”而在他朋友给他天真的信心之前，这类的观念是绝对不会浮上他的心头的。

那个他刚才采取的突然的决意造成了他愉快的精神恍惚。他向自己说，“我一定要拥有这两个女人之一。”他以为他宁钟情于苔维尔夫人，向她求爱，会大大叫他自己醉心的；这并不是说她更风流动人，而是她总把他看成一个由学问鸿博而获得荣誉的师傅，而不当他是木厂工人，如他臂下挟着一件折着的厚羊毛外套，初次出现在德·雷纳耳夫人之前那个模样。

那时候他还真是一个年轻的工人，满腮绯红，连眼眶也红了，徘徊在房子的大门口，不敢按电铃，而德·雷纳耳夫人却以为他是最娇美的绘画。这女人，城中人士全说她如此孤傲，实在缺乏阶级的观念，在她心目中，一点点小成就比由一个人的阶级所决定的性格的诺言更能久远存在。一个显露英勇毅力的引车者比一个留着髭须和佩带着风笛的可怕的骤骑兵，依她看来，更有英雄的堂堂气概。她相信于连的心灵比她任何表亲来得更为高贵，那些表亲都是大望族士绅，其中许多还享有爵位、官衔显赫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连随而又审视他的地位，他以为他绝对不应该想征服苔维尔夫人，她也许从德·雷纳耳夫人那里明白他的所好。他不得不回到后者：“我了解这女人的性格吗？”于连自思道，“只是这样：在我旅行之前，我捏她的手，她退缩；如今我缩回我的手，她抓住而紧紧捏着它。这可是回报她对我一切憎蔑的好机会。天晓得她以前有过多少情人！或许她看准我的宠爱，只是因为我们的幽会方便。”

这便是，唉！过度发展的文化的不幸。二十岁时候，如果一个年轻人曾受过一点教育的话，他的心灵就会远远地离开那些放纵和荒唐，若无放纵荒唐，爱情总不过是天下最无聊厌倦的义务。

“无论如何这一切我全要，”于连的小小虚荣心这么继续说道，“跟这妇人的事必须成功，所以假如我一旦发了财，而有些人骂我当师傅的贱职，那么我就让大家明了，是爱情使我接受这位置的。”

于连再度把他的手从德·雷纳耳夫人手里抽回来，然后他又抓住她的手并且紧紧捏着。当子夜时分他们回到客厅里去的时候，德·雷纳耳夫人低低地向他悄语：

“你要离开我们，你要走吗？”

于连回答她，叹息着：

“实在的，我一定得走，因为我热烈地爱你：这是罪过……对于一个人青年牧师这是多大的罪过呀！”

德·雷纳耳夫人斜靠在他胳膊上，心魂迷失，她的热腮慢慢地触到了于连的热腮。

这一夜对于这两个人却是迥然不同的。德·雷纳耳夫人心情狂喜，翘翅高翔沉醉在最高贵的精神的欢乐里。一个风流绰约的年轻女郎，老早就坠入情网中，对于爱情的苦恼，习以为常了；当她达到真正热情的年纪时，新鲜的消魂迷恋便丧失了。至于德

·雷纳耳夫人呢，她从来未曾念过任何小说，幸福的一切细致微妙在她都是新鲜的。没有忧愁的真实来冰冻她，也没有来日的魑魅。她感觉到她的快乐，好象她十岁那时候的快乐一样。甚至于她再想到对德·雷纳耳先生的贞节和忠实（几天之前这事还叫她大为烦恼不安）也不起作用了；她赶掉它，仿佛在赶一个令人厌烦的客人一般。“我绝对不会答应于连什么的，”德·雷纳耳夫人说道，“以后我们相处一起就像这一个月似的。他只是一个朋友而已。”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对于于连，福盖的建议确实地夺走了他的全部幸福；他几乎不能决断是否要采取那条路了。

“唉！也许我缺乏坚强的性格；我使拿破仑当了一名劣等的小卒。至少，”他接着说道，“我和这房子的女主人的小小的暧昧关系，弄得我这会儿烦扰不宁。”

这对于他不啻十分幸运，因为就是在这次要的小事件中，他的内心并没有和他骑士派头的言辞相应和。他是害怕德·雷纳耳夫人的，由于她的袍子那么漂亮好看，这件袍子，在他的眼睛里，便是巴黎的前卫先锋。他的骄傲使他绝不肯放松机会，以及一时的灵感。他采纳福盖对他讲的那一番私话和他从《圣经》读来的一点关于爱情的事，他便制定下非常详细的战略。虽然他自己不曾明白承认，但是他太激动热切了，于是他写下了这计谋。

第二天早晨，在客厅里，德·雷纳耳夫人跟他单独在一块儿练了一些时候。

“你除了于连以外没有别的名字吗？”

对于这样一个谄媚的问话，我们的英雄不知怎样应答。这个场合在他的计策里并没有预先知晓而订下来。除掉他这个制订计划的愚蠢以外，于连明快的才智是很可以拯救他自己的，他的惊讶不过进一步增加了他省识力的活跃性。

他是窘迫的，而且夸大了他的窘迫。德·雷纳耳夫人因此很快地原谅了他。在这里她看出坦白的迷人的影响。不过，依她看来，这个被认为如此聪慧的人确实有些美中不足，这便是他坦白的神情。

“你的小师傅引起我大大的疑惧。”有几次苔维尔夫人对她说，“我发现他那股神气，似乎他老是想着的、做着的，不过是出

于政治手段。他是个狡猾之徒。”

于连却深深感到不知如何回答德·雷纳耳夫人这个不幸的耻辱。

“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应该兑现这张支票！”他抓住机会，当她从这房间走向那房间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给德·雷纳耳夫人一个亲吻。

对他自己或者对于她，没有什么比这更不适当、没有什么比这更不愉快和更为轻率鲁莽的了。他们差点儿叫人瞧见了。德·雷纳耳夫人以为他疯了。她大为惧怕，尤其惊恐。这种愚笨行为使她想起梵勒诺先生来。

“我会发生什么事呢？”她问她自己说，“假如我单独跟他在一起的话！”她全般的贞节观念回头了，因为如今爱情已晦暗了。

她于是安排妥当，此后时常总有一个孩子留在她自己身旁。

于连的日子过得很烦闷，他把全部时光消磨在了笨拙地如何实现他诱人的计划。他每回注视德·雷纳耳夫人，总在眼神里擎住一个问题；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大傻瓜——竟看不出来他变得十分令人讨厌了，更不必提他毫不吸引人了。

德·雷纳耳夫人一直是骇异万分，她发现他如此窘困，笨手笨脚，同时又如此大胆。“这是一个聪明人恋爱的懦弱！”她终于向自己说，带着一种不能描摹的喜悦。“他从来没有被我的情敌爱过，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中饭后，德·雷纳耳回到客厅里去招待白莱副行政长官查诃·德·莫吉隆先生。她正在对着一面幔子搭得很高的小架台上做活儿。苔维尔夫人在旁边。就在这个位置，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的英雄认为适宜举足向前压着德·雷纳耳夫人的美丽的脚，而她那精致镂空袜子和巴黎来的漂亮鞋子委实可以引起风流倜傥的副行政长官的凝视。

德·雷纳耳夫人恐慌极了；她掉下了她的剪刀，一团羊毛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她的针，于连这个举动这才算变做一番笨拙窘迫的企图，当他瞧见它滑下来的时候，他打算阻止剪刀的下堕。侥幸英国钢制的小剪刀断了，德·雷纳耳夫人总还没有竭力表示遗憾，她说于连没有更为接近的向她身旁靠拢。

“你明明先比我看见它们掉下来，你可以接着它们的；而你的一番热心却只是很重地踩了一下我的脚。”

这一切瞒过了副行政长官，但是骗不过苔维尔夫人。“这漂亮的小伙子的举动多恶劣！”她想道：“一个熟知人情世故的州县女主人决不会饶恕这种过失的。”德·雷纳耳夫人找到一个机会对于连说道：

“小心点儿，我命令你。”

于连明白他的笨拙；他不禁大大的气恼。他和自己审量筹酌了好些工夫，他是不是应该为这句话而生气：“我命令你”。他居然愚笨到这田地，因为他心里想：“她可以对我说‘我命令你’，如果这只是关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可是关于我的爱情，她的意思是说平等。无平等即无爱情……”他全部精神迷失在寻找关于平等的日常用语。他愤怒地重复着一句苔维尔夫人几天以前教给他的高乃依的诗：

“……爱情

创造了平等，而不能寻觅它。”

于连坚持要扮演一个唐璜的角色，他一辈子还没有过一个情妇。这一天烦厌得要死，他只有一个公道的念头：烦扰自己，也烦扰德·雷纳耳夫人。他吃惊地注意到黄昏的来临，届时他可以坐在花园里，挨着她的身畔，并且是在幽暗里。他告诉德·雷纳耳先生他去维鲤叶拜见牧师；晚餐后他去了，直到夜间才转来。

在维鲤叶，于连找到谢阁先生，他正忙着整理行囊；他终于被撤职了；玛斯隆接替他的职位。于连给善良的牧师帮忙，并且他有意写信给福盖，说他自己以为那个圣位是不可抗拒的天职，

这在开头曾经一度阻止自己接受他的恳挚的建议，可是他方才看见一个极不公正的例证，这么一来，他不想接纳神圣的阶级或许这样对于他的幸福来得更有好处。

于连称赞自己的机敏乖巧，利用维鲤叶牧师的贬职，为他自己打开一扇门，因此回到经商这条路上去，如果在他的心国里，那悲惨的慎重谨严的态度，战胜了他的英雄主义的话。

第十五章 鸡 啼

假如于连真有几分他平素自以为不错的明察力的话，第二天他一定会庆幸自己维鲤叶之行所产生的效果。他的出行已经使人忘记了他的笨拙、窘困。那一天，他还是非常抑郁不乐；到黄昏时分，一个荒谬的欲念浮上他的心头，即刻他以一种希罕的勇敢，把这念头告诉给德·雷纳耳夫人。

大家才在庭园里坐定，也不待到适度的幽暗，于连的嘴就凑近德·雷纳耳夫人的耳旁，冒着最大的危险，害得她惊骇非凡。他对她说道：

“夫人，今夜，两点钟，我到你的房间里，有事儿对你说。”

于连战栗起来，生怕他的要求可能会被拒绝，诱惑者的角色是那么可怕的重压着他，如果他这次不能顺着他的愿望，那他就得好些天躲进他的内室，并且再也不看见太太们了。他清楚，由于他昨日聪明的举动，他已经损坏了所有过去的一切美好展望，实实在在的他不晓得该向哪一位圣者去虔心求策。

德·雷纳耳夫人对于连这个胆敢向她提出鲁莽妄为的要求，回报以真正的、毫不夸大的愤怒。他相信在她简短的回答中，已经表现出轻蔑来。在这个十分低沉地发出的回答里，一定有“呸”这个字眼儿，这可说是真的。于连找了一个藉口，说他要跟孩子们讲些事，便回到他的卧房去了，当他转来时，他故意挨着苔维尔夫人旁边坐下来，距离德·雷纳耳夫人很远。这么他便避免了自己捏住她的手的可能性。这次的谈话十分严肃，于连谈吐颇为得体；中间沉默无言的时节，于连真是绞尽脑汁。“为什么我不能想出一些好法子，”他心中思度道，“好强迫德·雷纳耳夫人给我几许她爱我的明显的表示，三天以前，它们叫我深信她是属于我的！”

这个他已陷入其中的几乎绝望的境况，使于连极度的仓皇失措。恐怕没有比成功一事更使他惶惑的了。

当半夜大家分散的时候，他的悲观主义使他相信苔维尔夫夫人也在鄙弃轻视他，甚至于在德·雷纳耳夫人心中，他也没有什么宠爱了。

于连心境异常恶劣，感到深深的屈辱，他不能入睡。他绝对不愿放弃他全部幻想，全部计划，而与德·雷纳耳夫人日日相处，仿佛一个小孩子似的，自满于每天带来的幸福。要他离开这种思念却又不啻有千哩那么远呢。

他绞尽脑汁设想着一个聪明的战略；过了片刻，他认为种种计划全是荒谬可笑的；总而言之他万分痛苦，尤其是从堡子钟楼上传来两点钟声的时候。

这响声惊醒了他，正如鸡啼惊醒了圣彼得。他知道一件最苦难的大事的时候已来临了。自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不再想他那个莽撞大胆的提议了；这提议竟遭到那么恨恶的对待呀！

“我已经告诉她两点钟我要到她房间里去，”他一面起来，一面向自己说道，“我可以说是没有经验过和粗俗的，又是一个乡下佬的儿子，我早已听见苔维尔夫夫人说过这一层了，但是至少我并不懦弱。”

于连有理由称赞他自己的勇气；他从来没有经验更痛苦的骚扰不宁。他打开他的房门，周身颤抖得这么厉害，他的两个膝盖全要散了，他不得不靠在墙壁上。

他是脱掉鞋子的。他先在德·雷纳耳先生房门口谛听了一下，他可以辨听出他的打鼾声。这叫他十分沮丧。再没有别的藉口可以使他不到她卧房里去了。可是伟大的神明！进去后他会干些什么呢？他没有计划，即使是有，他觉得这样的昏乱，他也无法实行他的计划了。

最后，他承受着比走向死亡还要多千万倍的苦难，走进那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通向德·雷纳耳夫人闺房的走廊中。他用一只战栗的手打开门扉，弄出可怕的响声。

房子里有灯光；一盏夜灯点在壁炉里；他并没有期待这个新的不幸；瞧见他走进来的时候，德·雷纳耳夫人立刻从床上跳下来。

“该死的！”她喊道。

这会儿有一点儿混乱。于连忘掉了他所有幻想的计谋而回到他的本性；无法博得这么美艳的一个人儿的欢心，他以为是天下最大的不幸。他不回答她的斥责，只是跪倒在她脚边，拥抱着她的膝部。她极度严酷地向他说话时，他热泪纵横了。

几个钟头之后，当于连从德·雷纳耳夫人闺房内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模仿传奇小说的笔法说，他再不渴望什么了。事实上，他得感谢他激起的爱情和她蛊惑的美丽在他身上所产生的空前的印象，使他得到一个他全部拙劣的诡计未必能够获得的胜利。

然而，在那柔甜的时光里，他又是一个畸形的骄傲的受难者，他仍然企图扮演一个惯于征服女人的男子角色：他用一番令人不相信的努力毁灭了他天生的可爱处。他不留神于他促其诞生的欢快，也不注意能增加他的活跃生命力的悔恨，只有“责任”的观念不停地呈现在他眼前。他惧怕那可怕的后悔和永生的荒谬，如果他逃避了这个他所要追求的理想之计策。总而言之，凡是造成于连成为一个优异高超的人的东西，恰巧便是阻止他享受脚边的幸福的东西。他仿佛是一个十六岁的娇嫩女郎，天生有令人消魂的姿色，但是为了去赴舞会，竟那么傻的涂红抹丹起来。

于连象鬼灵似的出现那一会儿，德·雷纳耳夫人忽然起了死的惊怕，她立刻做了最残酷的恐慌的牺牲物了。于连的哭泣和绝望叫她万分苦恼。

实在的，当她没有什么可以拒绝他的时候，她把于连远远地

推开，现出一种确实的愤怒，然后她又投入他的怀抱里了。在这一切的行为中，没有任何计谋是显露出来的。她觉得自己该受诅咒，罪无可赦，并且给予于连最热情愉快的抚爱，藉此粉碎地狱的光景。总而言之，在我们英雄的幸福里丝毫不缺少什么东西了。甚至于他方才掠走的一个女人燃烧炽热的情怀，假如他懂得享受的话。于连走了以后，她一点儿也没有停止那种激动她的情不自禁的狂喜，也没有停止那种撕裂她的悔恨的搏战。

“天呀！享乐，被人爱，没有什么别的吗？”这是于连回到他自己卧房里的第一个念头。他陷入惊异和烦忧不安的状态中，他的灵魂陷落在那里，当灵魂已经得到了他所久待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灵魂是习惯于欲望什么的，如今没有什么欲望了，因此再没有记忆可以获得了。他仿佛是一名从检阅行列回来的兵士，于连十分留神的忙着检讨自己行为的一切细节。“我有没有丧失一点我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我这个角色演得很棒了吗？”

这是何等角色！这是一个男人惯常在女人面前所耀闪的神气啊。

第十六章 第二天

他用嘴吻她的朱唇，用手理着她的乱发。

——《唐璜》第一章第一百七十节

对于连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德·雷纳耳夫人过于激动和惊恐，因而并未发觉这个已成为她生命中一切的男人是怎样的愚笨。

看到东方发白，夫人便催他离去：

“啊，上帝，我的丈夫要是听见一点声音，我就完了。”

于连却并不急于离开，他想起了一句话，就斟酌着说了出来：

“您会为失去生命遗憾吗？”

“啊！此时此刻我会感到遗憾，但绝不后悔认识你。”

于连觉得，只有等天亮之后，大大方方地回去才够有面子。

他愚蠢地认为，自己应认真琢磨每个细节，以求像一个情场老手。他这样苛求倒有一个好处：吃饭的时候他的谨小慎微便成了杰作。

而德·雷纳耳夫人则心慌意乱，一看于连就满面通红，可一刻不看他又活不下去。她越是极力掩饰，就越是得到相反的效果。于连只抬头看了她一眼。刚开始，夫人还赞赏他的镇定，可过了很久却只有一次四目相对，不禁又惊慌起来，“难道他不爱我了吗？天哪，我对他来说大得多了，有十岁呢。”

从饭厅回花园的路上，夫人一直握着于连的手，这不寻常的爱表示，使他吃惊。望着她的眼睛，他的眼里也充满了热情。夫人吃饭时那迷人的姿态还历历在目，那时他虽不抬头看，却也在暗中体味夫人的魅力。于连的秋波使夫人的心安定了些，但并不是全部，然而她的不安却完全消除了自己对丈夫的愧疚。

吃饭的时候，德·雷纳耳先生没有丝毫的察觉。而苔维尔夫人则明察秋毫，她相信德·雷纳耳夫人已到了陷落的边缘。这一

整天，出于友情意，她大胆而含蓄地用一些严重的语言揭示出德·雷纳耳夫人所处的危险境地。

德·雷纳耳夫人尽管温柔贤淑，可还是有几次忍不住要对朋友说，她是个多么讨厌的人，此时她想的只是要跟于连单独呆一会儿，要问问他是否还爱自己。

晚上，在花园当中，苔维尔夫人巧妙地坐在了于连和德·雷纳耳夫人中间，打破了德·雷纳耳夫人原来的预想。她原来一直盼望着晚间能够在花前月下将于连的手握住，并送到唇边。而现在，连说说话都困难了。

这意想不到的情景使她更焦急。

她开始后悔昨天于连来时自己对他声色俱厉的责备，她怕这会使于连今夜不再光顾。她早早离开了花园，回房等着去了。但是，她难忍等待的焦急，于是来到于连的门口侧耳倾听，尽管疑虑和情欲煎熬着她，但她没有勇气进去，因为在她看来，女人自己送上门更为可耻。外省就有句俗语：“送上门的没好货。”

府中仆人有不少还在做事，所以，她为谨慎起见，回到了自己房中。之后的两个小时，她感觉就象两百年。

于连则非常注意他自己的职责，会严格地实行事先想好的计划。

钟声响过一点，于连轻捷地溜出房间，在确信市长先生睡实之后，便潜入了夫人的卧室。这一夜，他体验了更大的快乐。由于他未时刻想着自己要演什么角色，所以他的耳朵听见了，眼睛也看到了。夫人提到了年龄的问题，使他更有了自信。

“唉！我比你大十岁，你为什么会爱我呢？”她重复了好几遍。她只是为这个事实而难过，并无其他意图。

这类想法于连不曾有过，也不解其意。他只知道夫人真的难过，高兴得忘掉了自己从前可笑的恐惧心理。

他原来愚蠢地认为，自己会因出身微末而被视为下等情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则不担心了。于连的狂热让他羞怯的情人定了定心，使她感觉到了一点快慰，并且渐渐恢复了对情夫的判断力。幸好于连没有像昨夜那样将这次幽会看作一次胜利。那种笨拙之态被快乐冲得几乎不见了，否则，如果她发现情人的精力只是在扮演角色，她会绝望的。如果那样，她只能把这看作是年龄差异造成的后果。

德·雷纳耳夫人没有对爱情产生过成熟的认识，但在外省，她不曾涉及过关于年龄、贫富相差悬殊的话题。

短短的几天，于连此时本应有的小伙子们的狂热都迸发出来了。

他对自己说：“得承认，再也没有比她更美丽更善良的女人了。”

他要扮演的角色已被他抛在脑后，甚至在吐露真情时自觉说出了所有的担忧。这几句心里话使两个人的热情涨到了顶点。德·雷纳耳夫人满心欢喜：“这样看来，我的情敌们绝不会象我这般幸运。”她兴高采烈，竟斗胆问起了他关心的那幅肖像。于连发誓说，那画画的是一个男人。

平静下来之后，夫人思来想去，觉得十分不可思议的是，天下居然有这样令人幸福的事。

她心里叹道：“唉，要是早十年，我还是漂亮姑娘时认识于连就好了。”

于连的头脑中想的绝不是这些。他的爱情仍只是一种占有一切的野心：得到这个富有、高贵、美丽的女人，使他感到满足，因为自己毕竟只是个农民的儿子。他神魂颠倒的样子，他看夫人时的喜态，使夫人在年龄差别这个问题上略微放宽了心。在一个比较文明的地区，一个年届 30 的女人为人处世大都有经验了，而德·雷纳耳夫人缺的便是这一点。她哪怕略有经验，也会担心自己得到的爱是否会幸福长久。这种爱毕竟只是靠好奇的自尊心

的满足来维持的。

在于连将野心暂放一旁之时，他甚至对德·雷纳耳夫人的衣帽也大感兴趣。他闻着香味，大加赞赏。有时竟会在夫人的衣橱前一连呆几个小时，里面的一切他都觉得新奇，美好。他的情人偎着他，望着他，而他就象一个站在彩礼旁的新郎。

“我本应该嫁给一个这样的男人，”德·雷纳耳夫人时而想，“有一颗多么热烈的心，如果和他厮守，那该多幸福啊！”

对于连来说，他还从未离一个女人的装备这样近过。他想：“即使在巴黎，也不过如此吧。”此时此刻，他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他得到的幸福。德·雷纳耳夫人对他的赞赏，以及他自己的狂热投入，使他常常忘了那套没用的理论，那套当初让他窘态百出，甚至愚笨可笑的理论。他一贯虚伪，而在此时他觉得对夫人承认自己在一些细小事情上的无知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他情妇的高贵，似乎无形中抬高了他自己的身份。而夫人则认为，自己在这许多小事情上教导这个才华横溢、公认的有前途的年轻人，是精神上的享受。区长和瓦尔诺先生曾经不自觉地夸奖了于连，为此，她甚至不再认为他们愚蠢了。苔维尔夫人则极力反对。她明智的劝告换来了朋友毫不理智的反感，使得她很绝望，没作解释便离开了维尔吉。当然，没有人会多问。德·雷纳耳夫人为此掉了几滴眼泪，却又十分欢心，因为她觉得苔维尔夫人一走，她几乎可以成天和情人厮守，幸福也就加倍地增长了。

于连只要一个人呆久了，福盖的那个建议便又浮上眼前，所以他更愿意以和情人作乐赶走那个念头。新的生活开始的日子里，他这个从不爱人也不曾被人爱的人，甚至觉到了心地坦诚地做人是多么快乐，因此他险些向夫人坦白自己的野心；直到当时，野心还是他生活的根本支柱。福盖的建议对他太有诱惑力，使得他甚至想和夫人商量商量。但是，他和她有了一次小摩擦，使得他们的推心置腹不可能实现了。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唉！青年人的爱恋就像变幻莫测的四月天气，太阳刚刚照耀大地，片刻乌云就黑沉沉遮上了一片。

——《维洛那二绅士》

一天傍晚，夕阳落下去的时候，他和情人坐在果园的深处，远离了那些讨厌的人们。“如此甜蜜的时光能延续至永远吗？”他陷入了深思之中。他的心被立业成名的困难困扰着，并沉痛地感受到人生之苦。一个“贫”字结束了童年，又失去了少年时期头几年的时光。

“啊！”他失声道，“如果拿破仑真是上帝为法国青年派来的代表，那么今后谁来继承他呢？即使那些比我富有的人，勉强有几个钱去接受良好教育，可是没到可以用钱买一个服兵役的替身和为自己谋个职业的富裕程度，他们又能怎么办呢？”他叹了口气，补充道，“这不可磨灭的不幸记忆，会使我们永远幸福不起来！”

忽然，他看见了夫人眉头紧锁，冰冷轻蔑的表情。在她看来，这应该是下等人所具有的想法。她成长于一个富家豪门，认为自己很有钱，所以觉得于连也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她对他爱之深，要胜过爱自己生命的一千倍，金钱和这是无法相比的。

于连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她的心的。她这一皱眉，又让他现实起来。他很机灵，立刻换了话锋，告诉身边青草地上的贵妇人说，这段话是从他的木材商朋友那里听来的，那是个不信宗教的人。

“好吧，以后你不要接触这些人了。”德·雷纳耳夫人说。她脸色略见缓和，但还有点冷冰冰的，而从前她是多么地温柔亲切啊！

她的皱眉，或者可以说是于连看到她皱眉后而产生的对自己轻率做法的懊悔，使他自己的幻想遭受到了打击。他暗自思付：“这个善良、温柔、深爱我的女人是在敌对的阵营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阶层一定害怕那些受过教育却无钱开创事业的人团结成一体。假如我们握有和那些贵族们一样的武器，去和他们战斗，结果会怎样呢？假如说，如果我是心地和善，为人正直的维鲤叶市长，就像德·雷纳耳先生那样，我便立即会把副本堂神父、瓦尔诺先生以及他们的欺诈行为公诸于世，处以极刑。正义就会在维鲤叶发扬光大！他们的压制迫害，绝成不了我的障碍。”

于连得到的幸福本来马上要就此持久下去了，但他不敢坦诚相见。他缺乏的是立即出击的勇气。德·雷纳耳夫人对于连的所言感到惊讶，因为在她们交际的圈子里，常有人说：“那些下层阶级中受有良好教育的青年，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罗伯斯庇尔。”于连明显地觉得，德·雷纳耳夫人的面孔冷冰冰地已很久了。她对于连刚才说的话十分反感，而后又因自己对他的批驳而担心，所以她高兴不起来，并十分清楚地显现于脸上。但是，如果远离了那些讨厌的人，或是让她感到幸福时，那张脸又会变得如此纯洁白。

于连不再敢放任游思了。他冷静下来，热情也退了，开始觉得德·雷纳耳夫人的房间有失谨慎，如若夫人来自己的房间，即使被人看见，也可有二十种不同的理由推脱干净。

这样安排也有不便之处。福盖寄给他的一些书，是作为学神学的他无法从书店购买的。他只有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才拿出来观看，有时甚至不愿受到夫人的打扰，而在果园风波发生的前一天，他还焦急地等待，无心看书呢！

他正是靠着德·雷纳耳夫人，才对那些书有了更新的理解。他还大着胆子问及书中的许多琐事。因为一个出身下层阶级的青年，不论天资多么聪颖，如果不知道这些小事，也会难以理解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的内容。

从一个单纯幼稚的女人那里得到这种爱的教育真是一件幸事。于连直接地看到了上流社会的本来面目，使他的头脑不致于被从前，即两千多年前或者仅仅六十年以前，伏尔泰和路易十五时代的对上层社会的描述所蒙蔽。拉开遮在他眼前的幕布，他终于懂得了曾经在维鲤叶发生的那些事，这使他欣喜非常。

首先明了的是以贝桑松省长为首的集团两年来的所做所为，那是非常复杂阴险的阴谋。这些阴谋的后台便是由巴黎来的，有名人士写的支持他的信件。他们的目的是让当地最为迷信宗教的德·穆瓦罗先生做维鲤叶市长的助理，首席助理。

和他竞争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制造商，智力投资之争不论怎样也要将之屈居第二，做次席助理。

当地上层社会的人士在德·雷纳耳先生家聚餐时曾说的难以揣摸的话，如今于连终于理解了。这些城里面的特权阶层对选这个人做首席助理十分关心，而城里的其他人，特别是自由党人，甚至大概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位人选。人人知道，现在城里的维鲤叶街东边应向后缩九尺多，因为这条大街刚刚成为国道。这是这件事的重要原因。

德·穆瓦罗先生有三幢房子需要向后移，但如果他当上了首席助理，以后在德·雷纳耳当上众议员之后再升为市长，那么他就可以睁一眼闭一眼了。那时，国道上的别人的房子就可沾光，经小小的处理之后，再保持一百年。虽然德·穆瓦罗先生十分正直，是个虔诚的圣教徒，但到那时也会给大家行方便的，因为他要养许多孩子。在应该退缩的房子里，有九幢可是属于城里最有势力的人。

于连认为，这个阴谋比丰特诺瓦战役还重要。他是在福盖来的书中看到这场在比利时小镇的战役的（法军于一七四五年五月在此击败了英、奥、荷联军）。他从五年前开始去本堂神父那里，

从此便看到了许多令人惊异的事，但是作为一个学神学的学生，时刻要保持谦恭和谨慎，所以他不便多问。

一天，德·雷纳耳夫人吩咐她丈夫的仆人去办一件事。

“可是，”这人表情奇怪，“夫人，今天已经是这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了。”

“去了再说。”夫人道。

“好了。”于连说，“他要去那个草库了，就是废弃的那个教堂。不知为什么，最近又有人在那里做祷告了，我一直猜不透。”

“这是一个很好的，但同时又很奇怪的组织，”德·雷纳耳夫人说，“那里不接待妇女，我只知道里面的人不论长幼尊卑都以‘你’称呼对方。刚才那个仆人在那儿见到过瓦尔诺先生，这个既蠢且傲的家伙听到圣约翰用‘你’称呼他，竟然不生气，还用同样的口气回答他。你要是想了解内情，我就仔细问问莫吉隆先生和瓦尔诺先生。我们还替每个男仆付了二十法郎，就为了求个平安，不至于他们有一天来杀我们的头。”

时光飞逝，体味着情人的魅力使于连把阴郁的野心暂时抛到了一边。他们是对立的两方，所以避开那些正经的事情，这种情形，更增加了她依偎身旁给他带来的快乐和她左右他的力量。

孩子们是非常聪明懂事的，有他们在场，于连和德·雷纳耳夫人只能运用冷静和理智的语言交谈。这种时候，于连两眼充满了爱的光芒，非常温顺地谛听她对上流社会的讲解。常有这样的情况：夫人讲述有关修路或是有关合同的一个巧妙骗局时，突然会一下子忘乎所以，忘乎所云。以至于他只好打断她。这些日子里，她产生了一种幻觉，对他的爱似乎像对自己孩子的爱。所以，有时她对他的亲密动作，就像对自己的孩子，她不是一直在回答他天真幼稚的提问吗？他所问到的简单问题，一个十五岁的上层社会中的少年都能解决。转而，她又尊他为长，甚至对他的才华都害怕起来。她相信自己在这个年轻神父身上越来越清楚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到了未来的伟人形象。她似乎看到他成了教皇，成了黎塞留那样出色的宰相。

“我能看到你荣华富贵的那一天吗？”她对于连说，“国家和教会需要你，一个为伟人留的位子已经准备好了。”

第十八章 御驾亲临维鲤叶

难道你们只会像一具没有灵魂、没有热血的老生的尸体那样被遗弃吗？

——主教在圣克雷芒教堂发表的演讲

九月三日晚上十点钟，一名宪兵沿着大街纵马飞奔，几乎吵醒了全维鲤叶的人。他传来的消息是，国王将在星期天亲临维鲤叶市，而这时已经是星期二夜里了。省长下令组织一个欢迎的仪仗队，排场要大，而且要豪华。一名使者被紧急派往维尔吉。德·雷纳耳先生连夜回来，看见全城上下一片欢腾。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想法，各自的事，而闲来无事的便租下阳台以观看国王队伍入城的盛况。

谁来率领仪仗队呢？德·雷纳耳先生立刻想到，为了那些应该往后拆缩的房屋，德·穆瓦罗先生十分有必要担任领队，这便会使他有望谋求第一助理的席位。他的虔诚无人能及，只是从未骑过马，三十六岁了却极为胆小，只怕从马上当众摔下会闹出笑话。

早上五点，市长就差人将他请来了。

“先生，您能看得出，我在征求您的意见，就像您担任重要职务是众人的希望一样，那可都是修养极好的人。在这个不幸的城市里，工业发达，自由党人成了百万富翁，他们会利用掌握的一切武器来夺取政权。我们要考虑国王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首先就要维护我们教会的利益。您说，我们应该把仪仗队交给谁指挥呢？”

尽管德·穆瓦罗先生畏马如虎，但最后还是如同殉教者一般接受了这荣耀的使命。他担保：“我们能够安排妥当。”剩下的时间勉强够让人将七年前用过的那些军服整理出来。那是一位王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路过时仪仗队用过的军服。

七点钟，德·雷纳耳夫人带着于连和几个孩子从维尔吉回来了。她看到自家的客厅中坐满了自由党人的妻子。这次她们主张应该多党合作，想说服市长先生分一个仪仗队的名额给自己的丈夫。有一个甚至还说，她的丈夫如果不能如愿，一定会因悲痛而破产。她们很快就被德·雷纳耳夫人打发走了，夫人十分忙碌。

她严格保守秘密，绝口不说自己为什么心情激动，使于连既惊讶又生气。“我早料到了，她的爱情跟迎接御驾的荣耀相比，无足挂齿。她已经被这沸腾的场面搞晕了，等到门第观念不再充斥她的头脑时，她才会想起来爱我。”于连痛苦地想。

然而，这样反倒使于连更加离不开她。

屋子里进来一批装潢工匠四处忙碌，使得他难有机会和夫人说句话。等了很久，他终于看见夫人从他的卧室出来，还带着他的一套衣服。这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她却根本不听他想说什么，就走开了。“我真太愚蠢了，爱上这样一个女人。现在她已经像她丈夫一样，被野心弄得发疯了。”

实际上，现在她比丈夫还要疯。她因为怕冒犯于连而没有对他讲，她不愿看见于连那身阴郁的黑套服，哪怕他能脱下一天。这是她强烈愿望中的一个。对一个天真纯朴的女人来说能施展如此的手段实在令人佩服。她说服了德·穆瓦罗先生和区长莫吉隆先生，让于连入选仪仗队，这使得五六个富商的子弟都落了选，其中还有两个是虔诚的圣教徒。瓦尔诺先生打算把他的敞篷四轮马车借给城里最漂亮的女人们乘坐，以便让他的诺曼底骏马在公众面前出出风头，但也同意借一匹给于连这个他最仇视的人。所有的仪仗队员都有一套天蓝色制服，上面镶有银质上校肩章。七年前这身衣服曾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德·雷纳耳夫人想弄一身新的来，并且有趣的认为不应该草率的在维鲤叶订做。她要让于连和全城人都吃一惊。剩下的四天时间，她派人从贝桑松买回了军

服、军刀、军帽等一个仪仗队员所需的全部东西。

组织迎接队伍的鼓动人心的工作一结束，市长又忙着安排盛大的宗教典礼：国王要在路过维鲤叶时参拜保存在布雷－勒奥的著名的圣克雷芒的遗骨，那里离城不足一法里。最难办的是要多找些参加的教士，因为新上任的本堂神父玛斯隆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谢阁神父。德·雷纳耳先生指出此做法不妥当，可是说了半天也是白费力气。德·拉莫尔侯爵的祖先有几位曾是本省的省督，所以这次被指定陪同圣驾，而他又是谢阁神父相知三十年的朋友。到了维鲤叶后一定会询问起谢阁神父的消息，如果一旦得知他失了职位，一定会带着的所有车马随从去看望他，这不亚于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他，一个冉森派，出现在我的教士中间，我的天主，那不是让我在这儿和贝桑松都丢尽了脸吗！”玛斯隆神父争辩道。

“不管你说什么，亲爱的神父，我决不让维鲤叶政府冒一次受德·拉莫尔先生嘲弄的危险。你有所不知，这个侯爷，在宫廷里办事处处深思熟虑，十分小心，但是在外省，在这里，他可是一个专搞恶作剧的人，时常挖苦嘲弄，使人难堪出丑。也许只为开心，也会不顾使我在自由党人面前丢脸。”

经过三天的协商，到了星期六晚间，玛斯隆神父才屈服。他的自尊心经不住市长的担心的冲击。于是，写了一封言辞谦恭的信，请谢阁神父在年龄和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参加拜祭仪式。谢阁先生就此为于连谋了个助祭之职，得到一份请柬，陪自己同去。

星期天早上，附近山区的几千农民都赶了来，挤满了维鲤叶的街道。终于，三点钟时，人们看到离维鲤叶两法里的山崖上火光熊熊，知道国王已踏上了本省的领土，立刻躁动起来。立时，为了表示庆祝，城内所有的钟同时敲响，一尊古老的西班牙大炮也连续响了起来。居民有一半上了屋顶，女人则全部上了阳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仪仗队出发、华丽的制服让人们赞叹不已，每个人都认出了一个亲戚或朋友。他们觉得德·穆瓦罗先生小心谨慎、时刻要抓马鞍的样子十分可笑。但是，大家很快注意到了另一件事。第九行头一名是一个英俊青年，身材颀长，起初人们还没认出来，可不久就从人群里传出了愤怒的叫声，有不少人惊讶不已，说明人们被轰动了。所有人都认出这个诺曼底骏马上的人是木匠的儿子小索黑尔。很多声音向市长先生抗议，特别自由党人喊得最凶。怎么能因为这个打扮成神父的下贱工人是他的家庭教师，就能让他排挤众多富有公子，成为仪仗队员呢？“这些先生们，”一位银行家太太说，“真该当众好好羞辱一下这个出身下贱的家伙！”她身旁的一个男人说：“他很阴险，还带了一把马刀，没准会撒野用刀砍他们的脸。”

贵族们的议论更凶。很多贵妇人纷纷猜测，市长一个人是否能就这件极不妥当的事情负责。就平时而言，大家都认为市长对下层人士的蔑视是可以信赖的。

正当众人火爆地议论时，于连却幸福到了极点。他的胆量是与生俱来的，所以骑马的姿式优雅，胜过了山城中大多数的青年。他从妇女们的眼光中看出了自己已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

他的肩章因为是新的，所以显得更亮。而且，他的坐骑还不时地扬起前腿耀武扬威，他觉得十分惬意。

队伍途经古城墙附近时，一门小炮的突然发射使他的马惊出了队列。而这却也使他幸福到了顶点。更加幸运的是，他没有摔下马，这使他感到此时自己已成了英雄，成了一名拿破仑手下的军官，正向着敌人的炮阵冲杀。

但是，有一个人此时更幸福。她在市政府窗前看见他经过，接着便登上四轮敞篷马车，绕个大弯转到队伍前，正好赶上他的马受惊离队，吓得她不禁打了个冷战。最后，她的马车从另一扇城门飞奔而出，在国王必经的大路上，于飞扬的尘土中，相距二

十步尾随着仪仗队。市长致欢迎辞时，万民皆呼：“国王万岁！”一个小时之后，听完了所有致辞，国王准备进城，那尊小炮又连着发射起来。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不过不是发生在那些在莱比锡和蒙米拉依战役中受过锻炼的炮手们中间，而是发生在未来的首席助理——德·穆瓦罗身上。原来，他的坐骑将他轻轻摔进了一个泥坑里，而且是大路上仅有的一个坑。必须把他从坑里拖出来，国王的车队才能过去，所以引起了一些混乱。

国王在新建的教堂前下了车。这美丽的教堂，今天将所有的绛红帷幔都挂上了。国王在这里用餐，然后登车去拜祭圣克雷芒的遗骨。国王一到教堂，于连就骑马奔回市长先生府邸，一面喘息，一面急急忙忙换下华丽的天蓝色军礼服，摘下军刀，重新套上了自己那身破旧的黑衣服。他再次骑上坐骑，快马急鞭来到了布雷-勒奥这座位于一个美丽山冈上的教堂。“狂热使农民纷至沓来，把维鲤叶挤得无法立锥，又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于连想，“大概这座古教堂四周也有一万多人了。”这座教堂由于大革命的破坏，有一半已经倒塌了，后来王朝复辟，经过重建，使得它更加富丽堂皇。而且，人们还议论纷纷，传说教堂中有许多奇事。见到于连到来，谢阁神父责备了一番，然后给了他一件黑袍和一件白色宽袖法衣。于连迅速换好衣服，跟着谢阁神父去见德·拉莫尔先生的侄子——刚上任的阿格德的年轻主教，国王拜祭遗骨由他负责带领。但是，这位主教却不见了。教士们已经没了耐心，他们已经在这古教堂哥特式建筑的阴森森的走廊里等很久了，还是不见这位主教。这里一共召集了二十四位本堂神父，用以代表布雷勒奥教堂的教务会，一七八九年以前，教务会就是由二十四位司铎组成的。本堂教父们都觉得主教太年轻，在哀叹了足有三刻钟之后，他们认为国王来临之际，就要去祭坛之时，应尽快请老教长去找主教大人。教长是德高望重的谢阁神父。尽管他对于连感到不满，可还是用手示意他跟着。于连的白色宽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法衣很合身，而且他的一头卷发也不知用什么方法给弄直了，只是由于疏忽，他的仪仗队的马刺从道袍的褶皱间露了出来，这更使谢闾神父怒火中烧。

到了主教的房间，几个高大威严、穿着华丽的仆人，回答说主教大人不会客，神情之中带着不屑。老教长试图想说明，他贵为教长，有权随时拜见主教大人。结果，他这种举动受到了仆人们的嘲笑。

于连十分愤怒，他高傲的个性不允许这些下人们如此无礼，便自己沿着教堂的那些宿舍一路走去，每到一间屋子跟前，都去推一推门。有一扇狭小的门被他打开了，里面是个小房间，有些穿着黑衣服而且脖子上挂着链子的人在那里。他们是主教大人的仆人。这些人看见于连神色匆忙地冲进来，以为是主教大人召他来的，也就未加盘问。他向前走，进了一间非常暗的、哥特式的大厅，那里的墙上都钉上了黑色橡木的护壁板。窗子是尖拱型的，除留了一扇外，其他都已被砖砌死。四壁的木板十分华丽，古色古香，而那些粗糙的、没有任何装饰的砖块与之相比，则显得那么凄凉。勃艮第的考古学家们都了解这间大厅。它是当地公爵大胆查理在一四七零年修建的，据说是为了赎什么罪。大厅中有很多精雕细刻的非常华丽的木制祷告椅，分别排在宽阔的大厅两侧。它们上面还镶着不同颜色的木料拼成的图画，表现的是《启示录》里的神奇故事。金碧辉煌的大厅中出现了裸露的石块和白色的石灰，不禁使人感到悲凉。于连看到这些，心情也颇为惆怅。他默然驻足，发现了在大厅另一端的，靠近未被封死的窗子的一面大镜子，它是活动的，四周还镶有桃花木的镜框。离镜子三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年轻人，他光着头，穿着紫色道袍和镶花边的白色宽袖法衣。这件家具无疑是从城里带来的，放在这个地方不免显得不协调。于连看见这个年轻人对着镜子，在用右手做着祝福的动作，而且脸色不悦。

“这是什么意思？”于连想，“这个年轻教士难道是在做准备仪式吗？也许他是主教的秘书……大概他会像那些穿号衣的仆人一样蛮横……无所谓，先让我试试。”他慢慢地朝前走去，从大厅的这边到另一边，目光朝着唯一的窗子，不离开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一秒钟也不停地做着祝福，动作很慢，但做了几次就知道了。

于连越走近，越看清了他不快的脸色。那镶花边的白色宽袖法衣华丽异常，于连不由自主地停在了离镜子几步远的地方。

“我有责任开口说话。”他终于对自己说，但是，他想到了对方要怎样蛮横地对他，不由气愤起来。大厅美丽非常，让他心情激动。

年轻人从镜子里望见了，转过身来，立刻改变了不悦的神色，用最为温和的语气对他说：

“啊，先生，你把它整理好了吗？”

于连惊呆了。这个年轻人一转身，于连看见了他胸前挂的十字架：原来他就是主教大人阿格德。“这么年轻，顶多大我六七岁！……”于连不禁想。

他想起了自己还带着马刺，立刻羞愧万分。

“主教大人，我是教务会长老谢阁先生派来的。”于连怯声回答。

“啊，有人向我推荐过他。”主教语气十分平和，使于连十分舒心。“不过，还得请您原谅，先生，我错把您当成给我取主教职冠的那个人了，我的教冠上的银丝织网在巴黎装箱时不慎弄坏了，如果戴上，会给人以很坏的印象。他们让我一再耽搁。”年轻的主教有些发愁。

“主教大人，如果您认为可行，我把您的教冠取来。”

于连那双美丽的眼睛起了作用。

“那就谢谢了，”主教显得很谦逊，“我马上就用。让教务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先生们久等，我很过意不去。”

于连走到大厅中央时回头看主教，发现他又在祝福了。“这是在做什么呢？”于连问自己，“不用说，这一定是宗教仪式前不可缺少的预备工作。”到了仆从们的那个小房间，他看见他们捧着主教教冠，便以目光逼视，使得他们顺从地上前将主教教冠交到了他手上。

于连手捧教冠，颇感自豪。他动作十分恭敬，慢慢穿过大厅，他看见主教面对镜子坐着，虽然右手已经累了，但还是不停地做着祝福的动作。于连帮主教戴上了教冠。他摇晃了一下头部，满意地说：“啊，戴得很稳。您稍微退后一些好吗？”

主教一边说着，一边快步走到大厅中央，然后转过身来，缓步朝镜子走去，脸上又呈现出一副不快的样子，并且神情庄重地做着祝福。

于连很不解，又不敢问。主教忽然停住，又温和地问于连：“您觉得我的教冠戴得怎么样，合适吗？”

“非常合适，主教大人。”

“戴得不靠后吗？那样会有几分傻气；不过，压在眼睛上也不好，那么低就像筒状军官帽了。”

“我觉得很合适。”

“国王陛下年高德劭的、深沉庄重的教士见得多了，所以，因为我年轻，尤其不宜太轻浮。”

主教重新开始了刚才那套做法。

于连终于敢下了结论：“现在我明白了，他是在练祝福动作表情。”

片刻之后，谢阆神父从一扇富丽堂皇的大门带进两个年纪最大的本堂神父。虽然这门很大，但于连起先没看见。于连根据自己的地位留在了最后，只能越过挤在门口的教士们的肩头看主教。

在本堂神父们排列仪式队伍时，主教慢慢穿过大厅来到了门口。只是暂时的混乱之后，队伍便开始唱着圣诗朝前走了。主教走在谢阁神父与另一位老神父之间，跟在队伍后面。于连由于是谢阁神父的随从，便挤到了主教身边。队伍行进在布雷勒奥修道院长长的走廊上。虽然阳光明媚，可走廊里还是又潮又暗。最后终于到了内院门口的柱廊。这仪式的场面不禁使他着了迷。主教的年纪与修养勾起了他的野心，他不知道是这位主教的平易近人还是彬彬有礼让他喜欢。这种礼貌，即使馆·雷纳耳先生在他最高兴的日子里，也是不能相比的。“离上层社会的顶点越近，越有可能领略到这种风度。”于连总结道。

他们从侧门走进教堂时，突然传来了撼人心魄的一声巨响，震得教堂的拱形房顶回声不绝，使于连觉得它要塌下来了。原来，又是那尊小炮，它已经由八匹骏马拉到这里。莱比锡的炮手们将它架好，立刻发射起来，一分钟放五炮，好像普鲁士人就在前面一样。

但是，这礼炮声已经不再让于连想入非非了，他忘记了拿破仑，忘记了做军人的荣耀。“如此年轻，就当上了阿格德的主教！”他心里暗想，“可是阿格德在哪儿呢？年薪有多少？大概会有二三十万法郎吧。”

主教的仆从带来了富丽精致的华盖。事实上，谢阁神父举的那根，是由于连在擎着。主教大人站在华盖下，确实显得很稳重，这使得我们的主人公钦佩之极。他想：“一个聪明人，又怎么会有什么事做不到呢？”

国王陛下驾到了。于连离他很近，有幸领略到他的尊贵仪表。主教向国王致词，在热情祝贺的同时，还没忘了显示对陛下的恭敬，故意做出了一副略微不安的神情。布雷勒奥的盛典在以后的半个月一直占据了本省报纸的全部版面，我们就不必过多描述了。从主教的致词中，于连得知，国王是大胆查理的传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来，于连就负责审核这次仪式的开销帐目。德·拉莫尔侯爵为他的侄子谋取了主教之职，而且为表情义，又承担了全部费用。只是布雷勒奥的庆典仪式，就花费了三千八百法郎。

主教致词后，国王答词，然后陛下站到华盖底下，接着便跪在了祭台前，样子十分虔诚。祭台的四周是神职人员的祷告席，比地面高出两级台阶。于连坐在了靠近谢阁先生脚边的下一级台阶上，样子仿佛是一个拉住长袍衣袂的人坐在罗马西斯廷教堂里，坐在红衣主教身旁一样。乡民们沉醉在香烟缭绕和枪炮齐发之中，沉醉在赞美诗歌中，由于极度的快乐和虔诚，几乎都要疯狂了。这种情形的日子，只需一天就可以挫败雅各宾党报纸连续一百期的宣传。

于连离虔诚祈祷的国王只有六步远。他刚刚注意到国王身边的一个目光敏锐、身材矮小的人。他的穿着十分简朴，礼服上几乎没绣花，但却有一条天蓝色的绶带。他离国王比其他贵人都近，而别的贵人的衣服却绣了那么多金线，按于连所说，连料子的质地都辨不出了。不久，他知道了，这个人就是德·拉莫尔。他甚至觉得侯爷的神态高傲到了无礼的地步。

于连想：“这位侯爷也许不会像那位漂亮主教那样有礼貌。啊，是教士的职业让人变得和善、聪慧。国王是来拜祭遗骨的，但我却没看见什么遗骨。圣克雷芒在哪儿呢？”

他身边的一个小教士告诉他，遗骨放在教堂顶部的火焰殿里。

“火焰殿是什么地方？”于连问自己。

但他不愿多问，更集中了精神。

国王拜祭时，礼节规定，议事司铎一般都不陪同主教。但是，去火焰殿时，阿格德主教叫谢阁神父陪同，于连便壮起胆子跟在后面。

走了很久的楼梯，他们来到一扇极小的门前面，但由于哥特

式的门框镀得金黄，所以看上去仿佛昨天才刚刚完工。

门前有二十四个年轻姑娘跪在地上，她们都来自维鲤叶的显贵之家。打开门以前，主教跪在了漂亮的姑娘们中间，高声祷告，引得姑娘们对他的服饰、风度以及年轻英俊的容貌尽情欣赏。这种情景，让我们的主人公失去了最后的一点理智。这时，他完全可以献身于宗教裁判。门突然打开，立刻看见了祭台上的一千多支蜡烛，就像燃起了熊熊大火。蜡烛分成了八排，中间被鲜花隔开。从殿堂门口涌出了上等线香的香味。新镀的殿堂很小，但却很高，祭台上的蜡烛有一丈五尺多高。年轻姑娘们不禁赞叹失声。能进小门的人，只有二十四个姑娘，两位本堂神父和于连。

过了不久，国王驾到，他后面跟着德·拉莫尔侯爵和御前侍卫官。侍卫们跪在门外，执剑致敬。

国王不是跪到垫子上，简直可以说是扑到上面。于连上身紧贴镀金的门，从一个姑娘的胳膊下看到了圣克雷芒动人的塑像。它隐匿在祭台下面，穿着罗马士兵服，颈上有一个伤口，很大，看上去好像在流血，垂死的眼睛半睁半闭，但是表情十分动人。他的嘴半张着，似乎刚长胡须，样子像是在祈祷。这是艺术家的杰作。于连身边的一个姑娘见此情景，不禁泪如雨下，有一滴还落在了他手上。

方圆十法里内的钟都敲响起来。钟声中，祈祷只进行了一会儿，主教便请求国王允许他讲话。他的演讲短而简单，但效果反而更加好。

“年轻的女信徒们，千万不要忘却，你们曾目睹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跪在了这个万能的天主的仆人面前。这些主的仆人们，在凡尘中因弱小而遭到了杀戮，正像你们从圣克雷芒淌血的伤口中看到的那样。但是，他们在天国是胜利者。年轻的女信徒们，这一天，你们将永生不忘，你们将痛恨亵渎宗教的人，是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你们将永远忠于伟大、威严但又善良的天主。”

这几句话出口，主教神情威严地站起来。

“你们答应吗？”他说着，像得到天主启示似的向前伸出双臂。

“我们答应！”姑娘们泪流满面地回答。

“我以威严的天主的名义，接受你们的许诺！”教主最后用雷鸣般高亢的声音补充道。仪式至此结束。

国王陛下也流了泪。于连经过很久才冷静下来，打听从罗马送来的，给勃艮第公爵——善人菲利普的圣人遗骨到底置于何处。有人告诉他说，遗骨藏在那个美丽的蜡像里。

承蒙国王陛下恩准，那些曾经进过火焰殿伴驾的姑娘们各赐一条大红缎带，上绣：“憎恨渎神，永敬天主。”

德·拉莫尔先生赏乡民葡萄酒一万瓶。晚间，自由党人以国王临驾时看过德·穆瓦罗先生为由，在维鲤叶张灯结彩，场面之大胜过保王党人百倍。

第十九章 忧自虑来

每天发生的那些荒唐的事，往往让你看不到真正的不幸是热情造成的。

——巴纳夫

于连把家具放回到德·拉莫尔侯爵用过的房间时，发现了一张折了四折的厚纸。他看见在第一页下面写着：

“谨呈——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德·拉莫尔侯爵先生，皇家多种勋章受衔者，等等，等等。这是一份字体只够厨娘水平的申请书。”

“侯爵大人：

我一生信奉宗教，严守教规。在留下可恨记忆的九三年，我曾 在被围困的里昂饱经炮火硝烟的洗礼。每个礼拜日，我都领着圣餐，到教堂望弥撒。即使在可怖的九三年，我仍然坚持执行复活节的瞻礼。大革命之前我曾经有过许多佣人，其中的一个厨娘在每个星期五守斋。我敢说，我对自己在维鲤叶受到的普遍尊敬，认为是当之无愧的。在宗教仪式上，在华盖之下，我和本堂神父以及市长先生 并排而行。我在节日中的盛大典礼上举着的大蜡烛，都是自己出钱购买的。巴黎的财政部里保存有关于上述事实的证明文件。在这里，我敬请侯爵大人恩赐我维鲤叶彩票经销处主管的职位，因为现任主管值得很重，这个位子可能马上空缺，而且，这个主管人在议员选举投票时表现得很不好。等等。

德·肖兰”

这份申请书的空白处写有德·穆瓦罗先生亲笔署名的意见，开头是这样的：

“我昨日曾经荣幸地提及这个递申请的良好公民，”等等。

于连看过之后想：“好么，甚至像德·肖兰这样的蠢货也给我指出了应走的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圣驾来过维鲤叶之后，国王、阿格德主教、德·拉莫尔侯爷、可怜的摔下马的穆瓦罗，还有他为了得到勋章而在家里等了一个月，以及那侯爷赐的一万瓶葡萄酒等等的事情，渐渐被众人传说成了谎言和愚蠢的解释，引发了可笑的争执。但是一个星期之后，人们最为争论不休的是木匠的儿子于连·索黑尔被塞进仪仗队这件事。不妨听听那些富有的印花布商人们的议论，虽然他们从早到晚地泡在咖啡馆里鼓吹平等，弄得口干舌燥、嗓音沙哑。不用说，这种事一定是德·雷纳耳夫人干出来的，可恶的高傲女人。理由么，就是小神父索黑尔美丽的眼睛和英俊的脸盘儿。

回到维尔吉不长时间，德·雷纳耳夫人的小儿子斯丹尼就发起了高烧，这使夫人悔恨交加，头一次不断地自责起来，责备自己不该恋爱。犹如奇迹出现，她忽然觉得放纵自己是犯了一个大错。虽然她是个极为虔诚的信徒，但在此之前她还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在天主眼中有多么深重。

从前在圣心修道院时，她狂热地爱过天主，而在此时，她却害怕天主到了同样的程度。特别是她的恐惧心理不含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她更为痛苦不堪。她把于连的以理相劝当作是魔鬼的咒语，因而不但不能平静，反而更加恼怒。于连也非常喜欢小斯丹尼，如果跟她说这孩子的病，她倒是乐意相陪。但是，孩子的病日益严重，这使德·雷纳耳夫人更加悔恨，甚至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此时她如果一张嘴，就会是向天主和世人认罪，所以她整天地保持缄默。

只剩下他们俩时，于连说：“夫人，我求求你，把你的痛苦说给一个人听吧，如果你还爱我，就不要说给别人，即使你说出去，也不会使斯丹尼退热的。”

但是他白费了唇舌，此话毫无效果。他无法猜透夫人是怎么想的，她认为：必须恨于连才能使天主的妒火熄灭，否则就得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死掉。正是因为自己不能够恨他，所以才会这么

不幸。

“离我远些吧，”有一天她忽然对于连说，“看在天主的份上，离开这儿吧！你不走，我的儿子会死的。”

“天主在处罚我，”她又低声说，“他是公正的，我确信这一点。我犯了多么大的罪，可我过去却一点也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样做背弃了天主，他会加倍惩罚我的。”

这些话发自肺腑，使于连看不出一点虚伪和夸大，从而让他深深地受了感动。“她确信她爱我会让自己的儿子送命，但这可怜的女人却爱我胜过爱儿子。不容我再怀疑了，良心的谴责会让她死的；这才是伟大、崇高的感情。可是，我是一个没有教养的、无知的穷光蛋，有时还那样粗鲁，这怎会让她如此爱恋呢？”

一天夜里，孩子的病更重了，德·雷纳耳先生在凌晨两点时来看孩子，发现他烧得厉害，脸色通红，已经认不出父亲了。突然，德·雷纳耳夫人扑通跪在了丈夫脚前，于连认为这下可完了，他看出夫人要全盘托出，把她自己毁掉。

幸运的是，德·雷纳耳先生对此怪异举动十分厌烦，一边说再见一边就要走。

“不，你要听我说，”夫人嚷着，并想将他拦住。“你应该知道，事实上是我害了儿子。我给了他生命，现在又要夺走它。天主认为我犯了谋杀罪，会惩罚我的。我应当辱没自己、毁了自己；也许这样的牺牲才会使天主的怒火得到平息。”

如果德·雷纳耳先生想象力强一些的话，其中情形他就应该猜到了。

“不要胡思乱想了，都是无稽之谈！于连，天一亮就找个大夫来。”他一边推开想搂住他双腿的妻子，一边大声的说。

说完之后他便回去睡觉了。德·雷纳耳夫人神志半醒地跪在地上，当于连想扶她时，她像触电一样推开了他。

于连面对此情此景目瞪口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难道就是通奸的报应了！”他暗想，“难道那些狡猾的教士……就做得对吗？他们犯的罪过不可饶恕，难道会享受特权，懂得罪过的真正含意吗？多奇怪的事情！……”

于连在德·雷纳耳先生离去后的二十分钟里，一直看着他心爱的女人。她头靠着孩子的小床，一动不动，就像已失去了知觉。“这个优秀的女人是因为遇到了我才落得这么不幸。”他想。

“时间偷偷地溜过去。我该怎么办，能为她做什么？应当决定了。现在我个人的荣辱已经不足挂齿，那些卑鄙的装腔作势之辈与我有何相干？我能做什么？……离开她？让她独自一人忍受痛苦的折磨吗？他的丈夫如同泥塑，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也许伤害更多一些。市长粗鲁野蛮，会说出一些难以入耳的话，那样她会发疯跳楼的！

“如果我抛下她，不照看她，她会承认一切的。谁知道他不会不顾她带来的那一大笔遗产而大闹一番呢？我的天主！她会将一切都告诉玛斯隆那个坏蛋的，而他就会借口说孩子生病而不离开这里，并且一定会有不良的企图。她的痛苦和对天主的虔诚会让她忘记一切的，她看到的只会是一个教士，而不是什么玛斯隆坏蛋。”

“走开，走吧。”德·雷纳耳夫人突然睁开了眼睛对他说。

“为了你我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于连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爱你，亲爱的天使，或者说我崇拜你，就像你应当接受的那样。离开你，而且在知道你为我而陷入痛苦折磨之时，我会怎样呢？不过，我的痛苦算不了什么。好吧，亲爱的，我走。但是我离开你，不再照顾你的话，也就不会再出现在你和你丈夫中间，你就会对他说出一切、毁了自己。你想想，他会卑鄙地赶你出门的，整个维鲤叶，乃至贝桑松都会传扬这件不可告人的事，一切矛头都会指向你，你将无法从这羞辱中解脱出来……”

“我就要这样！”她一边起身一边喊，“我遭受折磨是再好也不过

了！”

“但是，丑事传开，你丈夫会受牵连的。”

“我会污蔑自己、甘愿受辱，也许这样可以使我儿子得救。这种侮辱大概可以看作是公开的赎罪吧？据我这个很不聪敏的人来看，这不就是我对天主能够做出的最大的自我惩罚吗？……或许因为我的悔过与自责天主会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如果你能告诉我另外一种更严厉的自我惩罚之法，我会毫不迟疑地照办。”

“让我也受到惩罚吧，我一样的有罪。我进特拉伯苦修会赎罪，你可愿意？那里的艰苦生活也许会让你的天主平息怒火……啊！主哇！让我替斯丹尼受病痛的折磨吧……”

“啊！你……你也爱他！”德·雷纳耳夫人站起身来，投入他的怀中，说道。

刹那间，她又惊恐地推开他。

她又重新跪下，接着道：“我相信你！我唯一的朋友！天啊！你为什么不是斯丹尼的父亲呢！如果那样，我对你的爱胜过对我儿子的爱，将再也不是什么可怕的罪孽了。”

“你愿意让我留在身边吗？从今天起，我只像弟弟那样爱你，行吗？这样我们才能赎罪，只有这个合理的办法才有可能平息主的怒火。”

“那么我呢？”她挺身站了起来，用双手捧住于连的头，让它离自己眼睛有一段距离，大声对他说道，“我呢，我能像爱一个弟弟那样爱你吗？我能做得到吗？”

于连听了，泪如泉涌。

“我听你的。”他跪在她面前说，“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绝对服从你的吩咐。我的脑子已经乱了，根本想不出一点办法。如果我走了，你会告诉你丈夫一切，那样你就把你和他都毁了。他会因这桩丑闻永远当不上议员。如果我留下来，你会认为是我致你儿子死命的，你便会痛苦欲死。你想试试我离开之后会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吗？如果可以，我就离开你一个礼拜，为了从前犯下的错去赎罪。我可以去你指定的地方躲开世人一个星期，譬如布雷勒奥修道院或别的什么地方。但是，你要发誓，在我离开的日子绝不向你丈夫承认任何事。记住，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他在她答应后就走了，但还没过两天就被叫了回来。

“没有你在身边我不可能守住誓言。我如果看不到你命令我沉默的目光，一定会对我丈夫说的。这种可怕的日子，每一小时都像是一天。”

万能的天主终于被可怜的她给打动了。斯丹尼熬过了危险期。但是，冰层被打开，她的理智让她感觉到了罪孽深重，使她再也不能够平静下来。悔恨还在折磨她，这对于一个虔诚善良的人来说是难免的。她生活在天堂，也生活在地狱：当她见不到于连时就感觉像在地狱，当她跪倒在于连跟前时就感觉进了天堂。她甚至在沉浸于爱情之中时说：“我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了，无法逆转，我一定会下地狱的。你年纪轻，是受了我的诱惑了，天主一定会饶恕你；但我却要下地狱了。我已经从一些明白的迹象看出来，我真害怕，但又有谁看到要下地狱会不怕呢？可我不后悔，如果有必要，我会再犯一次同样的错误。只要主不惩罚我的孩子，不在这个世界上惩罚我就让我知足了。”有些时候她又嚷道：“至少你，我的于连，你很快乐吧？你认为我对你爱得够深吗？”

于连性格多疑，自尊心又太敏感，他非常需要肯于牺牲的爱，不容怀疑，他面临的的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做出的牺牲，这使他那多疑的秉性和敏感的自尊无法再承受下去了。他对德·雷纳耳夫人到了崇拜的程度。“尽管我是个木匠的儿子，身为贵族的她却真心爱我……我在她心目中不是一个履行情夫职责的仆人。”消除了这种担心，于连便陷入了爱情带来的狂喜中，同时也陷入了对爱情时间长短的疑虑。

她看出了他对她的爱情有所担心，说道：“也许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很短，也许明天我就离开你了，但至少我们在一起时，我要让你非常快乐幸福。我们抓紧时间吧！如果天主在孩子身上对我加以惩罚，那时即使我想为了爱你而活着，力图否认是自己的过失杀害了孩子，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了。遭受这样的打击会使我无法活下去，即使想也不成。我会疯的。”

“啊！对了，你曾经要替斯丹尼得病来着，要是我能像你那样，慷慨地把你的罪过都揽过来，那就好了。”

这次痛苦的精神磨难，使于连把自己和情人结合于一体的感情的性质完全改变了。他的爱情不再只是对她容貌的倾心和得到它的自豪了。

他们之间的幸福从此之后产生了一种崇高的性质，使他们爱的火焰更加炽热了。他们有了一些最疯狂、最陶醉的时刻。在别人看来，他们似乎得到了更大的幸福，但是在他们自己看来，爱情伊始时没有阴影、美妙平静、容易得到的幸福已一去不复返了。在那段日子里，德·雷纳耳夫人唯一的担心就是他的爱情是不是够真，而现如今，他们的幸福甚至像是罪过。

在看起来最平静、最幸福的时刻，德·雷纳耳夫人会突然握住于连的手，浑身颤抖地喊：“啊，天主哇，我看见了地狱！多可怕的惩罚啊！我真是罪有应得！”她紧紧抱住他，就像常春藤攀在墙上一样。

于连试图想让她平静下来，可是无法安抚那颗激动不安的心。她拉住他的手吻个不停。然后，她又陷入郁郁的遐想之中。“地狱，也许对我是个恩典；在世上我还有几天可以和他在一起，但然后便有了地狱，孩子的死……然而，以此为代价，我的罪过也许会被宽恕……啊，天哪，千万不要以此代价来饶恕我，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没有罪过；我，只有我一个人有罪；爱上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下来，于连便看见了德·雷纳耳夫人进入了表面平静的时刻。她不想破坏心爱的人的生活，努力地克制着自己。

爱情、悔恨和幸福交错的日子过得闪电般飞快。于连忘记了思考的习惯。

爱丽莎小姐在维鲤叶有一件小官司需要她去。她发现瓦尔诺先生对于连十分不满，由于她也恨这个家庭教师，所以常跟瓦尔诺先生谈起他。

“有些话我若说出来，您会毁了我的。”有一天她对瓦尔诺先生说。“主人们碰到大事都会一个鼻孔出气，有些事，他们听到仆人们讲出来是绝不会轻易饶恕的……”

瓦尔诺先生心急且十分好奇，便使了手段让她缩短了这些废话，继而知道了自觉面上无光的事，很是打击了他的自尊。

德·雷纳耳夫人这个本地最风雅的女子，他已向她献了六年的殷勤，而且并不避众人的耳目，这个蔑视自己、多次羞辱自己的高傲女人，竟然让一个扮成家庭教师的下人做情夫，而且还深爱着他，这更使贫民收容所所长气忿不过。而且，女仆叹了口气接着说，“于连先生很轻易就得到了她，而且，他对夫人依旧是冷冷淡淡的。”

爱丽莎确信他们私通是她回了乡下以后的事情，不过她认为这事已经很长时间了。

“毫无疑问，”她忿忿地补充道，“他拒绝娶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我却还傻乎乎地求夫人帮忙，去跟他说呢！”

当天夜里，德·雷纳耳先生接到了一封长长的匿名信，是和报纸一起从城里寄来的。这封信是用天蓝色纸写的，上面详细叙述了他家中的事。于连发现，市长看信时，脸色发白，并时常投过来凶狠的一瞥。整个晚上，于连奉承他、捧他，想请他解释一下勃艮第优秀世家的家谱，但没有成功，市长还是被烦乱心绪困扰着。

第二十章 匿名信

不要太恣意调情。血液中的火焰一燃烧起来，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草秆。

——莎士比亚《暴风雨》

午夜时分，众人离开客厅的时候，于连瞅准机会对他的情人说：

“今天晚上别见面了，你的丈夫怀疑了；我敢打赌，他唉声叹气读完的那封长信一定是匿名信。”

值得庆幸的是，于连回到卧室就把门锁住了。德·雷纳耳夫人愚笨地认为，于连只是因为不想让她来才说出的一个借口，所以很不明智地按照以往幽会的时间来到了他的门前。一听到走廊里有响动，于连就立刻把灯吹熄了。来的那个人摇了摇他的房门，试图要打开。这个人是德·雷纳耳夫人还是她醋意正浓的丈夫呢？

第二天一大早，那个经常袒护他的厨娘就送过来一本书，书的封面上还写了一句话：Guardate alla paginal30（意为，请读一百三十页）。

这种不慎重的做法让于连心惊肉跳，他立刻翻开一百三十页，拿出了一封用别针固定的信。信纸上泪痕点点，而且字迹潦草，还有很多错误，一看便知是在忙乱之中匆匆写就的。要知道德·雷纳耳夫人平时写信都是很注意的，所以今天这种情形让于连十分感动，甚至暂时忘记了她如此不谨慎的行为。

“今夜你不愿看到我吗？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你的心。我怕你的眼神，我害怕！伟大的主啊！你会不会根本就不曾爱过我？要真是这样，就让我丈夫发现我们的私情，把我囚禁在乡下，和我的孩子们永远分开吧。或许这也是天意。我将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久于人世。但是你，就成了一个凶残的魔鬼吧。

“你不爱我了，是吗？你这个不尊敬天主的人，是不是已经厌倦了我的疯狂，我的悔恨？你要毁了我吗？去把我这封信在维鲤叶公开吧，这是最简便的方法，或者给瓦尔诺先生自己看，也可以。告诉他，我爱你。不，不要这样说，告诉他，我崇拜你，我的生命，是见到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告诉他，我即使在从前最年轻狂热的日子里，也未曾梦想过你带给我的这种幸福；告诉他，我为你已经牺牲了生命，并且还要牺牲灵魂。你知道，我为你牺牲的还要更多。

“但是，你这个人，已经明白了牺牲的含义了吗？告诉他，我为了激他发怒，对所有的恶人都不会在乎。对我来说，世界上真正的不幸只有一个，那就是，教我热爱生命的人变了心。献出生命，把它作为牺牲，以后就可以不为我的孩子们担心，这对我来说有多么幸福啊！

“不用再怀疑了，亲爱的朋友，假如真有匿名信，它一定出自那个恶人之手。他用他的粗嗓子自我吹嘘，夸耀自己的骑术，卖弄他所谓的优点，足足纠缠了我六年。

“真的有这么一封信吗？狠心郎，我就想和你说这个，不过，你没做错。我也许是最后一次紧紧的拥抱你，这样无论如何我也不可能像独自一人时冷静地研究问题了。从今往后，我们将很难得到幸福。这会让你悲伤吗？的确，在福盖先生不寄给你书的日子你会这样的。已经做出牺牲了，所以明天我要对丈夫说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不管它是否真的存在。现在应该找个得体的借口立刻送你回家，并送你一份丰厚的酬劳。

“嗨！亲爱的，我们就要分开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我知道，你会像我一样痛苦的。但是没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那封信的影响；我丈夫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了，与我有关和无关的都有。可是，从前我是多么的不在意啊，一笑了之。

“我走这一步是为了让我丈夫相信，信是瓦尔诺写的；我确信，一定是他在搞鬼。你若是离开这儿，千万要住到维鲤叶。我会想个法子让我丈夫也去那呆上半个月，这样就可以让那些蠢货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并未冷淡。到了维鲤叶之后，甚至包括那些自由党在内，你都要和他们结交，而且我知道他们的夫人们也都希望认识你。

“你要和瓦尔诺先生尽量保持友善，不要和他闹僵，更不要履行你曾经说过的话，去割他的耳朵。重要的是你应该让维鲤叶的人们相信你就要跳槽去瓦尔诺先生家或别的什么人家教育他们的子女去了。

“如果这样，我的丈夫就会容忍不下去了。要是他真的忍了，那么好吧，至少你还留在那里，我还会时常去看你。我的孩子们很爱你，所以一定会去看你的。我的天！我觉得孩子们更可爱了，因为他们爱你。应该忏悔啊！不知结果会怎样？……我把话扯远了……总之，你要明白什么才是你应该做的。我跪下来求你，对那些庸俗的家伙和善些吧。要以礼相待，并且不能显出一点轻蔑，因为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别有丝毫的怀疑，我丈夫对你的态度，完全取决于舆论。

“你现在要做的是给我写一封匿名信，一定要耐住性子，先准备一把剪刀。你把下面看到的那些字从一本书上找到并剪下来，然后再用胶水贴在我送过去的那页天蓝色信纸上，那是我从瓦尔诺先生那里搞到的。你要预先有所提防，把剪剩下的书页都烧掉，因为他们也许会搜你的房间。若是你找不到现成的词，那么就只好耐心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了。为了不让你太麻烦，我已经把信的内容缩得很简略了。不过，唉！你如果像我害怕的那样不再爱我了，那就一定会觉得这封信太长了！”

匿名信“夫人：

你所有的伎俩人们都已经明了，而且那些想制止它们的人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已经知晓。看我对你还有一点情意的份上，奉劝你一句：和那个野小子的关系该结束了。如果你明智一些照着做了，你的丈夫就会认为接到的信是一大堆谎言，而且我们也会就此罢手。颤抖吧，倒霉的女人！从现在起，时刻记住掌握在我手中的秘密，对我百依百顺吧！”

“你贴完了这封信（从说话的口气你能看出是所长说的吗？）以后，马上从房间里走出来，我会等着你的。”

“我先要去一趟村里，回来时会面色慌张，而事实上，我也是真的很不安了。主啊！我冒这样大的风险就是因为你有一封匿名信。最后，我会说这封信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的，然后给丈夫看，并做出一副苦相。而你，这时候应该和孩子们在大树林的那条路上散步，并且要到吃晚饭的时候再回来。

“在悬崖顶上，你一定可以看到鸽子楼，如果见到了一块白手绢，就说明我很顺利，要是没看见什么，情况则相反。

“薄情的家伙，难道在散步之前你的心里就想不出一个办法对我说声你爱我吗？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分开，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再多活一天的。啊！一个坏母亲！亲爱的于连，我写下了几个毫无意义的字；我感觉不到它们；此时你是我唯一想到的，我写下它们只是为了不挨你的骂。既然已经知道将要失去你，我又何必装假不说呢？是的，我可以让你觉得我很冷酷，但绝不会让你、我最崇拜的人觉得我不诚实！我一辈子已经欺骗很多次了。听着，你如果不爱我了，也会得到我的原谅的。我没有时间再看一遍信了。用生命去换那在你怀抱中度过的幸福日子，我很值得。你知道，这些幸福的日子让我付出的代价比这还要高。”

第二十一章 同主人的对话

唉！这都是我们生性脆弱的缘故，不是我们自身的错处；

因为上天造下我们是哪样的人，我们就是哪样的人。

——《第十二夜》

像孩子那样的快乐，于连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字一个个贴好，他走出房间，正好碰到他的学生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她把信按在手里，像一件平常事一样，并不显得紧张；于连不禁为她的镇静而吃惊。

“胶水干没干？”她问。

前不久让悔恨搅得意乱情迷的就是这个女人吗？她现在又有什么高招？像她这样高傲的人，当然无须发问。但是，她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讨他欢心。

“如果这件事办不好，我的一切便不再属于我。你到山里找个地方，把盒子埋好，也许有一天，它会成为我唯一的财源。”说这话时，她的神情依然是镇静的。

说着，她把一只首饰盒交给他，那盒子是摩洛哥羊皮做的，红红的，盖子是一块玻璃，盒里装满了黄金和几粒钻石。

“你可以走了。”她对他说。

他吻吻孩子，最小的一个还吻了两遍。于连肃立在一旁，她快步从他身边走开，瞅也不瞅。

德·雷纳耳先生的生活从拆开匿名信那一刻起，就像发生了塌方一般。他有过要跟人决斗的时候，那是一八一六年。从那以后，他的心还没有受过如此的震撼。说句实在话，当时挨枪子儿的下场也不会像今天这样让他痛苦。他把信翻来覆去看个没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有些像女人的笔迹，在这种情况下，会是哪个女人写的呢？”他把在维鲤叶认识的所有女人一个接一个地排队，还是没法确定怀疑对象。“会不会是哪个男人口授的呢？这个男人又是谁呢？”想到这里，同样没法确定。认识他的人，大多数嫉妒他，同时也恨他。“还是去问问我的妻子吧。”出于习惯，这么想的同时，他从瘫坐在那里的扶手椅上站了起来。

刚站起来，他又拍着自己的脑门说：“天哪！她是我特别应该防备的，眼下她是我的敌人。”说完，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铁石心肠是外省人实用的处事哲学，而铁石心肠造成的结果是，德·雷纳耳先生平时两个最亲密的朋友，此刻成了他最害怕的对象。

“除了他们我也许还有十个好朋友。”他一个一个地考虑，估计从每一个人那里能得到多少安慰。“全都一样！全都一样！”他愤愤不平，“他们看我倒霉，高兴还来不及呢！”好在他相信自己被人嫉妒得很厉害，并不是事出无因。他城里的住房富丽堂皇，不久前国王还在那里睡过觉，从而荣誉与世长存；此外，他还把维尔吉的城堡整修一新。古堡的外墙砌成白色，窗户上配上了淡绿色的百叶窗。那种华丽，一时又让他感到欣慰。这座城堡十里之外就能看见；相形之下，附近一带那些别墅或所谓的古堡，由于日晒雨淋，岁月剥蚀，一片灰暗，不可同日而语。

德·雷纳耳先生希望得到一个朋友的眼泪或同情，那位朋友就是本堂区财产管理委员，不过他是个遇事只会挤眼泪的傻家伙。然而，也只剩下这一线希望了。

“还有什么不幸可以跟我的不幸相比！”他气冲冲地嚷了起来，“太孤独了！”

“这可能吗？”这个很值得同情的人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走运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商量商量，这怎么可能呢？我现在神智恍惚，自己都察觉到了！啊！法尔科兹！啊！迪克罗！”

他痛心地大喊。这是两个他童年时代的朋友，由于他在一八一四年的傲慢表现，彼此间慢慢疏远了，他们不是贵族，他希望改变他们一直保持的平等关系。

那个叫法尔科兹的人，既聪明又善良，原先在维鲤叶做纸张买卖，后来在省城买下一家印刷厂，办了一家报纸。圣会偏偏要让他破产：结果是报纸被查封，工厂的印刷执照也被吊销了。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十年来法尔科兹第一次给德·雷纳耳写信求援。维鲤叶市长认为该用古罗马人强硬的口气回答：“如果国王的大臣赏给我这份荣幸，向我征求意见，我一定会回答，毫不客气地让外地所有的印刷厂主破产吧，让印刷业跟烟草业一样，都归国家专营。”这封写给好朋友的信，在维鲤叶传诵一时；今天德·雷纳耳先生想起了信中的措辞，不觉感到痛心。“谁能想到，以我的地位、财产和勋章，竟然还有悔不当初的一天？”他拍胸长叹，一会责备自己，一会怨恨别人，多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好在他没有想到要去窥探妻子的动静。

“我跟路易丝过惯了，”他想，“我所有的事情没有她不知道的，如果明天我自由了，可以重新结婚，一时还找不到能完全代替她的人。”想到这里，他常是用妻子是清白无辜的想法来劝慰自己。觉得不可意气用事，变通一下才好。受诽谤的女人，我们见得多了。

“哎，”他突然喊出声来，步伐也失去了平衡，“把我当成一个一钱不值的人，一个叫花子一样，好像我是个废物，任凭她和她的情夫一起愚弄我吗？难道应该让全市的人都来嘲讽我的宽厚吗？人们在谈夏尔米埃（当地一个广为人知的受欺骗的丈夫）时，什么难听话没有说过呢？一提起他的名字，谁不唇边挂着微笑呢？他是个好律师不假，谁还在乎他的口才呢？啊！夏尔米埃！人们管他叫夏尔米埃·贝尔纳，这是存心用那乌龟男人的名字来羞辱他。”

“谢天谢地，”德·雷纳耳先生在另外的时候又想，“多亏我没有女儿，不管我采取什么方式惩罚，都不会阻碍我孩子的前程，我可以把这个乡下人和我老婆捉住，一起杀死，出了人命，这件事的悲剧性就不会使它成为笑柄了。”这个念头颇合他的心意，他就细细地想了下去。“刑法是站在我这边的，不管出了什么事，圣会和陪审团的朋友肯定会来救我的。”他把锋利的猎刀拿出来看了看，但一想到流血，不免有些害怕。

“要不就把这个胆大妄为的家庭教师痛打一顿，赶出去了事。不过这么一来，在维鲤叶甚至在全省就会闹得人人皆知。法尔科兹的报纸查封之后，我迫使主编出狱后，丢了有六百法郎收入的差事，听说这个家伙最近又抛头露面了，没准儿他会施展伎俩把我耍笑一通，我却无法拖他上法庭。……这个无赖会用影射的手法暗示他说的是实有其事。像我这样一个出身高贵、地位显赫的人，免不了被平民嫉恨。到那时，巴黎好多可怕的报纸上会出现我的名字。唉，我的天！真阴险！眼看德·雷纳耳这古老的姓氏就要落人人们嘲笑的泥坑……万一出门游山玩水，非得改名换姓不可，非得抛弃这个给了我荣誉和权势的姓氏，没有比这更倒霉的了！

“假如给老婆留条活路，出丑后再把她赶走，她的姑妈就会把全部财产直接传给她。我的妻子当然要带上于连到巴黎去享福。而维鲤叶的人早晚会明白，我还是上了妻子的当。”这个倒霉的男人看到桌上的灯火渐暗，曙光初射，便到花园去透透气。此时他已打定主意，决定暂不挑明，因为一旦声张了出去，准会让维鲤叶的好朋友乐坏了。

他在花园里转了一圈，心情平静了许多。“不！”他大叫起来，“太太不能丢掉，她对我太有用处了。”他无法想象没有老婆的家会成什么样子。他除了R侯爵夫人没有别的亲戚，可这位

侯爵夫人年纪已大，而且痴呆，为人也十分刻薄。

又有一个诱人的想法涌上他的心头，不过实行起来需要相当大的魄力，不是这倒霉蛋所能胜任的。退一步再说吧，他想：“我现在且饶过老婆，哪一天她惹了我，我再斥责她行为不检点，这一天早晚会来到。她面子上过不去，势必跟我翻脸，不过事情早点发生她就不会把姑妈的遗产继承到手。人家就不会取笑我了！我妻子喜欢她的孩子，最后会把财产留给他们；我还是成了维鲤叶的笑柄。怎么连报复老婆都不会！看来怀疑是怀疑，犯不上弄个水落石出。不过这是做茧自缚，日后反倒不便斥责她了。”

过了一阵子，德·雷纳耳先生的虚荣心又开始发作了，他把维鲤叶娱乐场或贵族俱乐部弹子房里听到的种种议论一一回想起来；在押赌注的间歇，总有个爱说怪话的家伙，把戴绿帽子的丈夫当作话题拿来开心。现在想来，这些笑话实在残忍。

“天哪！我老婆为什么不死掉呢？她要一死，我就不会成为笑柄了。我为什么不是鳏夫呢？那样我就可以在巴黎上流交际圈里混上半年。”这种想法使他感到短暂的愉快，马上思路又回到用什么办法查明真相上来了。为什么不趁夜深入静时，在于连的房门前洒上一层麸皮，第二天便能看出脚印来。

“这个办法未必高明”。他马上想到，“爱丽莎这个坏丫头会看出来，我在吃醋的事马上就会人人皆知。”娱乐场中有人讲，有个当丈夫的拿根头发沾点醋，分别贴在妻子和情人的门上当封条，从而查明了确有其事。”

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后一种办法好，完全可以试一试，不料在小路拐弯的地方碰上了那个他恨不得马上让她死掉的女人。

她是刚去教堂里做弥撒回到村里来的，有一个哲学家看了大觉可疑的传说，她却深信不疑，她认为现在大伙去的那个小教堂，就是当年维尔吉领主大人的古堡里的圣堂。德·雷纳耳夫人在教堂里祈祷，脑子里总是浮现着一个画面：她似乎看见丈夫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猎时，装作偶然走火，一枪打死了于连，晚上还拿于连的心让她品尝。

“我的命运取决于他对我的话做何反应。”她寻思道，“过了这关键的时刻，也许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他可不是一个理智型的明白人。我无法预料他会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来。偏偏我们共同的命运，还得由他来决定，他有这个权利。当然，我的手段是不是巧妙，没准儿也能点拨点拨他。愤怒之下，他会胡来的，看不清什么事理，伟大的主啊！给我点才干，给我点镇静吧！”

她走进花园，看见丈夫头发散乱，衣衫不整，知道他一夜不曾合眼，顿时如同受了魔法一样镇静下来，她把一封已经拆开又重新叠好的信交给他。他却不看信，只有一双发狂的眼睛盯着妻子。

“这封信真歹毒，”她对他说，“我从公证人的花园走过，一个形迹可疑的男人交给我的；他说他认识你，领受过你的恩情。我只求你办一件事，就是把这位于连先生打发回自己家去。”雷纳耳夫人这句话似乎说得匆忙或者说得时候略早，不过既然非说不可，还是早说为佳。

看到丈夫面露笑容，她心头也觉得快乐。从他凝视她的眼神里，她明白了于连完全猜对了。她不但没有因为这个现实的不幸感到忧虑，反倒想：“多么高的才华呀！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呀！要知道他是一个经验不多的年轻人，他以后还有什么高位不能爬上去呢？唉！只怕到那时他成功后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一番对她崇拜的男人的赞美，使她完全摆脱了慌乱的境地。

她对自己的做法感到满意。“我也不是配不上于连。”她对自己这样说，心头涌上一股甜丝丝的快意。

德·雷纳耳先生什么也没说，仔细观看第二封匿名信，读者

也许不会忘记这封信是用胶水把一个个铅字贴在蓝信纸上的。“有人千方百计捉弄我。”德·雷纳耳先生对自己这样说着，感到非常疲劳。

“又是一番侮辱，看起来得认真对待了，而且老是因为我的妻子！”他很想用脏话痛骂她几句，但他想起了贝桑松那笔遗产，好不容易忍住了。他突然想找样东西出出气，就把这第二封匿名信揉成一团，大步跑开去，觉得离妻子越远越好。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妻子身旁，心情平静多了。

“应该马上做出决定，辞退于连。”她向他建议说，“他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你多花几个钱赔偿他就是了。再说他有学问，找工作一点不难，比如说到瓦尔诺先生或德·莫吉隆区长家去，他们家都有孩子，这样也没有什么对不住他的……”

“你说这话有点发傻，”德·雷纳耳先生吼了起来，声音很是可怕。“能指望一个女人有怎样的见识呢？什么事有道理，什么事没道理你从来不关心，那人情礼俗你怎么会懂呢？你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懒懒散散，整天忙着捉蝴蝶玩，软弱的女人哪，谁家有了你们真是不幸！”

德·雷纳耳夫人随他去说，他说了很久，用当地人的话来说，他是在发泄怒火。

最后她说：“先生，任何一个女人在她最珍贵的东西——名声受到损害时，都会说的，我也不例外。”

德·雷纳耳夫人在这次谈话中，一直非常冷静，她是否还能和于连同住在一个屋顶下，要由这次谈话来决定。她的心思集中在怎样转移丈夫的盲目怒火上。丈夫讽刺她的话，她浑然不觉，因为她根本没听，心里在想于连。“我这样做，他会满意吗？”

“这个乡下人，我们对关怀备至，又送他不少礼物，也许真是清白无辜的，”她最后这么说，“但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不能不责备他……先生；刚才看到了那一封信，我就想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不是他就是我，总得有个人离开你的家。”

“你是想大闹一场，非要把你和我的名誉败坏了不可吗？你愿意叫维鲤叶好多人看咱们的热闹吗？”

“对极了。人家看你发财眼红；你有管理才能，善于把你的家和这个城市搞得很兴旺……好吧！我去劝告于连向你请个假，到山上那个木柴商那里呆上一个月；谁让他们是朋友呢。”

“什么事也不要做。”雷纳耳先生语气平和地说，“我首先要求你别跟他说话，免得我跟他闹翻。你知道这位先生年纪不大，人不十分敏感。”

“这个年轻人一点也不老辣，”德·雷纳耳夫人说，“他或许有学问，这你最清楚不过了，但是骨子里，是个实实在在的乡下人。他还拒绝了爱丽莎，不肯娶她；我知道这事后，对他更没有什么好印象，这本来是一笔稳妥的财产，他的借口是爱丽莎有时悄悄去见瓦尔诺先生。”

“啊！”德·雷纳耳先生眉毛一挑，“怎么于连跟你谈过这个？”

“不，只是随便谈谈。他经常跟我谈到要献身圣职，不过，请相信我，对这些小小百姓来说，最大的心愿是有面包吃。他话里话外表白得非常清楚：爱丽莎那些私下拜访，他是知道的。”

“可是我呢，我却什么也不知道！”德·雷纳耳先生变了脸色，字字用力地说道，“我家里发生的事我竟然不知道……怎么！爱丽莎和瓦尔诺之间有点什么吗？”

“唉！说来话长了，”德·雷纳耳夫人笑着说，“也许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还是早些时候开始的，那时你的好朋友瓦尔诺知道维鲤叶人认为他对我有点柏拉图式的感情，他也并不怎么生气。”

“我一度有过这种想法。”德·雷纳耳先生用手敲着自己的头，他把种种迹象一一搜集起来，“但是，你什么都没对我说，对不对？”

“有必要让我们所长的虚荣心发作一次，而使两个好朋友各奔前程吗？有哪个上流社会的妇女没有收过他写的极其风趣、甚至有点风流的信呢？”

“他给你写过？”

“写过不少。”

“马上把这些信拿来给我看，这是命令！”德·雷纳耳先生神气活现，身子顿时比原来高出一截。

“我决不会这样做，”回答他的，是一种懒散的、漫不经心的腔调。“等哪一天你想开了，我再拿给你看。”

“马上给我看，见鬼！”德·雷纳耳先生大声嚷着，他愤怒得有些发狂，十二个小时以来，他还没有这么痛快过。

“你能发誓不为收容所所长这些信争吵吗？”德·雷纳耳夫人神情严肃地说道。

“不管吵不吵，反正我可以不让他再管孤儿院，但是，”他怒气冲冲地说，“信放在哪儿？我马上就看。”

“放在我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但是我不会给你钥匙。”

“我可以把它砸开。”他一边嚷一边朝妻子的卧室跑去。

这是一张名贵的写字台，是专程从巴黎运来的，平时只要看见上面有一点脏，他就会用礼服的下摆去擦它。如今他拿一根铁棒把它砸开了。

德·雷纳耳夫人连跑带颠爬上一百二十级楼梯，在鸽楼小窗子的铁框杆上系上一条雪白的手绢。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眼睛里含着泪水，朝山上的大树林望去。“毫无疑问，”她心想，“于连正在那些枝叶茂盛的一棵山毛榉树下，等待这个幸运的暗号呢。”她留心听了好一阵子，接着诅咒了知了的聒噪和鸟儿的啼鸣；如果没有这些讨厌的声音，从大岩石那边发出的一声快乐的呐喊，肯定会传到她的耳边的。她的眼睛贪婪地扫视着那片由树顶形成的、像草地一样平坦的无边无际的深绿色斜坡。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没想到发明一种信号，好告诉我他跟我一样幸福呢？直到她担心丈夫会来找她，才从鸽楼上下来。

她发觉丈夫正处在愤怒状态。他一目十行地看着瓦尔诺先生那些平淡无奇的字句；这类字句原来不宜于情绪激动时看的。

德·雷纳耳夫人抓住丈夫喊叫声暂停息时，插了一句说：

“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想法，应该让于连出门旅行一趟才好。不管他在拉丁文方面有多大的才能，他毕竟是个时常显得很粗鲁，不知分寸的乡下人，他自以为很有礼貌，每天都向我说一些过分夸张很不得体的恭维话，这些恭维话不知是从哪本小说上看来……”

“他从来不看小说，这我很清楚，”德·雷纳耳先生大声说道，“你以为我是瞎了眼的主人？连自己家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吗？”

“好吧！这些可笑的恭维话，如果不是听来的，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那更糟糕。他会到维鲤叶，用这种口气来谈论我……话不必扯得太远，”德·雷纳耳夫人突然呈现出有新发现的神情，“他很可能在爱丽莎面前这样说，这跟在瓦尔诺先生面前说没什么两样啊。”

“啊！”雷纳耳先生大喊一声，朝桌子猛捶一拳，不仅桌子，连整个房间都震动起来，“铅字印的匿名信和瓦尔诺先生的亲笔信，用的竟是用一种信纸。”

“总算水到渠成！……”德·雷纳耳夫人心想。她作出被他这个发现吓呆了的样子，没有勇气再说一句话，走到客厅的一角，坐在长沙发上。

这一仗从现在起可以说是打赢了，为了阻止德·雷纳耳先生去跟那个匿名信的假定作者算帐，她还有好多事要做。

“你怎么不想想，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前，就向瓦尔诺先生问罪，不是太愚蠢了吗？你被人嫉妒，不怪别人，只能怪你的才

干。你的出色的行政管理，富有审美能力的房屋建筑，我给你带来的陪嫁，尤其是我们有希望从姑妈那继承到的一笔可观遗产，那数目又被人夸大到了天文数字，这一切使你成了维鲤叶的第一号人物。”

“你还忘了出身。”德·雷纳耳先生说这句话时，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

“当然，你是省里最惹人瞩目的贵族之一，”德·雷纳耳夫人连忙接过话头，“如果国王没有受到约束，能够公正地对待一个人的出身，你一定早就进了贵族院。处在这样尊贵的地位上，你想给那些嫉妒你的人，留下一个话柄，值得吗？”

“跟瓦尔诺先生去谈他这封匿名信，这就等于在整个维鲤叶，或者说，等于在整个贝桑松，甚至全省宣布：一个德·雷纳耳家族的人轻率地把这个微不足道的平民引为知己，给了他冒犯自己的机会。你刚才发现的这些信，如果能够证明我曾经答应过瓦尔诺先生的求爱，你就应该把我杀死，我死一百次也是罪有应得，不过，千万别在瓦尔诺先生面前表示出你的愤怒。你要想到，你周围好多人都在等一个借口，来报复你的优越。你更该想到，你在一八一六年为那几桩逮捕案出过力。有个家伙逃到屋顶上……”

德·雷纳耳先生大声嚷道：“你对我既不尊重也不友好……我至今没有当上贵族院议员。”这段往事，想起来就叫德·雷纳耳先生伤心。

“我的朋友，”德·雷纳耳夫人满脸堆笑地说，“我想我将来会比你富有，我嫁给你十二年了，就凭这个，我也有发言权，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事情上，我该更有发言权。如果那位先生比我重要的话，”她装出十分烦恼的样子，“那好办，我打算上我姑妈家去度过这个冬天。”

这句话说得非常成功，立场坚定而礼貌周全，完全可以使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雷纳耳先生下定决心，但是，按照外省的习惯，他又一一列举了所有的理由。德·雷纳耳夫人让他说下去，听得出他的火气还没有全消。长达两小时的废话，把一个发了一夜脾气的人的精力消耗尽了。他把自己应该如何对待瓦尔诺先生和于连，如何对待爱丽莎，都一一想好了。

在这场关系重大的争吵中，德·雷纳耳夫人对这个男人几乎有一两次感到同情了，毕竟他们在一起相互厮守了十二年。但是，真正的爱情，无疑是自私的。何况她随时等待他承认头一天收到了那匿名信，但他却只字不提。德·雷纳耳夫人心里没底，不知信中向支配她命运的人到底暗示了什么。因为在外省，社会舆论完全由丈夫们主宰。一个做丈夫的如果抱怨妻子，便会招来嘲笑；不过在法国，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变得越来越小。如果丈夫不给妻子钱花，妻子就会去做女工，每天挣十五个铜子儿，即使有人要雇佣，也会有所顾忌。

土耳其后宫的妃嫔可以不顾一切去讨好苏丹；苏丹是全能的，后妃没有靠诡计窃取他的权力的希望，而主子的报复是残忍的、血腥的，但也勇敢而痛快：一把匕首，结束一切。到了十九世纪，一个丈夫完全可以利用公众的鄙视来杀死他的妻子，这就是让所有人家的客厅拒绝为她开门。

德·雷纳耳夫人回到自己房里，明显感到自己仍处在危险之中。她的卧室一片混乱，不堪入目。她那些精美的小匣子，暗锁已被砸开了，连地板也撬了起来。“他会对我毫不客气的！”她自言自语地说，“他一向喜欢彩色镶木地板，他的孩子穿湿鞋他都会气得满脸通红。这一下坏了，无法收拾了！”她对自己刚才的胜利，多少有些于心不安，一看到这种场面，马上又心安理得了。

在晚餐的钟声敲响之前，于连才领着孩子回来。吃过餐后点心，仆人们退出时，德·雷纳耳夫人冷淡地对于连说：“你曾经向

我表示，你愿意到维鲤叶去住半个月。德·雷纳耳先生同意给你假期。你高兴什么时候动身就什么时候动身。不过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每天有人把他们的作业给你送去。”

“是的，”德·雷纳耳先生不客气地说，“假期不能超过一个礼拜。”

于连看他满脸苦恼，可以想象他心情如何烦闷。

当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的一瞬间，于连对情人说：“他还没有打定主意吧？”

德·雷纳耳夫人把早上以来发生的事匆匆说了一遍。

“详细的情况，晚上我再告诉你。”她笑着补充说。

“女人的邪恶，由此可见！”于连想，“是出于什么样的快乐，什么样的本能，在驱使她们欺骗男人啊！”

“我发现爱情使你眼明心亮，同时又使你盲动胡来。”他态度有些冷淡地说，“你今天的举动令人敬佩，但是，我们今晚见面的计划算得上谨慎吗？这所房子里到处都是敌人。别忘了爱丽莎对我充满仇恨。”

“这仇恨非常像你可能使我感到强烈的冷淡。”

“就算冷淡，我也有责任救你脱离险境。万一德·雷纳耳先生去问爱丽莎，只要提个话头，爱丽莎就会通通说出来。怎么知道你的丈夫不会手执武器，躲在我的房门旁边呢？”

“怎么！居然连这点勇气也没有吗！”德·雷纳耳夫人说这话时，一个贵族小姐的高傲溢于言表。

“我永远不会下贱到贬低自己去谈勇气，”于连从容地说，“那才是卑鄙可耻的。让世人根据事实去判断吧。但是，”他握着她的手，又补了一句，“你想象不出我有多么爱你。如果在这次残酷的分别之前，能郑重地向你道别，我该多么快乐呀。”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语言是给人用来掩盖思想的。

——马拉格利达神父

于连刚到维鲤叶，便深深责备自己对德·雷纳耳夫人不够公道。“如果她由于软弱，在同丈夫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我一定会像瞧不起弱女子那样瞧不起她！哪知她从容不迫，活像一个外交家，这倒使我不禁同情起失败者——我的情敌来了。我的行为里，透露出一个小市民的狭隘。我自己有点忍辱受屈之感，因为德·雷纳耳先生是个男子汉！在男人这个著名的行列中，我虽然有幸属于它。其实不过是个笨蛋。”

谢阁神父在撤职以后，被迫搬出了本堂神父住宅；当地的自由党人争先恐后为他提供住宅，被他一一拒绝了。他花钱租了两间房子，里边堆满书籍。于连要叫维鲤叶的人看看神父应该怎样的一种人，便到父亲家里取了十二块松木板，自己扛着，走过大街给他送去。他又跟一位老朋友借来工具，做成一个书橱，把谢阁先生的书整整齐齐地摆好。

“我还以为世俗的虚荣心早已把你腐蚀得差不多了，”老人说着，高兴得泪花直闪，“那身华丽的仪仗队军服给你树起多少敌人哪，现在你干的总算抵过了那件孩子气的事。”

德·雷纳耳先生吩咐于连住到他的家里。没有一个人疑心到发生的事。于连到达后的第三天，看见了一位不算小的人物——区长德·莫吉隆，登上楼一直走进他的房间。他们一起度过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乏味的闲聊，什么人心险恶，国库管理人员不廉洁，法兰西要大难临头等等。等于连朦胧察觉出他的来意时，两个人已经来到楼梯口。这位半失宠的家庭教师，怀着适当的敬意，送一个幸运省份的未来省长下楼。忽然，这位未来省长关心

起于连的前程，赞扬他淡漠名利，等等。最后德·莫吉隆先生慈祥和蔼地把于连抱在怀里，建议他离开德·雷纳耳先生，去为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效力，因为那位官员家里也有孩子需要教育，他会像菲力普王一样感谢上苍，不过不是感谢上苍把孩子赐给他，而是感谢上苍让他们降生在与于连先生相邻的地方。“他家的家庭教师可以拿到八百法郎，不是足月付给，这没有派头，”德·莫吉隆先生说，“而是按季度提前付给。”

现在轮到于连说话了，他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他的答复几乎完美无缺，长得像主教的训谕；它什么都提到了，但是没有一句说得明明白白的。从里边可以找到对德·雷纳耳先生的尊重，对维鲤叶公众的恭敬，当然少不了对大名鼎鼎区长的感谢。这位区长发现对方比自己更善于花言巧语，不由大吃一惊，他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却是白费心机。于连非常高兴有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他换了另外的词句重新答复。从来不曾有过一位能言善辩的大臣在议会会议上，看到会场气氛有些热烈，希望占有会议结束前的全部时间，比他说的话更多，而内容更少的了。德·莫吉隆先生刚走，于连像发疯一样哈哈大笑起来。为了满足他弄虚作假的兴致，他写了一封长达九页的长信给德·雷纳耳先生，把来客所说的话通通复述一遍，最后谦虚地向他征求意见。“德·莫吉隆这个混蛋居然没把提出建议的人告诉我。”他暗暗想道，“一定是瓦尔诺，他见我流放到维鲤叶，以为是他的匿名信起了作用。”

于连快活得像个猎人在秋天的早晨，早早来到一片满是猪物的原野上。信件发出后，他去征求谢阁先生的意见。但在到达神父的住处之前，老天有意给他安排了一件开心事，让他迎面碰上瓦尔诺先生。他在瓦尔诺面前并不隐瞒自己的痛心事：像他这样一个贫穷的小伙子，应该完全献身给上天安排在他心里的从事圣职的志向，但在尘世间，光有志向是完全不够的，为了使自己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资格在天主的葡萄园里做工（指当教士传教），又不至于配不上博学的合作者，必须去受教育；而要进贝桑松神学院，两年的费用不是个小数。因此有必要积蓄一笔钱，而要积蓄一笔钱，拿按季付出八百法郎年薪，自然要比每个月花掉的六百法郎要容易。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老天把他安排在德·雷纳耳先生的孩子身旁，唤起了他内心对孩子们的特别依恋的感情，看上去好像是上天在指点他，他不该放弃教育他们，而去教别的孩子……

代替了帝国时代办事雷厉风行的诡辩术，于连把它发挥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最后连他也对自己的腔调感到厌烦了。

回到家里，于连就看到瓦尔诺先生家一个身穿华丽衣服的仆人，手持请柬，请他参加午宴，那仆人为了找他，已在城里跑了个遍。

于连从未去过瓦尔诺的家，如果是在几天之前，于连还想着瞅个空子拿棍子打他一顿，而自己又不至于被送上轻罪法庭。虽然宴会在午后一点钟举行，于连还是觉得提前一个钟头就到贫民收容所所长家的书房里，显得比较恭敬。于连发现他神气活现地坐在许多文件中间。他浓墨的胡子，密实的头发，斜搁在头顶上的希腊式便帽，巨大的烟斗，绣花拖鞋，纵横交叉在胸前的纯金粗链条，外加一个正交桃花运的外省金融家自以为得意的所有饰物，并没有引起于连的敬意，于连反而更加想起那顿棍子还是该打。

于连希望能够见到瓦尔诺夫人，但夫人正在梳妆，不便见客。作为补偿，他享受到了看所长先生如何穿着打扮的快乐。然后他们来到了瓦尔诺夫人的房间，她含着眼泪把孩子们一一介绍给于连。这位夫人是维鲤叶的女名流之一，她长着一副男子般的大脸盘，还为今天的宴会特意化妆了一番。她把与母爱相关的那些词句几乎都使用了出来。

于连顿时想到了德·雷纳耳夫人。他天性多疑，几乎只有通

过对比引起的回忆，他才能接受。不过此时回想起，他往往感动得流出眼泪。这种心情，在看了贫民收容所所长的房子之后显得更加强烈。主人领他参观房子，里面的一切都是崭新的、高级的，他们还把每一件家具的价格说给他听。但是于连觉得其中有些不光彩的东西，散发出财路不正的气味。所有的人，包括仆人在内，看上去好像坦然自若，一致对付外来的轻蔑。

税务官、间接税征收人、警官和两三位公职要员，各带着夫人到来了。紧跟其后的是几位有钱的自由党人。仆人禀报说，宴席已经摆好。于连的心情已经非常不好，他想起餐厅的隔壁就是那些收容来的孤儿，购买这些向他炫耀的庸俗的奢侈品所花费的钱，也许正是从他们每人一份的肉食上克扣来的。

“他们这时候大约正在挨饿。”于连暗想，他的嗓子眼发紧，难以下咽，几乎说不出话来。过了一刻钟，情况更糟，断断续续传来一首民间小调，还应该承认有点下流的词儿，是一个关禁闭的人在唱的。瓦尔诺先生给穿华丽号衣的仆人使了个眼色，那仆人马上退出，很快就再听不见有人在唱歌了。同时，一名仆人用一只绿色玻璃杯给于连斟上莱茵葡萄酒，瓦尔诺夫人特意提醒说，这种葡萄酒的产地价格是九法郎一瓶。于连举起酒杯对瓦尔诺先生说：“那支下流的小曲倒不唱了。”

“可不，我看不会再唱了，”所长洋洋得意地说，“我已经派人去禁止这些叫花子乱唱了。”

于连听了这话，不由得大受刺激，他虽然有了与职业相适应的风度，却没有与职业相适应的心肠。尽管他的虚伪态度不断得到强化，他还是感到了有颗很大的泪珠从他脸上滑落下来。

他企图用绿玻璃杯遮挡眼泪，但是要他津津有味地品尝葡萄酒，那是绝对做不到的。“禁止他唱歌！”他心想，“我的天主！你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

幸好没有人注意到他这种不合时宜的感情用事。税务官哼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一曲颂扬皇上的歌曲。唱到副歌部分，一片喧闹。于连的良心在对他：“这就是你可能达到的宝贵地位，肮脏的钱只能用在肮脏的场合，跟这些狐群狗党一起享用；你也许会有一个两万法郎收入的职位，但是你大吃大喝时，必须禁止被收容者哼小曲；你举行宴会的钱是从他们少得可怜的口粮中搜刮来的；你们在这里宴饮狂欢，他们在那里却更加不幸！——拿破仑啊！在你那个时代，荣华富贵全凭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获得，那是多么美好！可是如今，卑鄙无耻在加重穷人的痛苦……”

于连在这段独白中表露了软弱的心肠，使我对他产生了不好的看法，看起来他跟戴黄手套的阴谋家是同行，一个心眼要改变整个国家的全部现状，又不愿让自己的良心受到半点伤害。

于连猛然间被拉回到现实，继续扮演他的角色。别人邀请他跟贵宾一起吃饭，绝不是让他胡思乱想和一言不发。

一位退休的印花布制造商，贝桑松科学院和于泽斯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从餐桌的另一头向于连发问，大家都说他研究《新约》有了惊人的进展，这事是不是真的。

顿时，周围一片寂静。一本拉丁文的《新约》，像变戏法一样，到了两院院士的手里。他按照于连的回答，随便翻开书，挑了半句拉丁文念出来，于连接着背下去。他的记忆力准确可靠；大伙十分惊奇，加上酒足饭饱，喧闹的劲头更足。于连看了看夫人们红扑扑的脸，有几位长得还可以，特别是唱歌的那位税务官的妻子，很中于连的意。

“说实话，我很抱歉，在夫人面前花费时间背诵拉丁文。”他看着税务官的妻子说，“如果吕比尼奥先生（即两院院士）愿意随便选出一句拉丁文来念，我不再接着背拉丁文，我可以当场把它译成法文念出来。”

这第二个试验，使他的荣耀达到了顶峰。

有几个富有的自由党人，他们是有可能得到奖学金的孩子的

幸运的父亲，因此在最近一次布道时突然改信宗教了。尽管政治上这是一步好棋，可是德·雷纳耳先生还是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他们。这些人对于连的大名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再就是国王进城那天见到过他骑马的姿态，马上成为捧场叫好最卖力的朋友。“这种圣经文体，说实在的，他们一窍不通。”于连想，“不知什么时候这些傻瓜才会厌倦？”可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种文体奇特古怪，他们才觉得有趣，边听边笑。而于连自己已经不耐烦了。

六点钟的钟声敲响时，他一本正经地站了起来，说利戈里奥新神学中还有一章，他要回去学一学，第二天还要背诵给谢阁神父听。“由于我的职业，”他说得很风趣，“就是让人家背书我也背书。”

众人哄堂大笑，赞不绝口，这种情形，很对维鲤叶人的口味。于连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席，其他人也就不顾什么礼节，纷纷站立起来，这就是天才的影响。瓦尔诺夫人又盛情挽留了一刻钟，要他听听孩子们背诵教理回答。他听出孩子们背得颠三倒四，不过也懒得纠正。他想：“对宗教的基本原理都不懂！”他最后再次道别，以为可以脱身，不料还是硬着头皮听他们背诵了一首拉封丹的寓言诗。

“这个作家不讲道德。”于连对瓦尔诺夫人说，“他有一则关于让·舒阿尔教士的寓言，竟对世界上最可敬的事物，也加以嘲笑，他遭到了杰出注释家的强烈指责。”

于连在离开以前接受了四五个人请他吃饭的邀请。“这个年轻人的确为本省争了光！”客人们兴高采烈，众口一辞地赞扬。他们甚至想到通过表决，从市政基金中拨出专款，资助他去巴黎深造。

这个轻率的主意在餐厅里引起反响时，于连已经步伐轻快地跨出了大门。“啊！混蛋！混蛋！”他一连低声骂了四五句，痛快地享受着新鲜的空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贵族。虽然长期以来，在德·雷纳耳家，他从人们彬彬有礼的背后察觉出一种轻蔑的微笑和高贵的傲慢，曾经使他深受伤害。他不能不感到巨大的差别。“即使我们忘掉了钱是从被收容者身上搜刮来的，忘掉不准他们唱歌，”他边走边想，“德·雷纳耳先生请客人喝酒，会报出每瓶酒的价格吗？而这位瓦尔诺先生喜欢炫耀他的财富，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只要他妻子在场，每次谈起他的房子，他的土地，总忘不了说你的房子，你的土地。”

这位夫人显然对享有所有权的快乐十分敏感，吃饭时有个仆人打碎了一只酒杯，她气势汹汹发了一通脾气，可惜她的杯子不成套了；那个仆人也口出污言秽语，叫人无法容忍。

“这伙下流的东西！”于连心里骂道，“就算他们把搜刮来的钱跟我平分，我也不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的看法早晚会流露出来；我对他们的轻蔑，实在难以掩饰。”

不过，按照德·雷纳耳夫人的吩咐，他又参加了几次类似的聚会，一时间成了新闻人物。他穿仪仗队服装的事，已经得到原谅，或者说正是这件轻率的事，是他获得成功的真正原因。不久以后，维鲤叶人议论的一个中心话题，是在这场争夺博学的年轻人的竞争中到底谁能获胜，是德·雷纳耳先生呢，还是收容所所长。两位先生和玛斯隆形成了三头政治，在城里施行暴政已有多年。嫉妒市长的人不在少数，那些自由党人更有理由抱怨；但他毕竟是贵族出身，生来就高人一等，而瓦尔诺先生，他父亲只给他留下六百法郎的年金。从他年轻时，穿一身苹果绿的破衣裳，叫人看了觉得可怜，到羡慕他的诺曼底马、金表链、巴黎时装，他的全部财产，需要有一个转变过程。

这是一个于连从未涉足的全新的社会阶层。在这些人中，只有一个名叫格罗，据说是雅各宾派的几何学家，是个正直的人。于连曾经发誓，只有自己认为是虚假的话才可以说出口，但面对

格罗先生，他对自己这一戒律产生了动摇。

从维尔吉方面不断送来大包大包的拉丁文作业。他得到劝告，说是要常常去看望父亲；尽管心里不痛快，他还是服从了。总之一句话，他成功地挽回了自己的声誉。一天早晨，他觉得有两只手捂住了他的眼睛，他醒来不由大吃一惊。

原来是德·雷纳耳夫人进城来了，她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梯，让几个孩子留在下边照料他们带来的一只兔子，因此，比他们早一会来到于连的房间。这一时刻是美妙的，可惜非常短暂，孩子们带着兔子走上楼来时，德·雷纳耳夫人已经走开了。于连热烈欢迎全体孩子，甚至连兔子也不例外。他觉得像跟家人的久别重逢。他喜欢和这群孩子在一起聊天。他们柔和的声音，纯朴高贵的举动，使他感到惊奇。在维鲤叶他在令人讨厌的氛围中呼吸，他需要把它们从记忆中冲刷掉。每天都存在着对贫困的恐惧，存在着奢侈与贫困的斗争。邀请他赴宴的那些人，主人谈到桌上的烤肉时，不时流露出让他们丢脸、让听者恶心的话来。

“你们这些贵族，有值得骄傲的理由。”他对德·雷纳耳夫人说。他把勉强参加宴会的经过说了一遍。

“这么说你现在是大红大紫了！”想到瓦尔诺夫人每次等于连去都要涂脂抹粉，觉得好笑。“我看她是在打你的主意啦！”

午餐是令人愉快的，有孩子们在场，表面上有些妨碍，实际上却增加了彼此的欢快。这些可怜的孩子不知该怎样表达他们见到于连的欢乐。仆人当然不会不告诉他们，说有人请于连去教瓦尔诺的孩子，宁肯多出二百法郎。

午餐吃到一半，大病初愈、面色苍白的斯塔尼斯拉斯忽然问母亲，他的银刀叉，还有喝牛奶的平底杯，能值多少钱？

“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把它们卖了，把钱给于连先生，免得他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上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连一把抱过斯塔尼斯拉斯，热泪盈眶。他的母亲也放声大哭。于连让斯塔尼斯拉斯坐在腿上，跟他解释，说不该用“上当”的字眼儿，它用在这个场合，是仆人们的说法。他看到自己使德·雷纳耳夫人十分动心，便找些例子来跟孩子说明什么是“上当”。

“我明白了，”斯塔尼斯拉斯说，“就是乌鸦发傻，愚蠢地让干酪从嘴里掉下去，让专会拍马屁的狐狸叼走了。”

德·雷纳耳夫人欣喜若狂，连连吻着孩子，身子自然靠到了于连的身上。

冷不防德·雷纳耳先生推门而入。他那严肃的表情与被他驱散的美好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德·雷纳耳夫人脸色苍白，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否认了。于连抢先开口，大声把斯塔尼斯拉斯要卖盘子奶杯的事讲给市长听。他料定这个故事不会有好的反应。德·雷纳耳先生的习惯是一听“银子”就要皱眉头，“提到这种金属，”他经常说，“这是要从我口袋里掏钱的开场白。”

但是这一回不光是与金钱有关，他的猜疑增加了。他不在场时家庭充满的这种欢乐气氛，对于敏感的他来说，确实有些尴尬。他的妻子称赞于连能用有趣而巧妙的办法，给孩子们讲述他们不懂的词儿，德·雷纳耳先生听了说：“是的，是的，我知道，他这样做，无非是让我的孩子讨厌我，他很容易显得比我可爱一百倍；毕竟我是一家之主。在这个年头，一切都在为让合法的权力变得讨厌。哎，可怜的法兰西！”

德·雷纳耳夫人没有心思去推敲丈夫对她的态度，有什么细小的变化。她刚看出有可能跟于连在一起度过十二个小时。她想在城里买许多东西，而且表示要上饭店去吃饭，不管丈夫怎么说，她就是不改主意。孩子们一听说下馆子，却很高兴，——连现代那些伪君子一说到下馆子，也都津津有味啊！

德·雷纳耳夫人走进第一家时装店后，丈夫便丢下她去拜访

几个客人。他回来时，心情比早上更糟糕。他觉得全城的人都在议论他和于连的事。说实话，并没有人向他说什么无法忍受的话。人们反复说给市长听的，无非是于连仍旧留在他家拿六百法郎呢，还是去拿贫民收容所所长的八百法郎。

这位所长在公开场合遇到德·雷纳耳先生，往往故意作出冷淡之态。这种办法，当然是出于深思熟虑。在外省，很少有轻率的举动，强烈的感情十分罕见，即使有了也要压制下去。

瓦尔诺是离巴黎数百里外，被人称为自以为了不起的人，那种卑鄙无耻、粗俗不堪，可以说是与生俱来。从一八一五年以来，他一帆风顺的经历强化了这些卓越的品质。可以说，他是在德·雷纳耳先生手下统治维鲤叶的人；人很活跃又不知羞耻，不论什么事都要插一脚，不停地走动、写信、演讲，从不在乎人家的白眼，根本不考虑什么个人尊严，最后终于在教士的眼中，几乎可以跟市长平起平坐了。瓦尔诺几乎可以对食品杂货店老板说：“把你们当中两个最笨的指给我”；对法律界的人士说：“把你们之中两个最无能的指给我”；对医生们说：“把你们当中两个最善于欺世盗名的指给我”。他把各行各业的渣滓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让我们一起来统治天下吧！”

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当然使德·雷纳耳先生感到讨厌。瓦尔诺性情粗率，不管什么都不能触动他。玛斯隆神父曾经当面戳穿他的谎言，他仍然坦然自若，无动于衷。

不过，瓦尔诺先生在发财的过程中，对于零零碎碎的小事，能不讲理就不讲理，哪怕道理在那里明摆着，当然，他也明白，人家有权向他指明事情真相。自从阿佩尔先生的参观引起他的担心后，他的活动更加频繁，他到贝桑松去了三趟。每趟邮班他都要寄出好几封信，还有好多信是托晚上到他家来的陌生人带走的。他设法将年事已高的谢阁神父撤职，没准儿也许是做错了。正是因为这一报复行为，好几个出身名门的女信徒把他看成是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由于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帮他了结了这件事，他不得不听从德·弗里莱尔的调遣，又为代理主教办了几件怪事。在他为写那封匿名信感到快慰时，他的政治生涯就达到了这一地步。偏偏妻子希望于连到他家来的想法，使他感到为难。这个想法无疑是虚荣心导致的。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瓦尔诺先生预料到要跟从前的盟友德·雷纳耳先生摊牌。德·雷纳耳先生不会说好话，这个他不在乎；不过市长大人可能写信到贝桑松，甚至写信到巴黎；哪位部长的表兄弟可能突然出现在维鲤叶，把贫民收容所夺走。于是，瓦尔诺觉得有必要靠拢自由党，所以才有好几位自由党人被邀请参加了于连背书的那次宴会。他们可以结成反对市长的同盟。只是选举可能突然举行，保住贫民收容所和投反对票是水火不相容的事。德·雷纳耳夫人对这种政治上的明争暗斗早已了然于心，她挽着于连的胳膊，从一家铺子走到另一家铺子，讲的就是其中的内幕。二人不知不觉走到忠义大道，耗去了几个小时，这里安静得跟维尔吉没什么两样。

在此期间，瓦尔诺作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免得跟从前的主人闹僵。他这个办法成功了不假，不过市长的情绪可更坏了。

虚荣心和孜孜以求、斤斤计较地对金钱的占有之间的斗争，从来还没有使人象德·雷纳耳先生走进馆子时那么愁眉苦脸，相反，他的孩子倒是十分快活，这种对比让他心烦。

“看来我是家里多余的人了。”他拿出一股威严的腔调。

他的夫人把他拉到一旁，向他说明打发于连的必要性。刚才度过的几个小时的快乐时光，使她的自信和坚定得以恢复，这是执行她半月以来深思熟虑计划的前提。可怜的市长一听，更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城里的人在公然拿他对金钱的态度开玩笑。瓦尔诺慷慨得象个强盗，而他为圣约瑟会、圣母会、圣体会的五六次募捐中，出手显然不够大方。

募捐的教士颇有心计，把维鲤叶和附近一带的绅士，按捐款数额的多少登记造册，德·雷纳耳先生已不止一次名列最后。他声称自己“毫无收入”，却无人相信，教士可不在这类问题上开玩笑。

第二十三章 官员的烦恼

挺过这不愉快的时光可以整年趾高气扬。

——卡斯蒂

让这个渺小的人物沉浸在他的烦恼中吧。他需要的是个百依百顺的奴才，只怪他不长眼，选了个热血男儿到家里来。十九世纪的惯例是：凡是声望逼人的贵族，遇到胆大的人，要么杀掉他，放逐他，监禁他，再不就是横加侮辱，使他犯傻，痛苦而死。意外的是，在这儿感到痛苦的，并不是个有胆量的人，在法国的小城以及像纽约通过选举的政府，最大的不幸是无法遗忘德·雷纳耳先生之流的存在。在有两万居民的城市里，这些人可以制造舆论，而舆论在一个法治国家中是相当可怕的。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很可能是你的朋友，住在百里之外，就只能根据舆论来判断你的为人，而这些舆论是由那些生来就有钱有势的贵族傻瓜制造的。谁想标新立异，谁就要活该倒霉。

德·雷纳耳先生全家吃过晚饭，就立刻动身到维尔吉去了。但是第三天早上，于连在维鲤叶又见到了他们。

不到一个小时，他突然发觉，德·雷纳耳夫人似乎有什么秘密要瞒住他。他一在场，她就中断和丈夫的谈话，似乎想让他走开。于连很知趣，不用人家第二次暗示。他变得冷淡而谨慎；德·雷纳耳夫人也察觉了，但是并没有做解释的意思。“难道她已经找了个替换者？”于连想：“前天还对我那么亲密！难怪有人说，那些贵夫人从来就是这样。她们就像国王一样，一个大臣刚受到从未有过的恩宠，回到家里却发现宣布他不再受宠的信件正在等着他。”

于连注意到，在他每一走进就嘎然而止的谈话中，常常提到一所属于维鲤叶市政府产业的大房子，房子又老又旧，但是宽敞

舒适，地处最繁华的商业区，面对着教堂。“这所旧房子与新情人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呢？”于连暗想。在烦恼中，他把弗朗索瓦一世的诗句念来念去。这两句诗他觉得很新鲜，那是不到一个月之前，德·雷纳耳夫人教给他的。当时用了多少山盟海誓，多少儿女情长，恰好可以用来驳斥这两行诗中的每一行！

女人多变化，

信者是傻瓜。

德·雷纳耳先生乘车到贝桑松。这次旅行是花了两个小时才决定的；他好像非常苦恼，回来时他把一个很大的灰纸包扔到桌子上。

“瞧，这件蠢事！”他对妻子说。

一个小时以后，于连看见一个贴布告的仆人把这包东西带走了。他急忙跟在后面。“到第一条街的拐角，我就可以知道这个秘密了。”

他焦急地在贴布告人的背后等待着，贴布告的人用刷子在布告背面刷上浆糊。布告刚一贴好，于连急切地马上把详细内容看了一遍。原来是为出租德·雷纳耳夫妇谈到的那所大房子的公开投标。投标时间定在第二天午后两点，地点是市政府大厅，以第三支蜡烛熄灭为时限。于连大失所望：他觉得期限太短，参加投标的竞争者，能及时得到通知吗？何况布告上的日期还往前填了半个月。他在三个不同地点，又把这张布告全看了三遍，仍然莫名其妙。

他特意去看了看准备出租的房子。看门人没有看见他走到跟前，正神情诡秘地对邻居说：

“唔！唔！白费劲。玛斯隆神父已答应出三百法郎，但市长不同意。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已经把市长叫到府里去了。”于连的到来好象有些碍事，两个人顿时闭口不言。

于连没有错过这次投标，他看见光线很暗的大厅里，有许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彼此互相打量的眼光有些惊讶。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个锡盘，盘里点着三个蜡烛头。主持人喊道：“三百法郎，各位先生！”

“三百法郎！太过份了，”一个人低声对旁边的人说，于连正好站在两人之间。“它值八百多法郎，我想出个高价。”

“别自找没趣。你得罪了玛斯隆、瓦尔诺、主教和他可怕的德·弗里莱尔代理主教那一伙人，能有你好果子吃？”

“三百二十法郎。”另一个人喊道。

“笨蛋！”他身边的人接着说，“这里正好有一个市长的奸细。”他指着于连补充了一句。

于连转过身来想做出反应，但这两个弗朗什－孔泰人已经转换了话题，他们的冷静也使他恢复了冷静。这时候，最后一只蜡烛熄灭了。主持人用慢悠悠的声音宣布：房子以三百三十法郎的租金给省府的德·圣吉罗省长，为期九年。

市长走出大厅，众人立刻议论纷纷。

“这三十个法郎，是格罗若冒冒失失给市政府赚来的。”一个人说。

“不过，德·圣吉罗不会放过他，”旁边有人回答，“格罗若早晚要尝苦头。”

“真无耻！”于连左边一个胖家伙说，“我想出八百法郎为我的工厂租下这所房子，而且还嫌便宜呢。”

“得了！”一个自由党的小老板回答，“德·圣吉罗不是圣会里的人吗？他的四个孩子不是全得了奖学金吗？可怜的人！维鲤叶政府应该补助他五百法郎，就是这么回事。”

“没想到市长都拦不住，”第三个人指出，“他是极端保守党人不假，但他不偷不抢。”

“他不偷不抢？”另一个人说，“不，他顺手牵羊。这一切好处装进了公家的大腰包，到年终分配，全部瓜分了。要注意索黑

尔那小子，咱们走吧。”

于连回来以后，心情极其恶劣。他发现德·雷纳耳夫人也很低沉。

“你去看投标了？”她问。

“是啊，夫人，在那我有幸被人看成是市长的奸细。”

“他要是信我的话，应该出门游山玩水才好。”

这时德·雷纳耳先生走了进来，他的情绪也很糟糕。饭桌上谁也不说话，德·雷纳耳先生叫于连和几个孩子一起回维尔吉。一路上气氛压抑。德·雷纳耳夫人安慰她的丈夫说：

“你该司空见惯了，亲爱的。”

傍晚，一家人围着火炉坐着，默默无言。听烧着了的木柴发出的噼啪声，成了唯一的消遣。这是在最和睦的家庭里也会遇到的忧愁时光。突然，一个孩子快活地叫了起来：

“有人按门铃！有人按门铃！”

“我的天！要是德·圣吉罗以道谢为由来跟我纠缠，”市长大声说，“那我就直言不讳说出对他的看法，这太过份了。他应该感谢瓦尔诺先生，我是受牵连的。如果那些该死的雅各邦派报纸掌握了这段故事，用诺南特－散克先生来嘲笑我，我该说什么呢？”

一个长相英俊、留着浓黑胡子的男子这时在仆人引领下走了进来。

“市长先生，我是吉罗尼莫。这是驻那不勒斯使馆随员德·博维西爵士先生在我动身时托我带给你的信；不过是九天以前的事。”他望着雷纳耳夫人，神情愉快地说：“夫人，你的表兄德·博维西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说你会讲意大利语。”

那不勒斯人的愉快把这个沉闷的夜晚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夜晚。德·雷纳耳夫人坚决要请他吃一顿夜宵。这一下全家人都调动起来了。她要让于连从悲愤中解脱出来，使他忘掉白天两次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喊他“奸细”的不快。吉罗尼莫是位著名的歌唱家，性情乐观又有教养，这两种品德，如今在法国几乎不能同时遇到。在夜宵之后，他和德·雷纳耳夫人一起唱了一段二重唱。又讲了几个小故事。凌晨一点，于连建议孩子们去睡觉，他们一个个大叫起来。

“再讲一个故事吧！”老大说。

“那就讲个我自己的故事，少爷。”吉罗尼莫接下来说，“八年前，我跟你们一样是那不勒斯音乐学院的一个年轻学生，我是说年龄跟你们一样大。不过我可没有做维鲤叶这座美丽城市市长儿子的幸运。”

德·雷纳耳先生听了，叹口气，望了望妻子。

“津加勒利先生，”年轻的歌唱家故意加重他的意大利口音，有些滑稽，孩子们噗哧笑了起来，“津加勒利先生是位严厉的教授，音乐学院里没有人喜欢他，但他希望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表示出喜欢他的样子。我一有机会，就上桑卡利诺小剧院去听天仙般的音乐。可是，怎样才能凑够八个子儿买下门票呢？那可不是个小数目，”他瞪圆眼睛，孩子们乐了。“桑卡利诺剧院的乔瓦诺纳先生听我唱歌，当时我才十六岁，‘这孩子是个宝贝。’他夸奖我说。”

“‘你愿意为我干活吗？我的小朋友？’他对我说。

“‘您能给我多少钱？’

“‘每月四十个杜卡托。’

“我的少爷，这合一百六十法郎啊！我简直好像看到了天堂在向我敞开大门！”

“‘可是，’我对乔瓦诺纳说，‘但是津加勒利很严厉，他怎么能允许我出来呢？’

“‘Lascia fare a me。’”

“让我去办！”大孩子把这句意大利语翻译出来。

“一点不错，我的少爷。——乔瓦诺纳对我说，‘亲爱的，我们先订一个合同。’我签了字，他给了我三个金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接着，他告诉我如何行动。

“第二天，我去见可怕的津加勒利，他的老仆人领我进去。

“‘找我有事吗，你这个坏蛋？’津加勒利问。

“大师，我已经后悔了，我不再爬栏杆往外溜了，我要加倍用功的。

“‘我要是不怕糟蹋我听得到的最漂亮的男低音，我就马上把你这个淘气鬼关半个月禁闭，光给你吃面包喝白水。

“大师，’我又请求，‘我要成为全校的模范，请相信我。不过我要请你帮忙，要是有人请我到外边去演出，请你替我拒绝。拜托了，就说您不答应。’

“‘见鬼，谁会找你这样一个淘气鬼？难道我会同意让你离开音乐学院？我没功夫跟你开玩笑，快滚！快滚’说着就要踢我的屁股，‘当心让你关禁闭吃面包。’

“一小时后，乔瓦诺纳先生来找院长。

“‘我想求你帮我发笔财，’他说，‘请你把吉罗尼莫给我，让他到我的剧院来演出，今年冬天我要嫁女儿就不愁没钱了。’

“‘你要这个坏东西干什么？’津加勒利问。‘我不同意，你得不到他；就算我同意了，他也不愿意离开音乐学校，他刚才已经向我表态了。’

“‘如果仅仅是出于他本人的愿望，’乔瓦诺纳一本正经地说，从口袋里拿出我的合同，‘有纸为证！这是他本人的签字。’

“津加勒利一听，火冒三丈，立刻拉铃叫人‘把吉罗尼莫给我赶出音乐学院！’他怒不可遏地大喊大叫。他真的把我赶了出来，我哈哈大笑。当天晚上，我就登台演出，唱了莫罗普利柯的咏叹调。小丑要结婚，屈指计算他成家需要的东西，他算来算去，越算越糊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先生，就请你给我们唱这首曲子好了。”德·雷纳耳夫人说。

吉罗尼莫唱了起来，每一个人都笑出了眼泪。吉罗尼莫直到凌晨两点才去休息，而让这一家人沉浸在他文雅的举止、亲切的谈吐和欢快的情绪中。

第二天，德·雷纳耳夫妇把到法国宫廷所需的介绍信交给歌唱家。

“看来，天下一大骗，”于连想，“就说这位吉罗尼莫，他到伦敦去，年收入可达六万法郎。当初要是没有桑卡利诺歌剧院的经理出主意，人们要听他超凡的歌喉，恐怕要晚上十年……说实话，我宁可当吉罗尼莫，也不当维鲤叶市长。吉罗尼莫虽然在社会上不那么受人尊敬，但他遇不着今天招标那样的烦恼，他的生活是愉快的。”

不过，于连还是为自己吃惊，在维鲤叶德·雷纳耳先生那所房子里度过的几个星期，竟然充满了幸福感。只有出席宴会让他厌烦，除此之外，在这所寂静的房子里，他不是可以随便谈，随便写，随便想，而不受干扰么？他可以畅想锦绣前程，而没有必要回到严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人丑陋的内心，甚至还得用虚伪的手段去骗人。

“幸福会近在眼前么？过这样的生活，用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任意选择，要么娶爱丽莎，要么跟福盖合伙……一个人费尽力气爬上山峰，在山顶休息一会儿，觉得休息很舒服。如果让他永远休息，还会舒服么？”

德·雷纳耳夫人的心里有些不幸的想法。尽管她决心守口如瓶，结果还是事与愿违，把投标一事详细告诉了于连。“看来，他能使我忘掉自己的誓言！”她想。

如果她看到丈夫有生命危险，她会毫不犹豫舍身相救。她有一个高尚而浪漫的灵魂，见义而不勇为，事后受到的责备几乎跟

犯了罪一样。然而在有些日子里，她忽然想到自己成了寡妇，就可以嫁给于连，这种男欢女爱的幻景迷住了她，赶也赶不掉。

他喜欢她的孩子远远胜过他们的父亲，尽管他管教很严，还是很讨孩子们的欢心。她当然明白，如果和于连结婚，就得离开维尔吉，尽管这里的绿荫叫人难以割舍。她想象自己生活在巴黎，继续让孩子们享受人们羡慕的教育。几个孩子、她、于连，全都会幸福的。

这就是十九世纪造成的婚姻的奇怪结果，如果爱情先于婚姻，婚后生活的沉闷必然会葬送爱情。不过，有位哲学家说过：在很富有而不用工作的家庭，安闲的生活会导致深深的厌倦。只有那些铁石心肠的女性，才不会因为厌倦婚姻生活而坠入情网。

依照哲学家的想法，我可以原谅德·雷纳耳夫人，但维尔吉的人并不原谅她，全城人都在议论她的风流韵事，只有她还蒙在鼓里。由于这是一件大事，维鲤叶的人才觉得今年的秋天没有往年那么乏味。

秋天和初冬，转瞬即逝，必须离开维尔吉了。维里维尔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士看到他们的指责对德·雷纳耳先生收效甚微，开始愤愤不平。有一些正人君子乐此不疲，他们用达到这种目的所取得的快乐来酬赏平日里伪装出的道貌岸然。他们不出一个星期，就让德·雷纳耳先生疑心骤起，而他们的措辞却很讲究分寸。

瓦尔诺生先紧锣密鼓，他把爱丽莎安插在一个受人敬重的贵族之家，他家已有五个女人。据爱丽莎说，她怕冬天无工作可作，所以对人家只要了相当于市长家三分之二的工钱。这个姑娘颇有心计，她同时向退休的谢阁神父和新来的本堂神父作忏悔，把于连的爱情始末仔细讲给两人听。

于连到维鲤叶的第二天，清晨六点，谢阁神父就让人把他叫来。

“我什么都不想问你，”他对于连说，“我请求你，如果需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命令你，什么也别再说。我要求你三天之内到贝桑松神学院，或朋友福盖家去。他一直为你准备着一个美满的前程。我一切都已筹划好，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必须离开，一年之内不要回到维鲤叶。”

于连没有表态，他在考虑：谢阉神父毕竟不是他的父亲，他的这种关心是否冒犯了他的尊严。

末了，他对神父说，“明天同一时刻，我会再来见您。”

谢阉神父指望靠许多话来压服这个年轻人，于连从姿态到表情，始终谦逊有礼，一言不发。

他终于脱身去告诉德·雷纳耳夫人。发现她处于绝望之中。她的丈夫刚跟她坦率地谈过话。德·雷纳耳先生天性懦弱，再加上继承遗产的吸引力，他愿意把妻子看成冰清玉洁。他刚说完维鲤叶的舆论有些怪。公众的错误，已被心怀嫉妒的人引入歧路，但这有什么办法？

德·雷纳耳夫人有过瞬间的幻想：于连可以接受瓦尔诺的聘请，留在维鲤叶。但她已不是一年前那个单纯、羞涩的女人了。她的一往情深，她的追悔莫及，已使她心明眼亮。一听丈夫讲话，她马上明白，一次暂时的分手已无可挽回。“离开了我，于连又会重新陷在那些野心勃勃的计划里，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这些计划也都是出于自然。而我呢，伟大的天主，我有钱却没有幸福。他会忘掉我的，像他那样可爱的人，一定会被别人爱上的。啊！太不幸了……我能埋怨谁呢？苍天有眼，我没有能力阻止罪孽，上天夺走了我的判断力。本来，用不了几个钱，就可以买通爱丽莎，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我却没有用心去想一想，爱情的奇思妙想占去了我的所有时间。我完了。”

于连感到惊讶：他将自己要走的消息，告诉德·雷纳耳夫人时，他没有听到出于私心的反对意见。显然她在克制自己，不让泪水涌出：

“我们都该坚强一些，朋友。”

她从自己头上剪下一绺头发。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她说，“但是，如果我死了，请答应我永远不要忘记我的孩子们。无论如何也要尽力把他们培养成正直的人。如果再来场革命，所有的贵族都会遭到杀害，他们的父亲也许会因为那个被打死的农民逃亡国外。这个家，全靠你照顾了……把你的手伸给我。再见，我的朋友！这是我们最后的时刻了。我希望在大灾大难之后，我能够有勇气公开维护我的名誉。”

于连原以为她会痛不欲生，没想到她的告别如此清醒而深刻，不由地心头一震。

“不，我不接受你这样的告别。还是我先走好了，既然他们希望这样，你也希望这样。但是三天之后，我会在夜里来看你。”

德·雷纳耳夫人听了，神情顿时为之一变。如此说来，于连果然十分爱她，想要再来看她，毕竟是出自他内心。她那担心离别的悲伤，马上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欢欣所替代。对她说来，一切又变得容易了。由于肯定能见到她的情人，这最后的别离已毫无悲伤的色彩。从这瞬间开始，德·雷纳耳夫人的举止又像她的容貌一样高贵、坚毅，而又十分得体。

德·雷纳耳先生不一会就回来了，他气得发疯。终于，他跟夫人说起了两个月前收到的那封匿名信。

“我要把它拿到游乐场去，让众人都知道是那个下流的瓦尔诺写的。是我把这个要饭花子，培养成维鲤叶最有钱的人之一。我要公开羞辱他，再跟他决斗。他真是欺人太甚！”

“我恐怕要当寡妇？我的天！”德·雷纳耳夫人想。同时又对自己说：“我完全可以阻止这场决斗。我要是不去阻止，那我就成了谋害丈夫的凶犯。”

她迎合丈夫虚荣心的手段之巧妙可以说前所未有。不到两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钟头，她就使丈夫明白——而且是利用他自己找到的理由，应该向瓦尔诺表示超出以往的友谊，甚至把爱丽莎重新请回家来。德·雷纳耳夫人确实需要拿出勇气，才能跟给她带来不幸的姑娘见面。但这个主意倒是从于连那儿来的。

经过几次指点以后，德·雷纳耳先生总算得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想法：在整个维鲤叶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于连留下来去当瓦尔诺先生的家庭教师，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接受贫民收容所所长聘请当然对于连有好处；相反，于连离开维鲤叶进贝桑松或者第戎的神学院，对德·雷纳耳先生的荣誉关系重大。但是，怎样才能让于连同意呢？他日后又靠什么生活呢？

德·雷纳耳先生想到马上又要拿出钞票，比她夫人还要绝望。她呢，在谈话之后像对生活感到厌倦，服用了一剂曼陀罗，而她和行动可以说仅仅是惯性在起作用，自己则已是万事不关心。正是出于这种心情，路易十四临终时才会说：“在我从前做国王的时候……”感慨万端！

第二天早晨，又有一封匿名信送到德·雷纳耳先生手上。信中指桑骂槐，百般诋毁，粗鲁下流的字眼儿充斥通篇。这封信出自那个嫉妒他的小人之手，它又挑起他跟瓦尔诺决斗的念头。他勇气顿增，到枪械店里买了两把手枪，又让人给他装上子弹。

“总之，”他自我安慰说，“即使拿破仑严格的行政管理制度又重新实行，我从来没有暗饱私囊的行为，可以问心无愧。大不了我是闭眼不管就是了；好在我写字台里有好多信件，可以证明我有理由这样做。”

德·雷纳耳夫人看到丈夫怒火中烧，又想起了自己会当寡妇的念头，难以驱走。她跟丈夫在房里谈了几个小时，似乎是白费力气了，新收到的匿名信促使他下定了决心。最后她终于获得了成功，把丈夫要给瓦尔诺先生一记耳光的念头，转化为供给于连进神学院一年生活费六百法郎的勇气。德·雷纳耳先生诅咒自己

竟然想出了请家庭教师到家里来的念头，反倒把匿名信忘掉了。

他忽然又有了一个想法，没有对他的妻子讲，这个想法使他稍感欣慰，他希望利用年轻人的活跃思想，再送上一小笔钱，而拒绝瓦尔诺的聘请。

德·雷纳耳夫人费尽心思向于连表明，为了顾全她丈夫的面子，放弃收容所所长准备的八百法郎收入，他接受一笔补偿可以问心无愧。

“可是，”于连一再说，“我从来就没有过，甚至连一瞬间也不曾有过接受他聘请的打算。你让我过惯了高雅的生活，那些人的粗鄙会让我受不了的。”

无情的贫困用它的铁手，迫使于连低下头来。他充满幻想，希望把维鲤叶市长提供的钱作为贷款，再出具一份字据，表明五年后连本带利一次还清。

德·雷纳耳夫人还有几千法郎藏在一个小山洞里。她小心翼翼地表示愿把这笔钱送给他，但她也知道她一定会遭到愤怒的拒绝。

“你难道想使我们甜蜜的恋情变成可憎的回忆吗？”于连说。

于连终于离开了维鲤叶。德·雷纳耳先生十分高兴，到了从他手里接钱的时候，于连断然拒绝。德·雷纳耳先生高兴得热泪盈眶。于连让他写一份品行证书，他欣喜若狂，一时竟找不出漂亮的词句来称赞于连的品德。我们的主人公手头已有五个金路易，他打算再向福盖要同样一笔钱。

他心情非常激动。维鲤叶留下了他许多情爱。但走出三四里路，他心里想着去看看贝桑松面貌，看看这座军事重镇的雄姿。

短短的三天离别，德·雷纳耳夫人是靠一种残酷的爱才打发走的。日子之所以还过得去，是在她和极端不幸之间，还存在与于连最后一次见面的希望。她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计算着时间，最后在第三天夜里，她听到了约定的暗号。于连冲破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难万险终于出现在她的面前。

此刻，她的脑子里只存在一个念头：“这是我跟他的最后一面了。”她不仅没对情人的热情做出反应，反倒像一具僵尸，只剩下一口气。即使她强迫自己说她爱他，她的神情似乎正好和她说的相反。她怎么也摆脱不了永远分离的残酷念头。天性多疑的于连有一瞬间以为她已把他遗忘。他说了几句薄情的话，得到的回答，只是默默滑落的大颗泪珠和近于痉挛的握手。

“可是，天哪！你怎么能让我相信呢？”于连回答他的情人毫无热情的保证，“你对苔维尔夫人，对一般的熟人都会表现出百倍的友谊。”德·雷纳耳夫人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

“这世上没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了……我恨不得快点死去……我感到我的心在结冰……”

这是他得到的最长的回答。

天快亮了，必须分手，德·雷纳耳夫人不再流泪。她看着他，把一根绳子拴在窗户上，既没有说话，又没有回吻。于连绝望地说：

“我们总算达到了你希望的地步。从此以后你可以无怨无悔地生活了。你的孩子有点毛病，也不会担心他们会死了。”

“你不能和斯塔尼斯拉斯吻别，我觉得很难过。”她冷冷地说。

于连临行前，对这个活尸毫无热情的拥抱，印象极深。他走了好几里路，仍然无法去想别的。他心情沉重，在越过高山之前，只要还能看见维鲤叶教堂的尖顶，他就不停地回头眺望。

第二十四章 省 会

多么喧闹，多么繁忙：在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头脑里，该有多少未来的设想；对爱情怎么能不分心！

——巴纳夫

最后，他终于看到了的在远远的山上一道黑墙，那是守卫贝桑松的堡垒。“如果我能到这座军事重镇当一名负责守卫的少尉，”他叹口气说，“那情景对我说来是多么不同啊！”

贝桑松不仅是法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而且出了许多杰出人物，不过于连只是一个小农民，无法和杰出人物接近。

他在福盖家里换了一身便服，穿着这套衣服走过吊桥。脑子里活跃着一六七四年围城战的历史，他很想关进神学院以前，好好看看此地的城墙和堡垒。有两三次他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因为闯进了“不准入内”的地区，那地方归工兵部队所有，里面的干草每年可以卖到十二到十五法郎。

高高的城墙，深深的壕沟，恐怖的大炮，使他留连忘返，耗去了几个小时。后来他经过林荫道一家很气派的咖啡馆，他怀着仰慕的心情站立着。尽管他看到在大门上写着粗大的“咖啡馆”时，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胆怯心理，大胆走了进去，到了一间长三四十步，屋顶至少有两丈高的大厅里。这一天所有的一切，对于连都如梦似幻，不可思议。

在那一边正在举行台球赛。侍者大声报着分数，打球的人围着球台转来转去，周围挤满了观看的人。他们嘴里吐出烟雾，把众人裹在蓝色的云彩里。那些人身材高大，肩膀又肥又圆，步态粗重，浓密的胡须，长长的礼服，引起了于连的注意。这些旧时 Bisontium（贝桑松的拉丁文名称）的高贵子孙，一说话就大喊大叫，装出一副勇敢斗士的模样。于连一动不动，佩服不已。他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了贝桑松这样一个大省的广大和壮丽。他也觉察到自己没有勇气向高喊台球得分、神情傲慢的侍者去要一杯咖啡。

不过，坐在柜台后面的小姐，已经注意到这个年轻的乡下人俊俏的面容，他站在离火炉三步远的地方，腋下夹着小包袱，正在打量那座白石膏做的国王半身塑像。这位小姐是弗朗什-孔泰人，身材高挑匀称，身上的服饰与咖啡馆的气氛十分协调。她用只有于连才能听到的轻声，连喊了两遍：“先生！先生！”于连回过头来，遇到一双蓝莹莹、极温柔的大眼睛，他看出是在向他打招呼。

他像冲锋陷阵一样，急忙朝柜台和漂亮的小姐走去。忙乱中，他的包袱掉在了地上。

我们这位外省人，该会引起巴黎的中学生怎样的怜悯呢！他们十五岁时已经能够神气十足出入咖啡馆了。不过，这些孩子尽管十五岁时已经显得很老练，到十八岁时，反倒变得平庸了。外省人常常是内心热烈而举止羞涩，但这种羞怯心理一旦被克服，反倒能很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意志。于连向那位不顾身份跟自己说话的漂亮姑娘走去，边走边想：“我应该对她说实话。”羞涩心被克服了，他变得大胆起来：

“小姐，我这辈子是头一回到贝桑松来。我想要一杯咖啡和一块面包，我会付钱给你的。”

那姑娘微微一笑，双颊飞红。她替这个漂亮小伙担心，怕那些打台球的人嘲笑他。他要是受到惊吓，就不会再来了。

“坐在这儿，靠近我。”她指着一张大理石桌子说。这桌子几乎被大厅里桃花木柜台给遮住了。

姑娘从柜台里探出身去，使她有机会展示她漂亮的身材。于连望了她一眼，脑子里的想法完全改变了。美丽的姑娘把一只杯子、方糖和一个小面包放在他面前，她有些犹豫，没有马上叫侍者端来咖啡，因为她知道，侍者来了，就没法跟来客说悄悄话

了。

于连遐想开去，他把眼前这位性情活泼的金发美人与他深为神往的某些回忆相比较。想到自己曾是别人钟情的对象，他的羞怯心理几乎烟消云散。美丽的姑娘在转眼之间，已从于连的眼神里猜透了他的心思。

“烟斗的烟呛得人受不了，明天早晨八点以前，你来吃早饭，那时差不多就我一个人在。”

“请问你的名字？”于连羞涩地一笑。

“阿芒达·比内。”

“一小时之后给您送来这样大的一个小包袱，行不行？”

美丽的阿芒达思索了一下。

“这里的探子不少。你这个要求恐怕要牵累我。不过，我可以给你写个地址，你拿去贴在包袱上。放心送来好了。”

“我叫于连·索黑尔，”年轻人说，“我在贝桑松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

“啊！我明白了！”她快活地说，“你是来进法律专科学校学习的吧？”

“不！不是的！”于连回答说，“他们要送我去神学院。”

由于失望，阿芒达脸色马上变得暗淡无光。此刻她已有勇气叫来一个侍者。侍者给于连斟上咖啡，连看也没看他。

阿芒达在柜台上收款。于连对自己敢于搭话十分得意。这时一张台球桌旁，忽然发生争吵。打台球的人们又喊又叫，声音震动了大厅，一片喧闹，于连感到十分吃惊。阿芒达好像愣在那里，垂下眼睛。

“如果你愿意的话，小姐，”他突然满怀信心地说，“我就说你是我的表亲。”

这多少带点威严的口气，很讨阿芒达的欢心。“这倒不是个没出息的年轻人。”她想。她瞅也不瞅于连，眼睛注视着是否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走近柜台，快速说出：

“我是靠近第戎附近的让利来的，你就说你也是从让利来的，是我母亲的表亲。”

“我记住了。”

“夏天，每星期四下午五点钟，神学院的学生都要从这家咖啡馆门前经过。”

“如果你还想着我，在我经过的时候，手里拿一束紫罗兰。”

阿芒达十分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她的目光将于连的勇敢变成了冒失；不过，他说下面这句话时，脸还是红得厉害：

“我感到我已经爱上了你，而且是不可遏制地。”

“小点声。”她惊慌失措地说。

于连正好可以挪用《新爱洛绮丝》里的句子；这本残缺不全的书，是他在维尔吉找到的。他的记忆力十分出色；他一口气背诵十分钟《新爱洛绮丝》，阿芒达小姐听得目瞪口呆。正当他为自己的无所畏惧而洋洋得意时，不料，那个美丽的弗朗什-孔泰人突然变得冷若冰霜。原来是她一个情夫出现在咖啡馆门口。

那人摇头晃脑，吹着口哨向柜台走来，他瞪着于连。于连容易走极端。此时他的脑袋里充满了决斗的念头。他面色惨白，推开杯子，露出一副坚定的神态，把他的情敌打量一番。当这个情敌低着头随意在柜台上给自己斟酒的时候，阿芒达使了个眼色，叫于连低下头去，于连服从了，坐在他的位置上有两分钟，一动也不动，面如死灰，心里也在琢磨，想象着将要发生的事，这一瞬间他举止超常。那情敌也对于连的眼神感到惊讶；他把一杯酒一饮而尽，对阿芒达说了句话，两只手往松松垮垮的礼服口袋里一插，瞥了于连一眼，边吹着口哨边向台球桌走去，于连怒不可遏地站立起来，但他不知道该怎样显示他的傲慢，他把小包袱往旁边一放，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大摇大摆的走向台球桌。

谨慎的忠告对他不起作用：“刚到贝桑松就跟人决斗，那个

教士的职业就完蛋了。”

“没关系，省了留下话柄，说我放过了一个无赖。”

阿芒达看到了他的勇敢。他这股勇武之气跟他幼稚的行为，对比鲜明。转眼之间，她对他的喜欢，已远远超过了那个穿礼服的、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她站起身来，眼睛像是在看着街上的行人，人却迅速来到于连和台球桌之间。

“别用斜眼看那位先生，他是我的姐夫。”

“这关我什么事？他也这样看过我。”

“你想叫我倒霉吗？不错，他看过你，也许还会来跟你说话呢。我对他说你是我母亲的亲戚，是从让利来的。他是弗朗什—孔泰人，只到过过去勃艮第路上的多乐，而远的地方没去过。所以，你爱咋说就咋说，不必担心。”

于连还有些犹豫。她很快添枝加叶，反正做女掌柜的脑子活，说起谎话毫不费力：

“不错，他看过你，那时他正向我打听你，他跟谁都是大大咧咧的，不是故意想侮辱你。”

于连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所谓的姐夫，只见他买了一个号码牌，走向稍远的一张台球桌，用粗嗓门喊道：“让我先来！”于连很快绕过阿芒达，走向台球桌。阿芒达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

“请先付款。”

“对，”于连想，“她怕我不付钱一走了之。”阿芒达跟他一样情绪激动，脸涨得通红，她慢慢地找钱给他，用低声反复告诫说：

“马上离开咖啡馆，不然我就不喜欢你了；你应该知道我很喜欢你。”

于连果然走了出去，但他走得慢慢腾腾。他想，“我是不是也该吹着口哨盯着那个无赖看？”他犹犹豫豫，在咖啡馆前的马路上来回溜达，等了一个钟头，想等那人出来。那人始终不见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影，于连只好走了。

他来到贝桑松不过几个小时，已经经历了这桩恨事。老外科军医虽然身患痛风病，但还是教过他几招剑术；这是他为发泄自己的愤怒所使用的本领。如果除了打耳光，他还不知道可以用别的方式表示愤怒，那就没有刚才这回事了，不过真的动起拳头来，他的情敌人高马大，肯定会痛打他一顿。

“像我这样一个可怜虫，既无后台又无钱财，”于连暗自思量，“进神学院和进监狱本来差别不大，我应该换上黑衣服，把便服寄存在哪家客店里，万一能有机会从神学院里溜出来几个小时，就可以穿着这便服，去跟阿芒达小姐见面了。”想法确实不错，但于连走过一家家客店门口，却不敢走进任何一家。

最后，他又往回走，重新经过贵宾旅店，他犹豫不定的眼神，正好与一个胖女人的眼神相遇；这胖女人年龄不大，脸色红润，笑容可掬。他走过去，把自己的事跟她叙述了一遍。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漂亮的小神父，”贵宾旅店的老板娘对他说，“你的便服我给你收好，还会刷刷上面的灰尘。这种天气，毛料衣服放在那不动是不行的。”她拿了一把钥匙，把他领到一个房间，要他把留下的东西写个清单。

“啊，天哪！你这模样可真俊哪，索黑尔神父，”胖女人看到他走向厨房，大声说，“我现在就给你准备一顿晚餐，保你满意，”她又压低声音说，“别人都得付五十个苏，我只收你二十个苏。免得把你的钱包掏空了。”

“我有十个金路易。”于连有些得意地说。

“啊！老天爷！”好心的老板娘满脸恐怖。“别吵吵了。贝桑松城里坏蛋多，转眼就会把你的钱给偷光。千万别进咖啡馆，那里尽是坏人。”

“太对了！”这句话引起了于连的感慨。

“除了我这儿，别的地方千万不能去，我会给你准备咖啡。

请记住，你在这儿可以永远找到一个朋友和二十个苏一顿的美餐。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去桌旁坐好，我亲自来侍候你。”

“我确实吃不下，”于连说，“我心里闹得慌，因为出了你家门，我就得到神学院去。”

那个好心的女人把他的口袋里装满了食品才肯放他走。最后，于连朝那个可怕的地方走去，老板娘站在台阶上为他指路。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每顿八十三生丁的午餐三百三十六顿，每顿三十八生丁的晚餐三百三十六顿，有资格者享用的巧克力，承包出动能赚多少钱！

——贝桑松的瓦尔诺

他远远望见大门上那个镀金的铁十字架，慢慢走近，觉得双腿在发软。“这就是我进去就出不来的人间地狱！”最后，他打定主意，拉响门铃。铃声好像是在一个荒无人际的地方回响过了十分钟，才见一个身穿黑袍、面色苍白的人来给他开门。于连朝他看了看，立刻垂下眼睛，这个看门人相貌很古怪，长着猫一样滴溜滚圆的绿眼珠，眼皮一动不动，表明他不会有一点同情心；薄薄两片嘴唇紧紧包在突出的牙齿上，形成个半弧形；不过，这种相貌并不象征罪恶，只能说是十足的冷酷无情，年轻人看了会不寒而栗。于连偷偷扫了一眼这张虔诚的长脸，猜测他只有一种情感：别人对他说的只要与天国无关，都会遭到他的极度蔑视。

于连勉强抬起眼睛，心脏剧烈地跳动，解释说，希望能见到神学院院长皮拉尔先生。穿黑衣的人一言不发，示意叫他跟在后面。他们登上两层楼，一侧挡着栏杆的楼梯很宽，已经变形的楼级向与墙壁相反的方向倾斜，似乎随时都能倒塌。推开一扇小门，门顶上有一个公墓里常见的黑木十字架。看门人让他走进一间房间，屋里又矮又黑，石灰墙上挂着两幅画像，因时间久远已经发黑了。于连独自留在那里，神情沮丧，心跳加速，要是敢哭出来也许会痛快多了。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整幢房子。

只过了一刻钟，于连觉得长得竟像一整天，长相凶恶的看门人出现在房间另一头的门口，他还是不说话，示意他往前走。于连走进的那个房间比刚才这间还大，但光线非常不好。墙壁刷成

白色，但没有什么家具。只是在靠门的角落里，于连走过时，看见有一张白木床，两把草垫椅，一把松木的小靠椅没有座垫。在房间的另一头，靠近窗子的地方，他看到有一个披着破道袍的人坐在一张桌子前。小窗的玻璃已经发黄，窗台上摆着几个很脏的花瓶。那个人似乎有些生气；他从许多方块纸中抽出一张，写上几个字，又在桌子上排列好。他没有发觉于连的到来。于连不知所措地站在中间，看门人留下他，自己关门退了下去。

这样过了十分钟，穿着破衣服的人写个不停。于连十分惊恐，几乎支持不住，马上就要倒下。哲学家见此情景会说：这是丑对天生爱美之心产生的强烈的印象。可能他说错了。

写字的那个人终于抬起头来；于连一时没有发觉，甚至在他注意到以后，还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仿佛被那可怕的目光，已经夺去了生命。于连眼前模糊，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张长脸，除了额角显得死一般苍白以外，脸上布满了红斑。在红脸颊和白额头之间，闪动着一双叫无所畏惧的人看了也会失魂落魄的、乌黑的小眼睛。又短又密乌黑发亮的头发，格外分明地显露出他宽阔的前额。

“请你走过来一点好不好？”那人不耐烦地说。

于连步伐踉跄向前走去，面色格外苍白，走到离铺满纸片的小桌还有三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再近一点。”那个人又说。

于连又伸着手，好像寻找什么依靠似的往前走。

“你叫什么名字？”

“于连·索黑尔。”

“你迟到了。”那个人用可怕的目光盯着他。

于连承受不了这种目光，又伸出手要抓什么，不料竟直挺挺地倒在地板上。

那个人打了几下铃，于连眼睛看不见，身子也不能动，只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见有脚步声传到身边。

有人把他扶起来，让他坐在那把硬木靠椅上。他听见那个可怕的人说：

“他看来是犯了羊角疯，这下子可什么也不缺了。”

于连睁开眼睛时，那个红脸的人还在写字，看门人已经走了。“这时该拿出点勇气来了。”我们的主人公提醒自己，“特别要把刚才的感觉掩盖过去。”他这时感到恶心，“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天知道别人会对我怎么样。”最后，那个人放下笔，斜眼看了于连一眼。

“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话了吗？”

“可以，先生。”于连有气无力地说。

“啊！那可太好了！”

穿黑衣服的人半立起身子，咯吱一声打开了松木桌子的抽屉，不耐烦地寻找一封信；找到信后，他慢慢坐下，又看了于连一眼，那神情好像是要把于连还剩下的一点儿生命都夺走似的。

“你是谢阁先生推荐的，他是教区里最优秀的神父，品行极高尚，是我交往三十年的老朋友了。”

“啊！三生有幸，原来您就是皮拉尔先生。”于连声音微弱地说。

“那还用问。”神学院院长瞪了于连一眼，生气地回答。

他那双小眼睛猛然一亮，接着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那表情像老虎在吃掉猎物之前先品品味道。

“谢阁先生的信很短，”他自言自语的说，“聪明人一点就透；眼下的人，没有写短信的本领。”

他接着高声念道：

“兹介绍本教区于连·索黑尔前往你处。从我为他施洗快到二十年了。他的父亲是有钱的木匠，却一分钱也不给他。于连将会成为天主葡萄园里出色的园丁。记忆力、理解力都不错，特别善

于思考。他献身圣职志向能持久吗？是真诚的吗？”

“真诚！”皮拉尔神父望着于连，惊讶地重复一遍；他看了于连一眼，目光已不那么不近人情了。“真诚！”他压低声音重复一遍。接着念道：

我要为于连·索黑尔向你申请一笔助学金，他经过必要的考试，一定会获得。我曾教过他一点神学，博须埃、阿尔诺、弗勒里等人那种古老、有益的神学。如果此人不合你意，麻烦您送回我处。你也知道那位贫民收容所所长表示愿出八百法郎，聘他做家庭教师。——感谢天主，我的内心很平静。那种可怕的打击，我已坦然处之。再见，请爱我。”

皮拉尔神父念到签名时，放慢了速度，在念“谢阇”两个字时，叹了一口气。

“他很平静，”皮拉尔神父颇为感慨，“这种报酬，对他的品行来说，受之无愧。如果有类似情形，但愿天主也能给我同样的奖赏。”

他望着天，画了一个十字。看到这个神圣的手势，于连觉得恐惧心理稍稍有些减轻。从他踏进这所房子起，极度的恐惧，使他的心都凉透了。

“我这里有二十一个渴望献身圣职的人，”皮拉尔神父最后说，用严肃而不凶恶的语调说，“其中只有七八个人得到谢阇神父这样的人的推荐，因此在二十一个人中，你将是第九位。但是，我的保护不是偏袒和姑息，而是加倍的鞭策和严格要求，以防止堕落和犯罪。去把那扇门锁上。”

于连费力地挪动脚步，总算没有倒下。他注意到他进来的门旁，有一扇小窗面朝田野。看到那些树木，他仿佛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你会说拉丁文吗？”皮拉尔神父在他走回来时问。

“是的，尊敬的神父。”他回答，神志也清醒了一点。无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过去的半小时里，他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比皮拉尔先生值得尊敬。

接下来的谈话用的是拉丁文。神父的眼神变得温和了，于连也恢复了几分镇静。“我怎么这么软弱，”他暗想，“居然让这种道德的外表给骗了！怎么知道这个人不是像玛斯隆那样的骗子？”于连庆幸自己早已把钱藏在靴子里。

皮拉尔神父测试了于连神学方面的问题，对他渊博的学识感到吃惊。尤其是问到圣经，更是大为惊讶。不过，当问到宗派学说时，他发觉于连连圣哲罗姆、圣奥古斯丁、圣波拉仑都拉、圣巴西勒等人的名字都一无所知。

“是啊，”皮拉尔神父心想，“这正是新教教义的不妥之处，我曾当面指出，毛病出在对《圣经》的钻研过了头。”

因为于连刚才谈到《创世纪》和《摩西五经》成书的实际年代，而皮拉尔神父并没有问他这个问题。

“这种对《圣经》无穷无尽的考证，”皮拉尔神父心想，“如果不是导致随意解释，就是引向令人头痛的新教教义，还会有什么结果呢？除了这类草率的学识，对最能纠正这种倾向的那些教父又毫无了解。”

问到教皇的权力，神学院院长更加惊讶，原以为会听到古代法国教会的名言，不料年轻人竟把德·迈斯特先生的《教皇论》全书背诵下来。

“这个谢阁，真是个怪人，”皮拉尔神父心想，“让他背这本书，是为了教他去嘲讽他吗？”

他又问了于连几个问题，想判断于连是否真的相信德·迈斯特政府，但是白费口舌，年轻人的回答全靠死记硬背。此刻，于连自觉状态很好，完全能控制自己。经过长时间的考试，他认为皮拉尔神父的严苛已名存实亡。事实上神学院院长如果不是十五年来一直规定对待学神学的学生要严格的话，早就以逻辑严密的

名义去拥抱他了，他发觉于连的回答清晰准确、简明扼要。

“这是一个性格勇敢，而头脑健全的人，”他暗想，“可惜体质太弱。”

“你经常这样摔倒吗？”他用手指着地板，用法语对于连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门人的脸太吓人了。”于连回答时，脸红得像个小孩。

皮拉尔神父几乎要露出了笑容。

“这就是浮华世界对你影响的结果，你显然是看惯了笑脸，而笑脸是虚伪的舞台。你要知道，真理是严峻的。我们在人间的使命，难道不也是严峻的吗？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良知：对外表的华美不要太轻易动心。”

“如果你的推荐人不是谢阁神父，”皮拉尔神父表情和善地重新说起拉丁文来，“我完全可以用这个世界的浮华语言跟你交谈，因为红尘滚滚，你受熏染太深。我可以告诉你，想得到全额助学金绝非易事。不过，如果谢阁神父不能支配神学院的一份助学金，那他五十六年使徒般的工作得到的报酬未免太少了。”

说完这番话，皮拉尔神父嘱咐于连，不经过他的同意，不可以加入任何秘密团体或者会社。

“这我可用名誉保证。”于连像个正常人，真心诚意地说。神学院院长听了，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你这句话不应该在这说，”他对于连说，“因为你会叫人想起世俗的虚荣；许多人正是出于虚荣，才犯了错误，甚至犯下罪恶。你按照圣庇护五世教皇唯一教会谕第十七条：服从我是你神圣的义务。我是你教会里的尊长。在这所学校里，我亲爱的儿子，听见就等于服从。你有多少钱？”

“果然不出所料，”于连想，“所以说‘我亲爱的儿子’，原来是为了这个。”

“仅仅五法郎，我的神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笔钱干什么花了，你要仔细记下来，向我汇报。”

这次令人难以忍受的谈话，长达三个小时。最后于连奉命把看门人叫来。

“把于连·索黑尔安排在第 103 室。”皮拉尔神父吩咐说。

他让于连住在一个单间，算是特殊的照顾。

“把他的箱子也搬去。”神父又补充一句。

于连低头一看，箱子就在他的面前；他三个小时来一直在看它，却没有认出它来。

103 室，在这座房子的最上层，是一个八尺见方的小屋。进到屋里，于连注意到，窗子朝向城墙，远处可以望见秀丽的原野，杜河把他和市区隔开来。

“多么迷人的景色呀！”于连情不自禁地赞颂道。话这样说了不假，可他并没有理会这句话的含义。来到贝桑松时间很短，感受却十分强烈，已经把他的体力消耗尽了。小屋里只有一把木椅，他靠窗坐了下去，立刻沉入梦乡。他没有听到晚餐的钟声。也没有听到晚祷的钟声。也没有人想起他。

第二天早晨，第一缕阳光把他照醒，他发现自己一直躺在地板上。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我孤苦伶仃，无人牵挂。眼见那些发财的人，都是厚颜无耻，心狠手黑，而我绝不这样。他们因为我心地善良而恨我。啊！我将不久于世，不是饿死，就是痛苦而死，因为那些狠心的家伙，叫人无法忍受。

——杨格

于连匆忙刷净衣服，走下楼去，还是迟到了。一个学监严厉地责备他。于连不想为自己辩解，只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悔恨地说：

“我承认我的过错，尊敬的神父。”

这个开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学生中那些精明的人，一下察觉了他们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到了休息的时候，于连成了众人关注的对象。但于连身上只表现出谨慎和沉默。按照他自己制定的准则，他把三百二十一个同学一律看成敌人；而他眼里最危险的敌人是皮拉尔神父。

几天以后，于连必须挑选一位忏悔师，一份名单送来给他。

“啊！善良的天主！把我当成什么人？”他想，“他们以为我听不出弦外之音？”他挑选了皮拉尔神父。

他没有想到这一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神学院里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生，是维鲤叶人，从第一天起，就自称是于连的朋友，他对他讲，如果他挑选神学院副院长卡斯塔内德，也许会更稳妥些。

“卡斯塔内德神父和皮拉尔先生势不两立，有人怀疑皮拉尔先生信奉冉森教派的教义。”那个年轻学生补充说。

我们的主人公自以为行为谨慎，其实他当初的行为，像挑选忏悔师一样，纯属轻率之举。想像力丰富的人都很自负，而自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容易导致失误；把愿望当作事实，他以为自己已是一个很老练的伪君子了。他甚至狂妄到责备自己采用弱者使用的手段，取得了成功。

“唉！这是我唯一的法宝！换了另外一个时代，”他暗想，“面对强敌，我用不着费口舌，单凭行动就可以处世安身了。”

于连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他观察四周，发现从外表上来看，人人都可以称为具有完善的道德。

有八九个学生生活在圣洁的氛围中，他们像圣德肋撒或像在亚平宁山脉维尔纳山上受五伤的圣方济各一样，都曾看见过幻象。不过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朋友们都替他们隐瞒不传。这些看过幻象的可怜的年轻人，几乎一直住在病房里。另外一百多人不知疲倦地修炼着，呕心沥血，几乎病倒，却没有什么长进。有两三个人确实具有真本领，其中一个名字叫夏泽尔，但是于连故意疏远他，他们也不会来主动接近。

剩下的二百多名学生都是些粗俗低能之辈，他们一天到晚读拉丁文，却根本不知是什么意思。他们几乎都是农家子弟，比起辛辛苦苦种地过活，还不如在这念拉丁文混口饭吃。根据这种观察，于连头几天就取得了成功。“各行各业都需要聪明人，因为工作总得有人去做。”他安慰自己说，“在拿破仑的时代，我能当军官；在未来的教父中间，我就该当大主教。”

“所有这些可怜虫，从小就干粗活。”他得意地想，“来到这里之前，他们喝酸牛奶，吃黑面包，住茅草房，一年到头只能吃五六次肉。就像古罗马士兵，把战争当成一段休息时间一样，这些乡下的粗人，到了神学院自然喜出望外了。”

在吃饭以后，于连从他们毫无神采的眼睛里，只看见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的快感。他应该在这些人中脱颖而出。但是，于连不知道，别人也不会告诉他，在神学院学习教理、教会史等课程，如果考得第一名，反倒成了他们眼中一桩罪恶。自从伏尔泰

以来，自从有了实际上仅仅是怀疑和自由解释的两院制以来，在百姓中养成了怀疑的习惯。法国的教会似乎懂得了书籍才是宗教的真正敌人。在他们眼里，最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服从。在学问方面，即使是神学方面的成就，他们也认为是可疑的，这似乎有些道理，有谁能阻止像西埃耶斯或者那样杰出的人物，转向另一个阵营呢？惶恐不安的法国教会，只有紧紧依附教皇，才有唯一的自救机会。只有教皇才有能力，通过教廷的盛大典礼，来瓦解自我反醒的能力，使世界上那些病态的灵魂心悦诚服。

于连已经大概了解了各种实际情况，但是，神学院里的一切言论，都是为掩饰真情而存在的，这使他常常陷入忧郁。他十分刻苦，很快学会了不少对将来当神父有用的东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十分虚伪，而且他毫无兴趣。他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好做。

“难道我被这个世界遗忘了？”他难免这样想。但他不知道皮拉尔先生收到过几封盖着第戎邮戳的信，读罢已付之一炬。这些来信尽管措词很有分寸，却有火山一样的激情渗透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种深切的谴责在同爱情作斗争。“好极了，”皮拉尔神父想，“这个年轻人所爱的女人，至少不是一个不信教的女人。”

一天，皮拉尔神父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字迹有一半被泪水洇得模糊不清，原来是一封表示永别的信。“最后，”信上对于连说，“感谢上天，给我力量去恨，当然不是恨那个我的过失的造成者——他永远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而是痛恨我的过失本身。我已经作出牺牲，我的朋友。不过，泪水也没少流，这你已经见到了。我时刻放在心上的那些小家伙，也是你十分喜爱的，他们的前程重于一切。一位公正而可怕的天主不会因为他们母亲的罪过而报复他们了。别了，于连，对人要公正。”

结尾的字，几乎无法看清。写信人留了一个第戎的地址，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希望于连千万不要回信；如果一定要回信，至少词句不该让一个幡然悔悟的女人看了脸红。

于连的忧郁，加上包饭铺以每顿八十三生丁高价供应的低劣饭菜，已经影响到他的健康。一天早晨，福盖突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

“我总算进来了。为了看望你，我已经来过五次，当然这不怪你。每次都碰上那个冷面孔。我还派了一个人守在神学院门口；真见鬼，你怎么总不出来？”

“这是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我发现你变化很大，我总算见到你了。两枚锃亮的五法郎银币，叫我明白了自己是个笨蛋，第一次来时就应该拿出来。”

两个朋友聊个没完。不料于连脸色骤变，他听到福盖说：

“顺便说一句，你知道吗？你的学生的母亲，现在信教非常虔诚了。”

说者无心，却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轻松的口气，恰好触动了那充满关注的心灵。

“是的，朋友，虔诚到了近于疯狂的程度。听说她还多次到远方去朝圣。玛斯隆神父，就是暗中监视谢阁神父行为的那个人，一辈子感到耻辱的就是德·雷纳耳夫人不在他面前忏悔，而宁愿到第戎或贝桑松来作忏悔。”

“她到贝桑松来了？”于连红着脸问。

“不是常来吗？”福盖的口气隐含着疑惑。

“你身边有《宪政报》吗？”

“你说什么？”福盖反问。

“我问你带没带《宪政报》。”于连的语气极为平和。“这里每份要卖到三十个苏。”

“怎么！连神学院里也有自由党人！”福盖吼了起来。“唉，可怜的法兰西！”他学着玛斯隆神父虚伪的嗓音和庸俗的腔调，

补了一句。

如果不是第二天那个来自维鲤叶的，看来还像个孩子的小学生对他说的一句话，使他有了一个重大发现的话，那么这次福盖的来访可能会对于连产生深远的影响。自从入神学院以来，于连的表现只是一连串的错误，想来只有苦笑而已。

实际上，他一生中的重大行动都是精心安排的，只是他不注意细枝末节，而神学院里那些精明人专门注意琐碎小事。因此，同学们已把他看成是一个自由思想者。而他却在许多小事上暴露了自己。

在他们看来，他患上了这样一个坏毛病：他动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索和判断，而不是盲目服从权威和榜样。皮拉尔神父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在告罪亭外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即使在告罪亭里，仍然是听得多，说得少。如果当初他挑选卡斯塔内德神父，情形就会完全不同。

于连一旦察觉自己的愚蠢，就不再有无所事事的苦闷。他希望了解造成的损害有多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稍稍改变了用来排斥同学的那种高傲而固执的沉默态度。人们正好可以借此对他报复。他这边表示友好，人家则报以轻蔑和冷笑。他认识到，从他进入神学院起特别是在休息时间，无时无刻不在产生对他有利或不利的影晌，不是增加仇敌对手，就是赢得几个品行颇好的同学的好感。需要补救的损害太大，任务异常艰巨。从此以后，于连要时时告诫自己，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一种全新的性格来。

比如说，单是眼睛的表情就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在这个地方，人们总是低下眼帘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在维鲤叶该有多么自负啊！”于连暗想，“那时以为是在生活，其实只是在为生活做准备。现在深入社会才发现四周布满了敌人，直到把我的角色扮完。太难了！每一分钟都得靠虚伪掩饰。这种困难，连大力士赫丘利都要相形见绌！近代的赫丘利，就是西克斯特五世，他用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虚把四十名红衣主教，整整骗了十五年，而他们都见过他年轻时性情暴烈而高傲。”

“学问在这里可以说一钱不值！”他想起来就愤愤不平。“教理、教会史等课程，有了好成绩也是表面上受重视，那些内容，正是给我这样的傻瓜设下的圈套。唉，我唯一的长处，就是进步快，有能力掌握那些无聊的东西。难道他们心里不知道那些废话有什么价值吗？说不定跟我同样看法，我居然还愚蠢地引以为荣。名列前茅，只能给我招来一批死敌。夏泽尔比我有水平，每次作文总忘不了添上几句荒唐可笑的话，以便排列到第五十名；如果他一时疏忽了，恐怕要得第一。唉，皮拉尔神父哪怕为我指点一句话，对我该是多么有用啊！”

茅塞顿开，那些使他感到厌倦的，需要长时间修行的功课，例如每周五次的诵经、唱圣心颂歌等等，如今变得轻松多了。于连一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力图不过高估计自己，也不希望像神学院那些模范学生一样，每时每刻都要作出证明自己是完美的基督徒的行动。在神学院里，有一种带壳煮的糖心蛋的吃法，可以表明一个人在信奉宗教方面的进步。

读者也许会哑然失笑，那就不妨想想德利尔神父应邀去路易十六宫廷一位贵夫人家去赴宴，在吃鸡蛋时的可笑举动。

于连的初步设想，是但求无过；就是说，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无论是慢步徐行，还是举手投足，以至看人的眼神，都要与世俗不同，同时还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人认为万事皆空、完全被来世生活所吸引的人。

于连不断在走廊的墙上发现用木炭写下的句子，如“六十年的考验，比起永恒的快乐或地狱里的刑罚来，又算得了什么？”他不再小看这些句子，反倒觉得时时浮现在眼前才好。“我这辈子要做什么事呢？”他自问自答，“我把天堂里的位置卖给信徒。怎样使他们看见这位置呢？就得凭我的外表让人看了与众不同。”

于连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尽管时时提醒自己，还是不能摆脱思考的神态。在他转动眼睛和合拢嘴唇时，无法呈现出那种毫无保留的相信，那种相信一切，忍受一切，甚至以身殉教的信念。于连很不甘心地看到了自己在这些方面竟比不上那些粗俗的农民。他们没有思索的表情，当然是大有理由的。

为了呈现出那种准备相信一切、忍受一切的相貌，他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们在意大利的修道院经常能看到，而奎尔契诺的教堂画，这种容貌，已经给我们世俗之人留下了完美的榜样。

每逢遇到重大的节日，神学院的学生可以吃到红肠和腌酸菜。坐在于连旁边的人注意到他对这美味毫无兴趣，这就构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他的同学认为这是最愚蠢、最虚伪、最可恶的表现，没有比这件事给他招来更多的敌人了。“看看这个城里人，这个傲慢的家伙，他竟装作看不起最好的伙食，腌酸菜和红肠！呸！这个无赖！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该下地狱的罪人！”

“唉！这些年轻的农民，我的同学们，他们的愚蠢，实在是件好事。”于连神情忧郁地感慨道，“他们来到神学院，不像我有那么多的世俗思想需要老师去清洗。而我的世俗思想，总能被他们从我脸上发现。”

于连怀着近于嫉妒的态度，特意关注神学院里年轻农民中最粗俗的人。他们脱下粗呢短衫，换上黑道袍的那一刻，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仅仅限于对弗朗什-孔泰人称之为“硬通货”的金钱的无比敬重。

“硬通货。”是对现金这个概念一种神圣敬重的说法。

幸福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就像伏尔泰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主要在于美餐一顿。于连发现似乎所有的人，都对穿细呢衣服的人怀有天生的敬意。这种感情使人们认识到法庭给予我们所谓的公正到底有什么价值，甚至低估了它的价值。“跟一个大亨打官司。”他们之间常说，“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亨”是汝拉山区的说法，指的是一个富有者。至于对富有者中间的最富有者——政府，他们有多么尊敬，可任你去想。

一听到省长先生的名字，就应该带着敬意微笑，在弗朗什—孔泰的农民眼里，不这样就是不懂礼貌。而不懂礼貌对于百姓最明显的报复，就是没有面包可吃。

起初，于连被自己的这种轻蔑情绪闷得呼吸困难，随后才生出了恻隐之心：大部分同学的父亲在冬天的傍晚回到屋里，找不到面包、栗子和土豆。“这没什么可怪的，”于连想，“他们认为最有福气的，第一是有好饭吃，第二是有好衣穿！我的同学当然会意志坚定，他们把教士这一职业看成是不愁温饱的幸福的长久保证。”

有一次，于连听见一个富有想像力的年轻学生对同伴说：

“我为什么不能像西克斯特五世那样当上教皇呢？他当初也犯过错。”

“只有意大利人才能当教皇。”他的朋友回答说，“不过，代理主教，议事司铎，也许还有主教，肯定是从我们中间抽签选出来的。夏龙的主教P先生，是一个箍桶匠的儿子，跟我的父亲是同行。”

一天，教理课上到一半，皮拉尔神父派人来叫于连。可怜的年轻人为能暂时离开这个身心都感到压抑的环境而高兴。

于连发觉院长先生的接待，跟他进神学院那天一样，使他感到害怕。

“把这张纸片上写的东西解释清楚。”院长目光似剑，于连恨不得钻到地下去。

于连念道：

“阿芒达·比内，八点前在长颈鹿咖啡馆。就说是从让利来的，是我母亲的表亲。”

于连立刻明白危险巨大。卡斯塔内德神父的密探偷走了这个

地址。

“我刚来的那天，”于连答话时，眼睛望着皮拉尔神父的额头，因为他不敢注视他那可怕的目光，“谢阁先生跟我说过，这里是个充满告密和各种坏事的地方，同学之间的监视和揭发，在这里受到鼓励。上天希望如此，意在让年轻的教士看到生活的真面目，激发他们厌恶尘世和浮华。”

“你这个坏蛋，居然敢当我的面夸夸其谈？”皮拉尔神父十分愤怒地说。

“在维鲤叶，”于连冷静地说下去，“我的哥哥嫉妒我时，就打我

“谈正题！”皮拉尔神父又气得发疯。

于连并没有被他吓倒，继续讲下去：

“我到贝桑松那一天，将近中午，我肚子饿了，就走进一家咖啡馆。本来我对这种充满红男绿女的地方，十分讨厌，但我想在这里吃中饭，也许比旅店要便宜。一位看上去好象是女掌柜的太太，见我不懂人情世故的样子，动了怜悯之心，对我说，‘贝桑松到处是坏人，我为你担心，先生。一旦你遇上什么麻烦事，尽管找我帮忙，在八点以前派人送个信来。如果神学院的那些看门人不肯替你传话，你就说你是我的表亲，是让利那个地方的人……’”

“这些啰啰嗦嗦的话统统要去核实，”皮拉尔神父气得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

“让他回房间去！”

神父跟着于连把他锁进屋里，于连立刻检查箱子，那些致命的纸片，本来是藏在箱子底下的。箱子里什么东西也没少，只是翻乱了。可是钥匙一直带在身边，从未离开过。“真走运。”于连安慰自己说，“幸亏我什么也不了解时一次也没有外出，卡斯塔内德先生几次给我外出假，现在我才明白他的好心。万一我心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活，换上衣服去看美丽的阿芒达，那我就完了。他们刺探到了这个情报，想作文章又没作成，失望之余，又不肯善罢甘休，所以才告了一状。”

两个小时以后，院长派人把他叫去。

“你没有撒谎，”院长的眼光，比刚才温和了，“不过留着这样一个地址是不谨慎的，你没法想象后果有多么严重。可怜的孩子！也许十年后，它会给你带来灾难。”

第二十七章 人生的初步经验

在这个时代，伟大的天主！

还得遵守救世主的约法。谁违背它，谁就要遭到不幸。

——狄德罗

关于于连这一时期的生活，读者大约能够允许我们讲几件明显而确切的事实。这并非我们无话可说，相反他在神学院的所见所闻，与本书所刻意追求的平和色调，相差太大，显得过于黑暗。我们同一时代的人经历一点坎坷，回忆起来便耿耿于怀，甚至读故事的兴致都提不起来，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于连试图以伪善来处世，可惜收效甚微；有时他自己也感到厌恶，甚至灰心丧气。他没有成功，而且还要搞这种邪门歪道。也许外界给他一点帮助，就能使他意志坚定，需要克服的困难并不大，只是他太孤单了，就像大海里被抛弃的孤舟。“就算我取得了成功，”他心想，“一辈子就得跟这些坏人混在一起！那些馋鬼，光想着晚餐桌上要吃的肥肉片煎蛋卷，或者是卡斯塔内德神父之流的人，他们犯下任何罪恶都不会觉得太卑劣。他们总有一天要掌握大权；但是要花怎样的代价呀，伟大的天主！

“人的意志是顽强的，这一点到处都能见到；但是光靠意志能够克服这样一种厌恶吗？那些伟人们的任务还算轻松：危险不论怎么可怕，他们总觉得它是美的；而除了我，谁能了解包围着我的一切是多么丑恶呢？”

这个时刻是他一生中最难度过的时刻。到驻守在贝桑松的联队去当兵，对他说来易如反掌！也可以当拉丁文教师，不需要太多东西就可以安然度日！只是这样做，他所设想的锦绣前程便无从谈起，那跟死亡没什么两样。现在不妨叙述在几个他烦闷的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里，一天的几个细节：

这天早晨，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太狂妄了，经常庆幸自己跟别的农民不一样。唉，现在我已经活得够长的了，已经可以看出差异可以产生仇恨。”

不久前，一桩错事对他刺激很深，使他猛然悟出了这个道理。他花了一个礼拜的功夫，极力想获得一个有声望的同学的好感。他们在院里散步，于连很耐心地听着他极其荒唐的蠢话。突然天气骤变，雷鸣电闪，那个圣洁的学生粗鲁地推着于连，大声嚷道：

“听着，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为自己，我可不愿让雷劈死。老天可以把你劈死，因为你是个不信教的人，一个伏尔泰。”

于连气得咬牙切齿，望着被闪电划破的天空，气愤地说道：“如果在暴风雨中睡觉，淹死了也是活该！看你还有本事去骗哪个笨蛋！”

卡斯塔内德神父的教会史课铃声响了。

父辈的辛勤劳动和贫困，使那些农家子弟惊恐万分。卡斯塔内德神父在讲课中对他们说：“政府这个在他们眼中凶神恶煞般的庞然大物，正是靠天主派到尘世的代表——教皇的力量，才能使用他们合法的权力。”

“要用你们圣洁的生活，和绝对的服从，来使你们配得上教皇的宠爱，成为他们手中的一根棍子，”他补充说，“你们会得到一个美好的职位，由你们自己做主，不受任何监督；这个终身职务薪金的三分之一，由政府支付，剩下那部分要由你们讲道培养的信徒来提供。”

下课之后，卡斯塔内德先生站在院子里，向身边的学生说：

“对于一个本堂神父来说，人有多大本领，职位就有多少好处。我知道有些山村教区的额外收入，比城里的神父还要多许多。就算钱一样多，还有鸡、鸡蛋、新鲜黄油等许多食物。本堂

神父是当地毫无异议的头号人物；哪一次盛宴，也不会忘记请他。”

卡斯塔内德回到房间，刚上楼梯，那些学生就三五成群地分开了，于连不属于任何一群，像只赖皮狗，无人理睬。他看见每群人都有一个学生把硬币抛向空中，别人根据他猜中落地以后是正是反，推测他是否很快就能谋得一个有大量额外收入的职位。

接下来是讲些小故事。某位年轻的教士，接受圣职才一年，他送了一只兔子给老教士的女佣人，就被提升为副本堂神父。几个月后，本堂神父去世了。他就接替了那个职位。另有一个，在老年神父瘫痪后，每顿饭都去服侍，亲热地给他把鸡块切小，很快被指定为那个富裕大镇教堂的继承人。

神学院的学生们，跟其他行业的年轻人一样，对这类奇闻异事津津乐道，不免夸大了这种小伎俩的力量。

“我必须习惯于这种谈话。”于连想。他们不是谈香肠和好的职务，就是议论天主教教义的世俗部分，议论省长和主教们的矛盾，市长和本堂神父们的恩怨。于连眼前出现了第二天主的观念，而且比另一个天主权力更大，更令人害怕，这第二个天主就是教皇。他们互相议论时，故意压低声音，不让皮拉尔神父听到，教皇不愿意费力去任命法国所有的省长和市长而委托法兰西国王去代办，因为教皇已任命法兰西国王做教会的长子。

就在这个时期，于连认为可以利用德·迈斯特的《教皇论》，来取得别人对他的尊重。他的造诣引起了同学们的赞叹，然而这又成了一桩倒霉事。他们不喜欢别人阐述他们的意见，清晰得胜过他们本人。谢阁先生对待于连，正像对待他自己一样，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他培养于连形成了正确推理、不信空话的习惯，却忘了告诉他，一个小人物这样做往往会咎由自取，须知这样自作聪明便会得罪那些平庸的人。

于是于连的能言善辩，就成了他的一桩新罪恶。他的同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为了表示对他的憎恨，苦思冥想，终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马丁·路德”。他们说：“他所以如此骄傲，无非是那该死的推理给他撑腰。”

神学院里还有好几个年轻的学生，脸色比于连红润，长相也比于连漂亮，但是于连有一双白净的手，和无法掩饰的爱整洁的习惯。在命运把他抛进这个死气沉沉的学校后，这个优点便不再成为优点了。他生活在那些肮脏的农民中间，他们竟说他生活放荡。我们担心，叙述主人公遇到的诸多不幸，会使读者厌倦。比如说，几个人高马大的同学常想打他一顿，他被迫拿起一个铁圆规，摆出要挥动的架式。结果在密探的报告里，架式被说得很玄，不像语言表述得那样清晰。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每个人都深受感动。仿佛天主降临到这些挂着帷幔，信徒们又铺上细砂的、狭窄的哥特式的街道上。

——杨格

于连不管怎样装痴卖傻，还是白费力气，无法讨人喜欢：他太与众不同了。“然而，”他对自己说，“这些老师都是精明的人，可谓百里挑一，怎么会不喜欢我的谦虚呢？”他的刻意迎合，假装什么都相信，好像只有一个人能接受，这个人就是大教堂的司仪长夏斯·贝尔纳神父。别人让他等待议事司铎的职务，一等就是十五年。在等待期间，他在神学院里讲授布道术。于连在他看不清真相的那段时间，常常取得这门功课的第一名。夏斯神父因此对他颇有好感，下课之后，有时就挽着他的胳膊在花园里转上几圈。

“他想干什么？”于连问自己。他感到惊讶的是夏斯神父讲起主教大堂拥有的祭器，可以一连讲几个小时。除了丧事祭服外，一共有十七件镶装饰带的祭披。他们对吕邦普莱法庭庭长夫人寄予很大希望；这位已有九十高龄的贵夫人已把她那些用里昂料子、金线织锦缎做的婚礼服，至少保存了七十年。“你想想看，我的朋友，”夏斯神父突然停住脚步，瞪大眼睛说，“这些衣服，由于金线很多，可以竖得笔直。贝桑松的人普遍认为，只要执行庭长夫人留下遗嘱，大教堂的宝物中还会增加十几件祭披，还不算十五件圣大节日用的无袖长袍。我估计不止于此。”夏斯神父压低声音说，“我有理由相信，庭长夫人还会赠给我们八个豪华的镀金银烛台，据说是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在意大利买来的，庭长夫人的祖先中，有一位是公爵的宠臣。”

“可是，这个人讲了一大通旧衣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连想，“这个巧妙的准备长得好像一个世纪，结果一点蛛丝马迹不露。他一定是对我不信任，他比别人精明多了；别人那点小心眼，我用不上两个礼拜，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啊，我明白了他的野心是受到了十五年的压抑。”

一天晚上，正在上剑术课，皮拉尔神父把于连叫去。对他说：

“明天的圣体瞻礼，夏斯神父让你去帮他装饰大教堂，那就去吧，要听命令。”

皮拉尔神父又把他叫过来，深表同情地说：

“这回你可以支配自己了，是不是趁机在城里走走。”

“我有一些暗藏的敌人。”于连回答。

第二天一早，于连一路上两眼低垂，前往大教堂。街道的早市开始热闹起来，那景象使他感到愉快，为了迎接神赛会，到处都有人在装点门面，张灯结彩。他在神学院里度过的全部时光，此时想来短得像一瞬间。他的思绪飘到了维尔吉，他想到了美人阿芒达，没准儿他能与她见面，因为她的咖啡馆离得并不远。他远远看见夏斯·贝尔纳神父站在大教堂门口。他是个笑容可掬、性情开朗的胖子。这一天他显得很得意。“我在等你，亲爱的孩子，”他远远地看见于连，大声嚷道，“欢迎你来。今天要干的活既费时又费力。咱们先吃点早饭，干活好有力气。第二顿饭要到十点钟做大弥撒的时候才能吃。”

“先生，”于连神情严肃地对他说，“一时一刻也别让我一个人呆着，请您注意，”他指着头顶上的大钟说，“我到达的时间是五点差一分。”

“啊！想不到神学院那些小坏蛋叫你如此害怕！你心地善良，还想得到他们？”夏斯神父说，“一条美丽的林荫路，因为路边的篱笆长刺，就不漂亮了吗？游人们朝前赶路，让毒刺留在原地枯死好了。我的朋友，动手干吧！”

夏斯神父说这天的活难干，一点都不错。头天晚上教堂里举行过一场盛大的葬礼，所以什么准备工作都没法做，需要在一个上午把殿堂里所有的哥特式柱子，都用高达三丈的红锦缎套子罩起来。主教先生特意用邮车从巴黎请来四个工匠，但这些先生应付不了所有的活，他们不仅不帮助贝桑松的手脚笨拙的同行，反而嘲讽他们，弄得他们更加笨手笨脚。

于连看出非得他亲自爬上梯子不可，好在他身体轻盈，毫不费力。接下来轮到他来指挥本城的师傅了。夏斯神父十分高兴地望着于连从一架梯子跳到另一架梯子。所有的柱子都罩上锦缎套子之后，还要在主祭坛的大华盖上，安放五大团羽毛花球。涂金的冠状木顶，富丽堂皇，由八根意大利大理石雕成的螺旋形圆柱支撑着。但是，要到达圣体龕的上空，华盖的中央，需要从一条挑檐上走过去，那木头离地有四丈高，年深日久，已被虫蛀得差不多了。

刚才还兴致勃勃的几位巴黎工匠，面对这条险路，一个个收敛了笑容。他们在底下议论半天，就是没人敢往上爬。于连拿起羽毛花球，一口气爬上梯子，把它们恰到好处地放在华盖中央的冠形装饰上。他从梯子上下来，夏斯·贝尔纳神父一把把他抱进怀里。

“太棒了，”善良的神父夸奖说，“我一定要把这事讲给主教大人听。”

十点钟的早餐吃得很愉快。夏斯神父从来没有看到他的教堂有这么富丽堂皇。

“亲爱的弟子，”他对于连说，“我母亲从前在这座大教堂里管出租椅子，可以说我是在这里面长大的。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时代，把我们毁了，那时我只有八岁，已经能辅助在私人家里举行的弥撒，他们供我当天的饭吃。至于折叠祭披，没有人比得上我，我从来没有折断过一根上面的金丝银线。自从拿破仑恢复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教信仰以来，我有幸负责这座大教堂的管理事宜。每年有五次能看到教堂装点得这么漂亮，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丽堂皇；一幅幅锦缎系得这么牢，这样紧贴着柱子。”

“他终于要向我说出他的秘密来了，”于连想，“他是情不自禁谈起自己的，纯属真情流露。”但是，此人虽然处于兴奋状态，还是一句谨慎的话也没说。“不过他干了不少活，喝了不少酒，是个快活的人，”于连自语说，“真是个好人的哪！是我的一个好榜样！他真是呱呱叫（这是他从老军医那学来的一句粗话）。”

大弥撒圣哉的钟声响了，于连拿起一件白色祭披，打算随主教去参加十分壮观的迎神游行。

“还有小偷呢，我的朋友，你怎么没有想到那些小偷，”夏斯神父喊了起来，“游行的队伍一走，教堂里就会空无一人，你和我都得守护在这里。如果我们只丢了两条围绕柱基的绵带，那得算我们运气好。这是德·吕邦普莱夫人送的礼物；是从她的曾祖父，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伯爵那里传下来的。那是纯金制做的，一点假也没掺。”神父神情兴奋地附耳对于连说，“你去察看北面侧殿，不要离开那里。南面的侧殿和正殿由我巡查。要特别注意那些告罪亭，有些女人给小偷当眼目，专门捕捉我们转过身去的时机。”

他刚讲完，时钟已敲十一点三刻，接着教堂的大钟也敲响了。那口钟敲得十分有力，钟声宏亮而庄严，于连听了非常激动。他的神思早已飞离了尘世……

几个化装成圣约翰的小孩在圣体前抛撒玫瑰花瓣。玫瑰和供香的香味使于连兴奋的心情达到了极点。

这口钟的声音是如此庄严，按理应该使于连想到二十个人的劳动，他们应该得到五十个生丁的报酬，也许还有十五到二十个信徒在一旁帮忙。他应该想到绳子和钟架的磨损以及大钟本身的危险，据说每隔二百年就要掉下来一次。应该考虑如何削减撞钟

人的工钱，考虑用赦罪或从教会的宝库里取出的、不会影响到教会钱袋的圣宠之类，来代替工资，把他们打发走。

于连没有闪过这类聪明的念头。他的灵魂由于受钟声的激荡，早已翱翔在广阔的想象世界里。他当不成好教士，也当不了一个好官员。像这样容易感动的心灵，至多能造就一个艺术家。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于连的卓而不群。神学院的同学中，大约有五十个人，经过长者的指点，相信在每一个篱笆后面都潜伏着百姓的仇恨和激愤的情绪，他们听到教堂的钟声，就能想到撞钟人的工钱。他们会运用数学家巴雷姆的才华，去研究百姓的情绪是否值得付给打钟人的钱。如果让于连去考虑教堂的物质利益，他的想象往往会超越目标，宁肯省下四十法郎的维修费，也不会克扣二十五生丁的工钱。

这一天晴空万里，迎圣体的队伍缓缓走过整个贝桑松，在社会知名人士争相搭建的街头祭坛前，不时停下脚步。这时，教堂里空气凉爽宜人，光线柔和昏暗，弥漫着鲜花和香烛的香气。

寂静、安详、清凉的、长长的殿堂，更有助于于连的遐想。他用不着担心夏斯神父来打扰他，因为教堂的另一端就够夏斯神父忙的了。于连的灵魂似乎抛下了他的躯体，任凭这个躯体，在北面的侧殿里缓步巡游。他的心里特别宁静。他知道告罪亭里只有几个虔诚的女信徒。他的眼睛在观看，却又什么也没看见。

不过他心不在焉的状况还是被捡回了一半：因为两个服饰讲究的女人，一个跪在告罪亭里，另一个紧靠着她跪在一把椅子上。他虽然视而不见，但是，或者出于朦朦胧胧的责任感，或者出于欣赏两位妇女高雅朴素的穿着，他视线停留一下，发现告罪亭里并没有神父。“这就怪了，”他想，“如果这两位太太是出于虔诚的态度，为什么不去跪在祭坛前面？如果是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为什么不坐在那个阳台的前排位置上？这件连衣裙样式真漂亮！绝对优雅！”他放慢脚步，打算仔细看看她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跪在告罪亭里的那位，在一片寂静之中，听到于连的脚步声，稍稍侧过头来。她突然发出一声轻微的叫喊，昏了过去。

这位跪着的夫人不醒人事，朝后倒下去时，她身旁的女友马上扑过去扶起她。与此同时，于连恰好看到了朝后倒下的夫人的脖子。一串他很熟悉的，由上等的大颗粒珍珠串成的链式项链，突然映入眼帘。等他认出德·雷纳耳夫人的发型，他的心狂跳不已！这时想托住她不让她完全倒下的那位妇人，正是苔维尔夫人。于连发疯似的奔过去扶住了她们，不然的话，德·雷纳耳夫人会拖着她的女友一起倒下。他看到德·雷纳耳夫人面色苍白，表情麻木，头垂在肩膀上，便帮着苔维尔夫人把这个可爱的脑袋靠在草垫椅上，自己跪在地上。

苔维尔夫人转过头来，认出了他：

“快走开，先生，快走开！”她用愤怒的口气说，“千万别让她看到你，她准是看到你才吓成这个样子。在遇见你之前，她一直活得很快乐。你的行为太恶劣了。快走开。你如果还有一点羞耻心，就远远离开这里吧！”

这几句话，说得义正词严。于连浑身无力，也就远远走开了。“她还是在恨我。”想到苔维尔夫人，他对自己说。

此时引导迎神队伍的那些教士，他们鼻音很重的歌唱声在教堂里响了起来；队伍已经回来了。夏斯神父喊了于连好几遍，于连也没有听见。神父后来自己走过来，从一根柱子后拖出于连，原来于连已瘫在那里，半死不活。夏斯神父想把于连介绍给大主教。

“你不舒服？我的孩子，”神父见他脸色苍白，几乎无法走路，“你干活累伤了！”神父让他搀着自己的胳膊走。“来，坐在我背后撒圣水人坐的小凳子上，让我把你挡住。”他们这时是坐在大门旁。“你休息一下，主教大人还得足足二十分钟才能来到，你想法恢复过来。等主教走过来时，我把你扶起来，我岁数大不

假，可这把力气还有。”

但是，主教走过的时候，于连还是浑身颤抖，夏斯神父无可奈何，只好放弃了把他介绍给主教的想法。

“别太难过，”神父安慰他说，“机会总是有的。”

当天晚上，夏斯神父派人给修道院的小教堂送去十斤蜡烛，他说这是靠于连的照料和熄灭蜡烛时动作敏捷而省下来的。没有比这更不实在的了。这个可怜的孩子自己也像蜡烛一样快要熄灭了。自从见到德·雷纳耳夫人，他的脑子里呈现一片空白，万念皆无。

第二十九章 首次提升

他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他了解自己所在的这个地区，因此他成了富翁。

——《先驱报》

于连在教堂里与德·雷纳耳夫人意外相逢之后，一直深深陷在沉思之中而无法摆脱。一天早晨，严厉的皮拉尔神父把他叫去。

“夏斯·贝尔纳神父刚给我写来一封信称赞你。你的表现，总的说来，我还算满意。你有时太不谨慎，甚至糊涂，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不过，一直到现在，你的心是善良的，甚至是高尚的，你的智力也是过人的。总之，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不容忽视的智慧的火花。

“在尽心工作十五年以后，我就要离开这修道院了。我的罪过是听任神学院的学生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再加上对你忏悔时提到的那个秘密团体既不保护也不反对。在离开之前，我愿为你做点什么。如果不是因为在你屋里找到被人告发的阿芒达地址那件事，两个月以前我就这么做了，因为你能胜任。我现在指定你担任新旧约课的辅导教师。”

于连不胜感激，很想跪下来感谢天主。不过他采取了另一种更能够表达真情的姿势：他向皮拉尔神父走去，把他的手举到自己的唇边吻着。

“这是干什么？”院长生气地叫了起来。但于连眼神里表达出来的意思，比他的行动要多得多。

皮拉尔神父由于多年来已不习惯细微地观察人情，对此无法不觉得惊讶。他注视于连的目光中，流露出院长的真实感情，连声音都变了。

“好吧！我的孩子，是的，我很喜欢你。上天知道，我不是故意这样的。按理说，我应当是公正的，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不恨不爱。你的人生道路将会充满艰辛。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与世俗百姓不相融的东西。嫉妒与诽谤，将会永远伴随着你。不管老天把你安置在什么地方，你的同伴都会用嫉恨的眼光看你。如果他们对你表示友好，那一定是设下圈套陷害你。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求助于天主。为了惩治你的高傲，就该让你遭人嫉恨。而恪守正直，是你唯一的出路。只要你信奉真理，永不动摇，你的敌人就会不战自败。”

于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种充满友谊的声音了，所以我们应该原谅他在此刻表现出来的热泪盈眶的表情。皮拉尔神父向他伸开双臂，此时此刻，对两个人都十分甜美。

于连喜出望外。虽说是首次提升，好处是巨大的，而要体会这种好处有多大，一个人必须被迫一连过上几个月无法清静地生活，整天和那些烦人的、大多数叫人无法忍受的同学厮混在一起。光是他们的叫喊声，就足以把一个文雅的团体，搅成一锅粥。这些乡下人吃饱穿暖之后，除了大声叫嚷，不足以表示他们的欢乐；除了声嘶力竭，不足以表示他们的痛快！

现在，于连独自一个人，或者几乎是单独一个人吃饭，吃饭的时间要比其他教士晚一个小时。他有一把花园的钥匙，可以在花园无人的时候进去散步。

更使于连惊讶的是，别人对他的嫉恨，似乎开始减弱，这与他的预料相反，本来他以为这嫉恨会与日俱增。不愿意与别人交流的愿望，由于显露过多，给他树起了不少敌人，如今已不必用它作为高傲的招牌了。在他周围那些粗俗人的眼里，这本来是他与尊贵身份相对应的一种情感。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的同学中间，敌对的情绪明显减少了，他们变成了他的学生，他也以礼相待。慢慢地他也拥有了自己的支持者，再喊他“马丁·路德”显然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道理了。但是，把他的朋友与敌人，指名道姓点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本来就是丑恶的，而且描写得越真实，就越显得丑恶。这些人好歹还是老百姓道德生活的指导者，缺了他们，百姓会成什么样子呢？难道报纸能够代替本堂神父吗？

自从于连有了这个职务后，神学院院长在无旁人在场时，绝不跟他说话，意在避嫌。这对师生双方说来，都是慎重的，但不乏考验的色彩。皮拉尔这位严格的冉森教人，曾立下一条一成不变的准则：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有本领，需要在他的欲望和事业面前，设立重重障碍。真有本领的人一定能克服或跃过障碍。

狩猎的季节到了。福盖出了个主意，以于连父母的名义，给神学院送来一头野猪和一只鹿。送来的动物被放在厨房与饭厅之间的过道上，所有的神学院学生，吃饭时经过那里都会看得到。他们好奇地观看着。野猪尽管死了，年轻的学生还是怕得只敢摸摸獠牙。接连一个星期，大家除了此事，不谈别的。

这份礼物，一下把于连的家庭划到受人尊敬的阶层中去了，给了那些嫉妒的人一个致命的打击。财大气粗常常会自觉高人一等。夏泽尔和那些最优秀的学生都主动来跟于连表示亲近，话里话外带点埋怨，责怪于连没有把家庭经济情况告诉他们，害得他们丢掉不少尊重这些钱财的机会。

这时招募过一次新兵，于连因为有神学院学生的身份，可以免征。于是他感慨万分：“咳，又失掉一个好机会。换在二十年前，一种英雄的生活早就展现在我面前了！”

一天，他独自在神学院的花园里散步，听到修围墙的石匠在聊天。

“哎，该走了，又开始征兵了。”

“要是在那个人的时代，那就好了！一个石匠可以当军官，可以当将军。这种事大家都看过。”

“你现在再去看看，去当兵的，都是要饭的。有几个钱的，

都留在家乡了。”

“生下来穷，一辈子穷，就是这么回事。”

“啊，不说不知道，听说那个人死了，不知真假？”另一个石匠插了一句。

“这都是那些大亨说的，你信不信？他们都有点怕那个人。”

“差得太远了，那个时代真出息人！说是那些元帅把他出卖了，这些叛徒！”

听到这些议论，于连稍稍感到安慰。他边走边感叹说：

“只有这位帝王，百姓还在怀想。”

考试的日期到了，于连回答得极为出色。他看到夏泽尔也有意要显示自己的才干。

主考人是著名的德·弗里莱尔代理主教指派的。第一天，他们知道于连·索雷尔是皮拉尔神父的宠儿，尽管不痛快，也不得不在成绩单上把他列为第一，至少也列为第二。神学院不少学生打赌说，于连的考试成绩一定会名列第一，名列第一的人有和大主教一起吃饭的荣幸。但是，在考“拉丁教义”这一课快结束时，有位狡猾的主考人在提出了有关圣哲罗姆和西塞罗之后，又谈起了贺拉斯、维吉尔和其他几位世俗作家。于连早已瞒着同学，把这些作家的不少名篇，背得滚瓜烂熟。顺利的考试使于连忘乎所以，在主考人的提问下，他反复背诵了几首贺拉斯的颂歌并加以解释。在引他上钩后二十分钟，主考人突然沉下脸来，冷嘲热讽，严厉责备他不该浪费时间去读这些世俗的作品，脑袋里装满了这些无用甚至有罪的思想。

“我是个笨蛋。先生，您说得对。”于连诚恳地说，他承认这是个狡猾的圈套，他上当了。

主考人的这条诡计，即使在神学院里，也被认为是卑鄙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德·弗里莱尔神父利用他的权势，在于连的名字旁边写下第198这个数目。德·弗里莱尔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巧妙地在贝桑松组织了一个圣公会网。他送往巴黎的信件，足可以使法官、省长、甚至驻防部队的长官心惊胆颤。他采用这个办法来羞辱死对头冉森教派的皮拉尔神父，感到洋洋得意。

十年来，他念念不忘的大事，就是要把皮拉尔神父从神学院院长的位置上拉下来。这位神父，一直把用于规劝于连的做人准则拿来约束自己。他为人诚恳，信奉宗教虔诚，不搞阴谋诡计，忠于职守。但是，老天在愤怒之余给了他对侮辱和憎恨特别敏感的性格，任何外来的侮辱和嫉恨，都会使他耿耿于怀。他有好多次数恨不得辞去圣职，不过他又相信，上天把他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是为了对百姓有好处。“我防止了耶稣会和偶像崇拜的发展。”他常这么想。

考试期间，大约两个月，他没跟于连说一句话。然而，当收到宣布会考结果的公函，看到他视为全院骄傲的学生名列第一百九十八位后，却病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个性格严厉的人，想方设法对于连的行踪加以监视。他感到欣慰的是，于连既没有发火，也没有报复行为，不见消沉迹象，心中很是高兴。

几个星期以后，于连在接到一封信时，不由得浑身震动一下：信上盖有巴黎的邮戳。“德·雷纳耳夫人到底没忘记她的诺言。”他想。一位署名保尔·索雷尔先生，自称是他的亲戚，给他寄来一张五百法郎的汇票。信上还特意说明：如果于连继续研究优秀的拉丁作家的著作，成绩显著，那么每年将寄上同样数额的钱。

“是她，是她的善良表现！”于连深受感动。“她想安慰我，可是为什么没有一句表示友情的话呢？”

他误解了这封信。德·雷纳耳夫人在她的朋友德尔维尔夫人的指导下，整个地陷入无以自拔的悔恨中。她常常身不由己地想起这位奇才，与他的交往完全打乱了她的生活，但她竭力避免给他写信。

如果用神学院的话来说，可以把这笔五百法郎的汇款看成一个奇迹，甚至可以说，是上天利用德·弗里莱尔这个人，由她把这笔钱送给于连。

十二年前，德·弗里莱尔神父手拎一只旅行箱，来到贝桑松。据说这只小得不能再小的旅行箱，装了他的全部家当。他现在已是省里最富有的地主之一。在他的产业发达的过程中，他买下了一片地产的一半，另一半通过遗产继承，落到了德·拉莫尔先生手里。于是，两个大人物之间，打起了一场不小的官司。

德·拉莫尔侯爵先生，尽管在巴黎地位显赫，又在宫廷担任要职，但他觉得在贝桑松跟一个可以左右省长的代理主教较量，仍然很有风险。可是侯爵本来可以在一笔预算允许的范围内，假借某种名义，支出五万法郎。可是让德·弗里莱尔神父打赢这场五万法郎的小官司，使他恼羞成怒。他认为自己有理，而且理直气壮。

不过，请允许我发问：“有哪位法官没有一个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亲戚需要人家大力提拔？”

为了让最糊涂的人也能看明白，德·弗里莱尔在初审判决后的一个星期天，借来主教大人的四轮马车，亲自把荣誉勋章送给他辩护的律师。德·拉莫尔闻知此事有些吃惊，他感到自己的律师不太理想，便向谢阁神父请教，谢阁神父向他推荐了皮拉尔神父。

在我们这个故事发生之时，侯爵和皮拉尔神父的关系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皮拉尔神父在这件事里表现出火热的性格。他不断会见侯爵的律师，研究案情，确认错在对方后，便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德·拉莫尔侯爵一方，与有权有势的代理主教相对抗。代理主教对于这种傲慢无礼，尤其是来自一个小小冉森派信徒的傲慢无礼，感到十分愤怒。

“这位宫廷贵族自以为权倾朝野，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有多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本领！”德·弗里莱尔对他说的心腹说，“德·拉莫尔甚至连一枚可怜的十字勋章都没给他在贝桑松的律师送来，这下还要搞掉他的位置。可是，有人写信告诉我，说这个贵族议员没有一个星期不到掌玺大臣的客厅里去炫耀他的蓝绶带，也不管这位掌玺大臣是个什么样的人。”

尽管皮拉尔神父使出所有力气，尽管德·拉莫尔先生跟司法大臣，特别是大臣手下的官员友情很深，但他苦心经营六年的结果，也仅仅是这场官司没有彻底输掉。

两个人对这桩案子都十分卖力，侯爵不断和皮拉尔神父通信，最后对神父的才干十分欣赏。他们的通信超越悬殊的地位差异，渐渐有了朋友交谈的意思。皮拉尔神父告诉侯爵，教区里的人欺人太甚，想通过侮辱他，来逼他辞职。皮拉尔神父认为算计于连的阴谋，是极其卑鄙的，他在盛怒之中，把这件事告诉给侯爵。

这位大贵人富甲天下，毫不吝啬。他想至少偿还皮拉尔神父因案件所花的邮费，但皮拉尔神父不肯接受。这回终于有个机会，他便给皮拉尔神父得意的学生寄去五百法郎。

德·拉莫尔先生还亲自填写了汇款通知函，这使他想到了神父本人。

一天，神父接到一封短信，说是有急事要在贝桑松市郊的一家旅店商量。神父在客店里见到了德·拉莫尔先生的管家。

“侯爵先生派我把他的马车给您送来了，”那人说，“他希望您看了这封信之后，同意在四五天之内动身去巴黎。请您先定一下日期，我要在这段时间内到侯爵在弗朗什-孔泰的领地去转一圈。然后在您觉得合适的日子，我们一起动身到巴黎去。”

信很简短：

我亲爱的先生，请您忘却外省的种种烦恼，来呼吸一下巴黎清新宁静的空气。我特意派我的马车去接您，希望您在四天之内

作

出决定。

我亲自在巴黎等候您，一直等到下星期二。只要您同意，就完全可以用您的名义接受巴黎市郊最好的堂区之一。您未来的教区内

最富有的一位还没有与您见过面，但是他对您的忠诚，将远远超

出您的想象，这个人就是德·拉莫尔侯爵。

严肃的皮拉尔神父对这所仇敌四伏的神学院，十五年来倾注了全部心血，无形之中已有了深厚的感情。德·拉莫尔先生的信，对他说来，就像是来了一位负责做一次痛苦而必要的手术的外科医生。他的撤职，已成定局。因此，神父与总管约定三天以后见面再谈。

一连四十八小时，他犹豫不决，焦灼不安。最后他决定给德·拉莫尔先生和主教大人写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说是让人教士文体中的杰作，只是稍嫌长了点。信中措词的周到，语气的谦恭，可以说是叹为观止。不过，这封信注定要让德·弗里莱尔在上司面前难受一个小时的信，把重大的冤情和小事上的排挤，都一一列举了出来。例如柴草被偷，狗被毒死等等。皮拉尔神父忍气吞声已经忍受了六年，被逼得只有离开教区一条路可走。

信写完后，他派人去叫于连。于连和所有的神学院的学生一样，每天晚上八点就已经睡觉了。

“您知道主教的家在哪里吧？”皮拉尔神父用漂亮的拉丁文对他说，“去把这封信送给主教大人。不瞒你说，我这是派你到狼群中去。所以你眼睛要尖，耳朵要灵，在你的回答中，不能有一句假话。但是你应该想到：盘问你的人，真正的乐趣是想把你毁掉。在我们分手之前，我的孩子，我给你指点这么一点经验。实话实说吧，你送去的这封信，是我的辞职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连愣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其实很喜欢皮拉尔神父。他的谨慎之心徒然地在对他说：

“在这个正派人走后，圣心派就会压制我，甚至把我赶走。”

他不能一个心眼为自己着想。为难的是，他想说一句得体的话，却一时词穷。

“喂！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还不走？”

“听人家说，院长大人，”于连战战兢兢地说，“你在此主事多年，身边没有余钱。我手头还有六百法郎。”

他呜呜咽咽地说不下去了。

“这笔款子以后也该登记。”已经离职的院长冷冷地说，“快去主教府，时间不早了。”

恰巧这天晚上，德·弗里莱尔神父在主教的客厅里值班。主教参加省政府的宴会去了。因此于连便把控告德·弗里莱尔的信交给了德·弗里莱尔本人，因为于连不认识他。

于连看到这位神父大胆地拆开给主教的信，十分惊讶。代理主教的漂亮面孔，顿时露出吃惊又快乐的表情，接着就严肃起来。于连见他仪表不俗，趁他看信之时，详加观察。如果不是他的眉宇之间流露出过分精明的神情，也许会显得更加严肃端重；如果这张漂亮面孔不稍加控制，其精明的神情就会给人一种虚伪的印象。他的鼻子向前突出，形成一条笔挺的直线，不幸的是这使一个本来高贵的侧影，竟然跟狐狸的面孔有着绝然的相似。此外，这个看上去对皮拉尔神父的辞职书很用心的神父，穿着十分讲究，于连对此很感兴趣，他从来没有看过别的教士有这么雅致的穿戴。

于连后来才知道德·弗里莱尔神父有什么特殊才能。他善于说笑话，来讨主教的欢心。主教是个生来就该住在巴黎的、极其可爱的老人，现在来到贝桑松，几乎和流放没什么两样。主教已年高眼花，又特别喜欢吃鱼。凡是主教吃鱼时，鱼刺事先就由德

·弗里莱尔神父挑掉了。

于连无声无息地看着神父把辞职书又看了一遍，猛然间哗啦一声，门打开了，一个穿着华丽的仆人匆匆走来。于连朝门口转过身去，他看见一个矮矮的老头，胸前挂着一个显示身份的十字架。他连忙跪在地上，主教向他露出微笑，走了过去，漂亮的神父跟在后面。客厅里只剩下于连一个人，这倒可以使他从容地欣赏主教家的陈设。

贝桑松的大主教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经过长期贫困生活的考验而不见消沉。如今他已七十五岁，对十年后会发生什么已不关心。

“我刚才走过时，好像看到一个目光很机警的神学士，他是谁？”主教问，“按照我定的规矩，这时他们不早该睡觉了吗？”

“我向您保证，这一位是醒着的。大人，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您教区里唯一的一个冉森教派信徒送来了辞职书。这个叫人不好对付的皮拉尔神父，还算聪明，总算懂得了弦外之音。”

“哼！”主教笑着说，“不过我怀疑你未必能找到像他那样出色的继任者。为了让你领教领教这个人的本事，我明天请他来吃晚饭。”代理主教很想趁机就后继者的人选发表看法，但主教不谈此事，而是对他说：

“在安排新人之前，我们应该了解一下旧人为什么要走。去把那个神学院的学生给我叫来，孩子口中吐真言。”

于连被叫了进去。他想这回大约要面对两个审判官了。他觉得此时自己勇气极足。

在他进去的时候，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仆，穿得比瓦尔诺先生还要讲究，正在替主教大人脱衣服。这位主教认为在谈皮拉尔神父之前，应该问问于连的学习情况。他刚问了一点教义就已感到奇怪，很快就谈到了人文科学，提到了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这几个人名，”于连想，“害得我得了个第198名，再也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什么怕失掉的了，为什么不趁机露一手？”这次他成功了，主教本人是一个优秀的人文学者，他为此十分高兴。

刚才在省政府的宴会上，有一位理应享有盛名的年轻姑娘，朗诵了那首《玛大肋拉》的诗。主教很快就把皮拉尔神父和别的公事抛到一边，与神学士讨论起贺拉斯是富还是穷来了。他背诵了几首颂歌，但他的记忆力不让他做主，于连马上把诗背全了，当然态度十分谦逊。主教更为惊讶的是，于连没有脱离平常谈论的口气。他背诵二三十行拉丁文诗句，就像讲神学院发生的平常事一样。两个人长时间的谈论维吉尔和西赛罗。最后主教不禁夸奖起这个年轻的神学士来。

“学习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到了极点。”

“主教大人，”于连说，“您的神学院比我更有资格得到大人夸奖的学生，至少还有一百九十七名。”

“此话怎讲？”主教对这个数字感到奇怪。

“我可以用一个正式的证据来证明我刚才说的话。神学院今年年终考试，我的答案正是刚才受到您称赞的那些，而我的成绩是第198名。”

“啊！原来是皮拉尔神父的得意弟子！”主教一边望着德·弗里莱尔先生，一边笑着大声说，“咎由自取，应该考虑到。不过这倒是光明正大，真刀真枪。”他对于连说，“对不对，小朋友？是人家把你叫醒了，派你到这来的？”

“是的，大人。我至今只有一次离开神学院，就是圣体瞻礼的那一天，我去帮夏斯·贝尔纳神父布置大教堂。”

“了不起！”主教说，“怎么，把羽毛花球放在华盖顶上，勇气可嘉的，就是你吗？这件事叫我年年提心吊胆，生怕我手下的人为此而丧命。我的朋友，你的前程无限远大，我不忍心看着你饿死在我这里，断送了你的锦绣前程。”

听了主教的吩咐，马上有人端来饼干和马拉加葡萄酒。于连

边吃边喝，尽情享受。德·弗里莱尔神父也不比于连逊色，因为他知道主教喜欢看别人吃得兴高采烈，津津有味。

已是深夜时分，大家的谈兴还颇浓，主教讲了一会圣教史，发现于连不懂。他接着讲起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精神状态。信奉异教的结果是世风日下，困惑与疑虑并存，这和十九世纪许多悲观苦闷的人的那种情绪完全一样。主教在谈话中注意到于连几乎连《塔西陀》这名字都不知道。

面对主教的惊讶，于连坦率地回答说：“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根本找不到这部书。”

“我确实感到高兴，”主教欢快地说，“你替我解决了一个难题。十分钟以来，我一直在想让你陪我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而且是在事先没有料到的情况下。我没想到神学院的学生当中，竟然还有这样博学的人。尽管礼物不太符合教规，我还是想送给你一部《塔西陀》。”

主教派人去取来八卷装帧精美的书，他要在第一卷的扉页上，亲笔题上一句拉丁文赞词。主教以通晓拉丁文而自豪。最后，他一反交谈时的轻松语气，十分严肃地说：

“年轻人，如果你循规蹈矩，将来你一定会得到我的教区里最好的堂区，而且离主教府不出一百里地。但是你必须循规蹈矩。”

于连捧着书走出主教府，正巧午夜钟声敲响了，于连很惊讶，时间居然过得这样快。

主教说了许多话，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皮拉尔神父，主教的殷勤客气，使于连受宠若惊。他想不到他会有这样温和的态度，能跟平时的威严气派浑然一体。于连看到已等得不耐烦的皮拉尔神父，脸色阴沉，那二者的对比给他印象格外深刻。

“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皮拉尔神父一见到他，就远远地高声问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连想把主教的话译成拉丁文，可是越译越糊涂。

“还是说法语吧，把主教的原话复述一遍，不要多一句，也不要少一句。”卸任院长口气很重，手势也不文雅。

“主教送给一个年轻神学士这份礼物，有点奇怪，”皮拉尔神父翻着装帧精美的《塔西陀》全集，那烫金的切口，好像惹他厌恶。

已经两点钟了，听完详细汇报的皮拉尔神父，才允许自己得意的学生回到自己的房间。

“你的《塔西陀》第一卷留在这里，我要看看主教大人的题词，他说，‘当我离开以后，你在这所学校的护身符，就是这一行拉丁文了。’

“对你来说，我的孩子，我的继任者将是一头专想吃人的发疯的狮子。”

第二天早晨，于连发现同学在跟他说话时，态度有点奇怪。于是他更加谨慎。“皮拉尔神父一辞职，就显露出后果来了，”他想，“全院都知道辞职的事，而我被看成他的得意弟子。他们这种态度里，一定有侮辱我的意思。”可是，他没有发现这种意思。相反，他经过宿舍时，遇到的那些人眼睛里并没有仇恨的意思。“这是怎么回事？无疑这是个阴谋，必须提高警惕。”最后维鲤叶来的那个小学生笑嘻嘻地对他说：“《塔西陀》全集。”

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句话，众人争相向于连祝贺，不仅祝贺他得到主教的厚礼，而且也祝贺他两个小时的谈话。他们甚至知道了细小的情节。从此嫉妒开始逐渐平息，人们开始奉承他。卡斯塔内德神父昨天还对他蛮横无礼，今天却过来挽起他的胳膊，约请他吃饭。

这是于连性格中的一个弱点：这些粗俗之辈的蛮横无礼固然使他感到痛苦，而他们的阿谀奉承同样让他感到厌恶和恶心。

将近中午，皮拉尔神父向自己的学生告别，同时没忘了讲了

一通严肃的话：“你们是希求尘世的荣誉，实际的利益，发号施令的快感，藐视法律和欺凌他人的快乐呢，还是希望灵魂的得救？在你们中间，即使是悟性较差的人，只要睁开眼睛，就能分清这两条道路。”

他刚转身走开，耶稣圣心派的信徒就到小教堂去唱感恩颂诗了。神学院里没人把离任院长的话放在心上。“他对免职非常生气。”到处有人这样议论，没有一个学生会相信辞职是出于他的本意：只要在这个位置上，必定有富人来巴结他做买卖。

皮拉尔神父在贝桑松最好的客店里住下了，借口有些事要办，打算逗留两天。

主教邀请皮拉尔神父吃饭。为了戏弄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尽量让皮拉尔神父大显才华。吃最后一道点心时，从巴黎传来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皮拉尔神父已被任命为位于繁华地带，离首都只有十五里路的 N 教区的本堂神父。善良的主教向皮拉尔神父表示衷心祝贺。主教把神父辞职前后的事情看成是一场游戏。他因为情绪很好，对神父才做出极高评价，他用拉丁文给神父写了一张证明书，不让表示异议的德·弗里莱尔开口。

当天晚上，主教把他对皮拉尔神父的赞赏带到了德·吕帮普莱侯爵夫人家里，这对贝桑松的上流社会说来是件大新闻。大家猜来猜去，都猜不出皮拉尔神父怎样会得到这样的恩宠。在他们心目中，皮拉尔神父已经成了主教，最有心机的人认为德·拉莫尔先生已经当上了部长。在同一天他们开始暗中嘲笑德·弗里莱尔在上流社会的霸道行径。

第二天早晨，皮拉尔神父为了侯爵的案子去见法官，大街上的人前呼后拥地跟着他，连商人也站在自己的店门口关注着。众人第一次对他这样尊重。这位严厉的冉森派信徒对他看到的一切非常反感。他与为侯爵物色的律师研究了很久之后，就动身到巴黎去了。他的两三位同学一直把他送到马车前，他们看到马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的爵徽，赞叹不已。意志薄弱的皮拉尔神父告诉他们说，在他主管神学院十年之后，离开贝桑松，只有二百五十法郎的积蓄。几位朋友跟他道别，流出了眼泪。后来他们议论说：“善良的神父没必要撒这个谎，这太可笑了。”

财迷心窍的芸芸众生，是无法了解皮拉尔神父正是从他的信仰中获取力量，才能够孤军奋战六年，与玛丽·阿拉科克、耶稣圣心派、耶稣会士们以及他们的主教做斗争。

第三十章 野心家

只有公爵的头衔，才算得上尊贵；侯爵是可笑的。人们只有听见喊公爵二字，才会回过头去看看。

——《爱丁堡评论》

德·拉莫尔侯爵接待皮拉尔神父时，丝毫没有大人物的屈尊客套。大人物那种表面上的彬彬有礼，知情者都知道那是故做姿态，沉湎于客套，和浪费时间没什么两样。而侯爵需要参与许多重要的决策，没有时间可供他浪费。

半年来，他一直在暗中筹划，想组建一个国王和百姓都可以接受的内阁，而这个内阁为了感谢他，自然会封他为公爵。

侯爵好多年来，一直想让贝桑松的律师给他提供一份关于那件弗朗什-孔泰诉讼案的简明报告，而终未如愿：这位名律师自己都没把案子弄明白，又怎么能给他解释清楚？

皮拉尔神父交给侯爵一张纸片，把一切都说得明明白白。

侯爵用了不到五分钟时间寒暄一通，便转入了正题：

“亲爱的神父，虽然表面上我家还算兴旺，但我没有时间真正关心两件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事：我的家庭和我的一切事物。我只能大致管一管我的家业，可以让它得到相当的发展，我也注意我自己的享乐，至少我认为应该予以优先考虑。”他补充后一句话时，在皮拉尔神父的眼睛里看到了惊讶。神父虽然通情达理，但看到一位老人对于享乐如此坦率直言，还是有点吃惊。

“辛勤工作的人，在巴黎当然大有人在，”大人物继续说，“不过他们住在六层楼上。我只要对谁表示接近，他就会在三层楼租下一套房子，他的太太也会炫耀起来，结果是不再努力工作，不再勤恳向上，而是努力使自己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一旦有面包吃，他们就会应付这种不迫切地事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确切的说，我那几件案子中的每一件，我的律师都为它尽心尽力，疲于奔命，还有一位前天死于肺病。但是，先生，你应该相信，三年来我一直在物色一个能替我处理一般事务的人，这个人在替我写东西时，只要肯认认真真想着他要做的事就可以了。不过，说了这么多，还只是个开场白。

“我很尊敬你，甚至我还可以说，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但是我们缘份不浅。不知你想不想当我的秘书，年薪是八千法郎，要么再翻一番。你不会因此而吃亏，这你可以放心。我负责替你保留教区里那个职务，万一你我水火难容，你好有条退路。”

神父谢绝了。但到谈话结束时，看到侯爵陷在困惑中，顿时有了个主意：

“在我的神学院里，留下了一个可怜的年轻人，我的判断如果不错，小人得志，没他的好日子过。如果他是个普通的修士，也早就会被监禁了。

“到现在为止，这个年轻人只懂得拉丁文和《圣经》，但是，有朝一日，他的才华得以施展，或者用于讲道，或者用于指导灵魂，都可以不负期待。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他将来会有什么作为，但就他的热情而言，前程无可限量。我本来打算把他推荐给主教，如果哪一天，我们那位主教在待人方面，能像您这样礼贤下土的。”

“你那位年轻人是什么出身？”侯爵问。

“据说他是我们山区一个木匠的儿子，不过我倒宁肯相信他是哪位大亨的私生子。因为我曾经看到他取到一封匿名或化名的信，附有一张五百法郎的汇票。”

“啊！原来是于连·索雷尔！”侯爵说。

“您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神父感到惊讶。他为自己这样提问有点不好意思，侯爵却回答说：

“这一点，无可奉告。”

“那么好吧！”神父说，“你不妨试着让他来当你的秘书。此人有精力，又有头脑，可以试用一下。”

“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侯爵说，“不过他会不会给警察局长或者别人收买去，来到我这里来做奸细？问题就在这里。”

皮拉尔神父做出保证之后，侯爵便拿出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请把这个寄给于连当路费，让他上我这来。”

“一看就知道，”皮拉尔神父说，“你久住在巴黎，不知道压在我们可怜的外省人头上，特别是压在不是耶稣会的朋友的教士头上的专制是多么厉害。他们会找出各种巧妙的借口阻挡于连，会说他病了，信没有寄到等等。”

“我在这一两天内就请部长给主教写信，这该行了吧？”侯爵说。

“我忘了提醒您，”神父说，“这个年轻人，虽然出身低下，可是十分清高，一旦伤害他的自尊心，就算人在这里也不会有用处，他很善于掩饰自己。”

“我很喜欢这种性格，”侯爵说，“让他跟我的儿子交朋友，行不行？”

几天后，于连接到一封笔迹陌生、盖有夏龙邮戳的信，信中附有到贝桑松一家商号兑现的汇票，还有要他立刻前往巴黎的通知。信末署的是假名。于连打开信，不由地一愣，一片树叶落在脚下。——这是与皮拉尔神父约定的暗号。

信不到一个小时，于连被叫到主教府，受到慈父般的接待。主教引用贺拉斯的诗句，祝贺他前往巴黎，大展宏图。这些话显得很巧妙，希望他通过解释来表示感谢。可是，他什么也说不出，因为他首先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主教反而对他更加器重。主教府的一个小教士写了封信给市长，市长亲自送来一张签好字的护照，只是护照持有者的名字没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天晚上，在午夜之前，于连来到福盖家，福盖老于世故，对于朋友的前途，他是惊讶超过了高兴。

“对你来说，”这个拥护自由党的选民说，“最终结果是在政府当官员，参与某项活动，在报纸上受人攻击。我将从你蒙受耻辱的消息中得知你的情况。请你记住，从金钱方面来说，从自己是主人的木材生意中去赚一百个路易，也比领政府的四千法郎强，哪怕朝廷里完全由智者所罗门掌权。”

于连从这番话中，看出了乡村资产阶级的目光短浅。他终于要到决定国家命运的舞台上露一手了。在他的想象中，巴黎人才济济，他们善于玩弄阴谋，非常虚伪，但同时也像贝桑松大主教和阿格德大主教一样，彬彬有礼。到巴黎去的欢乐，胜过眼前的一切。他在朋友面前表示，皮拉尔神父的旨意必须遵从，他是身不由己。

第二天上午，他到了维鲤叶，满面春风，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想跟德·雷纳耳夫人见上一面。他首先到他第一个保护人善良的谢阁神父家，他受到了严厉的接待。

“你以为还欠我什么人情吗？”谢阁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没有回答他的问候，“你跟我一块吃午饭，吃饭时我给你另外租一匹马，你马上离开维鲤叶，不要跟任何人见面。”

“聆听就是服从。”于连用神学院学生的语气回答。接下来谈的仅仅是神学和优秀的拉丁著作。

于连骑上马，走了几里路，看见一片树林，他趁着四下无人，便钻进树林。等到太阳下山，他求人把马送了回去。后来他走进一个农民家里，农民同意卖给他一架梯子，并把梯子扛到了可以俯瞰维鲤叶城的忠诚大道的那片树林里。

“我是一个可怜的逃避兵役的人……或者说是个走私犯，”那个农民在告别时跟于连说，“不过这没关系！反正这梯子已卖了个好价钱，再说我这辈子也不是没走私过一些钟表零件。”

这天夜里，天非常黑。大约凌晨一点左右，于连扛着梯子走进维鲤叶城。他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河滩，河床穿过德·雷纳耳家的美丽的花园，比四周的地势要低，两面砌着墙。于连用梯子很容易地爬了上去。“那些看门狗会对我怎样呢？”他想，“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狗汪汪叫着向他跑来，他只轻轻吹了声口哨，那些狗就在他身边表示起亲热来了。

他从这层平台爬上那层平台，虽然所有的铁栅栏都关着。他不是很容易地到达了德·雷纳耳夫人卧室的窗下。朝花园的窗户，离地也有八九尺高。

百叶窗上有个鸡心形的小洞，于连本来很熟悉，不过，洞眼内没有守夜灯的光亮，这使他有些犯思量。

“伟大的天主！”他暗想，“德·雷纳耳夫人今夜没有睡在这里！她会睡在哪里呢？她们全家应该在维鲤叶，刚才已经见到那几条狗了。但是在这间没有灯的日子里，要是遇到德·雷纳耳先生或者别人，那可就热闹了。”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离开，但于连看不起这种想法。“如果这是个陌生人，我丢下梯子逃跑，也就罢了。可是，万一她是她呢？她会怎样等待我呢？不必怀疑，她正沉浸在虔诚的悔恨中。不过她对我总还有些留恋，不久前还给我写过信。”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下定了决心。

心里颤抖着，他打定主意：不是相见就是死亡。他朝百叶窗扔了几粒小石子，没有动静。他把梯子靠在窗户上，爬上去去敲百叶窗，先是轻弹几下，后来力度增加。“不管天怎么黑，人家照样会向我开枪。”于连想。这个念头使他的疯狂举动一下子转变成胆量大小的问题。

“这间房子今晚没人住？”他想，“不然不论是谁睡在里面也该醒了。现在别的不用担心，只是应该注意，不要让睡在隔壁房里的人察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下到地上，把梯子靠在百叶窗上，重新爬了上去，把手伸进那个鸡心形的小洞，算他好运气，很快摸到了铁丝，那铁丝条在百叶窗的搭钩上。他把铁丝一拉，感觉到百叶窗已不再关牢，他不由得心中暗喜，一使劲就把百叶窗拉开了。“应该慢慢打开，让她听出我的声音。”他把百叶窗推到可以伸进头去，低声说道：“我不是小偷。”

他仔细一听，屋子里很静，没有任何声响。但是，壁炉架上确实没点灯，连半明半暗的灯光也没有，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当心挨枪子！”他稍加考虑，便大胆地用手指敲玻璃窗，没有回音，就敲得更使劲。“豁出去了，哪怕把玻璃敲碎。”他正用力敲时，黑暗中仿佛有一团白影子从室内穿过，最后没有什么可疑的了，他看见那个人影极其缓慢地走过来。突然间有一张面孔贴在他眼前那块玻璃上。

他吃了一惊，往后挪了一下，但是夜色太浓，即使仅隔一块玻璃，他也无法断定是不是德·雷纳耳夫人。他怕对方因吃惊而喊叫，又听到那几条狗在他的梯子底下打转低嚎。“是我，”他提高声音重复说，“你的朋友。”没有回答，白色的影子消失了。“请你开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我太痛苦了！”他使劲敲着，几乎要把玻璃敲碎。

只听一声清脆的响声，窗户的插销拔开了。他推开窗户，轻松地跳进屋里。

白色的幽灵走开了。他抓住了她的胳膊，这是一个女人。他的所有勇气立刻烟消云散。“如果这是她，她会说什么呢？”听到一声轻微的叫喊，他知道这就是德·雷纳耳夫人，他激动不已。

他把她抱在怀里。她浑身颤抖，没有力气把他推开。

“你不要命了，竟敢跑到这里来？”

她嗓音颤抖，勉强说出这句话来。于连听出这句话确实在生气。

“太惨了，一别就是十四个月，我特地来看你。”

“快走，马上离开我。谢阁先生为什么拦着不让我给你写信？不然就不会有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她把他推开，力气确实不小。“我已深深悔过。上天可怜我，点醒了我，”她断断续续地说，“出去！快走！”

“忍受了十四个月的痛苦，不跟你说几句话，我是不会离开你的，我想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啊！我爱你爱得那么深，还值得你信任吧……我想知道一切。”

不管德·雷纳耳夫人主观愿望如何，这威严的语气镇住了她。

于连一直动情地搂着她，不让她挣脱开去，这时，他有些松手。这个动作使德·雷纳耳夫人稍稍有些放心。

“我去把梯子拽上来，”他说，“免得哪个仆人被吵醒了会添麻烦。”

“啊！出去，正好出去。”她确实在生气，“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天主看见您在跟我吵闹，会因此惩罚我。您卑鄙地利用了我的感情。我过去对您有感情，现在没了。您听见了吗，于连先生？”

他非常缓慢地把梯子提上来，不让它发出一点声响。

“您的丈夫在城里吗？”他不是拿这句话来刺激她，而只是由于习惯说顺了口。

“求求您，不要这样跟我说话，否则我要喊我的丈夫。我没有不顾一切地把您赶走，已经犯了大罪。我实在是可怜您。”她试图用这话来刺激他的自尊心，她知道他的自尊心是极为敏感的。

她还坚决不用第二人称单数“你”来称呼他，这种坚决的态度，把于连心中尚存的一线希望破坏得干干净净，从而使他的情绪达到了疯狂的境地。

“怎么！您不爱我了，这怎么可能！”这发自内心的话，叫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听了很难保持冷静。

她没有回答，他呢，悲伤地哭了。

事实上，他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

“这么说，唯一爱过我的人已把我彻底忘掉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此刻，他已不再担心碰到别的男人，他的全部勇气已经离开了他。除了爱情，一切都从他心上消失了。

他悄悄地哭了好一阵子。他握着她的手，她想抽回来，抽了几次后，她让自己的手留在他的手里。房间里黑极了，他们并排坐在德·雷纳耳夫人的床上。

“这跟十四个月以前的情景相比，该是多么不同啊！”于连这样想着，眼泪更多了。“是啊！离别会摧毁人类的一切感情！”

“请您告诉我，您的情况怎么样？”于连哽咽着对她说，他感到不安。

“毫无疑问，”德·雷纳耳夫人用僵硬的声音对他说，语气里还有点责备的意味。“您离去的时候，我失足的事，城里可以说人人皆知。您的行为是那么不谨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有些绝望。谢阁神父来看我，他花了很多时间想让我说实话，未能如愿。一天，他想出个主意，把我领到第戎我初领圣体的那个教堂。在那里，他提起话题……”德·雷纳耳夫人泣不成声，“多么可耻的时刻呀，我一切都承认了。他的为人非常善良，并没有用他的愤怒来给我施加压力，反而跟我一起伤心。那时我天天给您写信，但不敢寄出，我把它们仔细藏好。太痛苦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一遍遍重新念我写的那些信。

“后来，谢阁先生让我把那些信都交给他……其中有几封写得稍微慎重些的，我已寄给了你，可您始终没有回信。”

“绝无此事。我可以发誓，在神学院，我从来没收到过你的信。”

“天哪！是谁中间把它截走了呢？”

“想想我有多么痛苦吧，我在大教堂里见到你那天之前，我简直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活在人间。”

“天主开恩，他让我明白了，我对天主，对我的孩子，对我的丈夫，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德·雷纳耳夫人继续说，“丈夫对我的爱，从来没有像我当时认为您对我爱得那样深。”

于连一下子投入她的怀抱，这不是故做姿态，完全是一时冲动所致。但是，德·雷纳耳夫人把他推开了，语气强硬地继续说下去：

“我尊敬的谢阁神父使我懂得了，和德·雷纳耳先生结婚，就是要把我所有的感情都献给他，甚至包括我当时还不知道的、在一次不幸的交往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些爱，也都要献给他……自从做出重大牺牲，交出那些对我说来无比宝贵的信件后，我的生活即使不算幸福，至少还算平静。请您千万不要打扰它。作我的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吧。”于连不停地吻着她的手，她感到他还在哭。“别哭了，您哭得我心里好难受……您也说说您的事吧。”于连无言以对。“我想知道您在神学院是怎样生活的，”她重复了一遍，“说完您就走吧。”

于连没有多加考虑，就谈了他开始遇到的种种阴谋和嫉妒，接着又谈了他被任命为辅导教师后的比较平静的生活。

“就在那时候，”他接着说，“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无疑，这长时间的沉默使我懂得今天已看清的事实：就是您已经不再爱我了，我对您跟陌生人没有什么两样……”德·雷纳耳夫人紧紧握着他的双手。“就在那时候，您给我寄来了五百法郎的汇款。”

“我从来没有寄过。”德·雷纳耳夫人否认道。

“这封信为了避免别人怀疑，盖的是巴黎邮戳，署的是保尔·索雷尔的名字。”

两个人为信是谁寄的争论起来，气氛也变得缓和。德·雷纳耳夫人和于连不知不觉放弃了一本正经的态度，恢复了亲切友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语气。他们谁也看不见谁，因为屋里很黑，但是说话的口吻，已说明了一切。于连伸出胳膊，搂住他情妇的腰，这一举动，充满了危险性。她想拿开于连的胳膊，但于连非常机灵，他用一段趣事吸引了她的注意力。这条胳膊好像被忘记了，继续放在原处。对这封附有五百法郎的信的来源做出多种推测之后，于连开始讲他的经历。讲到过去的生活，他又变得能控制自己了。跟现在的情景相比，过去的痛苦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的心思完全集中在这次会面该怎样结束上。“您快走吧。”她不耐烦地重新催促道。

“如果我这样被赶走了，那可太可耻了！留下的悔恨，会叫我没齿难忘。”他暗自想道，“她再也不会给我写信了。天知道我什么时候还会回到这个地方来！”就在这一瞬间，他心中所有神圣美妙的感觉，一下子消散了。在这间曾令他销魂的房间里，在深沉的黑暗中，坐在自己爱慕的女人身边，几乎是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可以知道她一直在流泪，从胸部的起伏，可以感受到她正在抽泣。不幸的是他已变成了一个冷酷的政客，就像当初在神学院的院子里，遇到比他强壮的同学取笑他时，当众应付的一样，他精于算计，冷若冰霜。于连讲起离开维鲤叶后的生活，他添枝加叶，尽量把故事拖长。“这么说，”德·雷纳耳夫人心想，“他仍然怀念在维尔吉度过的幸福时光，而我却唯恐无法把他忘掉。”她哭得更加伤心。于连看到自己的故事已发挥了作用，他明白了该试试最后一招。他把话题一转，突然谈到刚刚收到巴黎寄来的那封信。

“我已向主教大人辞过行了。”

“怎么！您不回贝桑松了？您要永远离开我们了？”

“是的。”于连坚决地回答说，“是的，我要离开这我一生最爱的人都把我忘掉的地方，我要离开这里，永远不再回来！我要到巴黎去“你要上巴黎去！”德·雷纳耳夫人失去控制地叫了起

来。

她声音哽塞，心绪烦乱。这反倒对于连产生了激励。他要做一次对他可能极为不利的尝试。在她惊叫之前，他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自己的话会产生什么效果。此刻他不再犹豫了。为将来会后悔的担心，反倒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动力。他站起身来，冷冷地说：

“是的，夫人，我要永远离开您了。祝您幸福。永别了！”

他朝窗户走了几步，已把窗子打开，德·雷纳耳夫人迅速冲过去，扑在他的怀里。

就这样，花费三个小时的口舌，于连终于得到了他头两个小时急切渴望得到的东西。柔情重温，德·雷纳耳夫人的悔恨也暂时消失，如果这一切早一点来临，那是天上人间无比的幸福，现在靠诡计得来，不过是一种快乐罢了。于连不顾他情妇的劝阻，非要点亮那盏守夜灯不可。

“这次相见，”他对她说，“你难道不愿意让我留下一点记忆吗？你那迷人的眼睛里存在的爱情，难道让我丢在黑暗中吗？你这双漂亮白嫩的手，难道不让我亲眼看到吗？你应该想到，今天分别，我们可能要好长时间不会再见！”

德·雷纳耳夫人一想到分别，便泪如雨下，什么也不忍心拒绝了。这时黎明已经到来，维鲤叶东边山上的冷杉树的轮廓，逐渐地显现出来。沉浸在欢乐中的于连，不仅没有去意，反而要在德·雷纳耳夫人的卧室里，再躲一天，到第二天夜里再走。

“为什么不可以呢？”她回答，“在劫难逃，重新堕落不光会使我不再尊重自己，而且会使我永远不得幸福。”她把他紧紧搂在胸前。“我的丈夫跟原先不同了，他起了疑心，认为我骗了他，对我十分生气。只要他听到一点风声，我就完了，他会把我当成下贱的女人给赶走！”

“哎！你这句话活像是谢阁神父说的。”于连说，“在我去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学院之前，你是不会这样对我说的，那时你是多么爱我呀！”

于连的语气中渗透着冷峻，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德·雷纳耳夫人很快忘掉了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而更加担心于连对她的爱情表示怀疑这一更大的危险。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房间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于连看到这秀丽的女人躺在自己的怀里，并且几乎是在他的脚边，他的自尊心又处于洋洋得意的状态。几个小时以前她还在为可怕的天主而恐惧，为自己未尽职责而担心，苦苦磨练了一年，心诚志坚，但在他的勇敢进攻下，顿时落花流水。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见屋子里有了响声，一件没有想到的事使德·雷纳耳夫人惊慌起来。

“那个狠毒的爱丽莎就要进来了，这部梯子该藏到哪儿？”突然，她豁然开朗，“搬到顶楼上去吧。”

“可是那得经过仆人的房间。”于连有些吃惊。

“我把梯子先放在过道里，然后指使那个仆人办件别的事。”

“你要先想好一句应付的话，万一那仆人经过过道，看到梯子呢？”

“太对了，我的天使，”德·雷纳耳夫人吻了他一下，说，“你呢，快点躲到床下去，万一我出去，爱丽莎会进来。”

于连对她突如其来的快活心情感到惊讶。他想：“身临险境，不但不慌张，反倒变得很有兴致，因为她忘记了自己的悔恨！真是了不起的女人！能占有这样一颗心，那是很应该自豪的！”于连喜出望外。

德·雷纳耳夫人去搬梯子，梯子对她说来实在是太重了。于连想过去帮忙，正好欣赏她那弱不禁风的美丽的身段，不料她竟独自把梯子拎了起来，如同拎一把椅子。她把梯子迅速搬到四层的过道里，靠墙边横放好。再去喊那仆人，为了等仆人穿好衣服，她自己爬到鸽舍上去。五分钟后，她回到走廊里，梯子不见了。它跑到哪儿去了呢？要是于连不在这所房子里，这根本算不

上什么危险。但此时如果她的丈夫看到这架梯子，事情可就不可收拾了！德·雷纳耳夫人走来走去，到处寻找，最后在屋顶底下发现了梯子，是仆人把它藏在那里的。这种情况很奇怪，如果是以前发生这样的事，她早就惶惶不安了。

“再过二十四小时，于连走后，发生天大的事，我也不在乎了。”她想，“到那时候，对我来说，不过是后怕又有点后悔就是了。”

她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应该结束生命，其实也没什么！上次分别，她以为永无再见之时，不料他又回到自己身边，她又看见了他，而为了来到她身边，他的一举一动又包含着多少真情啊！

她把梯子的事告诉了于连，她问：

“万一仆人把梯子的事告诉我的丈夫，我该怎样回答丈夫的质问呢？”她想了一会儿，“他们需要二十四小时才能找到那个卖梯子给你的乡下人。”说完，她投入于连的怀里，使劲地搂着他。“啊！死去吧，就这样死去吧！”她一边吻他，一边大声嚷道，“但是，我不该让你饿死。”她笑着说。

“你过来，我先把你藏在苔维尔夫人的卧室里，她的房间一直空锁着。”她到走廊的一端去张望。于连趁机跑进了房间。“如果有人敲门，你千万不要开，”她一边锁门一边对他说，“常常有小孩来敲门。”

“让他们去花园里，就在这窗子底下，我可以瞧瞧他们，高兴高兴，”于连说，“让他们说说话。”

“好啊，好。”德·雷纳耳夫人一边答应一边走开了。

她很快就回来了，捧着桔子、饼干，外加一瓶马拉加葡萄酒，只是没偷着面包。

“你的丈夫在干什么？”于连问。

“他正在跟乡下人制订做买卖的合同。”

八点钟的钟声已经响过，屋子里有了很多声响。如果见不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德·雷纳耳夫人，人们会到处寻找，她很不情愿地走了。她很快又冒冒失失地回来了，给他端来一杯咖啡：她怕他饿坏。早饭后，她真的把孩子领到了苔维尔夫人房间的窗子底下。于连发现他们长高了许多，但他们的相貌谈不上漂亮，或者是他自己的看法变了。

德·雷纳耳夫人谈起于连，一个大孩子的回答，流露出对从前的家庭教师惋惜和友好之情，但两个小时后他已经把他忘得差不多了。

德·雷纳耳先生这天上午没有出门，他在楼里上上下下，忙着跟几个农民做买卖，要把新收获的土豆卖给他们。一直到傍晚，德·雷纳耳夫人还是不得片刻空闲来照顾她的囚犯。晚饭铃响了，饭菜已经摆好，她忽然想到要给他偷一盆热汤。她小心地端着汤，悄悄地走近他呆着的那间房门，不料跟早上藏梯子的仆人碰了个对面：那仆人在走廊里蹑手蹑脚地往前走，好像在捕捉什么声音。可能是于连疏忽大意，在房间里走动弄出了响声。那个仆人有些尴尬，没趣地走开了。德·雷纳耳夫人果断地走进了于连的房间，竟把他吓了一跳。

“你害怕了！”她对他说，“我呢，不怕任何危险，甚至眉头都不皱一皱。我只怕你走了以后就剩我一个人了。”说完她就走了。

“啊！”于连兴奋地想，“这颗高尚的灵魂，唯一可怕的危险就是后悔。”

夜晚终于降临，德·雷纳耳先生到俱乐部去了。

他的太太自称头痛得厉害，回到自己的卧室，匆匆把爱丽莎打发走，又赶忙去给于连开门。

他确实饿得发昏。德·雷纳耳夫人到贮藏室去找面包。于连听到了一声尖叫。德·雷纳耳夫人回来后告诉他：她摸黑走进贮藏室，到了放面包的柜子前伸出手去，却碰到一个女人的胳膊。

这个女人是爱丽莎。于连听见的喊声就是爱丽莎发出的。

“她在那里干什么？”

“偷甜点心呗，要不就是监视我们。”德·雷纳耳夫人满不在乎地说，“不过还算运气好，找到了一个馅饼和一个大面包。”

“那里是什么？”于连指着她围裙的口袋问。

德·雷纳耳夫人原来忘了，她在吃晚饭的时候，已在口袋里塞满了面包。于连像发了疯一样，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美丽过。“就算在巴黎，”他朦朦胧胧地想，“也难找到更伟大的女性了。她既笨拙又勇敢，她侍候别人时显得很笨，同时她又像一个害怕另外一种更可怕的危险的人一样，具有真正的勇敢。”

于连正吃得津津有味，德·雷纳耳夫人也拿着简单的饭菜跟他开玩笑，本来她就不喜欢过于严肃的谈话。突然有人使劲推门——无疑，来人是德·雷纳耳先生。

“你为什么把门锁上了？”他大叫。

时间紧迫，于连刚好来得及钻到长沙发下面。

“怎么你的衣服穿得这么利索？”德·雷纳耳先生走进来说，“这时候吃晚饭，而且把门锁上！”

如果是在平常时候，做丈夫的如此提问，一定会使德·雷纳耳夫人惊慌失措，但是此时，她知道丈夫只要稍弯一弯腰，就会发现于连：因为德·雷纳耳先生一进门就坐在于连刚坐过的椅子上，正与长沙发相对。

好在头痛是现成的理由，可以对付一切。接着，丈夫细细说起在俱乐部赢的一盘台球。“十九法郎一盘，真不得了。”他补充说。德·雷纳耳夫人看见于连那顶帽子，就在离他们三步远的椅子上。她更加冷静，开始脱衣服。找个机会绕到丈夫背后，把连衣裙往上一扔，正好把帽子盖住。

德·雷纳耳先生走后，她要求于连把神学院的生活再叙述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遍：“我昨天没听进去，你讲的时候，我注意力都集中在怎样鼓起勇气，把你赶走！”

她实在是太疏忽了。两个人高声谈笑，直到凌晨两点，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打断了，来人还是德·雷纳耳先生。

“快开门，屋子里有贼！”他叫道，“圣让今天早晨发现了他们的梯子。”

“现在什么都完了，”德·雷纳耳夫人扑进于连的怀里，失声叫道。“他会杀死我们的，他压根不信有什么贼。我死也要死在你的怀抱里。活着不如意，还不如死得痛快点。”她毫不理会正在发火的丈夫，只是紧紧抱住于连不肯撒手。

“别忘了斯丹尼还要他的母亲呢！”于连用命令的目光对她说，“我从厕所的窗子跳下去，逃进花园里，幸好那些狗还认得我。把我的衣服打成一个包，等我跑下去就往花园一扔。快点行动，在这之前别开门，让他破门而入好了。你记住，一个字也不能承认。任凭他去怀疑，不能留下一点证据。”

“你跳下去会摔死的！”这是她唯一的回答，也是她唯一的担心。

她把他送到厕所的窗口，又从容地把他的衣服藏起来，最后才给怒气冲天的丈夫开门。他看看卧室，又看看厕所，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衣服扔下去以后，于连迅速接住，急忙朝杜河边花园的低处跑去。

跑着跑着，听到一颗子弹的噓噓声，接着是一声枪响。

“这可不是德·雷纳耳先生，”他想，“他的枪法太差了，打不了这么准。”几条狗不声不响跟他一起奔跑，只见第二枪打中了狗腿，那狗开始哀号。他从平台的墙上跳下去，贴着墙根跑了五十来步，然后向另外一个方向逃去。他听见互相吆喝的喊声，十分嘈杂，他清楚地看见了那个仆人、他的敌人放了一枪，另一个佃户也在花园的另一头乱射一气。不过于连已经来到杜河岸边，

穿好了衣服。

一小时以后，他已经离开维鲤叶四五里路，走在通向日内瓦的大道上。“如果他们开始怀疑，”于连想，“他们会到通往巴黎的大路上去追我。”

第三十一章 乡间乐趣

啊，乡村，我何时才能见到你！

——维尔吉

“先生准是来等去巴黎的驿车吧？”他停下来在一家小旅店里面吃早饭时，店主对他说道。

“今天的驿车还是明天的驿车，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于连说。

正当他佯装着满不在乎的时候，驿车到了，有两个空位置。

“怎么！是你呀，我可怜的法尔科兹。”那位来自日内瓦方向的旅客对这位和于连一起上车的人说道。

“我想你是定居在里昂近郊的罗纳河附近一个景色秀丽的山谷里了吧？”法尔科兹说道。

“好一个定居！我现在逃亡在外呢。”

“怎么！你在逃亡？就你，圣吉罗！长着这副老实巴交的面孔，难道你犯了什么罪吗？”法尔科兹笑着说。

“说真的，也差不多了。我在逃避外省那种令人厌恶的生活。我喜欢林中的清新和乡间的幽静，这你是了解的。你常常责备我是个幻想家。我从来就不愿意听人谈论政治，而政治却把我赶了出来。”

“你属于什么党派？”

“我任何党派都不是，就因为这才把我给毁了。你瞧，这就是我的全部政治：我喜爱音乐，喜爱绘画，一本好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大事。我快满四十四岁了，我还能活多久呢？十五年，二十年，至多三十年吧？好吧！我坚信三十年以后的大臣们会稍微精明一些，但是跟今天的大臣们一样都是正直的人。我把英国的历史作为我们未来的一面镜子。将来，总会有一位想不断扩大

自己特权的国王，总会有想当议员的野心、有荣誉、以及米拉波赚得的数十万法郎，使得外省的富翁们彻夜难眠。他们把这称为参加自由党和爱人民。成为贵族院议员或者内宫侍从的欲望，总会使那些极端保王党们奔波不停。在国家这条大船上，人人都想充当舵手，因为那个角色所得的俸禄最多。对于一名普通的乘客来说，难道就永远没有一个可怜的小小的位置吗？”

“谈正题，谈正题吧！就你这样喜欢安静的性格来说，这一定很有趣。是最近那些选举把你赶出了外省的吗？”

“我的不幸由来已久了。四年前，我四十岁，我有五十万法郎。而今我增长了四岁，却大约要减少五万法郎，这是我卖掉我那座蒙弗勒里城堡将会蒙受的一笔损失。城堡在罗纳河附近，环境优美极了。

“在巴黎，我对你们所谓的十九世纪文明强迫人们扮演的那种无休止的喜剧，感到厌倦透了。我渴望纯朴而简单的生活。我在罗纳河附近的山区里买下了一块土地，天底下再也没有这么美丽的地方了。

“村里的副本堂神父和邻近的乡绅，六个月来一直向我献殷勤。我邀请他们吃饭，我对他们说，‘我离开巴黎，就是为了一辈子不再谈论政治，也不再听见别人谈论政治。正如你们所见，我没有订阅任何报纸。邮差给我送的信件越少，我越感到高兴。’

“可是这不符合副本堂神父的心意。不久我便成了当地人索取的对象，数不清的无礼要求和纠缠接踵而来。我本想每年接济穷人两三百法郎，可他们却要我把这笔款项捐给宗教团体，什么圣约瑟会啦，圣母会啦等等，我拒绝了，于是他们便百般地羞辱我。我真蠢，居然因此而恼了。清晨，我出去享受我们山里的美景，总会遇到什么烦扰来中断我的梦想，令我不愉快地想起那些人和他们的恶毒行径。譬如说举行求丰收的祈祷巡行吧，仪式队伍唱的歌我挺喜欢（大概是一支希腊曲子），可是他们不再为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田地祝福，因为副本堂神父说过，这些田地属于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虔诚的老农妇死了一头母牛，她便说是由于附近有一个池塘，属于我这个不信神的人——一个巴黎来的哲学家，并且在一个星期之后，我发现我的池塘里，所有的鱼都肚皮朝天，全被石灰毒死了。种种烦扰以不同的形式包围着我。治安法官本来是个正派人，可是他害怕丢了职位，总是判我有错。宁静的乡村对我来说已成为地狱。人们一旦看见村里的圣会首脑副本堂神父抛弃了我，自由党头目那个退休的上尉也不支持我，于是大家便对我群起而攻之，甚至靠我供养了一年的那个泥瓦匠也不例外。就连车匠在为我修犁的时候，也肆无忌惮地敲我的竹杠。

“为了有个靠山，当然也为了赢得几场官司，我成了自由党。但是正如你所说的，这场倒霉的选举来临了，他们要我投票……”

“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吗？”

“完全不是，这个人我太熟悉了。我拒绝了，多么可怕的轻率之举！从那以后，自由党人也揪住我不放，我的处境变得不堪忍受。我相信，如果某一天，副本堂神父想到要控告我谋杀了我的女仆，在两个党派里一定会有二十个人站出来作证，发誓亲眼看见我犯了罪。

“你想生活在乡村，但你对你的邻人却不能投其所好，甚至不愿意去听一听他们的闲聊。多么大的错误啊！……”

“这个错误总算得到纠正了。我正在出售蒙弗勒里城堡，如果有必要，我情愿损失五万法郎。不过我非常快乐，我离开了这座虚伪和烦恼的地狱。我要去寻找僻静和来自乡村的安宁，在法国唯有一处这样的地方，那就是在香榭丽舍大街临街的五层楼上。不过对此我还得斟酌斟酌，我是否会因此向教会堂区提供圣饼，又要在鲁尔区开始我的政治生涯。”

“如果在波拿巴统治下，你就不会遇到这些事情了。”法尔科

兹两眼闪烁着愤怒和遗憾的神情说道。

“好极了！不过你那个波拿巴，他为什么没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呢？我今天所遭受的一切痛苦，都是他造成的。”

听到这里，于连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了。他从第一句话起，便已听明白，波拿巴分子法尔科兹就是德·雷纳耳先生童年时代的朋友，一八一六年德·雷纳耳先生曾与他绝交；而那个哲学家圣吉罗，则可能是省政府某位官员的兄弟……就是那位官员懂得如何通过招租把市镇公房廉价地租到手。

“这一切都是你的波拿巴造成的，”圣吉罗继续说道，“一个正派人，绝无害人之心，四十岁时拥有五十万法郎的积蓄，却不能在外省定居，得到安宁的生活，因为那里的教士和贵族把他赶了出来。”

“啊！可别说他的坏话，”法尔科兹大声说道，“法国从来没有像在他统治的十三年里那样受到各个民族的崇敬。当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伟大的。”

“你的那个皇帝，让他见鬼去吧！”四十四岁的那个人继续说道，“他只有在战场上以及他在一八〇二年整顿财政的时候是伟大的。从那以后，他的所作所为又意味着什么呢？他用他的侍从，他的排场和他在杜伊勒里宫中举行的召见礼，为君主国的一切愚蠢行为提供了新的版本。这个版本经过修订，也许还能流行一两个世纪呢！贵族和教士们曾经想恢复老版本，但是他们缺少向公众兜售老版本所必需的铁腕。”

“这正是一个旧印刷厂老板说出的话。”

“是谁把我赶出了自己的土地？”印刷厂老板愤愤不平地继续说道，“是教士。拿破仑没有像国家对待医生、律师、天文学家那样对待这些教士，没有把他们仅仅视作是公民，用不着去担心他们赖以生存的行业，而是签订了和约把他们又请了回来。如果不是你的波拿巴封什么男爵、伯爵，今天会有那些蛮横无礼的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族吗？不，那早已过时了。除了教士之外，就是这些乡间小贵族最让我恼火，逼得我加入了自由党。”

他们的谈话无休无止，也许这个话题在法国还要延续半个世纪之久呢。由于圣吉罗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说他无法在外省生活，于连怯生生地提起了德·雷纳耳先生的例子。

“确实，年轻人，您说得好！”法尔科兹高声说道，“为了不做铁砧，他做了铁锤，而且还是一把可怕的铁锤。不过我看瓦尔诺的势力已经超过了。您认识那个无赖吗？那是个十足的坏蛋。当您的德·雷纳耳先生有朝一日看见自己被解职，而瓦尔诺取代了他的位置时，他会说些什么呢？”

“那时他只有和他的罪恶单独厮守在一起了。”圣吉罗说道，“年轻人，看来您是熟悉维鲤叶的啦？好吧！波拿巴，让天主去毁灭他，去毁灭他那些君主国的腐朽的玩意儿吧，是他使德·雷纳耳和谢阁们的统治成为可能，而他们的统治又带来了瓦勒诺和玛斯隆之流的统治。”

这番充满悲观情调的政治谈话使于连感到惊讶，把他从欢欣缠绵的梦幻中唤醒了。

他远远地望见了巴黎，但并没有因为这最初的一瞥而动情。刚才他在维鲤叶度过的那二十四个小时，仍然历历在目。他建筑在未来命运上的空中楼阁，势必还要与这些清晰的回忆进行搏斗。他暗暗发誓永不抛弃他情人的孩子们，如果教士们的傲慢无礼给我们带来了共和国，并对贵族们进行迫害的话，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她的孩子们。

他到达维鲤叶的那天夜里，当他把梯子靠在德·雷纳耳夫人卧室的窗子上的时候，如果他发现屋里住的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德·雷纳耳先生，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然而，在那最初的两个小时里，当他的情妇真心实意地想赶他走，而他在黑暗中坐在她身边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又是多么甜

蜜啊！像于连这样的心灵，这类回忆会伴随他一生。至于这次会面的其余情节，已经与十四个月前他们的初恋时期混合在一起了。

于连从深沉的梦幻中惊醒过来，因为车子停了。车子刚刚驶进让－雅克·卢梭街驿站的院内。“我要去马尔梅松，”于连朝着车辆驶近的双轮轻便马车说道。

“先生，是在这时候去吗？您去干什么？”

“这管您什么事？走吧。”

任何真正的热情都只会想到自己。正因为这一点，才使我觉得热情在巴黎显得如此荒诞可笑。在巴黎，您的邻人总是认为您时常惦记着他。我不打算赘述于连在马尔梅松时的激动心情。总之他哭了。怎么？尽管今年修筑了那些讨厌的白墙，把这座花园分割成一块一块的，他还是流下了眼泪。是的，先生，对于连来说，正如同对于后代人一样，在阿尔科、圣赫勒拿岛和马尔梅松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可

当晚，于连踌躇了多时，才进了剧院，他对这个使人堕落的场所有着许多奇特的想法。

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阻止他去欣赏活生生的巴黎。唯一能使他感慨和激动的，是他心中的英雄留下的遗迹。

“我终于来到了阴谋和伪善的中心！来到这德·弗里莱尔神父的保护者们统治着的地方！”

第三天晚上，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他放弃了打算在见皮拉尔神父之前什么都见识见识的计划。这位神父口气冷漠地向他说明，德·拉莫尔先生家等待着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数月之后您还不能胜任工作的话，您就回神学院去吧，不过那将从正门进去了。您在这儿将住在侯爵家里，他是法国最大的贵族之一。您会穿上一身黑衣服，就像是一个服丧的人，而不像一位教士。我要求您每星期三次去一家神学院，继续深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神学，我介绍您去那儿。每天中午，您将待在侯爵的图书室里，他打算让您写一些有关诉讼和其他事务方面的信件。侯爵会在他收到的每封信的空白处，寥寥数语写明应该回复的要点。我曾说过，不出三个月您就能够写这些回信。而您送给侯爵签字的十二封信中，约有八、九封信他可以签字。晚上八点钟，您整理他的办公桌，十点钟您就可以自由了。

“有可能，”皮拉尔神父继续说道，“某位老妇人或者某位语气温和的先生，会向您隐隐约约地暗示，您会获得巨大的好处，甚至干脆把钱送到您手中——为了让您给他们看一看侯爵收到的信件……”

“啊，先生！”于连不由地大声喊道，脸涨得通红。

“这就怪了，”神父苦笑着说道，“像您这样贫穷的人，又在神学院里待了一年，居然还保留着这种出自道德心的义愤。您不是瞎了眼睛吧！”

“这就是血统的力量吗？”神父低声地嘟哝着，仿佛在自言自语。“奇怪的是，”神父瞧着于连又补充道，“侯爵认识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开始会付给您一百路易的薪水。这个人行事仅凭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是他的弱点。他会孩子气地与您作对。如果他满意的话，您的薪水以后可能涨到八千法郎呢。

“但您必须意识到，”神父又用尖酸的口吻说道，“他付给您这些钱，并非是为了您这双漂亮的眼睛，重要的是您得有用处。如果是我处在您的位置，我就尽量少说话，尤其是绝对不谈起我所不知道的事。

“啊！”神父又说，“我为您打听了一些情况，我忘了谈及德·拉莫尔先生的家庭。他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子年方十九，举止极其风雅，但行动毫无计划，他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从不知道午后二点将要做些什么。他有头脑，有勇气，曾经参加过西班牙战争。我不知道为什么，侯爵希望您成为这位年轻的诺贝尔伯

爵的朋友。我曾经说过，您是一位杰出的拉丁语学者，也许他是想让您教他的儿子一些有关西塞罗和维吉尔的现成句子吧。

“我要是您，我决不会让这位漂亮的年轻人拿我取乐。对于他的主动接近，说的那些彬彬有礼、却略含讽刺的话，我非得让他向我重复多遍以后，我才回答他。

“不瞒您说，这位年轻的德·拉莫尔伯爵一开始定会蔑视您，因为您只是一个小小的平民。他的一位祖先曾在宫廷里供职，并为了一桩政治阴谋，荣幸地于一五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沙滩广场被斩首。而您，您是维鲤叶一个木匠的儿子，此外您还是他父亲雇佣的仆人。仔细衡量一下这些差异吧，再研究研究莫勒里著作中有关这个家族的历史。所有那些去他们家赴宴的奉承者们，都会不时地提起这段历史，他们称之为微妙的暗示。

“对于诺贝尔·德·拉莫尔伯爵的取笑，您要注意回答方式，他是轻骑兵上尉，未来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您不要事后来向我诉苦。”

“我觉得，”于连满脸涨得通红地说道，“我甚至不该回答一个蔑视我的人。”

“您想象不到这种蔑视，它仅仅通过夸张的恭维话表现出来。如果您是个傻瓜，您可能上当；如果您想发迹，您就应该上当。”

“等到有一天这一切对我不再适合了，”于连说道，“如果我再回到我那一〇三号的小斗室里，我会被视作是忘恩负义的人吗？”

“当然，”神父答道，“这个府邸里所有的谄媚者都会诽谤您，不过有我呢，我会出面的。Adsumqui feci. 我会说这是由我作出的决定。”

于连注意到皮拉尔神父说话的口气极为严厉，几乎可以说是凶恶，因此心中很是伤感。这种语气完全破坏了他最后回答的那句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事实上，神父因为喜爱于连而感到良心不安，他是怀着一种宗教上的恐怖心理如此直接地去干预他人的命运的。

“您还会看见，”他用同样恶劣的口气继续说道，仿佛是在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您会看见德·拉莫尔侯爵夫人。那是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女人，信教虔诚，性情孤傲，礼节周全，但却十分庸碌无能。她是德·肖纳老公爵的女儿，那个老头因其贵族偏见而出名。而这位贵妇，实际上是她那个阶级的女人性格特征的典型缩影。她毫不隐瞒，她的祖先中有人参加过十字军东征，这也是她唯一敬重的光荣历史，金钱还远在于其次。这使您感到惊奇吗？我们不再是在外省了，我的朋友。

“在她的客厅里，您将会看见几位大贵人，用一种怪异轻率的口气谈论我们的亲王。至于德·拉莫尔夫人呢，每当她提起一位君王，尤其是一位王后的时候，她就会出于敬意而降低了声音。我劝您当着她的面不要说菲利普二世或亨利八世是些怪物。他们曾经是国王，这就给予了他们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力——享有所有人的尊敬，尤其是像你我这样没有高贵出身的人的尊敬。然而，”皮拉尔先生补充道，“我们是教士，因为她会把您也当作教士的。有此身份，她会把我们看作她的灵魂获救必不可少的仆人。”

“先生，”于连说道，“我想我在巴黎是不会呆长久的。”

“好吧，不过您要注意，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穿道袍的人来说，只有依靠那些大贵人才能发迹。在您的性格里，有着一种至少对我来说是难以捉摸的东西。如果您不能够发迹，您将会遭到迫害。对于您，没有任何折衷的办法可行。千万不要欺骗自己。那些人会看得出来，他们对您说话并没有使您感到愉快。在这样一个注重社交的国家里，如果您得不到尊重，您就注定要遭到不幸。

“如果这次不是德·拉莫尔先生一时心血来潮，您在贝桑松会

有什么出息呢？总有一天您会明白，他为您做的事是多么不同寻常。如果您不是一个无心无肺的人，您会对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感谢不尽。有多少可怜的神父，他们比您更加博学多闻，他们在巴黎生活了那么多年，就靠着做弥撒挣得十五个苏和在索邦神学院辩论挣得十个苏！……想想去年冬天我向您谈起的红衣主教杜布瓦那个坏蛋早年的情形吧，难道您的自负使您认为您比他更有才干吗？

“就拿我来说，我这个人生性沉静，才干平庸，我本打算在我的修道院里度过余生，我曾孩子般地依恋于它。好吧！当我提出辞呈的时候我已经快要被撤职了。您知道我有多少财产吗？我不多不少仅有二百五十法郎的积蓄。我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两三个熟人。德·拉莫尔先生，我与他从未谋面，是他把我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他只消一句话，我就得到了一个本堂区，该区的居民都是些富裕人，没有粗鄙的劣迹。而我的收入则让我感到惭愧，它与我付出的劳动是那么地不相称。我之所以和您谈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让您谨慎行事。

“还有一句话：我这个人不幸脾气暴躁，说不定哪一天你我之间也会反目为仇。

“如果侯爵夫人的傲慢和他儿子的恶意戏弄使您在这个家里确实已不堪忍受，我建议你去巴黎三十法里外的某个神学院完成您的学业，最好去北边，而不要去南边，因为北方有较多的文明和公正。并且，”他压低声音补充道，“我应该承认，由于离巴黎的报纸近，那些小暴君们不得不有所畏惧。

“如果我们乐意继续往来，而侯爵的家庭对您又不合适，我就任命你为我的副本堂神父，这个本堂区所得收入我和您对半分。这是我对您的报答，甚至这还不够呢。”他打断于连感激的话语，又补充道，“因为您在贝桑松曾对我作出那种异乎寻常的建议。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二百五十法郎，而是身无分文的话，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把我救了。”

神父那严厉的语气已经消失了。于连觉着自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感到十分羞愧，他恨不得一下子投入朋友的怀抱。他尽量摆出一副男子汉的气概，情不自禁地对他说：

“我自幼就遭到父亲的憎恨，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再抱怨命运，先生，我在您身上重新找到了一个父亲。”

“好啊，好啊，”神父神情窘迫地说道。接着，他又非常适时地说了一句神学院院长应该说的话，“永远不要说命运，我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说天意。”

出租马车停住了。车夫叩响了一扇巨大的门上的铜质门环，这就是“德·拉莫尔府”了。为了使过往者确认无疑，这几个字刻在大门上方一块黑色的大理石上。

这种矫饰使于连感到不快。“他们是多么害怕雅各宾党人！他们在每一道篱笆后面都看见一个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死囚押送车。他们的这种情形常常能让人笑死，然而，他们又是如此炫耀他们的府邸，以便使暴民们在骚乱时能够辨认无误地进行抢劫。”他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皮拉尔神父。

“啊！可怜的孩子，您不久就要成为我的副本堂神父了。您竟然有这么可怕的念头！”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于连说道。

看门人的庄严表情，尤其是庭院的清洁整齐，使于连赞叹不已。这一天，天空晴朗，阳光明媚。

“多么壮丽的建筑啊！”他对他的朋友说道。

这是在伏尔泰逝世前不久，建于圣日耳曼区的府邸之一。它的正面看起来是这样的平淡无奇，时髦和华美从来没有彼此相离得这样遥远。

第三十二章 初入上流社会

可笑而又动人的回忆：十八岁的时候，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地出现在那头一个客厅里！一个女人的目光就足以使我惶恐不安。我越是想讨人欢心，却越是显得笨拙。我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是极端错误的；我不是无缘无故地倾吐心曲，就是把一个人当作了敌人，只因为他看我的时候目光严厉。但是那时候，在我的羞怯造成的那些可怕不幸中间，一个美好的日子是多么美妙啊！

——康德

于连停在了院子中间，惊得目瞪口呆。

“您得显得理智一些，”皮拉尔神父说道，“您有一些可怕的念头，况且，您还只是个孩子啊！贺拉斯的 *nil mirari*（决不动心）到哪里去了？想想看吧，这儿的一大群仆人，看见您在这儿安顿下来，会千方百计地愚弄您的。他们将会把您看成是一个同等的人，只是被不公正地置于他们之上罢了。他们表面上善良敦厚，为您好心出主意，乐意指点您，可是暗地里却会使绊子，让您出尽洋相。”

“那就让他们走着瞧吧。”他边说边咬着嘴唇，他又感到对一切都不能信任了。

到达侯爵的书房以前，这两位先生越过了二层楼上的几间客厅，啊！我的读者，您大概会觉得它们既豪华又沉闷。如果有人把这样的客厅奉送给您，您一定会拒绝居住的；这儿是哈欠和沉闷的议论的故乡。然而它们却让于连更加心醉神迷了。“住在如此富丽堂皇的地方，”他心中想道，“怎么会感到不幸呢！”

最后，这两位先生来到这套豪华的房间中最丑陋的一间。这间房子几乎没有光亮，里面有一个身材矮瘦的人，目光炯炯有神，戴着金黄色的假发。神父朝于连转过身，将他作了介绍。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是侯爵。于连看见他是那样地彬彬有礼，简直认不出他来了。这不再是布雷勒奥修道院里的那位神情十分傲慢的大贵人了。于连觉得他的假发太厚实。凭借这样一种感觉，他居然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了。一开始，他觉得亨利三世的朋友的这个后代，外貌举止显得相当猥琐，他太瘦小，而且总是动个不停。但是，他很快又发现侯爵所表现出来的礼貌比起贝桑松主教本人来，更使交谈者感到愉快。接见时间不到三分钟。出来的时候，神父对于连说道：

“您看着侯爵的时候，就像是在看着一幅油画似的。对于这些人所谓的礼貌，我并不很了解，不久您就会比我知道的更多；但是，您那大胆的目光总使我觉得有点儿失礼。”

他们又重新登上了出租马车，车夫在林荫大道附近停下来。神父带着于连走过一个个客厅。于连注意到，那里面没有一件家具。他看着一座华美的镀金座钟，他认为这座钟的造型表现了一个极为猥亵的主题。这时候，一位十分文雅的先生笑着迎上前来，于连略微点了一下头。

那位先生面含微笑，将手放在于连的肩膀上。于连惊得浑身一哆嗦，向后跳了一步。他气得脸色绯红。皮拉尔神父尽管一向很严肃，也禁不住笑出了泪水。原来这位先生是个裁缝。

“我给您两天的自由时间，”出来时神父对他说道，“只有到那时候，您才可以被介绍给德·拉莫尔夫人。在您住到这个新巴比伦的最初的日子里，如若换了其他人，也许会像对待一个年轻姑娘一样紧紧地看守着您的。如果您要堕落，就立刻去堕落吧，我也就能摆脱时刻惦记着您的弱点了。后天上午，这位裁缝会给您送来两套衣服；您交给为您试装的那位伙计五法郎。此外，别让那些巴黎人听出您说话的口音。如果您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寻到嘲弄您这个外省人的秘诀了，这就是他们的才干。后天中午来我这儿……去吧，去堕落吧……我忘记告诉您了，您按照这个地

址去订购靴子、衬衣和一顶帽子。”

于连注意地瞧着那些地址的笔迹。

“这是侯爵亲笔写的，”神父说道，“他是个努力勤奋的人，凡事都预先计划好，而且宁可亲自动手，也不喜欢命令别人。他把您聘用在他身边，就是为了让您使他省去这类麻烦。这个人性情急躁，您有足够的智慧去把他用三言两语交待的一切事情办妥吗？这就要等以后才能知道了；您可要当心啊！”

于连按照指定的地址走进工匠的铺子里，没有说一句话。他注意到，他受到了恭敬的接待。那个靴匠将他的名字记在帐簿上时，写的是于连·德·索黑尔先生。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有一位先生非常殷勤，从他的言谈看来，他更像是一个自由党人。他主动上前将奈伊元帅的墓指给于连看，由于一项英明的政策，使这座坟墓失去了树碑立传的荣幸。在分手的时候，这个自由党人热泪盈眶，几乎把于连紧紧拥抱在怀中，但是过后于连便发现他的表不翼而飞了。第三天中午，增长了一番见识的于连去见皮拉尔神父，神父久久地打量着他。

“您也许要成为一个花花公子了，”神父神情严肃地对他说。道。从外表看，于连活像一个服重丧的年轻人。确实，他长得是一表人才；但是，善良的神父本人太土气了，不可能看出于连还具有那种在外省被称作是文雅而又尊贵的耸动肩膀的姿态。侯爵看到于连，对于他那优雅的风度的评价与善良的神父的看法截然不同，以致他向神父问道：

“如果让于连学跳舞的话，您会反对吗？”

神父一下子愣住了。

“不反对，”他终于答道，“于连并不是教士。”

侯爵一步两级地登上一道狭窄的暗梯，亲自把我们的主人公安顿在一间漂亮的阁楼里，阁楼的窗户正朝着府邸的大花园。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问于连在内衣店的女老板那儿买了几件衬衣。

“两件。”于连答道，他见这样一位大贵人居然屈尊过问这类琐事，感到惶恐不安。

“很好。”侯爵严肃地说道，话中带有某种表示命令的生硬的口气，这引起了于连的沉思。“很好！再买它二十二件衬衣。这是您第一个季度的薪水。”

侯爵从阁楼上下来，叫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阿尔塞纳，”他对他说道，“今后由您伺候索黑尔先生。”几分钟之后，于连已独自待在一间豪华的图书室里了，这一时刻是美妙的。为了不让人发现他的激动情绪，他躲进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从那儿，他欣喜若狂地凝视着那些闪闪发光的书脊。“我可以读这里所有的书，”他说道，“我呆在这儿怎能不愉快呢？德·拉莫尔侯爵刚才为我所做的事，德·雷纳耳先生哪怕只做了其中的百分之一，也会一辈子感到丢脸的。”

“不过，还是让我来看看需要抄写的信件吧。”这项工作完成以后，于连才大胆地走近那些藏书。当他发现了一套伏尔泰全集时，他几乎高兴得发了狂。他跑去打开了图书室的门，免得被人突然撞见。然后，他一卷卷地翻阅着这套八十卷的书，尽情享受其中的快乐。这些书籍装帧精美，是伦敦最好的装订工的杰作。其实用不着如此精美就让于连叹为观止了。

一小时之后，侯爵走了进来。他看了抄件，惊奇地发现于连把 cela 写成 cella，写了两个 l。“神父有关他的学识的全部介绍，难道仅仅只是无稽之谈吗？”侯爵感到非常失望，但是仍然和颜悦色地对于连说道：

“您对拼写不是很有把握的吧？”

“确实如此。”于连说道，他压根没有考虑到这给自己造成的损害。侯爵的仁厚深深地感动了他，不禁使他回忆起德·雷纳耳先生傲慢的说话口气。

“对从第东煦—康忒省来的这个小神父进行试用，简直是浪费时间，”侯爵心里想，“但是，我多么急需一个可靠的人啊！”

“Cela 只应该写一个 l，”侯爵对他说道，“当您抄完信件时，凡是没有把握拼写正确的词，请您查阅一下字典。”

六点钟，侯爵差人来请他；当他看见于连的长靴子时，流露出明显的不快：

“这怪我疏忽了，我没有告诉您，每天五点半钟您应该穿戴齐整。”

于连不解地看着他。

“我是说要穿上袜子，往后阿尔塞纳会提醒您的；今天我来替您道歉吧。”

德·拉莫尔先生说完这些话，便让于连到一间金碧辉煌的客厅去。在类似的情况下，德·雷纳耳先生总是加快步伐，荣幸地第一个跨入门内。他的前主人的这种小小的虚荣心使得于连踩到了侯爵的脚上。侯爵痛得钻心，因为他患有痛风病。“啊！真没想到他还是个笨拙的家伙。”侯爵心里想。他把于连介绍给一个身材高大、外貌威严的女人。这就是侯爵夫人。于连觉得她态度傲慢，有点儿像维鲤叶专区区长德·莫吉隆夫人，当时她参加圣查理节宴会的时候就是这副神情。客厅里极其豪华，使于连有点心慌意乱，他没有听清德·拉莫尔先生说了些什么。侯爵夫人勉强屈尊地看了他一眼。客厅里有几个男人，于连从中认出了年轻的阿格德主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几个月以前，在布雷—勒奥修道院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这位主教还屈尊与他说过话呢。于连怯生生地注视着他。这位年轻的主教，显然是被于连那温柔的目光吓住了，他根本不想去认这个外省人。

在于连看来，聚集在这个客厅里的男人们，多少有点儿愁闷和拘谨。在巴黎，人们低声说话，而且不把小事加以夸大。

六点半左右，一个漂亮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身材瘦长，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色苍白，蓄着小胡子，他的头非常小。

“您总是让别人等着您，”当那人吻着侯爵夫人的手时，夫人说道。

于连明白，他就是德·诺贝尔伯爵。第一眼看见他，于连觉得他挺可爱的。

“这可能吗？”他心里想，“就是这个人会用那令人难堪的玩笑，把我从这个家里赶出去吗？”

于连仔细地观察诺贝尔伯爵，注意到他穿的长靴还带着马刺：“而我得穿上鞋子，显然是被当作下等人的。”大家入席就餐。于连听见伯爵夫人说了一句严厉的话，并略微提高了声音。几乎在同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来到他对面坐下，她的头发呈浅栗色，身体非常匀称。然而，她一点儿也不讨他喜欢；但是在他细细打量她之后，他又认为自己从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眼睛；不过这双眼睛显示出一颗极其冷酷的心灵。随后于连又发现，这双眼睛里有一种厌倦的神情，它们在观察着，但又时刻不忘记必须保持令人敬畏的威严。“德·雷纳耳夫人也有一双十分美丽的眼睛，”他心想，“人人都赞美她那双眼睛，但是那双眼睛与这双眼睛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于连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分辨出玛蒂尔德小姐（他听见别人这样称呼她）眼睛里不时闪烁着的是机智的光芒；而德·雷纳耳夫人的眼睛亮起来的时候，则是热情的火焰，或者是由于听到某件邪恶行为而引起的义愤的结果。这顿饭快要结束时，于连才找到一个词组来形容德·拉莫尔小姐那双美丽的眼睛。“它们闪亮发光。”他心中这样想道。除此之外，这位小姐的相貌酷似她的母亲，他感到他越来越不喜欢她的母亲了，于是他不再看她了。相反，他感到诺贝尔伯爵各方面都令人赞赏。于连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甚至没有因为他比自己富有、尊贵而想到去嫉妒他、憎恨他。

于连发现侯爵的神情显得厌倦无聊。

上第二道菜的时候，侯爵对他的儿子说道：

“诺贝尔，我要您好好关照于连·索黑尔先生，我刚刚聘请他加入我的办事班子，而且我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人才，如果 cela 可能的话。”

“这是我的秘书，”侯爵又对他旁边的人说道，“他拼写 cela 这个字时，写了两个 l。”

所有的人视线都集中在于连的身上，他正在向诺贝尔点头致意，不过头低得过份了一些；但总的说来，大家对他的眼神感到满意。

准是侯爵谈起过于连所受的那种教育，因为有一位客人就贺拉斯的问题盘问起于连来。“正是由于谈到了贺拉斯，我才在贝桑松主教面前获得了成功，”于连心想，“显然他们只知道这一位作家。”从这一时刻起，于连能够驾驭自己了，这个转变并不困难，因为他刚刚作出决定，德·拉莫尔小姐在他眼里永远不会是一个女人。自从进神学院之后，他就把男人视作最坏的东西，很难被他们所吓倒。如果餐厅里的摆设不是那么豪华，他或许会感到更加镇定自如。事实上，是那两个分别高达八米的镜子仍然使他感到敬畏，当他谈论贺拉斯时，他从里面不时地看见那个交谈者。对于一个外省人来说，他的语句并不太冗长。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当他回答得精采时，那眼中流露出的战战兢兢或快乐的羞涩神情，更增添了它们的光彩。他被认为是讨人喜欢的人。这种考试给一餐严肃的晚宴带来了一些乐趣。侯爵示意于连的交谈者再进一步考考他。“难道他真的可能有点儿真才实学吗？”他问道。

于连根据自己的见解回答着，他已经不那么羞怯了。这当然不是卖弄聪明——对于不擅长使用巴黎的语言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的确有一些新的见解，尽管表达得不够优雅，也不够恰当，然而人们看得出来，他确实是精通拉丁文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连的对手是铭文科学院的一位院士，恰巧也懂拉丁文；他发现于连是个挺不错的人文学者，就不再担心他会因为窘迫而脸红了，于是他真的想竭力难倒他。在激烈的舌战中，于连终于忘记了餐厅里豪华的陈设，发表了一番有关拉丁诗人的见解，这些见解是对方在任何一本书中都没有读到过的。那位交谈者是个正直的人，他对年轻的秘书大为赞叹。幸而这时大家开始了一场争论，争论的问题围绕着贺拉斯是穷还是富；是一位和蔼可亲、嗜好享乐、无忧无虑、像莫里哀和拉封丹的朋友夏佩尔那样以写作为乐趣的人，还是一个像告发拜伦勋爵的骚塞那样追随宫廷，为国王生日写颂歌的穷桂冠诗人。人们还谈到奥古斯都和乔治四世统治下的社会状况，在这两个时代，贵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在罗马，贵族眼看着麦赛纳夺去了自己的权力，而那人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骑士而已；而在英国，贵族迫使乔治四世处于近乎威尼斯的一个大公的地位。这场争论似乎使侯爵摆脱了自晚宴开始时烦闷厌倦就把他抛入的那种麻木状态。

于连对于所有现代人的名字都一无所知，例如骚塞、拜伦勋爵、乔治四世，他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起他们。但是，人人都看到，凡是涉及到在罗马发生的，可以从贺拉斯、马夏尔、塔西陀等人的作品中了解到的事件，于连便具有不可争辩的优势。他毫不客气地袭用了贝桑松主教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是他在和这位高级圣职人员的那场著名的讨论中学到的。这些观点颇受欢迎。

当大家对谈论诗人感到厌倦时，侯爵夫人才赏脸看了于连一眼。这位夫人曾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凡是她丈夫高兴的事情，她都赞赏。“在这个年轻神父笨拙的举止下，也许掩盖着一位学者呢。”坐在侯爵夫人身边的院士对她说道。于连隐约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这种俗套话倒是挺合女主人的胃口。她赞同这句评论于连的话，并对邀请这位院士来吃晚饭感到满意。“他为德·拉莫尔先生解了闷。”她心里想。

第三十三章 最初的几步

这巨大的山谷，灯火辉煌，人山人海，令我眼花缭乱。没有谁认识我，人人都在我之上。我晕头转向了。

——雷纳律师的诗

第二天清早，于连正在图书室里抄写信件，玛蒂尔德小姐从一扇用书脊遮掩得很好的小门走进来。当于连欣赏着这种巧妙的设计时，玛蒂尔德小姐流露出异常吃惊的表情，在这儿碰上于连，她似乎很不愉快。于连觉得这位头上卷着纸卷儿的女人，态度严厉，神情高傲，几乎有一种男子气。玛蒂尔德小姐挺有办法，她从她父亲的图书室里偷书，而不留下半点痕迹。于连的在场，要使她今天早上白跑一趟了，使她尤为气恼的是，她这趟是来寻找伏尔泰的著作《巴比伦公主》第二卷的。这部著作是圣心派的杰作，它对于君主制和宗教的卓越教育来说，的确是适宜的补充读物！这可怜的姑娘，只有十九岁，就已经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刺激，才能使她对一部小说产生兴趣。

将近三点钟，诺贝尔伯爵来到图书室；他来阅读一份报纸，以便晚上可以谈谈政治。他见到于连很高兴，尽管他早已经忘记了于连的存在。在于连的心目中，他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他邀请于连去骑马。

“我父亲放我们的假，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

于连懂得，“我们”意味着什么，他觉得这个词挺可爱。

“我的天主，伯爵先生，”于连说道，“如果是伐倒一棵八丈高的大树，把它劈得方方正正，锯成薄板，我敢说，我可以应付自如。但是骑马，我这辈子还没超过六次呢。”

“好吧，这将是第七次，”诺贝尔说道。实际上，于连又想起国王驾临维鲤叶的那次巡游，他相信自己骑马会骑得很棒。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从布洛涅树林回来，走到巴克街心时，他为了迅速避开一辆双轮轻便马车，从马上跌了下来，沾了一身泥。幸而他有两套礼服。吃晚饭的时候，侯爵想和他说话，问起他散步的情形；诺贝尔急忙含混地敷衍了几句。

“伯爵先生对我悉心关照，”于连接着说道，“我感激他，并珍惜他的厚意。承蒙他让人给我牵来那匹最温顺、最漂亮的马，但是他终究不能把我拴在马上，由于缺少这个防范措施，走到离桥不远的那条特别长的街道中心时，我摔了下来。”

玛蒂尔德小姐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接着她又冒失地询问详细的情形。于连直言不讳地作了回答；他风度优雅，可是他本人并不知道。

“我看这小教士会有出息的，”侯爵对那位院士说道，“一个普通的外省人，竟然能在这样的场合应付自如！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见过呢，将来也不会见到；况且他还是当着夫人们的面叙述他的不幸！”

于连让他的听众们如此愉快地听他讲述他的遭遇，以致晚餐结束，谈话的主题改变时，玛蒂尔德小姐仍然向他的哥哥询问这件不幸事件的详情。她接二连三地提出一个个问题，于连有好几次与她的目光相遇，他大着胆子直接回答她，尽管她没有问他。最后，他们三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就像住在树林深处村庄里的三个年轻的村民。

第二天，于连听了两堂神学课，回来以后又抄写了二十来封信。他发现在图书室里距他不远处坐着一个年轻人，这人穿着非常考究，但是外貌猥琐，脸上流露出嫉妒的神情。

侯爵走进来。“您在这儿干什么，唐博先生？”他口气严厉地对这新来的人说道。

“我原来以为……”那年轻人说道，脸上堆起奴颜卑膝的微笑。

“不，先生，您不必原来以为。这是一次试用，不过是一次不幸的试用。”

年轻的唐博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走出去了。他是侯爵夫人的那位院士朋友的侄子；他打算做个文人。那位院士早已经得到侯爵的同意，让他担任秘书。唐博在另一间偏僻的房间里工作，他得知于连受到宠信以后，便想与他分享，于是上午就把他的文具搬进图书室里来了。

四点钟，于连经过片刻的犹豫之后，大着胆子来到诺贝尔伯爵的住处。伯爵正打算去骑马，他感到有些为难，因为他十分注重礼貌。

“我想，”他对于连说道，“您不久将要去练马场；几个星期以后，我便可以愉快地和您在一起骑马了！”

“我希望能荣幸地感谢您对我的厚爱，请您相信，先生，”于连神情十分严肃地补充道，“我知道怎样来感激您对我的恩典。如果您的马没有因我昨日的笨拙而受伤，如果它空闲着，我希望今天就能骑上它。”

“无疑，我亲爱的索黑尔，一切风险由您自己承担。您就假设，出于谨慎的需要，我已向您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事实是现在已经四点钟了，我们没有时间可耽搁了。”

于连刚一骑上马，便向年轻的伯爵问道：

“应该怎样做才能不摔下马呢？”

“办法很多，”诺贝尔伯爵一边说，一边放声大笑，“例如，把身体向后仰。”

于连策马快步小跑。他们来到了路易十六广场。

“啊！莽撞的年轻人，”诺贝尔说道，“这儿车辆太多，并且赶车的都是些冒失鬼！一旦摔倒在地，他们的马车就会从您的身体上碾过去；他们绝不会冒着勒伤马嘴的危险使马骤然停住的。”

诺贝尔约有二十次看见于连险些摔下马来，但是这趟出游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终还是平安地结束了。回来后，年轻的伯爵对他的妹妹说道：

“我向您介绍一位勇敢的冒险家。”

吃晚饭的时候，伯爵在餐桌的这一端，隔着餐桌和坐在另一端的父亲说话。他对于连的大胆作了公正的评价，这正是于连的骑术值得称道的地方。年轻的伯爵早上曾听见刷马的仆人们在院子里谈论于连坠马的事，并对他肆意嘲讽。

尽管受到多方面的关照，但是于连不久便感到他在这个家庭里十分孤独。这里的一切习惯在他看来都很古怪；他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要出差错。他的这些过失使所有的随身男仆们幸灾乐祸。

皮拉尔神父已经去了他的教区。“如果于连是一株柔弱的芦苇，就让他灭亡吧！如果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就让他独自闯出困境来吧！”他想。

第三十四章 拉莫尔府

他在这儿干什么？他喜欢这儿吗？他想在这儿讨人欢心吗？

——龙沙

如果说拉莫尔府高贵的客厅里的一切都让于连感到奇怪，那么反过来在那些肯赏脸注意这个脸色苍白、穿着黑衣的年轻人的眼里，于连也是非常怪异的。德·拉莫尔夫人向他的丈夫建议，当家里宴请一些重要人物的时候就差遣于连出去办事。

“我想把这个实验进行到底，”侯爵答道，“皮拉尔神父认为，我们伤害聘用在我们身边的人的自尊心，是错误的。一个人只能倚靠在有抵抗力的东西上，等等。这个人除了他那张面孔是陌生的之外，其他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况且他跟一个聋哑人几乎没有有什么区别。”

“为了摸清这儿的情况，”于连心想，“我应该记下我看见来到这客厅里的每个人的姓名，并能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性格。”

他在第一行首先记下了这个家庭的五六个朋友；他们认为于连受到任性的侯爵的保护，为了预防万一而对他阿谀奉承。这是些穷人，多少有点奴颜媚骨；但是也应该说句话，称赞一下今天在贵族的客厅里还能够见到的这个阶级的人：他们并非对任何人都是同样地卑躬屈膝。他们中间有的人甘愿忍受侯爵的粗暴对待，然而德·拉莫尔侯爵夫人对他们说出一句严厉的话，他们也要进行反抗。

在这家主人性格深处，有着太多的骄傲和太多的厌倦。他们为了给自己散心解闷，过分习惯于侮辱别人，因而他们不可能指望拥有真正的朋友。但是除了阴雨天和那些烦闷不堪的时刻之外（这种情形毕竟是不多的），别人始终觉得他们是彬彬有礼

的。

那五六个对于连表现出慈爱友情的奉承者，如果他们不再来拉莫尔府，侯爵夫人就会面临着长时间的孤独；而在这个阶层的女人眼中，孤独是可怕的：这是失宠的标志。

侯爵对于他的妻子来说，是个无可挑剔的好丈夫。他时常注意保证她的客厅里有足够的客人，当然这些客人不会是那些贵族的议员们，他认为他的那些新同僚们，作为朋友来他家，还不够高贵；而作为属下接纳他们，又不够有趣。

于连只是在很久以后才深入了解这些内情的。执政者的政策是资产阶级家庭谈论的话题，但在侯爵这个阶层的家庭里，只有在困境中才会谈及它。

对于娱乐的需要，即使在这令人厌倦的世纪里，仍然具有那样强大的感染力，甚至在举行晚宴的日子里，侯爵一离开客厅，所有的人便溜之大吉了。只要不讥笑天主、教士、国王、有地位的人、受到朝廷保护的艺术家，不讥笑一切有着确定地位的人；只要不赞颂贝朗瑞、伏尔泰、卢梭、反对派报纸，不去赞颂一切敢于略微直言的人；尤其是只要绝对不谈论政治，人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议论一切。

即使有十万埃居的年金，即使有蓝绶带，也斗不过客厅里的这条法规。哪怕有一丁点儿活跃的想法也会被视作粗鄙的表现。尽管谈吐高雅，礼貌周全，力图取悦于人，但是每个人的额头上仍然显露出厌倦的神情。前来问候致意的那些年轻人，生怕说出什么引起别人怀疑他们有某种思想的话，或者担心暴露自己看过什么禁书，因而寒暄了几句与罗西尼和当日天气有关的漂亮话以后，便都缄默不语了。

于连发现，通常是由两位子爵和五位男爵维持谈话才不至于冷场，他们是德·拉莫尔先生流亡国外时结识的。这几位先生享有六千到八千里弗尔的年金；四人支持《每日新闻》，三人支持

《法兰西报》。他们之中有一人每天都要讲述一个宫廷里的小故事，他的故事总少不掉“了不起”这个词。于连注意到他有五枚十字勋章，而其他的人一般只有三枚。

另外，在前厅里可以看见十个穿号衣的仆人，整个晚上每隔一刻钟供应一次冰镇饮料或茶水，午夜供应一顿带香槟酒的夜宵。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有时会使于连留下来一直待到谈话结束。尽管如此，他几乎还是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这样金碧辉煌的客厅里一本正经地聆听着这种普普通通的谈话。有时，他注视着那些谈话者，想看看他们自己是否也认为他们所说的话很可笑。“我对德·迈斯特先生的著作也能背诵出来，他说的话要好上一百倍，”他心想，“但是就连他我也觉得很乏味呢。”

觉察到这种精神压抑的并非于连一人。为了聊以自慰，有些人在大量饮用冰镇饮料，另一些人则利用晚上剩余的时间，津津乐道地谈论：“我从德·拉莫尔府出来，在那里我知道了俄国……”

于连从一个谄媚者的口里得知，将近半年以前，德·拉莫尔侯爵夫人让可怜的勒布吉尼翁男爵当上了省长，作为他二十多年来追随左右的酬谢。此人自王朝复辟以来，一直是个专区区长。

这件大事重新激发了这些先生们的热忱。从前，他们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就会生气，而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也不会气恼。主人们对客人的怠慢失敬很少是直接表现出来的，但是于连在席间已经有两三次无意中听见侯爵夫妇的对话，这些对话虽然是只言片语，但对于坐在他们身边的人来说却是残酷的。这些尊贵的人物对于所有没有乘过国王马车的人的后裔，毫不掩饰他们所怀有的真正蔑视。于连注意到，唯有十字军东征这个词，才能使他们面部产生尊敬而肃穆的表情。而通常表现出的尊敬总是夹杂着一一种讨好的成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这豪华和厌倦的气氛中，于连除了德·拉莫尔先生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一天，于连高兴地听到德·拉莫尔先生声称，在可怜的勒布吉尼翁晋升一事中，他没有出过一点力。其实，他这是在向侯爵夫人献殷勤，于连从皮拉尔神父那儿知道了事实真相。

一天早晨，神父和于连在侯爵的图书室里为那桩没完没了的弗里莱尔诉讼案忙碌着。

“先生，”于连突然问道，“每天与侯爵夫人共同用餐，这是我的一个义务呢，还是别人对我的一种厚爱？”

“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神父说道，显然感到气愤，“嗯……院士先生，十五年来一直小心地阿谀逢迎，也没能为他的侄儿唐博先生谋得这种荣幸。”

“对我来说，先生，这是我的职务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我在神学院里也没有感到如此厌倦。有时我甚至看见连德·拉莫尔小姐都在打哈欠，可是她应该对家里那些朋友们的殷勤习以为常的呀。我真害怕我会睡着了。求求您，让他们允许我去某家无名的小客店里吃四十个苏一餐的晚饭吧。”

神父是一个真正的暴发户，对于与大贵人共进晚餐的这种荣幸非常敏感。正当他竭力让于连懂得这种情感时，一个微弱的声响使他们回过头来。于连发现德·拉莫尔小姐正在听他们说话。他的脸涨红了。她是来查寻一本书的，他们所说的话她全都听见了。她对于连产生了几分敬意。“这个人不是生来下跪的，”她心想，“不像那个老神父那样。天主啊！那个老神父是多么丑陋啊。”

吃晚饭的时候，于连不敢看德·拉莫尔小姐，然而她却亲切地和他说话。这一天家里要接待许多客人，她要求于连留下来。巴黎的年轻姑娘不太喜欢年纪较大的男人，尤其是当他们衣冠不整的时候。于连并不需要很多的洞察力就已经觉察出，勒布吉尼

翁先生的那些留在客厅里的同事已荣幸地成为德·拉莫尔小姐经常取笑的对象。这一天，不管她是否故意做作，反正她对那些讨厌的家伙们是毫不留情的。

玛蒂尔德小姐是一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这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聚集在侯爵夫人那特大的安乐椅后面。那儿有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德·凯吕斯伯爵、德·吕兹子爵和两三个年轻的军官，他们不是诺贝尔的朋友，便是他妹妹的朋友。这些先生们坐在一张很大的蓝色长沙发上。在长沙发的一端，于连不声不响地坐在一张矮小的草垫椅子上，他的对面，就是光彩照人的玛蒂尔德小姐坐的那把椅子。这个不起眼的位置让所有在座的阿谀者们感到羡慕。诺贝尔十分得体地将他父亲的这位年轻的秘书安排在这个位置上，她不时地跟他说上几句话，或者每个晚上提到一两次他的名字。这天，玛蒂尔德小姐向于连问起，贝桑松城堡所在的那座山究竟有多高。于连从来就说不准这座山比起蒙玛特尔来是高还是低。这群人的谈话常常使他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但是，他觉得自己竟然不能想出一句类似的话来。这就像是一种外国语言，他能够听懂，能够欣赏，却说不出来。

这一天，玛蒂尔德的朋友们，对于来到这间豪华客厅里的人们始终采取敌视的态度。这个家庭的那些朋友自然是首先被选作了目标，因为对他们最熟悉。您可以想象出于连有多么专心，一切都使他感兴趣，无论是事情的本身，还是对这些事情嘲弄的方式。

“啊！德库利先生来啦！”玛蒂尔德说道，“他没有戴假发，难道他想靠着他的才华当上省长吗？他炫耀着他的秃头，据他说，他那脑袋里装满了杰出的思想。”

“这个人认识全世界的人，”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说道，“他也常去我叔叔红衣主教那儿。他能够在他的每个朋友身边编造一个谎言，连续数年不败露，而他的朋友有两三百人。他擅长增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友谊，这是他的才能。冬天的早晨，每天七点钟，就像你们见到的这副模样，他已经浑身溅满了泥巴，等候在一个朋友的家门口了。

“他不时地与人争吵。为了争吵，他写了七八封信；之后他又与人言归于好，为了热情洋溢的友谊，又写上七八封信。然而，他最为拿手的本领还是像一个心胸坦荡的上流社会中有教养的人那样，坦率而真诚地倾诉衷肠。每当他有求于人时，他就使出这个花招。我叔叔的那些代理主教中有一位谈起德库利先生在王朝复辟以后的生活，真是精彩极了。改日我带他来。”

“得了吧，我可不相信这些话，这是小人物之间的职业性嫉妒。”德·凯吕斯伯爵说道。

“德库利先生的名字将会载入史册，”侯爵又说，“他同德·普拉德神父以及塔列兰和波佐·迪·博尔戈两位先生一起，参与了王朝复辟。”

“这个人曾经掌管过几百万钱财，”诺贝尔说道，“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来这儿受我父亲的那些挖苦，那常常是令人难堪的。‘您出卖过多少次朋友，我的德库利？’一天，我父亲在餐桌的这一端朝着另一端的他大声嚷道。”

“他真的出卖过朋友吗？”德·拉莫尔小姐说道，“谁没有出卖过朋友呢？”

“怎么，”德·凯吕斯伯爵对诺贝尔说道，“森克莱尔先生，这个著名的自由党人也来你们府上了？见鬼，他来这儿干什么？我应该接近他，去跟他谈谈，也让他谈谈；据说他可风趣了。”

“不过，你母亲将会如何接待他呢？”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说道，“他的一些想法是那么荒谬，那么大胆，那么独立……”

“瞧，”德·拉莫尔小姐说道，“这就是那个独立者，他在向德库利先生鞠躬，都挨着他了，他握住了他的手。我差不多相信，他就要把那只手送到他的唇边了。”

“一定是德库利与当局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又说。

“森克莱尔来这儿，是为了进法兰西科学院，”诺贝尔说道，“克鲁瓦泽努瓦，您瞧他在怎样向……男爵致敬。”

“他即使下跪，也没有这么卑贱。”德·吕兹先生接着说道。

“我亲爱的索黑尔，”诺贝尔说道，“您很有才智，但是您来自山区，您要努力做到，千万不要像这位大诗人一样鞠躬，哪怕是面对天主。”

“啊！来了一位才智超群的人，巴东男爵先生。”德·拉莫尔小姐说道，多少有点模仿刚才通报他来的那位仆人的声音。

“我相信，甚至您府上的仆人们也在嘲笑他。那么奇怪的名字，巴东男爵！”德·凯吕斯先生说道。

“‘名字有什么关系？’有一天他会这样对我们说，”玛蒂尔德说道，“请你想一想，第一次通报德·布荣公爵的名字时的情形吧。据我看来，大家缺少的仅仅是一点儿习惯……”

于连离开了长沙发附近的那些人。他对于一句轻松的嘲笑所具有的那种微妙动人之处，还不能全部领悟，他认为一句玩笑话必须合情合理，才能引人发笑。在这伙年轻人的话语中，他听到的只是一概诽谤的口气，因而感到不悦。他那外省人或者说是英国人的那种过分拘谨的性格，甚至使他从他们的谈话中看出了嫉妒。关于这一点，当然是他看错了。

“诺贝尔伯爵，”他心想，“我曾看见他为了写一封二十行的信给他的上校，竟然打了三次草稿，如果他这辈子能写出一页像森克莱尔先生那样的文字来，一定会感到不胜荣幸的。”

于连连续走近好几堆人，由于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因而在经过时没有人注意到他。他远远地尾随在巴东男爵的身后，想听听他说些什么。这位才智超群的人似乎局促不安；于连看见在他想出三四句风趣的话以后，才稍微恢复了正常。于连觉得这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类的才智需要一定的空间。

男爵不可能只说短句子，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华，他至少需要说出四句每句有六行的长句子。

“这个人在做论文，他不是闲谈。”于连身后的一个人说道。他转过身去，这时他听见有人在叫夏尔维伯爵的名字，他高兴得脸都涨红了。这是当代一位聪明绝顶的人。于连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和拿破仑口授的史料片断里，经常见到他的名字。夏尔维伯爵说起话来简洁明了，他的俏皮话犹如一道道闪电，准确、生动，有时还很深刻。如果他开口议论一件事，人们立刻就会看到，围绕着这件事的讨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议论中还引证许多事实，听他说话的确是一种乐趣。但是尽管如此，他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者。

“我，我是独立的”，他对一位佩戴着三枚勋章的先生说道，显然他是在讥讽这位先生，“为什么要我今天的意见和六个星期前的意见一致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的意见岂不就成了我的暴君了。”

四个神情庄重的年轻人围着他，板着面孔，显示出不满的样子；这些先生不喜欢这类玩笑。伯爵看出自己说得太过火了。幸而他瞥见了老实巴交的巴朗先生，那个貌似诚实的伪君子。伯爵开始找他搭腔，人们都围拢过来，大家知道这个可怜的巴朗该倒霉了。巴朗先生尽管相貌极丑，但是依仗他的道德和品行，在他踏入社会迈出了难以描述的最初几步后，他娶了一位非常有钱的女人；在她逝去之后，他又娶了第二位非常有钱的女人，不过人们从来没有在社交场合见她露过面。他极其谦卑地享用着六万里弗尔的年金，并有一些奉承者。夏尔维伯爵向他谈起这一切，一点儿不留情面。一会儿功夫，他们周围已有三十来人围成了一个圈子。所有的人都露出了微笑，甚至连本世纪的希望——那几个神情庄重的年轻人也不例外。

“他为什么要来德·拉莫尔先生的家呢？他在这儿显然成了取笑的对象。”于连心想，他走近皮拉尔神父，打算去向他问个明白。

巴朗先生溜走了。

“好！”诺贝尔说道，“瞧，我父亲身边的一个密探走了，只剩下那个小跛子纳皮埃了。”

“这难道就是谜底吗？”于连思付，“但是，既然是这样，侯爵为什么要接待巴朗先生呢？”

严厉的皮拉尔神父板着脸呆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听仆人通报来客的姓名。

“这里简直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他像巴斯勒那样说道，“我看到这儿来的都不是正儿八经的人。”

事实上，这位严厉的神父并不了解上流社会是怎么回事。但是，他通过冉森派的朋友们，对这些人已经有了非常确切的概念，他们只是靠着他们为一切党派效劳的极其狡黠的手腕，或者是靠着他们的不义之财，才走进这个客厅里的。这天晚上，他感情冲动地回答了于连想迫切知道的问题，但是几分钟以后，他突然止住了话头，他为自己总是议论别人的缺点而感到痛心，并把这看作是自己的罪过。他脾气暴躁，信奉冉森教义，并且相信基督徒负有仁爱为怀的职责，因而他在上流社会的生活就是一场战斗。

“这个皮拉尔神父有一张多么丑陋的面孔啊！”当于连走近长沙发的时候，德·拉莫尔小姐说道。

于连听了很是生气，但是她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皮拉尔神父无可置疑地是这个客厅里最正直的人，但是他那张患有酒糟鼻的脸，此刻由于良心的谴责而抽搐不止，使他显得分外难看。“您怎么还能以貌取人呢？”于连心想，“品德高尚的皮拉尔神父，由于一点小事而责备自己时，相貌才显得如此可怕；而纳皮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尽人皆知的密探，人们在他的脸上看见的却是一种纯洁而恬静的幸福神情。”然而，皮拉尔神父出于职业的需要已经作出了很大让步；他雇用了一个仆人，并且穿戴得十分整齐。

于连注意到客厅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所有的人眼睛都投向客厅的门口，喧哗声骤然削弱了一半。仆人通报大名鼎鼎的德·托利男爵到来。最近的一次选举引起了所有人对他的注目。于连走上前去，把他看了个真真切切。男爵主持一个选区，他想出个绝妙的主意，即把某党派用于选举的那种小方纸片偷出来，同时用其他相同的小方纸片替换补足原有的数目，这些纸片上都写有他中意的一个名字。这个具有决定性的阴谋被几个选民发现了，他们立即向德·托利男爵表示了祝贺。出了这件大事后，他的脸一直到现在还是苍白的。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甚至提到了苦役这个词。德·拉莫尔先生态度冷漠地接待了他。可怜的男爵只得逃走了。

“他这么快就离开我们，一定是为了去孔特先生家。”夏尔维伯爵说道，大家都笑起来。

这天晚上，几位沉默寡言的大贵人，还有一些阴谋家，其中大部分人都已声名狼藉，但全都是些机智俏皮的人，陆陆续续地来到德·拉莫尔先生的客厅（有人传闻他要当大臣了）。小唐博在他们中间初次上阵，虽然他的见解还不够精辟，但是他的发言铿锵有力，我们将会看到，这足以弥补他的缺点。

“为什么不判这个人十年监禁？”他说这话时，于连正好走近他所在的这一群人，“应该在地牢里禁锢这些毒蛇，让它们在阴暗死亡，否则它们的毒液会更加剧烈，更加危险。判他一千埃居的罚金有什么用？他穷，是的，那好极了，但是他的党派会替他付钱。应该判他五百法郎的罚金和十年地牢的监禁。”

“仁慈的主啊！他说的这个怪物究竟是谁？”于连心中想道。他很欣赏他的这个同行慷慨激昂的声调和急剧而不连贯的手势。

院士心爱的侄儿的那张瘦削憔悴的小脸盘，此时显得非常丑陋。于连很快便知道，他们谈论的是当代一位最伟大的诗人。

“啊，你这个坏蛋！”于连喊出声来，愤慨的泪水浸湿了他的双眼。“啊，小无赖！”他心想，“我会让你为这番话付出代价的。”

“不过，”他又想道，“这些人就是侯爵他们领导的政党的敢死队！他诽谤的这个著名的人物，如果他出卖自己——我并非指出卖给德·内瓦尔先生那个庸碌的内阁，而是出卖给我们曾经看见接二连三走马上任的那些勉强还算正直的大臣中的一个——他有多少十字勋章，有多少闲差得不到呢？”

皮拉尔神父远远地向于连招手；德·拉莫尔侯爵刚才和他说了句话。但是于连此刻正两眼低垂，聆听一位主教的哀叹。等到于连终于脱身，能够走近他的朋友身边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朋友被那个可恶的小唐博纠缠上了。这个小怪物正因为神父是于连得宠的根由而对他怀恨在心，但是他仍旧过来向神父献殷勤。

“死亡何时才能为我们摆脱这个老朽呢？”这个小文人当时就是用这种措词，以《圣经》所具有的力量来谈论那位可敬的霍兰德勋爵的。他的特长就在于熟知许多活人的生平，他刚刚对那些可能奢望在英国新国王统治下获得某种权利的人，统统都作了一番简洁的评论。

皮拉尔神父走进隔壁一间客厅，于连跟在他的身后。

“我得提醒您，侯爵不喜欢拙劣的作家；那是他唯一反感的人。您要懂拉丁文，希腊文，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通晓埃及、波斯的历史，等等，他会像对待一位学者一样尊敬您，保护您。但是，您不要用法文写一页文字，特别是不要触及到超出您的社会地位的那些重大问题。否则，他就会把您称为拙劣的作家，让您一辈子走恶运。您住在一个大贵人的府上，怎么会不知道德·卡斯特里公爵关于达兰贝尔和卢梭的那句名言：这种人对什么都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议论，可是竟然没有一千埃居的年金！”

“什么都隐瞒不住，”于连心想，“这儿和神学院一个样！”他曾经写过八到十页相当夸张的文字，那是对外科医生的历史性的颂词，依他的说法，是这位老外科医生将他培养成人。“这个小本本，”于连心想，“始终是锁着的！”于是他上楼回到自己的卧室，烧了他的手稿，又重新回到客厅里。那些名声显赫的坏蛋们已经走了，只剩下了戴勋章的人。

仆人们刚刚搬来摆满食品的餐桌。桌子周围坐着七八位夫人，她们显得非常高贵，非常虔诚，也非常做作，年龄都在三十岁到三十五岁左右。艳丽照人的德·费尔瓦克元帅夫人一边走进来，一边为迟到而表示歉意。这时午夜已过，她走到侯爵夫人的身旁坐下。于连感到格外激动，因为她有着德·雷纳耳夫人一般的眼睛和眼神。

德·拉莫尔小姐的那一群人仍不见少。她正忙着和她的朋友们嘲弄不幸的德·塔莱伯爵。他是那个著名的犹太人的独生子。这个犹太人因富有而出了名，那些钱财都是靠着借钱给国王向人民开战赚来的。这个犹太人刚刚去世不久，他给儿子留下了每月十万埃居的收入和一个姓氏啊！一个大名鼎鼎的姓氏。这种特殊的境遇需要一个人具有单纯的性格，或者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然而不幸的是，伯爵只是个老实人，心中充满了被奉承者们的阿谀声陆续激起的种种奢望。

德·凯吕斯先生声称，有人曾促使他产生了向德·拉莫尔小姐求婚的意愿。（此时，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也在追求她，这位侯爵今后有可能成为公爵，并拥有十万法郎的年金。）

“啊！不要责备他曾有过一个意愿，”诺贝尔怜悯地说道。

这位可怜的德·塔莱伯爵最缺乏的大概就是意志力了。就他的性格而言，他无愧于当一个国王。他不断地向所有的人征求意见，但却没有勇气听从任何一种意见，去履行到底。

德·拉莫尔小姐说，单是他那副容貌就足以引起她无穷的兴趣了。那是惶惑不安和灰心失望的一种奇异的混合，但是人们不时地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张脸上流露出一阵阵傲气，以及法国最有钱的人、尤其是长得仪表堂堂而又不满三十六岁的时候应有的那种专横的派头。“他既傲慢又怯懦，”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说道。德·凯吕斯伯爵、诺贝尔和两三个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在随心所欲地挖苦嘲弄他，而他对此却毫无察觉。最后，当一点钟敲响的时候，他们将他打发走了。

“这样的天气，在门口等着您的是您的那些阿拉伯名马吗？”诺贝尔对他说道。

“不，这是新买的两匹拉车的马，价格便宜得多，”德·塔莱先生答道，“左边那匹马我花了五千法郎，右边那匹马只值一百个路易。不过我请您相信，只有在夜间才套上这匹马。它跑起来步子和另一匹完全一样。”

诺贝尔的问话使伯爵想到，像他这样身份的人爱马是合情合理的，他不应该让他的马淋雨。他走了，不一会儿这些先生们也走了，他们一边离去，一边仍然在嘲笑着他。

“这么说，”于连听见楼梯上传来他们的笑声，心里想：“我终于有机会看见了和我的处境相反的另一个极端！我每年的收入不到二十路易，而我却跟一个每小时有着二十路易收入的人并肩站在一起，而他们却嘲笑他……这样的场面，倒可以治愈人们的嫉妒。”

第三十五章 一位敏感和虔诚的贵妇

这儿的人是那样地习惯于平淡无奇的语言，稍微活跃的思想便被视为粗野。谁说出的话标新立异，谁就倒霉！

——福布拉斯

经过数月的试用之后，于连又到了领取报酬的日子，管家把第三季度的薪水交给了他。德·拉莫尔先生曾经派他监督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地产管理事务，因此于连常常往返于这些地区。他主要负责与德·弗里莱尔神父那桩著名的诉讼案有关的通信工作。皮拉尔神父曾向他作过指点。

根据侯爵在收到的各类文件的空白处草草写上的简短批注，于连写成信函，这些信函几乎每一封都符合要求，签上了侯爵的名字。

在神学院里，他的老师们常抱怨他不大用功，但并没有因此而不把他视作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于连怀着痛苦的野心所激起的全部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这些工作很快便夺去了他从外省带来的红润的气色。他的脸色苍白，这在他的同学、那些年轻的神学院学生的眼中，反倒成了一个优点。他感到比起贝桑松的同学来，他们远没有那么坏，远没有那么容易跪倒在一个埃居前。他的同学们以为他染上了肺病。侯爵曾经送给他一匹马。于连担心骑马时被人撞见，因此他告诉他们说这是医生规定的一项运动。皮拉尔神父曾经带于连去过好几处冉森派的社交场所。他感到很惊奇，原本在他的心目中，宗教的观念是与伪善的观念、希望发财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此刻他却钦佩这些虔诚、严厉、不考虑个人得失的人。有几个冉森派信徒对他挺友好，经常向他提出很多建议。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在那些冉

森派信徒的家里结识了一位阿尔塔米拉伯爵，这人身高近六尺，笃信宗教，是一位在他的国家被判死刑的自由党人。笃信宗教和热爱自由，这种奇异的对照给于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连跟年轻的伯爵关系疏远了。诺贝尔认为于连对他的几位朋友的玩笑回答的态度过于激烈。于连在表现出一两次失礼之后，便规定自己决不首先向德·拉莫尔小姐开口说话。在德·拉莫尔府中，人们对于连仍然是十分彬彬有礼，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地位下降了。他那外省人的常识使他引用了一则俗谚来解释这种变化：新的总是好的。

也许是他的洞察力比刚来的时候更敏锐一些了，或者是巴黎都市的文雅最初所产生的魅力消失了。

他只要一停止工作，就会陷入一种极度的厌倦中。这是上流社会特有的礼貌造成的情感枯竭的结果；这种礼貌令人赞美，然而又表现得那么有分寸，按照地位不同，等级是那样分明。一颗稍微敏感的心灵就会看出它的矫揉造作。

当然，您可以指责外省人举止粗俗，或者缺乏礼貌；但是他们回答您的话语时，多少倾注了一点热情。在德·拉莫尔府中，于连的自尊心从未遭受过伤害，但是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去前厅里取蜡烛时，他总感到想痛哭一场。在外省，如果您走进咖啡馆时发生了意外，咖啡馆的侍从便会来关心您；但是如果这桩意外有伤害您的自尊心的地方，他便会同情您，把使您痛苦的那句话重复十来遍。而在巴黎，人们会小心谨慎地躲起来笑；但是您永远是一个外乡人。

那一大堆琐琐碎碎的小事，我们就不去赘述了。如果于连这个人多少能博得一笑的话，这些小事可能会使他显得十分可笑。一种不可思议的敏感使他干出了许许多多的笨拙的蠢事。他的所有消遣就是采取预防措施：他每天练习射击，他还是那些最著名的击剑教练的好学生。只要有一点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不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像从前那样用来读书；而是去练马场，并要求驾驭那些最烈性的马。他和骑术教练骑马出去，几乎每次都要从马背上摔下来。

由于他勤奋工作，沉默寡言，又聪颖过人，侯爵觉得他得心应手，于是便将所有较为棘手的事情逐渐地都交给他去处理。每当勃勃的雄心允许侯爵稍有喘息之机时，侯爵便精明地做起他的生意。由于他消息灵通，他在交易所的买卖很走运。他买了不少房产和树林，但是他易动肝火。他时常送给别人几百个路易，但为了几百法郎却去打官司。心高志远的有钱人，他们在生意中寻求的是乐趣，而不是成果。侯爵需要一位参谋长，将他的一切财务料理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

德·拉莫尔夫人尽管生性十分审慎，但是有时候却也嘲笑于连。贵妇们最为反感的，就是由敏感产生出来的意外举动，这与礼仪正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有两三次侯爵为于连辩护：“如果说他在您的客厅里是可笑的，可是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却是成就卓著的。”在于连这一方面，他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侯爵夫人的秘密。只要有人通报德·拉莫尔夫人男爵光临，她对任何事情都会赏脸产生兴趣。这位男爵是一位沉着冷静毫无表情的人。他身材矮瘦，相貌丑陋，但穿戴极为考究。他整天都呆在宫廷里，通常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发表意见，这就是他的思想方式。德·拉莫尔夫人如果能有他作为女婿，她一生中将会第一次感受到无比的幸福。

第三十六章 说话的腔调

他们的崇高使命，在于冷静地判断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他们的智慧，是应该防止为了很小的原因、或者为了一些传播到远方而走了样的事而大发雷霆。

——格拉蒂斯

对一个初来乍到、因为高傲而又从来不愿意询问的人而言，于连并没有干出什么太大的蠢事。有一天，一阵大暴雨把他赶进了圣奥诺雷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海狸呢礼服的人，对于连阴郁的目光感到惊奇，于是看了他几眼。那人的眼神跟从前在贝桑松时阿芒达小姐的那位情人的眼神完全一样。

于连常常自责，放过了这第一次受到的侮辱，因此他不能容忍这种目光。他要求对方作出解释。那个身穿礼服的人立刻用最肮脏的话辱骂了他，全咖啡馆里的人都围拢过来，街上过往的行人也停在了门口。出于外省人的谨慎，于连总是随身带着两把小手枪，他的手揣在兜里，痉挛地握住它们。然而，他还算理智，他只是向那人一遍又一遍不停地说道：“先生，您的地址？我鄙视您。”

他重述这十个字所表现出的耐心，终于感动了围观的人群。

“当然啰！那个独自一人嚷个不休的家伙，应该把地址给他。”那个穿礼服的人听见人们一再要求，便将五六张名片朝于连的鼻尖扔去，幸而没有一张落在他的脸上。于连曾打定主意，只有在他被击中的情况下才使用手枪。那人走了，但还不时回过身来，用拳头威胁他，并且辱骂他。

于连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大汗。“由此看来一个最卑劣的人都能让我激动到这般地步！”他狂怒地自语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如此令人耻辱的敏感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希望立刻就与那人决斗，但是有一个困难阻止了他。在这偌大的巴黎，去哪儿找一个证人呢？他没有一个朋友。他曾有过几个熟人，但是他们通常在六个星期的交往之后，便都远远地离开了他。“我是个难以相处的人，我终于得到了严厉的惩罚，”他想。最后，他想到了去找九十六团的一位前少尉，这人名叫利埃旺，是个可怜虫，他常常和他一起练习击剑。于连把一切坦率地告诉了他。

“我十分愿意做您的证人，”利埃旺说道，“不过有一个条件，如果您不能击伤您的对手，您就得当场与我决斗。”

“一言为定。”于连说道，同时热烈地握住他的手。于是，他们依照名片上的地址来到圣日耳曼区中心，寻找夏尔·德·博韦西先生。

这时正是早上七点钟。于连在让人通报姓名之后，才想起此人可能是德·雷纳耳夫人的一位年轻的亲戚，他过去在驻罗马使馆或驻那不勒斯使馆任过职，曾为歌唱家热罗尼莫写过一封介绍信。

于连将一张昨天扔给他的名片连同自己的一张，一起交给了一个高个儿的男仆。

他和他的证人足足等候了三刻钟，终于被引进一套十分雅致的房间。他们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穿着玫瑰、桔黄与白色相间的衣服，活像一个玩偶。他的相貌表现出希腊美的完美无缺和感情匮乏。他的脑袋出奇的狭窄，十分漂亮的金发梳理成金字塔形，头发被精心地烫卷过，没有一丝乱发。“为了把头发卷曲成这副模样，”九十六团的少尉心想，“这该死的花花公子让我们等了那么久。”他那花里胡哨的睡袍、晨裤乃至绣花拖鞋等一切装束都无可挑剔，收拾得干净整齐。他的容貌高贵而又空虚，显示出他的思想正统而又贫乏，这是个和蔼可亲的典型人物，厌恶意外和玩笑并且神态十分庄重。

九十六团的那个少尉向于连指出，在如此粗暴地把名片扔到他脸上之后，又让他等待了那么久，这是对他的又一次冒犯。因而于连怒气冲冲地走进了德·博韦西的房间，打算采取傲慢无礼的态度，但同时又很想显得有教养。

德·博韦西先生的温文尔雅的举止，那矜持、傲慢、且又得意的神情，以及周围那令人赞叹的雅致的环境，深深地感染了于连，以致使他在一瞬间竟完全抛弃了非礼的念头。这人并不是昨天那个人。于连看见眼前的这位先生不是他在咖啡馆里碰到的那个粗野的家伙，而是一个相当高雅的人，不免大吃一惊，竟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话来了。那人递给他一张别人扔给他的名片。

“这是我的名字，”那个时髦的人说道，于连从早晨七点钟就穿着的那套黑衣服并没有引起他多少敬意，“但是，我不明白，我以名誉担保……”

他说这话时的那种腔调，又重新激起了于连的几分火气。

“我来是为了与您决斗的，先生，”接着他一口气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夏尔·德·博韦西先生经过一番深思后，对于连那套黑衣服的剪裁式样颇为满意。“一看就知道，这是斯托伯的手艺，”他一边听着，一边想，“这件背心的款式挺好，这双靴子也不错；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一大清早就穿这身黑衣服！……这大概是为了更好地避开子弹。”德·博韦西骑士心里说。

他向自己作了这番解释之后，又恢复了彬彬有礼的态度，几乎以相互平等的地位对待于连。他们交谈了许久，事情的发展相当微妙；但是于连终究不能否认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面前的这个出身如此高贵的年轻人与昨天那个侮辱他的粗野家伙，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于连实在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他尽量延长他的解释。他察觉到德·博韦西骑士的自满情绪，他在提到自己时称其为德·博韦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骑士，而对于连只简单地称他为先生，这使于连感到不快。

于连赞赏他的庄重，虽然其中掺杂着某种谦恭的自负，然而这种神态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他说话时舌头转动的奇特方式让于连感到惊讶……但是在这一切中，终究还是找不到一丁点的茬儿能够跟他吵架。

年轻的外交家风度优雅地提出了决斗。然而，那位一小时以来一直两腿叉开、胳膊肘朝外、双手放在大腿上坐在那儿的九十六团的前少尉断定，他的朋友索黑尔先生绝不会因为别人盗用了这位先生的名片，就向这位先生无理取闹。

于连出来的时候，情绪非常恶劣。德·博韦西骑士的马车停在院子里的台阶前等候他；于连偶尔一抬眼，认出了车夫就是昨天的那个人。

于连从瞧见他，揪住他那宽松的礼服，把他从座位上拉下来，用马鞭抽打他，只用了一瞬间的功夫。另两个仆人企图保护他们的同伴，于连挨了几拳，与此同时，于连将一把手枪顶上了膛，朝他们射击，他们逃走了。这一切都是在一分钟內发生的事情。

德·博韦西骑士从楼上走下来，神态庄重得十分可笑，他用大贵人的口气重复地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显然非常好奇，但外交家的自负却不允许他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当他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那高傲的神情依旧停留在他的脸上，与那外交家应该永远保持的略微可笑的镇静表情，互相争夺着地盘。

九十六团的前少尉明白，德·博韦西先生已经有了决斗的念头，他也想用外交手腕为其朋友保持发起决斗的优先权。于是他大声嚷道：

“这一下可有了决斗的理由啦！”

“我也认为有足够的理由了。”外交家答道。

“我要撵走这个无赖，”他对他的仆人说道，“换一个人赶车。”车门打开了，骑士坚持邀请于连和他的证人上他的车。他们去找德·博韦西先生的一位朋友，这人告诉他们有一个僻静的地点。一路上大家谈得挺融洽。只是外交家身着睡袍显得有点奇特。

“这些先生们尽管非常高贵，”于连心想，“却一点儿不像到德·拉莫尔先生家吃饭的那些人令人厌恶。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他停了一会儿又想道，“他们敢于干出有失体统的事情。”他们谈论起昨晚一场芭蕾舞剧中深受观众欢迎的几位女演员。这些先生们还间接地提到一些富有刺激性的趣闻。于连和他的证人，那个九十六团的前少尉，对此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于连还没有愚蠢到强不知以为知的地步，他虚心地承认了自己的孤陋寡闻。骑士的朋友很喜欢他的这种坦率，他向于连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这些趣闻，并且描述得极为精彩。

有一件事使于连深感震惊。街心有一座为迎圣体搭起的临时祭坛，马车在那儿停留了片刻。这两位先生竟然放肆地说了好几句笑话。按照他们的说法，本堂神父是一位大主教的儿子。在想要晋封公爵的德·拉莫尔侯爵的府上，从没有人敢于说出这样的话来。

决斗顷刻间便结束了。于连的手臂上中了一颗子弹，他们用几条手帕替他扎紧伤口，并用烧酒将手帕浸湿。德·博韦西骑士很有礼貌地恳请于连，允许他用送他来的那辆马车送他回去。当于连说出德·拉莫尔府时，年轻的外交家与他的朋友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于连租用的马车还等在那儿，但是他觉得这两位先生的谈话比起善良的九十六团前少尉的谈话要有趣得多了。

“我的天主啊！一场决斗，就是这样！”于连心想，“我真走运，找到了这个车夫！如果我还得忍受咖啡馆的侮辱，我会多么不幸啊！”有趣的谈话几乎没有中断过。于连此时才明白了，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交上的装模作样对某些事情是有用的。

“看来，出身高贵的人之间的谈话，并非都是令人厌倦的！”他心想，“这两位先生取笑迎圣体的事，他们敢于讲述十分猥亵的趣闻，并把细节描绘得有声有色。他们所缺少的，仅仅是对政事的议论，不过这个欠缺，已通过他们那优雅的语调和确切的表达，得到了充分的弥补。”于连感到自己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倾慕之心。“我要是能常常见到他们，该有多么幸福啊！”

他们刚一分手，德·博韦西骑士便跑去打听情况，但得到的消息并不光彩。

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想要了解他的对手。他能否体面地对他进行一次拜访呢？但是，他能够得到的消息甚少，其实质内容也令人丧气。

“这一切都糟透了！”他对他的证人说道，“我不可能承认，我曾经与德·拉莫尔先生的一个普通秘书决斗过，况且还是因为我的车夫偷了我的名片。”

“的确，这件事有可能成为笑柄。”

当晚，德·博韦西骑士和他的朋友四处宣扬，这位索黑尔先生是德·拉莫尔先生一位密友的私生子，此外，他还是个十全十美的年轻人。这件事轻而易举地便传播开了。一旦人们信以为真之后，年轻的外交家和他的朋友在于连呆在卧室里静养的半个月里，屈尊拜访了他几次。于连向他们承认，他一生中只去过一次歌剧院。

“这真不可思议，”他们对他说道，“大家现在只上那儿去；您伤好后出门，首先应该去看一场《奥里伯爵》。”

在歌剧院里，德·博韦西骑士把他介绍给大名鼎鼎的歌唱家热罗尼莫，他当时已获得巨大的成功。

于连几乎对骑士有些崇拜了，骑士的那种自尊、深奥莫测的傲慢和年轻人的自命不凡混合在一起，简直使于连心醉神迷。譬

如说，骑士有点儿口吃，那是因为他有幸经常看见一位有这种毛病的大贵人。于连从未见过一个人，在他身上既有令人开心的可笑之处，又有一个可怜的外省人应竭力模仿的完美仪表。

人们经常在歌剧院里看见他和德·博韦西骑士在一起，这种交往使人们提到了他的名字。

“好啊！”一天，德·拉莫尔先生对他说道，“您就是我的密友、法朗什·孔泰省一位有钱的贵族的私生子吗？”

于连想申辩他绝没有参与散布这个谣言，但侯爵打断了他的话。

“德·博韦西先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曾同一个木匠的儿子决斗过。”

“我知道，我知道，”德·拉莫尔侯爵说道，“现在得由我来证实这一传言了，这挺合我的心意。但是，我要请您帮个忙，这只需花费您短短的半小时；每逢歌剧院演出的日子，十一点半钟，当上流人士散场出来的时候，请您去剧院的前厅里露露面。我看您有时还有一些外省人的习气，您应该改掉它；再说，结识那些头面人物没有什么坏处，至少见见面嘛，某一天，我也许会有什么事务要派您去和他们打交道呢。请您去一趟定座票房，让大家认识您；他们已同意您免费入场。”

第三十七章 痛风病发作

我得到了晋升，不是因为我的成就，而是因为我的主人患有痛风病。

——贝尔多洛蒂

读者也许会对这种随便而又近乎友好的口气感到惊奇：我们忘了交待，六个星期以来，侯爵由于痛风病发作一直呆在家中。

德·拉莫尔小姐和她的母亲去了耶尔，和侯爵夫人的母亲在一起。诺贝尔伯爵时常来看看他父亲，但只呆一会儿便走了。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甚好，但见了面却又无话可谈。德·拉莫尔先生只得和于连在一起，他惊奇地发现于连颇有思想。他让于连给自己读报纸，这位年轻的秘书很快就能为他挑选有趣的段落了。有一种新发行的报纸，侯爵深恶痛绝，他曾发誓绝不看这种报纸，然而每天他都要谈到它。于连感到可笑，并为权力和思想间的斗争之平庸感到惊讶。侯爵所表现出的这种狭窄心胸，使于连完全恢复了和这样一位大贵人整晚一起单独交谈几乎丧失的冷静。侯爵对当今这个时代感到气愤，他让于连给他读李维的作品。于连根据拉丁版本即席译出，这使侯爵觉得饶有趣味。

一天，侯爵用那种常使于连感到不耐烦的过分客气的语调说道：

“我亲爱的索黑尔，请允许我送给您一套蓝色的礼服。当您认为适当的时候，穿上它来见我，您在我眼里将是德·肖纳伯爵的弟弟，也就是说，我的朋友老公爵的儿子。”

于连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当天晚上，他试着穿那套蓝色礼服去见侯爵，侯爵待他如同一个平等的人。于连内心能够感受到那种真正的礼貌，但是还不能分辨出其中的细微的差别。在侯爵产生这种怪诞的想法之前，他可以发誓地说，他不可能受到

侯爵更加敬重的接待了。“多么了不起的才能啊！”于连想道。当他站起身告退的时候，侯爵向他表示歉意，因为痛风病发作不能出去送他。

这个古怪的念头使于连感到纳闷。“他在嘲笑我吗？”他想。他去找皮拉尔神父求教。神父待他可不像侯爵那样彬彬有礼，对他的回答只是吹了声口哨而已，然后就谈论起别的事情来了。翌日清早，于连身穿黑衣，拿着他的公文夹和待签署的信函去见侯爵，他又受到了一如既往的接待；晚上当他换上蓝色的礼服时，侯爵的口气又完全不同了，变得和昨天晚上一样彬彬有礼。

“既然您有这番好意，时常来看望一个可怜的病中老人，又不感到太厌倦，”侯爵对他说道，“那就应该向他谈谈您生活中的一切细小故事，不过要坦率，不要有所顾虑，只要叙述得明白有趣就行。因为人生应该有消遣和娱乐，”侯爵又接着说道，“在生活中唯有这点是真实的。一个人不可能每天在战争中挽救我的生命，或者每天送给我一百万法郎的厚礼；但是如果有我的里瓦罗尔在这儿，在我的长椅旁，每天他会给我解除一个小时的痛苦和烦闷。我在流亡期间，在汉堡和他常见面。”

侯爵向于连讲述了里瓦罗尔跟汉堡人之间的趣闻；四个汉堡人凑在一块儿，才能理解他的一句玩笑话。

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才与一个小教士交往的德·拉莫尔先生，想使于连兴奋起来，他用荣誉激起了他的自尊心。既然侯爵要他讲真话，于连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但是他保留了两件事：一是他狂热地崇拜一个名字，这会使侯爵发脾气；二是他完全不信神，这一点对于一个未来的本堂神父不太合适。他与德·博韦西骑士那场小小的纠纷，来得正是时候。当侯爵听到在圣奥诺雷街的咖啡馆里，那个车夫用肮脏的语言辱骂他的场面时，笑得流出了眼泪。这是主人和他的被保护人之间完全坦诚相见的时候。

德·拉莫尔先生对于连独特的个性很感兴趣。起初，他对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连各种滑稽可笑的事情采取迎合的态度，以便享受其中的乐趣。但是不久，他发现慢慢地纠正这个年轻人的错误看法更有趣味。“其他的外省人来到巴黎，赞美一切，”侯爵心想，“而这个人则憎恨一切。那些人有着太多的装腔作势，而他却没有足够的做作。那些傻瓜们才把他视作一个傻瓜。”

冬季的严寒使侯爵的痛风病久拖不愈，一直持续了数月之久。

“有人喜欢一条漂亮的西班牙猎犬，”侯爵想道，“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小教士会感到那样的耻辱呢？他是个有独道见解的人。我把他当作儿子一样地看待；那么！这又有什么不妥呢？这个怪念头如果持续下去，在我的遗嘱里，将使我付出一颗价值五百路易的钻石。”

侯爵一旦了解了他的被保护人的坚强性格，每天都派他去处理一些新的事务。

于连惊恐地发现，这位大贵人对待同一事物，常常会告诉他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意见。

这种情况有可能给他造成严重的后果。于是从此以后，于连和侯爵在一起工作时，总是带着一个登记簿，他在那上面记下了侯爵的所有决定，并请侯爵签字画押。于连用了一名文书，由他将每件事的处理意见抄录在一个特殊的登记簿上。这本登记簿还抄录了所有的信件。

起初，这个主意显得极其可笑和无聊。但是不出半个月，侯爵便从中感觉到了它的好处。于连还建议他雇用一位在银行家手下干过的文书，由他将于连负责管理的地产的全部收支记成复式帐。

这项措施，使侯爵对自己的买卖一目了然，从而使他不依靠代理人的帮助，就进行了两三次新的投机生意，使自己尝到了其中的乐趣。这些代理人经常诈骗他的钱财。

“请拿出三千法郎给您自己吧。”一天侯爵对他年轻的助手说道。

“先生，我的品行可能会因此而遭到诽谤。”

“那么，您说该怎么办呢？”侯爵生气地说道。

“请您做出一个决定，并亲手写在登记簿上，在这个决定中写明，给我三千法郎。况且，这种记帐方法，完全是皮拉尔神父的主意。”侯爵厌烦地写下了他的决定，活像德·蒙卡德侯爵听他的管家普瓦松先生报帐时的那种神情。

晚上，每当于连穿着蓝礼服出现时，他们从来不谈事务。侯爵的亲切关怀，是那样地迎合我们的主人公总是痛苦的自尊心，以至于他很快便身不由己地对这可爱的老人产生了一种眷恋之情。这并不是因为于连多愁善感，如同巴黎人所理解的那样；但他也不是个没有心肝的人，自从老外科医生去世以后，还从来没有这样亲切地与他交谈过。他惊奇地注意到，侯爵时常彬彬有礼地照顾到他的自尊心，这种情况他在老外科医生的身上也从未见到过。他终于明白，外科医生对于他的十字勋章要比侯爵对于他的蓝绶带更加感到自豪。侯爵的父亲是一位大贵人。

一天早晨，于连身穿黑衣，为谈事务来找侯爵。在谈话结束时，于连使侯爵感到很高兴，于是侯爵多留了他两个小时，并坚持要送给他几张纸币，这是代理人刚从交易所送来的。

“侯爵先生，请您允许我说句话，我希望这不会违背我对您怀有的深厚敬意。”

“您说吧，我的朋友。”

“恳请侯爵先生应允，我拒绝这份礼物。这不应该赠予穿黑衣的人，它会彻底损害您好心好意地允许穿蓝礼服的人所采取的种种态度。”

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连看都不看一眼便走出去了。

于连的这种举动使侯爵感到很高兴。当晚，他把此事告诉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皮拉尔神父。

“亲爱的神父，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向您承认，我了解于连的身世，并且我允许您不用为这一隐情再保守秘密了。”“他今天早上的行为是高尚的，”侯爵心想，“我要使他成为贵族。”

没过多久，侯爵终于能出门了。

“您去伦敦呆上两个月吧，”他对于连说道，“特别信使和其他信使会把我收到的信函连同批注送给您的。您写好回信，将信捎还给我，并将每封原信附在回信中。我估计不过耽搁五天的时间。”

当于连急驰在通往加来的大路上时，他未免感到很惊奇，因为侯爵派他去办理的所谓事务都是无关紧要的。

于连是怀着怎样一种仇恨和近乎恐惧的感情踏上了英国的土地，我们就不加赘述了。我们都知道他狂热地崇拜波拿巴。他把每一个军官都视作是一个哈得逊·洛爵士，把每一个大贵人视作一个巴瑟斯特勋爵，正是这个巴瑟斯特勋爵下令造成了圣赫勒拿岛的卑鄙事件，从而得到了担任十年大臣的酬报。

在伦敦，他终于认识了什么才是上流社会的自命不凡。他结交了几个年轻的俄国贵族，并得到他们的指点。

“您生来就是个命运不平凡的人，我亲爱的索黑尔，”他们对他说道，“您天生有一张离现实的感觉相隔千里的冷漠的面孔，这正是我们费尽心机而求之不得的。”

“您还不了解您的时代，”科拉索夫亲王对他说道，“您要永远和人们对您的期待反其道而行之。瞧，我以名誉担保，这就是当代唯一的信仰。不要疯狂，不要做作，因为别人所期待的正是您的疯狂和做作，否则，您就再也不可能履行那条箴言了。”

有一天，德·菲茨-福尔克公爵邀请于连和科拉索夫亲王赴宴。于连在客厅里得到了众人的赞誉。人们等候了一个小时，在二十个等待的人中，于连的仪表至今还被驻伦敦使馆的年轻秘书

们啧啧称道。当时，他的面部表情真是妙不可言。

于连尽管遭到他的那些纨绔子弟朋友们的反对，还是执意去看望了著名的菲利普·范——这位自洛克以来英国唯一的哲学家。他发现他在监狱里已经服刑满七年了。“贵族在这个国家里，是不开玩笑的，”于连心想，“况且，范已经身败名裂，倍遭诋毁……”

于连发觉他情绪不错，贵族的疯狂举动反而解除了他的烦闷。“瞧，”于连走出监狱时自言自语道，“这是我在英国见到的唯一的快乐的人。”

“对暴君们最有用的观念是神的观念，”范对他说……

至于他的犬儒主义的哲学体系的其他部分，我们就略去不谈了。

于连回到巴黎之后，德·拉莫尔先生问他：“您从英国给我带回了什么有趣的思想？”……于连沉默不语。

“您带回了什么思想，有没有趣味？”侯爵紧接着又追问道。

“第一，”于连说道，“最明智的英国人每天也有一个小时是疯狂的；他要面临自杀恶魔的光顾，这个恶魔便是这个国家的神灵。”

“第二，一个人在英国登陆后，其智慧和才能便会损失百分之二十五的价值。”

“第三，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像英国的风景那样美丽动人，令人赞叹。”

“该我来谈谈了，”侯爵说道。

“第一，为什么您要到俄国大使馆的舞会上去说，法国有三十万二十五岁的青年热切地盼望战争呢？您以为这些话，国王们爱听吗？”

“面对我们的大外交家们说话，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于连说道，“他们喜欢展开严肃的讨论。如果您只限于报纸上的老生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谈，他们会把您视作傻瓜；如果您冒昧地谈论一些真实而新奇的内容，他们又感到惊愕，不知如何应答。而第二天上午七点钟，他们便会派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来转告您，说您的言谈有失礼貌。”

“不错，”侯爵笑着说道，“尽管如此，思想深刻的先生，我敢打赌，您还没有猜到您这次去英国是干什么的。”

“请原谅我，”于连接着说道，“我在那儿每星期去一次国王的大使家里赴宴，他是个最有礼貌的人。”

“您就是去寻求这枚十字勋章的。”侯爵对他说道，“我不打算让您脱下您这身黑衣服，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用更为有趣的口气和穿蓝礼服的人说话。在没有我的新命令之前，请您听仔细了：当我看到这枚十字勋章时，您就是我的朋友——德·肖纳公爵的小儿子，半年前就被雇用在外交界工作，不过您自己还不知道罢了。请您注意，”侯爵阻止了于连致谢的动作，又神情极为严肃地补充说道，“我丝毫不打算让您改变教士的身份，那样做对于保护者或被保护者来说都永远是一个错误，一个不幸。当我那些诉讼案让您厌烦，或者您对我不再适合的时候，我将为您谋一个好的本堂区，就像我的朋友皮拉尔那样的本堂区，但是仅此而已。”侯爵用非常生硬的口气补充道。

于连的自尊心因这枚十字勋章而得到了满足，他的话比先前多得多了。他觉得自己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受到那些可能不够礼貌的解释性话语的冒犯，或成为这些话语的攻击目标了，而那些话语在热烈的谈话中任何人都可能脱口而出。

这枚勋章给于连招来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拜访，拜访者是德·瓦尔诺男爵先生，他来到巴黎是为了感谢内阁授予他男爵的爵位，并且与其加强联系。他就要替代被免职的德·雷纳耳先生的位置，被任命为维鲤叶市长了。

当德·瓦尔诺先生告诉于连不久前有人发现德·雷纳耳先生是个雅各宾党时，于连禁不住暗自发笑。事实是这样的：在为众议

院筹备的大选中，这位新男爵是内阁提名的候选人，而自由党却向实际上极端保王的省里的大选举团推荐了德·雷纳耳先生。

于连试图了解一些德·雷纳耳夫人的情况，但是没有如愿；男爵似乎还没有忘记他们昔日的竞争，一个字也没有吐露。最后，他请求于连让他的父亲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投他一票。于连答应写信去说。

“骑士先生，您应该把我介绍给德·拉莫尔侯爵先生。”

“当然，我应该介绍，”于连心想，“可是像他这么一个无赖！……”

“事实上，”于连答道，“我在德·拉莫尔府只是个小小的仆人，并没有资格介绍。”

于连每件事都要向侯爵禀报，当晚他向侯爵叙述了瓦尔诺的要求，以及自一八一四年以来他的所作所为。

“明天，您不仅要向我介绍这位新男爵，”德·拉莫尔先生神情十分严肃地说道，“而且后天我还要邀请他吃饭呢。他将成为我们那些新任省长中的一个。”

“既然如此，”于连冷静地说道，“我为我父亲要求贫民收容所所长的职位。”

“好极了，”侯爵又恢复了快乐的表情，“我同意。我原以为您会发表一番说教呢。看来您已经成熟起来了。”

于连从德·瓦尔诺先生那儿了解到，维鲤叶彩票局局长新近去世了；于连认为把这个位置给德·肖兰先生这个老蠢才倒是挺有趣。过去，于连曾在德·拉莫尔先生住过的卧室里捡到过他的请求书，于连请侯爵在那封向财政部长申请这个职位的信件上签字时，背诵了那封请求书。侯爵听了乐得捧腹大笑。

德·肖兰先生刚被任命不久，于连得知该省众议院曾为格罗先生——那个著名的几何学家申请过这个职位。这个高尚的人仅有一千四百法郎的年金，可每年却借给那个刚去世的彩票局局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六百法郎，帮助他养家糊口。

于连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惊骇。“这个死者的家庭今后怎么生活呢？”这个念头使他心里非常难过。“这算不了什么，”他又转念想道，“如果我想发迹，还得干出许多不公道的事情，而且还要善于用一套动人的漂亮话来掩饰它们。可怜的格罗先生！只有他才配得上这枚十字勋章，可我却得到了它；我应该按照授予我这枚十字勋章的内阁的意旨去行事。”

第三十八章 哪一种勋章

使人与众不同？“你的水不能使我解渴，”干渴的精灵说。

——“然而这却是整个迪亚－巴克爾最清凉的一口井。”

——佩利科

一天，于连从塞纳河畔景色优美的维尔基埃领地归来。这是德·拉莫尔侯爵特别关心的一块领地，因为在他所有的领地中，唯有这一块原来是属于著名的博尼法斯·德·拉莫尔。于连在府里看见了侯爵夫人和她的女儿，她们正好从耶尔回来。

于连现在已成了一个花花公子，懂得了巴黎的生活艺术。他对德·拉莫尔小姐表现得十分冷淡。她曾经那样兴高采烈地向他询问过他坠马的详细情形，看来他似乎将那段时光忘得一干二净了。

玛蒂尔德小姐发现于连长高了，脸色也变得苍白了。他的身材，他的仪表，已经丝毫不带有外省人的痕迹；然而他的谈吐还没有达到这种境地，人们可以觉察到他的言谈仍然过于严肃，过于实际。尽管有诸多此类的特征，但是由于他的自尊心很强，他的谈吐中没有一点儿低三下四的味道。只是别人觉得，他把太多的事情仍看得太重要了。但是也看得出，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

“他缺少的是潇洒，而不是智慧，”德·拉莫尔小姐对他的父亲说，并用送给于连十字勋章的事与他逗趣，“我哥哥向您要一枚十字勋章已有一年半了，他可是拉莫尔家族的人啊！”

“是的，但是于连有着出人意料的地方，这正是您向我谈起的拉莫尔家的人从来没有过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时有人通报德·雷斯公爵先生来到。

玛蒂尔德小姐立刻感到忍不住直想打呵欠。她一瞧见这位公爵，就好像又认出了她父亲客厅里那些古老的镀金饰物和常来的旧客。她想象着自己又要在巴黎重新开始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了。然而在耶尔的时候，她却一直怀念着巴黎。

“可是我已经十九岁了！”她心想，“这正是幸福的年龄，那些所有切口镀金的愚蠢的书里都是这么说的。”她注视着那八到十卷的新诗集，她在普罗旺斯旅行期间，这些诗集就堆积在客厅墙边的小圆桌上。她的不幸在于，她比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德·凯吕斯先生、德·吕兹先生以及她其他的朋友们都更有才智。她完全想象得出，他们在谈到普罗旺斯的美丽天空、诗歌、南方等等时，会向她说些什么。

她那双如此美丽的眼睛，流露出最深沉的厌倦；更糟的是，还流露出寻求不到快乐的绝望，它们在于连的身上停住了。至少，他与别的人不完全相同。

“索黑尔先生，”她说道，语调轻快简洁，毫无女性味，是那些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子常用的口气，“索黑尔先生，您今晚参加德·雷斯先生的舞会吗？”

“小姐，我还没有这种荣幸被介绍给公爵先生。”（简直可以说，这句话和这个头衔磨破了这位骄傲的外省人的嘴。）

“他曾经托我哥哥带您到他家里去；如果您去了，您可以和我谈谈维尔基埃领地的详情，春天我们要去那儿。我很想知道那儿的城堡是否还能居住，周围的环境是否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美丽。徒有虚名的事可多着呢！”

于连没有回答她。

“和我哥哥一道去参加舞会吧。”她又用果断的口气补充说。

于连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这么说，甚至是在舞会上，我也得向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汇报我的工作。我这不是成了花钱

雇佣的代理人了吗？”他的情绪更坏了，“天知道，我对女儿说的话，是否会妨碍父亲、兄弟、母亲的计划！这是一个真正的专制君主的宫廷。在这儿，一个人应该庸碌无为，同时又不能让任何人有抱怨的地方。”

“这个高个儿姑娘多么令我厌烦啊！”他边想边望着离开这儿的德·拉莫尔小姐。因为她的母亲在招呼她，要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几位女友。“她真是再时髦不过了，她的连衣裙裸露出双肩……她的脸色比旅行前更为苍白……她那浅栗色的头发，简直淡得辨不出颜色，好像是被阳光照透了！……她那行礼的姿态，她的目光，都显得多么高傲啊！活脱是一副王后的气派！”

德·拉莫尔小姐在她的哥哥正打算离开客厅时叫住了他。

诺贝尔伯爵走近于连。

“我亲爱的索黑尔，”他说道，“午夜十二点去参加德·雷斯先生的舞会时，您愿意我在哪儿接您呢？他特意要我带您去。”

“我很明白，多亏了谁我才得到如此的厚爱。”于连答道，并深深地鞠了一躬。

于连没能在诺贝尔对他说话时的那种礼貌的、甚至关切的口气中找出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于是便把他那恶劣的情绪发泄在他的回答中，用这么一句殷勤的话表现了出来。他发现这句话中有点儿卑躬屈膝的味道。

当晚，来到舞会上，雷斯府的豪华富丽让于连深感震惊。大门里的庭院上空覆盖着深红色斜纹布的大帐篷，上面还缀着许多金色的星星，真是再雅致不过了。帐篷下的庭院被布置成了一片由橙树和夹竹桃组成的鲜花盛开的林丛。由于花盆被仔细地深埋于土下，橙树和夹竹桃都好像是从土里长出来似的。马车驶过的道路上都铺有细沙。在我们的外省人眼里，所有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离奇，他想不到世间竟然有这样的豪华之处。顷刻之间，他那激动的想象，已将恶劣的情绪抛置于千里之外了。在途中的马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诺贝尔的兴致很好，而他却悲观地看待一切；但是刚一走进庭院，他们两人的角色就相互转换过来了。

在这如此豪华的场面中，诺贝尔只注意那几处被忽略的细小地方。他估计着每件东西的费用，随着估价总数的增大，于连渐渐发现他流露出近乎嫉妒的神色，并且情绪也变得恶劣起来。

而于连呢？他刚一走进人们正在翩翩起舞的第一间客厅就被迷住了。他赞叹不已，甚至因为激动几乎有点儿胆怯起来。大家拥向第二间客厅的门口，人多得使他无法向前挪动一步。第二间客厅展现了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的装饰风格。

“应当承认，德·拉莫尔小姐是舞会的皇后！”一个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说道，他的肩头抵住了于连胸部。

“整个冬季，要数富尔蒙小姐最漂亮，”他身旁的人答道，“可现在她发现自己退居第二位了。瞧她那古怪的神情。”

“不错，她正竭尽全力讨人喜欢呢！瞧，瞧她在四组舞中独跳时，那微笑多么优雅。我以名誉担保，这真是千金难买的哟！”

“德·拉莫尔小姐显然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优势，看样子她还能控制住胜利的喜悦。她好像生怕会引起那个和她说话的人的喜爱似的。”

“太好了！这就是诱惑的艺术。”

于连竭力想看看这个迷人的女人，可是白费劲，有七八个身材比他高大的男人挡住了他的视线。

“在如此高贵的矜持中，却又透出万般妩媚。”蓄着小胡子的人又说道。

“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当它们似乎就要泄露真情的时候，是这样慢慢地低垂下来，”他旁边的那人说道，“我敢肯定，没有什么比这更巧妙的了。”

“瞧，美丽的富尔蒙小姐和她站在一起，就显得相貌平平了，”第三个人说道。

“这种矜持的态度意味着：如果您是配得上我的男人，我会对您表现出多少柔情啊！”

“谁能配得上高贵的玛蒂尔德小姐呢？”第一个人说道，“一位君王，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体格魁梧，驰骋沙场的英雄，年龄至多二十岁。”

“俄国皇帝的私生子……为了这桩婚姻的利益，可能会考虑为他建立一个君主国呢……或者干脆就是德·塔莱伯爵，那个活像一个衣冠楚楚的农夫的人……”

门口已不拥挤，于连能够进去了。

“既然她在这些玩偶的眼里是那么出色，这倒是值得我研究研究，”他暗暗想着，“我可以了解一下这些人心目中的完美究竟是什么。”

当他用眼睛寻找玛蒂尔德时，她正注视着他。“我的责任在召唤我，”于连心想，此时他的气已经消了，只是脸上还有点怒容。好奇心促使他愉快地向前走去，玛蒂尔德那件领口开得极低、裸露出肩膀的连衣裙，使他的愉快迅速增长。说句实话，这种增长的速度，并不太符合他的自尊心。“她的美丽洋溢着青春的魅力。”他想。他和她之间隔着五六个年轻人，于连从中认出了有几位正是他听见在门口说话的人。

“先生，你整个冬天都在这儿，”她对他说，“今晚的舞会，确实算得上本季度最漂亮的舞会吧？”

他没有答话。

“库隆的这种四组舞，我觉得挺不错，这些夫人们都跳得极好。”那些年轻人都回过头来，为了看看她坚持要听他回答的这位幸运的男人究竟是谁。可是他的回答未免令人泄气。

“小姐，我不可能是一个好的鉴赏家；我每天抄抄写写打发日子，这样豪华的舞会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他的话使那些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感到愤愤不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是一位聪明人，索黑尔先生，”她又说道，谈话的兴趣更为明显了，“您像一个哲学家，像让·雅克·卢梭一样，冷静地看待所有的这些舞会，所有的这些庆典。这些疯狂使您惊讶，但是却不能诱惑您。”

有一个词儿刚刚抑制了于连的想象，并驱逐了他心中的一切幻想。他的嘴角流露出一種或许是略微夸张的轻蔑表情。

“当让·雅克·卢梭无所顾忌地评论上流社会时，”他答道，“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傻瓜；他并不理解上流社会，而是带着一颗暴发户的仆役的心来到这个社会里。”

“他写过《社会契约论》。”玛蒂尔德小姐用崇敬的口气说道。

“这个暴发户尽管鼓吹共和政体和推翻君权。但是只要有一位公爵，改变了饭后散步的方向，去伴送他的一个朋友，他就会欣喜若狂。”

“啊！是的，德·卢森堡公爵在蒙莫朗西曾伴送一位库安代先生朝巴黎方向走……”德·拉莫尔小姐又说道，显然她感受到了初次卖弄学问的乐趣和惬意。她陶醉在自己的学问中，差不多就像法兰西学院的那位院士发现了费雷特里乌斯王国的存在一样。于连的眼神仍然显得锐利而严肃。玛蒂尔德小姐的兴奋是短暂的，对方冷淡的态度使她深感困惑。她尤其感到惊讶的是，这通常是她惯于在别人身上产生的结果。

这时，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急急忙忙向德·拉莫尔小姐走过来。他在距她三步远的地方停了一会儿，因为人很多，他无法通过。他注视着她，对眼前的障碍作出无可奈何的微笑。年轻的德·鲁弗雷侯爵夫人站在他身旁，她是玛蒂尔德的一位表姐妹。她把胳膊让丈夫挽着，他们结婚才半个月。德·鲁弗雷侯爵也相当年轻，他具有一种痴情，这种痴情能使一个人欣然接受由公证人一手安排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且觉得女方十全十美。德·鲁弗雷侯爵等他的一位上了年纪的伯父死后，将会成为公爵。

当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无法通过人群、瞧着玛蒂尔德微笑时，她那天蓝色的大眼睛正停留在他和他周围的一群人身上。“没有比这伙人更平庸的了！”她暗自思付，“瞧这个克鲁瓦泽努瓦，他想娶我；他温柔，礼貌，举止言谈像德·鲁弗雷先生一样无可挑剔。如果这些先生不令人厌倦，倒也十分可爱。他将来也会带着这种肤浅而满足的神气，跟着我一起去参加舞会。结婚一年之后，我的车辆，我的马匹，我的衣裙，我的距离巴黎二十里远的别墅，这一切都将会尽善尽美，完全可以使一个成为新贵的女人——譬如德·鲁瓦维尔伯爵夫人——嫉妒得要命。然而以后呢？”

玛蒂尔德对想象中的前景已感到厌倦了。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终于挤到了她的身边和她说话，但是她仍在想着自己的心思，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对于她来说，已经和舞会上的嘈杂声混为一体了。她的目光机械地尾随着于连离去的背影，他的态度虽然是毕恭毕敬，但是却流露出骄傲和不悦的情绪。在一个远离着川流不息的人群的角落里，她发现了那位阿尔塔米拉伯爵，他在他的国家里被判了死刑，读者对此已经有所了解。在路易十四时代，他有一个亲人嫁给了一位德·孔蒂亲王。这段往事对于免遭圣会警察的迫害，多少起了点保护作用。

“我看只有死刑判决才能使人扬名，”玛蒂尔德心想，“这是唯一买不到的东西。”

“啊！我刚才想到的那句话有多么俏皮！真可惜，它来不逢时，我未能就此炫耀一番。”玛蒂尔德过于讲究情趣，她不愿在谈话中运用事先预备好的俏皮话；但是她也有太多的虚荣心，不可能不自鸣得意。这时候，一种幸福的神态取代了她脸上原有的厌倦表情。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一直在和她说话，此时便以为自己看见了成功的希望，于是变得更加滔滔不绝了。

“一个坏家伙可能会以什么理由来反驳我的这句俏皮话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玛蒂尔德心想，“我将回答指责我的人：一个男爵的爵位，一个子爵的爵位，可以买到；一枚十字勋章，可以赠送，我的哥哥刚就获得了一枚，可是他又做了些什么呢？一个军阶，也是可以得到的。有了十年的驻防经历，或者有那么一位当陆军大臣的亲戚，您就可以像诺贝尔一样成为轻骑兵上尉。一笔巨大的财产呢！……这当然是最困难的，因而也是最有价值的。多么奇怪！这和书本上所讲的一切恰恰相反……好吧！为了财产，可以去娶罗特希尔德先生的女儿。

“的确，我的话寓意深刻。死刑判决还是唯一无人敢于去追求的东西。”

“您认识阿尔塔米拉伯爵吗？”她向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问道。

她好像酣梦方醒。这个问题与可怜的侯爵五分钟以来对她所讲的一切，是那样的风马牛不相及，使得善于逢迎的侯爵也感到难堪。然而，他毕竟是个聪明人，而且是个以聪明而出名的人。

“玛蒂尔德性格古怪，”他想，“这无疑是个缺点，但是，她却能给她的丈夫带来一个十分荣耀的社会地位！我真不知道，德·拉莫尔侯爵是怎么搞的，他与各个党派中最优秀的人物都有密切往来，这是一个永不沉没的人物。再说，玛蒂尔德古怪的性格可以被视作天才的表现。有了高贵的血统和庞大的财产，这种天才就一点儿也不可笑了，而且还会分外出众！况且，只要她愿意，她就可以集才华、个性和机智于一身，变得十分可……”由于一心难于二用，因而侯爵回答玛蒂尔德时，显得心不在焉，就像背书一样。

“谁不认识这可怜的阿尔塔米拉呢？”于是他向她叙述了他那次荒诞、可笑、未能获得成功的阴谋。

“这太荒唐了！”玛蒂尔德说道，似乎在自言自语，“但是他采取了行动。我希望见到一位真正的男子汉；请您把他带到我这

儿来。”她对侯爵说道，侯爵感到十分不悦。

阿尔塔米拉伯爵是玛蒂尔德小姐那种高傲得近乎无礼的态度最公开的赞美者之一。依他看来，她是巴黎最漂亮的一位美人儿。

“如果她坐在帝王的宝座上，该有多美啊！”他对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说道，并毫无迟疑地跟着他走来了。

上流社会中不少人想要证明，没有任何事情能像玩弄阴谋那样有伤风雅的了，这带有雅各宾党人的气味。还有什么比没有成功的雅各宾党人更加丑恶的呢？

玛蒂尔德的眼神和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一样，在嘲笑阿尔塔米拉的自由主义，但是她仍然颇有兴趣地听他讲话。

“一个阴谋家置身于舞会中，这真是有趣的对比。”她想。她觉得这个阴谋家蓄着浓黑的小胡子，他的脸就像是一头休息中的雄狮；但是很快她又发现他的头脑里只持有一种想法：功利，对功利的崇拜。

年轻的伯爵认为，除了有关在他的国家里建立两院制内阁的事以外，再没有什么可值得他注意的了。他愉快地离开了玛蒂尔德，离开了这个舞会上最富有魅力的女人，因为他看见一位秘鲁将军走了进来。

由于对欧洲的绝望，可怜的阿尔塔米拉不得不产生了这种想法：当南美洲各国强盛起来以后，它们可以把米拉波给它们送去的自由归还给欧洲。

一群蓄有小胡子的年轻人像旋风一般涌到玛蒂尔德小姐的身边。她清楚地看到，阿尔塔米拉没有被她所吸引，他对他的离去感到气恼。她看见他与秘鲁将军说话时，他那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玛蒂尔德小姐用目光环视着这群法国青年，她那种无比庄重的神情是她的任何一位竞争对手都无法模仿的。“他们中间有哪一个甘愿让自己被判处死刑呢？即使他有一切有利的机会也不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么干的。”她想。

她的这种奇特的目光，让那些愚钝之辈感到扬扬得意，而其余的人则感到惴惴不安。他们担心她会冷不丁地爆出什么刻薄的话来，让他们难以作答。

“高贵的出身给人以上百种优点，如果没有这些优点我便感到不快，我从于连的例子看清了这一点，”玛蒂尔德心想，“然而，高贵的出身却也会泯没那些能使人被判处死刑的心灵中的优点。”

这时候，她的身边有人说道：“这位阿尔塔米拉伯爵是桑·纳查罗·皮芒泰尔亲王的次子；皮芒泰尔家族的一位祖先曾企图搭救一二六八年被斩首的康拉丹。这是那不勒斯最高贵的家族之一。”

“瞧，”玛蒂尔德心想，“这多么绝妙地证实了我的格言：高贵的出身会夺去性格的力量，一个人没有性格的力量就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被判处死刑！看来我今晚注定要胡思乱想了。既然我不过是个像别人一样的女人，那么！我应该跳舞去。”她对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的恳求作出了让步，侯爵先生一个小时以来一直在邀请她跳一曲加洛普舞。玛蒂尔德为了排解哲理思考所带来的不愉快，竭力想要表现出自己那迷人的魅力，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为此而感到欣喜若狂。

然而，不论是跳舞也好，还是取悦于一个最漂亮的宫廷青年的想法也好，这些都不能排遣玛蒂尔德心中的烦恼。她不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了。她是舞会的皇后，她看出了这一点，但是态度十分冷漠。

“和克鲁瓦泽努瓦这样的人在一起，我的生活将会是多么平庸啊！”一小时之后，他把她送回原来的座位时，她心想，“如果我离开巴黎半年以后，在全巴黎的妇女们都羡慕的一个舞会上仍然还找不到快乐，”她神情忧郁地继续想道，“那么，我的快乐又

在哪儿呢？何况，我在这个舞会上还受到周围一大群人的尊敬，我不能想象有比这些人更好的组合了。这儿，也许只有几位上议院议员和一两个于连这样的人属于平民。然而，”她越来越忧郁地想着，“还有什么优势命运没有赐予我呢：声誉、财产、青春，唉！除了幸福，一切都有了。

“在我的优势中，最值得怀疑的，还是他们每天晚上向我谈起的那些。才智，我相信我有，因为我显然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害怕。如果他们敢于触及一个严肃的话题，只要交谈五分钟，他们就会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仿佛对一件事情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似的，而这不过是一个小时以来我一直在向他们重复的事情。我端庄美丽，这也是我的优势，为此德·史达尔夫人会甘愿牺牲一切的；但是事实上，我却厌倦得要命。是否有理由这样认为，当我的姓氏换成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的姓氏后，就会减少一些厌倦呢？

“但是，我的天主！”她又想道，几乎想哭出来了，“他难道不是个十分完美的人吗？他是本世纪教育的杰作，您只要看他一眼，他就会找出一句讨人欢心的、甚至是风趣幽默的话来对您说。他是个勇敢的人……但是这个索黑尔真是奇怪，”她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时她眼中的忧郁变成了愤怒，“我已经告诉他我有话对他说，可是他竟然不再露面了！”

第三十九章 舞 会

奢华的服装，辉煌的灯烛，沁人的芳香；多么漂亮的胳膊，多少美丽的肩膀！锦簇的花束！令人陶醉的罗西尼的乐曲，西塞里的绘画！

我已经神魂荡漾。

——《于泽里游记》

“您不高兴，”德·拉莫尔夫人对她的女儿说道，“我提醒您，这在舞会上是不礼貌的。”

“我只是感到头痛，”玛蒂尔德神情倨傲地答道，“这儿实在是太热了。”

此时，仿佛是为了证实德·拉莫尔小姐的话，年迈的德·托利男爵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晕倒了，大家不得不把他抬了出去。有人说是中风了，还真是一件扫兴的事。

玛蒂尔德对此漠不关心。她信守一条宗旨，那就是绝不理会老年人和一切专爱讲述悲惨事件的人。

她又去跳舞，以便避开有关中风的谈话。其实男爵并没有中风，因为第三天他又露面了。

“可是，索黑尔先生怎么总不来呢？”她跳完舞以后又暗自思忖。她差不多是用眼睛在四处寻找他了，终于她发现他在另一间客厅里。真是怪事，他似乎失去了那种对他来说是如此自然的、无动于衷的冷淡神情；他已不再具有英国人的风度。

“他在和阿尔塔米拉伯爵、我的死刑犯人说话呢！”玛蒂尔德自言自语地说道，“他的眼里燃烧着一股阴郁的火焰；他那模样就像是一个乔装的王子；他的目光显得更加骄傲了。”

她渐渐地走近于连所在的地方，他一直在不停地和阿尔塔米拉交谈；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研究他的容貌，想从中寻找到

可能为一个人赢得被判处死刑的荣誉的那些高贵品质。

当她经过他的身边时，他对阿尔塔米拉伯爵说道：

“的确，丹东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啊，天哪！他可能会是一个丹东吗？”玛蒂尔德心想，“不过他有一张如此高贵的面孔，而那个丹东却是那样地丑陋无比。我认为，他简直就是一个屠夫。”于连离她还相当近，她毫不犹豫地叫住了他。她有意识地、并且是自豪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是异乎寻常的。

“丹东不是一个屠夫吗？”她对他说道。

“不错，在某些人眼里，是的，”于连答道，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轻蔑表情；他的眼睛里仍旧闪耀着与阿尔塔米拉交谈而迸发出的火花，“然而不幸的是，对于出身高贵的人来说，他是塞纳河畔梅里地区的律师；小姐，这就是说，”他恶声恶气的补充道，“他的开端，和我在这儿见到的几位上议院议员是一样的。确实，丹东在美人儿的眼中是有一个巨大的缺点，他生得太丑陋了。”

最后的这几句话，他说得很快，表情很奇特，可以肯定是非常的无礼。

于连等待了片刻，他的上身略向前倾，谦恭中透着傲气。他仿佛在说：“我是花钱雇佣来回答您的提问的，我靠我的薪金生活。”他认为，根本就不值得抬眼望着玛蒂尔德。而她却睁大了一双美丽的眼睛，凝视着他，好像是他的奴隶一般。最后，由于对方一直保持沉默，他才抬起眼睛注视着她，就像一个等候吩咐的仆人瞧着他的主人。尽管他的眼睛迎面碰上了玛蒂尔德的眼睛——她一直目光奇异地注视着他——但他还是带着明显的匆忙离开了。

“他，确实很美，”玛蒂尔德心想，她终于从梦幻中醒过来了，“然而他却那样地赞美丑陋！从不反躬自省！他不像凯吕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不像克鲁瓦泽努瓦。这个索黑尔在某些方面倒像我父亲在舞会上维妙维肖地模仿拿破仑时的神态。”她已经完全忘记了丹东。“我今晚注定是要烦闷的了，”她抓住哥哥的胳膊，也不管他怎样的不乐意，强拉着他在舞场上转了一圈。她是想听一听那个死刑犯和于连的谈话。

人非常的多。她终于追上了他们，在距她两步远的地方，阿尔塔米拉正走近一个托盘，取一杯冰镇饮料。他半侧过身体和于连说话。他看见一只穿着绣花礼服的胳膊在取旁边的一杯冰镇饮料。那刺绣似乎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完全转过身去，想看一看这条胳膊究竟属于谁。顿时，他那双十分高贵而又十分天真的黑眼睛，流露出一丝轻蔑的表情。

“您瞧这个人，”他声音相当低地对于连说道，“他便是大使德·阿拉塞利亲王。今天上午，他已向你们的法国外交大臣德·内瓦尔先生提出了引渡我的要求。瞧，他在那边，在打惠斯特牌。德·内瓦尔先生也打算把我交出去，因为在一八一六年我们曾经交给你们两三个阴谋者。如果把我交给我国的国王，二十四小时内我就会被绞死。而且逮捕我的人将是这些蓄着小胡子的漂亮先生们中的一个。”

“这些无耻之辈！”于连用相当高的声音喊道。

他们的谈话玛蒂尔德小姐听得一字不漏。她的厌倦已经无影无踪了。

“他们还算不上无耻呢，”阿尔塔米拉伯爵又说道，“我向您谈起我自己，是为了给您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瞧瞧这位德·阿拉塞利亲王吧，每隔五分钟就要看一眼他的金羊毛勋章；他只要看见他胸前的那个小玩意儿就乐不可支。这个可怜的人其实不过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百年以前，金羊毛勋章是一种崇高的荣誉，但是在当时，他是不可能得到的；而今，在出身高贵的人中间，只有阿拉塞利这样的人才会迷恋于它。为了得到它，他可以

绞死全城的人。”

“他是以此为代价才得到它的吗？”于连焦虑地问道。

“不完全是这样，”阿尔塔米拉冷冷地答道，“他也许曾经让人把他的国家里被视作自由党的三十多个富有的产业主扔进了河里。”

“真是个恶魔！”于连又说道。

德·拉莫尔小姐怀着最深厚的兴趣，偏着脑袋侧耳聆听。她距离于连那么近，她那美丽的头发几乎触到了他的肩膀。

“您非常年轻！”阿尔塔米拉说道，“我对您说过，我有个妹妹，嫁到了普罗旺斯；她还是那样漂亮，善良，温柔。她是一个极好的家庭主妇，忠于她的一切职守，虔诚信教，决无虚假。”

“他究竟想说些什么呢？”德·拉莫尔小姐思忖。

“她现在幸福的，”阿尔塔米拉继续说道，“她在一八一五年也是幸福的。那时我躲在她那儿，在昂蒂布附近她的领地上。好家伙，当她得知奈依元帅被处决时，她竟跳起舞来了。”

“这可能吗！”于连惊愕地问道。

“这是党派精神，”阿尔塔米拉接着说道，“在十九世纪不再有真正的激情，因此人们在法国才会感到如此厌倦。人们在做最残酷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残酷的意识。”

“这就更糟了！”于连说道，“至少在犯罪的时候，应该感到有犯罪的乐趣。犯罪也仅仅有这么一点儿好处，人们甚至只能用这个理由来为犯罪稍加辩护。”

德·拉莫尔小姐完全忘记了她应该信守自己的宗旨，她几乎完全站在了阿尔塔米拉和于连的中间。她的哥哥让她挽着胳膊，他已习惯于服从她，但目光却看着客厅里别的地方。为了掩饰窘态，他佯装着被人群挡住去路的样子。

“您说得有理，”阿尔塔米拉说道，“人们做任何事要是没有乐趣，事后也就忘了，甚至包括犯罪在内。在这个舞会上，我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以向您指出十个人，他们可能作为杀人犯被判刑。他们忘了此事，别人也都忘记了。

“有些人，如果他们的爱犬的腿断了，他们会激动得流出泪水。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正如你们巴黎人说的那么风趣，当人们把鲜花撒在他们的坟墓上时，有人会告诉我们，他们兼备了勇敢的骑士的一切美德，有人还会谈到他们生活在亨利四世时代的曾祖辈们的丰功伟绩。且不管德·阿拉塞利亲王去如何尽力交涉，如果我不能被绞死，如果我还能享用我在巴黎的财产，我想邀请您和八到十个受人敬重而毫无内疚悔恨之意的杀人犯一块儿吃饭。

“您和我，在这顿宴会上，我们将是唯一手上没有沾染过血迹的人。但是我将会被当作一个嗜血成性的雅客宾怪物受到鄙视，几乎还会受到憎恨；而您，只会被当作一个混迹于上流社会的平民遭到鄙视。”

“一点儿不错。”德·拉莫尔小姐说道。

阿尔塔米拉惊讶地望着她，而于连对她则不屑一顾。

“请注意我所领导的那次革命，”阿尔塔米拉伯爵又继续说道，“它之所以未获得成功，仅仅是因为我不愿意砍掉三颗脑袋，不愿意分发给我们的支持者七八百万的钱财，而当时我正掌管着金库的钥匙。今天，我的国王渴望绞死我，而在叛乱之前，他却和我以‘你’相称；如果当时我砍掉那三颗脑袋，分发了金库的钱财，他便会授予我最崇高的荣誉勋章，因为我至少可以获得一半的成功，我的祖国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宪章……世界上的事就是如此，不过是一盘棋罢了。”

“那么，”于连接着说道，眼里燃烧着火焰，“您当时还不会下这种棋，现在……”

“您是否想说，我会砍掉几颗脑袋，而且我不会成为一个吉伦特党人，就像有一天您对我暗示的那样？……我将回答您，”

阿尔塔米拉神情忧郁地说道，“即使您在决斗中杀了一个人，那也远没有让一个刽子手处死他显得那样丑恶。”

“毫无疑问！”于连说道，“谁要想达到目的，谁就得不择手段。假如我不是一个不足挂齿的人物，手中握有几分权力的话，我会为了拯救四个人的性命而绞死三个人的。”

他的双眼显露出真诚的热情和对世人虚妄评判的轻蔑。他的目光遇到了紧挨着他的玛蒂尔德的目光；但是他眼中的轻蔑不但没有变得优雅而谦恭，反而成倍地增长了。

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深深的冒犯，但是她再也没有力量忘掉于连了；她拉着她的哥哥，气恼地走开了。

“我应该喝些潘趣酒，应该尽情地跳舞，”她想，“我要挑选一个最棒的舞伴，不惜一切代价引起众人的注目。好吧，就是这个出了名的无礼家伙——德·费尔瓦克伯爵吧。”她接受了他的邀请，他们跳起舞来。“我倒要瞧一瞧，咱们两个人中，谁是最放肆、最无礼的，”她心想，“不过，要想尽情地嘲弄他，得让他开口说话才行。”不一会儿，那些跳四组舞的人便只是做做样子了，他们谁也不愿漏掉一句玛蒂尔德那尖酸刻薄的俏皮话。德·费尔瓦克先生乱了方寸，他竟找不出一句有见解的话来应答，只得用一些风雅的话语来加以掩饰，并挤眉弄眼作出一副怪相。玛蒂尔德窝了一肚子火，对待他非常残忍，简直把他当作了敌人。她一直跳到天明，最后精疲力竭地离开了舞会。然而，在马车上，她那仅存的一点儿精力，还是被用在给自己增添烦恼和不幸上了。她受到于连的蔑视，却又无法蔑视他。

于连的幸福达到了顶点，他不知不觉地陶醉在音乐、鲜花、美女和优雅的气氛中，特别是陶醉在他的想象中，他梦想着自己的荣誉，梦想着人类的自由。

“多么美好的舞会啊！”他对伯爵说道，“这儿什么都不缺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缺少思想。”阿尔塔米拉答道。

他的脸上流露出轻蔑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出于礼貌正竭力掩饰着这种轻蔑，因而这种轻蔑也愈发显得刺眼了。

“您在这儿呀，伯爵先生；您的思想，而且还是谋反的思想，不是吗？”

“我在这儿是因为我的姓氏。但是在你们的客厅里，思想是受到憎恶的。它不应该超过通俗笑剧里一段歌词的水平，这样才会受到奖赏。但是有思想的人，只要他的俏皮话里表现出活力和新意，你们就会称他为犬儒主义者。你们的一位法官不是将这种称号送给了库里埃吗？你们把他像贝朗瑞一样投进了监狱。在你们这里，凡是在思想上略有价值的人，圣会就会把他送上轻罪法庭；而上流社会则会为此鼓掌喝彩。”

“这是因为你们衰老的社会首先看重的是礼仪……你们永远不会超出军人的英勇；你们会有缪拉，但永远不会有华盛顿。我在法国只看到虚荣心。一个有创见的人在说话的时候，很容易说出轻率的俏皮话来，于是主人便以为自己受到了侮辱。”

说到这儿，伯爵的马车已载着于连停在了德·拉莫尔府前。于连爱上了他的这位阴谋家。阿尔塔米拉曾经给予他这么一句漂亮的赞语，显然他对此深信不移：“您没有法国人的轻浮，并且懂得功利的原则。”恰好在前天，于连看过卡齐米尔·德拉维涅先生的悲剧《玛琪诺·法利埃罗》。

“伊斯拉埃尔·贝尔蒂西奥，一个军械厂的普通木工，不是比所有那些威尼斯贵族更具有坚强的性格吗？”我们这位叛逆的平民心想，“然而，证实这些人的贵族血统可以追溯到公元七〇〇年，比查理曼大帝还要早一个世纪呢；而今晚，在德·雷斯先生的舞会上的那些所有的最高贵的贵族，仅能追溯到十三世纪，并且还十分勉强。是的，那些威尼斯贵族尽管出身如此高贵，但是性格却是如此孱弱，如此逊色，人们记住的仍是伊斯拉埃尔·贝

尔蒂西奥。

“一次阴谋消灭了社会的变换更迭所给予的一切头衔。在阴谋中，一个人一下子就取得了他面对死亡的态度所给予他的地位。就连才智本身也失去了它的力量……”

“在瓦尔诺和雷纳耳们的时代里，今天的丹东能做什么呢？甚至连做国王的代理检察官都没有资格……”

“我在说什么？他也许会卖身投靠圣会，他也许会当上大臣，因为毕竟这位伟大的丹东曾经偷盗过。米拉波也出卖过自己。拿破仑曾在意大利偷盗过几百万，没有这笔钱他也会像皮舍格吕那样一下子成为贫困的俘虏。唯有拉斐德从没有偷盗过。是否应该偷盗？是否应该出卖自己呢？”于连想，这个问题一下子把他难住了。他把夜晚剩下的时间都用来阅读大革命时期的历史。

第二天，当他在图书室里写信时，心里仍然在想着与阿尔塔米拉伯爵的谈话。

“事实上，”他沉思了许久后又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果这些西班牙的自由党人因犯罪而牵累了人民，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被清除掉了。他们不过是些骄傲自大、夸夸其谈的孩子……就像我一样！”于连突然喊道，仿佛从梦中惊醒似的。

“我做过什么艰难的事情使我有权利来评判这些可怜虫呢？他们在自己的一生中毕竟有过一次敢作敢为的行动。而我呢，就如同一个人离开饭桌时喊道：‘明天我不吃饭，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像今天这样健壮和快乐。’谁知道在履行一个伟大行动的半途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这些事情做起来毕竟不像开一枪那么简单……”这时德·拉莫尔小姐走进了图书室，她的意外出现打断了于连的这些高深的思想。于连是那样的兴奋，仍旧沉浸在对丹东、米拉波、卡尔诺这些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人的伟大才能的赞赏之中，以致他的目光停留在德·拉莫尔小姐的身上的时候，却没有想到她，没有向她行礼，差不多可以说他没有看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当他那双睁得如此之大的眼睛发现她在这场时，他的目光顿时变得暗淡失色了。德·拉莫尔小姐注意到了这一点，心里涌起一阵酸楚。

她借口向他要一卷韦利著的《法国史》，这本书放在书架的最高层。于连只得去寻找那两架梯子中最高的一架。他搬来了梯子，找到那卷书，递给她，但是仍然没能想到她。当他把梯子搬回原处时，由于心不在焉，胳膊肘撞到了书橱上的一块玻璃：哗啦一声响，玻璃落在地板上，这才惊醒了他。他忙不迭地向德·拉莫尔小姐道歉，想显得彬彬有礼，但也是仅此而已。玛蒂尔德小姐明显地看出她打搅了他，他宁愿沉湎于她到来之前的遐想之中，也不想跟她说话。她注视了他许久，慢慢地走开了。于连看着她离去。他欣赏着此刻她那身朴素的装束和昨晚那套华丽的服饰所形成的对比。两种容貌之间的差别几乎也是同样地令人吃惊。这位年轻的姑娘，在德·雷斯侯爵的舞会上曾是那般的骄傲，而现在却流露出一种近乎乞求的目光。“的确，”于连心想，“这件黑色的连衣裙更能显示出她那优美的身材。她具有皇后的风度，但是她为什么要穿丧服呢？”

“如果我向别人问起她穿丧服的原因，可能又会干出一桩蠢事。”于连这时已从极度的兴奋中彻底清醒了，“我应该把今天上午所写的信全部重新审阅一遍，天知道我会在信中找出多少遗漏的字和愚蠢的错误来。”当他勉强集中精力审阅第一封信时，他听见身旁响起了一阵绸裙的沙沙声；他迅速转过头去，玛蒂尔德小姐正站在离他桌子两步远的地方，她在微笑。这第二次的打搅惹恼了于连。

至于玛蒂尔德，她刚才已经强烈地感觉到她在这个年轻人的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她的笑完全是为了掩饰她的尴尬，她成功了。

“显然，您在想什么非常有趣的事情，索黑尔先生。是不是

与那桩阴谋有关的什么奇闻轶事？正是那桩阴谋，把阿尔塔米拉伯爵给我们送到巴黎来了。请您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渴望知道。我将严守秘密，我向您发誓。”她听见自己说出这些话来，不免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她竟然会恳求一个下人！她越发显得窘迫不安了，于是她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补充道：

“您一向是那樣的冷，是什么使您变成了一个富有灵感的人，一个像米开朗琪罗那样的先知的呢？”

这种尖锐而又冒昧的提问，深深地伤害了于连，又重新使他处于完全疯狂的状态。

“丹东的偷窃行为是正确的吗？”他粗暴地对她说道，他的神情变得越来越凶恶了，“皮埃蒙特的革命党人，西班牙的革命党人，他们应该用罪恶的手段来危害人民吗？他们应该把军队里所有的职位和十字勋章送给一些甚至根本没有功劳的人吗？佩戴这些十字勋章的人难道就不怕国王回来吗？应该让都灵的金库遭到抢劫吗？总之，小姐，”他边说边走近她，样子很可怕，“一个希望将愚昧和罪恶驱出地球的人，就应该像暴风雨般地席卷而过，随心所欲地无端地作恶吗？”

玛蒂尔德害怕了，她承受不了他的目光，向后退了两步。她注视了他片刻，随即又为自己的害怕感到羞耻，于是迈着轻盈的步伐离开了图书室。

第四十章 玛格丽特王后

爱情啊！为了让我们寻得欢乐，你什么样的疯狂达不到呢？

——《葡萄牙修女书简》

于连把他写好的信重新审阅一遍。当晚饭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在这位巴黎少女的眼里，我该有多么可笑啊！我竟然把心里所想的事如实地告诉了她，这是多么愚蠢呀！但是也许并不那么愚蠢，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应该说真话的。

“她为什么要来打听我个人的私事呢？她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她的做法是失礼的行为。我的关于丹东的想法，根本不在她父亲花钱雇我要做的工作范围之内。”

于连进到餐厅里，看见德·拉莫尔小姐重孝在身，他的怒气顿时消了；尤其是当他发现，她家里的其他成员竟没有一人穿黑色丧服时，她身穿重孝的举动就更令他惊讶不已了。

晚饭以后，他已完全摆脱了一整天里困扰着他的极度兴奋。幸运得很，那位通晓拉丁文的院士就餐时也在座。“如果打听德·拉莫尔小姐为何服丧，真像我想象的那样是一桩蠢事，”于连心想，“那么，这个人将是最不会取笑我的人了。”

玛蒂尔德用一种奇怪的神情注视着他。“看来这就是当地女人的卖弄风情了，正像德·雷纳耳夫人曾经向我描绘过的那样，”于连又想，“今天上午，我对她很客气，她竟心血来潮想和我聊天，我没有让步。我在她的心目中因此而提高了身价。当然，魔鬼是不会吃亏的。她生性倨傲，不久她就会进行报复。我倒要看看她能使出什么狠招来。我失去的那个女人是多么的不同啊！多么可爱的性格啊！多么天真淳朴啊！她头脑里有了什么想法，

我比她还先知道，我看得见她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在她的我心里，我唯一的敌人只是她对她的孩子的死的恐惧。这是一种合乎情理、十分自然的情感，甚至对于我这个身受其苦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可爱的。那时候我真是个傻瓜。我对巴黎抱有的种种幻想，竟然妨碍我去欣赏这位崇高的女人。”

“多么不同啊，伟大的主啊！我在这儿找到了什么呢？冷酷而高傲的虚荣心，各种各样的自尊心，除此之外别无所有。”

众人起身纷纷离席。“别让人拉走我的院士。”于连暗想。当大家经过花园时，于连走近他，显出一副温和恭顺的模样向他表明，他对于《欧那尼》的上演成功怀有与他一样的愤慨之情。

“如果我们仍旧处在国王下密诏的时代就好了！……”他说道。

“那样他就不敢了。”院士高声说道，同时做了一个塔尔马式的手势。

在谈到一朵花时，于连援引了维吉尔《农事诗》中的几个句子，并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诗，能与德利尔神父的诗相提并论。总之，他千方百计地迎合这位院士。然后，他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道：

“我猜想德·拉莫尔小姐是继承了某一位伯父的遗产，才为他服丧的。”

“怎么！您住在这个家里，”院士突然止住脚步说道，“竟然一点也不了解她的这个怪癖？关于这一点，奇怪的是她母亲居然允许她这样做。这是我们私下里说说，这个家庭里的成员决不是由于性格刚强而引人注目的。玛蒂尔德小姐所具有的性格力量抵得上她全家所有的人，她能主宰他们。今天是四月三十日！”那位院士说到这儿停住了，狡黠地看着于连，于连脸上堆起微笑，尽可能显示出心领神会的样子。

“主宰全家，穿黑色衣裙，四月三十日，这其中有什么关联

呢？”他暗自琢磨，“我一定是比我想象的还要笨拙。”

“我向您承认……”他对那院士说道，他的眼神在继续发问。

“让我们在花园里散散步吧，”院士说道，他见自己有机会讲述一个又长又风雅的故事，感到很高兴。“怎么！这可能吗？您真的不知道一五七四年四月三十日发生的事情？”

“在什么地方？”于连惊奇地问道。

“在沙滩广场。”

于连是那样的惊奇，以致于他听了这句话之后不能很快地明白过来。好奇心和对于悲剧性趣味的期待，与他的性格是那样相投，使得他两眼炯炯发光，这正是叙述者在听者身上最喜欢见到的那种目光。院士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从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聆听者。他详尽地向于连讲述了一五七四年四月三十日，当时最英俊的青年博尼斯·德·拉莫尔和他的朋友、皮埃蒙特的绅士阿尼巴尔·德·科科纳索在沙滩广场被斩首的经过。“拉莫尔是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王后热恋的情夫；请注意，”院士补充道，“德·拉莫尔小姐的名字叫做玛蒂尔德·玛格丽特。拉莫尔既是德·阿朗松公爵的宠臣，又是纳瓦尔国王的密友。纳瓦尔就是后来的亨利四世——拉莫尔情妇的丈夫。一五七四年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宫廷上下的人都聚集在圣日耳曼，伴随着可怜的查理九世，他即将要去世了。卡特琳·德·美第奇王太后把那些亲王像犯人一样囚禁在宫中，他们是拉莫尔的朋友。拉莫尔想营救他们，他派遣了二百名骑兵，来到圣日耳曼围墙之下，德·阿朗松公爵害怕了，拉莫尔被交给了刽子手。

但是打动玛蒂尔德小姐的，还是七八年前她亲口向我承认的那件事，当时她才十二岁，因为她是个有头脑的人，很有头脑！……”院士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在这场政治灾难中，真正打动她的，是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王后，她当时隐藏在沙滩广场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她竟然大着胆子派人向刽子手索要她情夫的头

颇。第二天午夜，她捧着这颗头颅坐上她的马车，来到蒙玛特尔山脚下的一个小教堂里，亲手把它埋葬了。”

“这可能吗？”深受感动的于连叫道。

“玛蒂尔德小姐瞧不起她的哥哥，因为正如您所看到的，他压根就不把这段古老的历史放在心上，四月三十日他也不服丧。自从那一次闻名的极刑以后，为了纪念拉莫尔对科科纳索的友情——这个科科纳索是个意大利人，名叫阿尼巴尔——这个家庭里所有的男人便都叫这个名字。而且，”院士压低声音补充说道，“这位科科纳索，据查理九世本人说，是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最残忍的杀人犯之一……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我亲爱的索黑尔，您和这个家庭的成员同桌共餐，难怪还不了解这些事情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德·拉莫尔小姐曾有两次在餐桌上称她的哥哥为阿尼巴尔。我还以为听错了呢。”

“这是一种责备。奇怪的是德·拉莫尔侯爵夫人竟然能容忍这样疯狂的行为……将来谁做了这位大小姐的丈夫，还会有更疯狂的事够他瞧的呢！”

他说完这番话之后，又说了五六句讽刺的话。院士的眼里闪烁着欢乐和惬意的光芒，这使于连感到不快。“我们两个仆人竟在这儿说主人的坏话，”他心想，“不过出自这位院士之口，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有一天，于连无意中撞见这位院士跪在德·拉莫尔侯爵夫人面前，请求她为他在外省的侄儿谋一个征收烟草税的职务。德·拉莫尔小姐的一位年轻的女仆，像从前的爱丽莎一样追求着于连。她在那天晚上告诉于连，她的女主人服丧，绝不是为了引人注目。这种怪癖在她的性格中已根深蒂固。她衷心地爱着那位拉莫尔，当年最有才智的王后所爱恋的情夫，他为了让他的朋友获得自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况且那是怎样的朋友啊！是王族的首位亲王和亨利四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连已经习惯于德·雷纳耳夫人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那种完美无瑕的自然淳朴；而在所有巴黎女人的身上，他看到的只是矫揉造作。他只要稍微有点儿不愉快，他跟她们就无话可说了。德·拉莫尔小姐却是个例外。

他开始不再把举止高贵所具有的美看作是心灵的冷酷了。他和德·拉莫尔小姐有过几次长谈。在春季晴朗的日子里，她时常和他一起在花园里沿着客厅敞开的窗户散步。一天她告诉他，她正在阅读多比涅的历史著作和布朗多姆的作品。“她竟然读这类怪书，”于连心想，“可是德·拉莫尔侯爵夫人却不允许她读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

有一天，她向他叙述亨利三世时代一个年轻女人的行为：她发现丈夫不忠，用匕首刺死了他。这是她刚刚在莱图瓦尔的回忆录中读到的。她说话时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表现出她诚挚的仰慕之心。

于连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一个如此受人尊敬的人，照院士的说法，还是个能主宰全家的人，居然用一种近乎友谊的口气，屈尊地与他说话。

“我错了，”于连立刻又想道，“这并非是亲密，我不过是悲剧中的一个心腹人而已，这是她交谈的需要。我在这个家里被视作有学问的人。我这就去读布朗多姆、多比涅和莱图瓦尔的作品。当德·拉莫尔小姐再向我谈起那些轶闻时，我便可以就其中的一些故事提出不同意见了。我要从这种被动的心腹人的角色中走出来。”

他和这位仪表如此端庄威严，同时又如此大方自然的年轻姑娘的谈话，渐渐变得更为有趣了。他忘记了他那忿忿不平的平民的可悲角色。他发现她颇有学问，甚至是通情达理。她在花园里的言论与她在客厅里的见解迥然不同。有时，她和他在一起，既热情又坦率，与她平时那种如此高傲、如此冷酷的态度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神圣联盟战争是法国的英雄时代，”一天她对于连说道，眼里闪烁着才智和热情，“那时候，每个人都为了他所追求的某一种理想，为了他的政党的胜利而斗争，而不是像您那个皇帝的时代，卑躬屈膝地为了获得一枚十字勋章。您应该承认，那个时代的人不如现代人这么自私和卑鄙。我喜爱那个时代。”

“博尼法斯·德·拉莫尔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对她说道。

“他至少被人爱着，像这样被人爱着可能是甜蜜的。如今活着的女人，有谁接触到被斩首的情夫的脑袋会不感到恐惧呢？”

德·拉莫尔夫人在叫她的女儿。伪善要想行之有效，就得加以掩饰。而于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却已把自己对拿破仑的崇拜向德·拉莫尔小姐吐露了一半。

“这就是他们胜过我们的巨大优势，”于连独自留在花园里时想道，“他们祖先的历史使他们超脱了庸俗的感情，他们用不着时刻为衣食操心！”他痛苦地继续想，“多么不幸啊！我不配谈论这些重大的问题，我对它们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我的生活只是一连串的虚伪，因为我没有一千法郎的年金来购买面包。”

“先生，您在这儿思考些什么呢？”玛蒂尔德道。

这个提问带有亲昵的味道，她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就是为了和他呆在一起。

于连已经对蔑视自己感到了厌倦。出于自尊，他坦率地吐露了自己的想法。对一个如此富有的人谈及自己的贫困，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力求用高傲的口气表明他一无所求。玛蒂尔德觉得，他从未有像现在这样漂亮过。她发现他有一种敏感而坦率的表情，这在他身上是不多见的。

在不到一个月以后的一天，于连在拉莫尔府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的脸上已不再表现出哲学家的那种严峻和傲慢，这是持续不断的自卑感在他脸上烙下的印记。刚才，他把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拉莫尔小姐送到了客厅门口，据她说，她和哥哥一起奔跑时扭伤了脚。

“她靠在我的胳膊上，那姿态真是特别！”于连心想，“是我自命不凡，还是她真的爱上了我？她在听我说话，甚至我向她承认我的自尊心带来的种种痛苦时，她的态度还是那样的温柔！可是她对其他所有的人却是那么高傲！如果在客厅里，人们看到她这副表情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可以肯定，她对任何人都不会持有这种温柔善意的态度。”

于连力图不去夸大这种奇怪的友谊，他把这种友谊比作武装交际。每天，他们相遇时，在恢复前一天那种近乎亲昵的语气之前，他们几乎总要问自己：“我们今天是朋友，还是敌人？”在交谈的开始是毫无实质内容的，双方只是注重于形式。于连明白，他只要有一次受到这个如此高傲的小姐的侮辱而不去施加报复，那么一切就都完结了。“只要我略微疏忽对个人尊严应尽的责任，蔑视便会接踵而来；如果我必须与她闹翻的话，我首先维护我的自尊所拥有的正当权利，比起我遭到蔑视之后再予以抵制，不是更好吗？”

有几次，在情绪不佳的一些日子里，玛蒂尔德试图对他摆出贵妇人的姿态。虽说她的这些尝试做得非常巧妙，但是每次都遭到了于连粗暴的回敬。

一天，他突然打断了她说的话，问她：“德·拉莫尔小姐有什么事要命令她父亲的秘书去做吗？他应该服从她的命令，并且恭敬地执行，但是除此之外，他对她就无可奉告了。他绝不是被花钱雇来向她汇报他的思想的。”

这种状况以及于连的那些奇怪的疑虑，驱散了他头几个月以来在这如此豪华的客厅里所感受到的烦闷。在这间客厅里，人们惧怕一切，开任何玩笑都是不适当的。

“她如果爱上我，那才有趣呢！无论她爱我与否，”于连继续

想道，“我都有了一个有才智的姑娘作为亲密的知己了。我看见全家的人在她面前都胆战心惊，尤其是克鲁瓦泽努瓦比谁都更要害怕。这个年轻人，如此礼貌，如此温柔，如此诚实，并兼备了高贵出身和万贯家财带来的种种优势，我只需拥有其中的一项，也就心满意足了。他疯狂地爱着她，也就是说，如同一个巴黎人能够做到的那样热恋着她，他应该娶她为妻。为了拟定婚约，德·拉莫尔先生让我写了多少封信给两位公证人啊！而我呢，当上午我的手捏着笔管时，我还感到自己是那样地卑微，然而两个小时后，就在这花园里，我却战胜了这位如此可爱的青年，因为她的偏爱毕竟是明显而直率的。也许她恨他是因为他是她未来的丈夫。她相当傲慢，会这么做的。至于她对我的亲切的态度，我是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心腹人而得到的！”

“但是不对，要不是我疯了，就是她在追求我。我愈是对她表现出冷漠和恭敬，她愈是接近我。这也可能是事先计划好，装出来的；但是，每当我意外出现的时候，我就看见她的眼睛陡然发亮。难道巴黎的妇女善于伪装到这种程度了吗？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表面上看来她对我是有好感的，那就让我享受这种表面的欢乐吧。我的天主，她是多么美丽啊！她那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从近处看——就像它们常常注视着那时那样——是多么讨人喜爱啊！今年的春天与去年的春天相比，有多么不同啊！那时我在三百个恶毒而肮脏的伪君子中间，凭着性格的力量支撑着自己过着悲惨的生活！我几乎变得跟他们一样的恶毒了。”

在疑虑重重的日子里，于连心想：“这个姑娘是在和我开玩笑，她和她哥哥串通一气来愚弄我。但是，她对于她哥哥的缺乏毅力又似乎是那样地蔑视！‘他是勇敢的，仅此而已，’她曾对我这样说过，‘况且，他只有在西班牙人的宝剑面前才是勇敢的。在巴黎，一切都使他害怕，他看见到处都有成为笑柄的危险。他没有一种思想是敢于背离习俗的。我总是不得不站出来维护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在这种年龄，一个人能够在一天里时时刻刻地遵守着为自己预先规定的虚伪吗？

“另一方面，每当德·拉莫尔小姐带着一种奇特的表情，用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我的时候，诺贝尔总要离开。这使我觉得很可疑：他的妹妹看中了家里的一个仆人，他难道不该为此而感到气愤吗？因为我曾听到德·肖纳公爵这样称呼过我。”只要一想起这件事，他的愤怒便会取代其他任何的感情。“难道是这位怪癖的老公爵喜爱用陈腐的词语吗？”

“不管怎么说，她是漂亮的！”于连继续想道，眼里流露出猛虎般的目光，“我要得到她，然后离开这儿，谁阻止我逃跑，就让谁倒霉！”

这个念头成了于连心中唯一的牵挂，他再也无法考虑其他的事了。他的日子一天就像一小时似的飞快地逝去了。

每当他竭力想干一点正经事的时候，他的思想便会坠入深邃的梦幻之中，等一刻钟之后清醒过来时，他的心又怦怦地跳个不停，头脑里乱糟糟的，只有着一个念头：“她爱我吗？”

第四十一章 少女的威力

我赞赏她的美貌，但是我畏惧她的才智。

——梅里美

如果于连不是把时间用在夸张玛蒂尔德的美貌上，或者不是用在仇视她的一家人生来就有的高傲上——她对他已经忘记了这种高傲——而是用来研究客厅里所发生的事情，他便会明白，玛蒂尔德为什么能够主宰她周围的一切。只要谁惹恼了德·拉莫尔小姐，她马上就会说出一句俏皮话来惩罚他；她的俏皮话是那么有分寸，选择得那么恰当，表面看来那么得体，而且又那么适时，但事后却让人愈想愈觉着伤口在时时刻刻地扩张，逐渐地使受伤的自尊心难以忍受。她对家里其他的人所热衷、渴求的许多东西，根本就不屑一顾，因此她在他们的眼里始终是冷酷的。贵族的客厅，在人们离开它以后再去谈及它，倒是令人愉快的，但是也仅此而已；毫无意义的谈论，尤其是那些迎合虚伪心理的陈词滥调，由于令人作呕的温文尔雅，最终会使人不堪忍受。唯有礼貌，也只有礼貌本身，仅仅在最初的几天里还起点作用。于连对这一点是有所感受的，在最初的陶醉之后，便开始感到惊讶了。“礼貌，”他暗想，“不过是非礼所产生的愤怒暂时停止罢了。”玛蒂尔德常常感到烦闷，也许她在任何地方都会感到烦闷。于是把一句俏皮话说得更为辛辣尖刻，对于她来说，就成了一种消遣，一种真正的乐趣了。

也许是为了得到比她的长辈、比那位院士以及奉承他们的五六个下属更为有趣一点的牺牲品，她才把希望给了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德·凯吕斯伯爵和其他两三位出身极为高贵的青年。他们对于她来说，不过是新的挖苦对象罢了。

因为我们喜爱玛蒂尔德，所以我们不免要用遗憾的心情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认，她曾经收到过他们中某些人的书信，并且偶尔还回过信。不过我们得赶快补充一句，这个人物只是当代风尚的一个例外。通常说来，我们不能用“不慎”二字去指责尊贵的圣心修道院里的那些女学生们。

一天，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交还给玛蒂尔德一封足以损害她的名誉的信，这是她前一天写给他的。他以为通过这种极为谨慎的行为会大大推进他的婚事。但是，玛蒂尔德在她的通信中所喜欢的却恰恰是不谨慎。她的乐趣在于拿她的命运去冒险。她一连六个星期没有和他说话。

她拿这些年轻人的信作为消遣，不过在她看来，所有的信件都是一模一样，不外乎是最深沉、最忧郁的爱情。

“他们都是同样完美无缺的人，正准备动身去巴勒斯坦，”她对她的表妹说道，“您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乏味的吗？那就是我这一生将要收到的书信了！大概要每隔二十年，随着时尚职业的不同，这些书信才可能有一次改变。在帝国时代，它们一定不是这样枯燥乏味的。当时，所有上流社会的年轻人都看见过或者从事过一些真正伟大的行动。我的伯父德·N公爵就曾经去过瓦格拉姆。”

“挥舞一下战刀能需要多少才智呢？他们经历过这种事以后，就总爱常常挂在嘴边！”玛蒂尔德的表妹德·圣埃雷迪泰小姐说道。

“是的，我喜欢听这些故事。参加一次真正的战役，一次拿破仑的战役，有成千上万的士兵阵亡，那才能证明是勇敢。冒生命危险可以使灵魂得到升华，并把灵魂从烦闷中解救出来，我的那些可怜的崇拜者似乎都陷入烦闷之中了，而这种烦闷是有传染性的。他们中有哪一位想到要做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呢？他们都力图与我成婚，这真是一桩好买卖！我富有，我父亲还可以提拔他的女婿！啊，但愿他能找到一个稍微有趣的女婿！”

玛蒂尔德对待事物的看法尖锐、明确而又生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不免给她的言谈带来不良的影响。她的某一句话，在她那些如此彬彬有礼的朋友眼里，时常成为一个污点。如果她不这么走运的话，他们或许会公开承认，她的谈吐有点过于激烈，缺乏女性的温柔贤淑。

从她这一方面来说，她对于那些聚集在布洛涅树林里的漂亮骑士是太不公正了。她展望未来，不是感到恐惧——这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是感到厌恶，在她这个年龄来说，这确实是罕见的。

她还渴求得到什么呢？财富，高贵的出身，才智，美貌，幸运之神已将这一切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了；人们都这么说，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就是她，一个圣日耳曼区最令人羡慕的女继承人，开始感受到同于连一起散步的乐趣时的思想状态。她对他的骄傲感到惊讶，她欣赏这个地位卑微的平民的机智。“将来他会像莫里神父那样成为主教的，”她心想。

不久，我们的主人公对她的许多想法所持有的那种真实的而并非虚假的抵制态度，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常常为此而陷入深思。她把谈话的内容详尽地讲述给一个女友听，她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其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了。

一天，她豁然醒悟。“我获得了爱情的幸福，”她怀着难以置信的狂喜说道，“我在恋爱，我在恋爱，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在我这个年龄，一个聪明而又美丽的年轻姑娘，如果不是在爱情里，又能到哪儿去寻求到刺激呢？我对克鲁瓦泽努瓦、凯吕斯和tutti quanti 永远不会产生爱情，我做不到。他们是完美的，也许过于完美了，总之，他们让我厌倦！”

她回忆起她在《曼侬·莱斯戈》、《新爱洛绮丝》、《葡萄牙修女书简》等作品中曾读到过的一切有关爱情的描写。当然，她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想到的只是伟大的爱情；轻浮的爱情与她这样的年龄和出身的姑娘是不相配的。她只是把亨利三世和巴松皮埃尔时代人们在法国见到的那种英雄的情感称之为爱情。这种爱情绝不会面对障碍屈服退缩，而是恰恰相反，它会激励人们去从事伟大的事业。“如今没有一个像卡特琳·德·美第奇或者路易十三那样的真正的宫廷了，这对我来说有多么不幸啊！我感到我能够胜任一切最勇敢、最伟大的事业。假设有一位君王像路易十三那样勇敢，拜倒在我的脚前，还有什么我不能让他做到的呢？我会像德·托利男爵常说的那样带他去旺代，从那儿他可以重新征服他的王国；那时候就不会再有宪章了……而且于连可以协助我的。于连缺少的是什么呢？贵族的身份和财富。将来他会为自己取得一个贵族身份也会获得笔财富的。

“克鲁瓦泽努瓦是应有尽有了，他这一辈子只能是一个半极端保王党半自由党的公爵，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永远不会走极端，因此无论在哪儿都处于次要位置。

“哪一个伟大的行动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一种极端呢？只有当它完成以后，一般人才会认为它是可能的事。是的，爱情和它产生的一切奇迹，将在我的心里占据着统治地位；我从燃烧着我的火焰中感到了它的存在。上天应该赐予我这个恩惠，它不会枉然地把所有优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所得到的幸福将是与我相称的。我今后的生活，每一天都不会是前一天平淡无奇的重复。敢于去爱一个社会地位与我如此悬殊的人，这已经算得上伟大和勇敢了。那就让我们看看，他值得我继续去爱他吗？我只要一看到他有弱点，我便马上抛弃他。一个像我这种出身的姑娘，并且具有人们公认的骑士性格（这是她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就不应该像个傻瓜那样地行事。

“如果我爱上了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我岂不是扮演了一个傻瓜的角色吗？那么，我所得到的幸福将会是我的表姐妹们的幸

福的新的翻版，而那种幸福正是我极端鄙视的。我事先就知道可怜的侯爵会对我说些什么，我会如何回答他。让人打哈欠的爱情算什么爱情呢？还不如去当修女呢。说不定我会像我最小的表妹那样，也有一个签订婚约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上，长辈们也会深受感动，除非是对方的公证人前一天在婚约里增加了最后一项条款而惹恼了他们。”

第四十二章 软弱的磨难

一个笨拙的工匠在琢磨这颗钻石时，使它失去了最璀璨的光泽。在中世纪，该怎么说呢？即使在黎塞留统治时期，法国人还是有意志力的。

——米拉波

于连发现侯爵正在大发雷霆。这位大贵人生平第一次顾不上体面了，他把能说得出口的骂人话全都倒在于连头上。我们的主人公惊恐万状，也失去了耐心，不过他的感恩之情并没有丝毫动摇。“这个可怜人，长久以来他心里一直作了多少美妙的打算，现在一下子全完了。不过，我应该回答他，我不吭一声更会激怒他。”于连的回答用的是达尔杜弗这个角色的台词：

“我不是一个天使……我尽力为您效劳，您也慷慨地给了我报酬……我非常感激。但我才二十二岁……在这座府邸里，能理解我的只有您和这个可爱的人……”

“坏蛋！”侯爵叫道，“可爱的！可爱的！在您觉得她可爱的第一天，您就应该滚开。”

“我曾经试过，当时我请求您让我去朗格多克。”

侯爵气得踱来踱去，痛苦已把他完全压倒，他疲惫不堪地一下倒在一把扶手椅里。于连听到他低声自语：“他倒不是一个坏人。”

“是的，对您，我不是一个坏人。”于连大声说，跪了下来。然而他感到这一举动太可羞，于是马上又站了起来。

侯爵确实气疯了，看到于连跪下，他又破口大骂起来，骂得粗鲁难听，简直和一个马车夫无异。辱骂用词的新奇可能起到了一些泄愤的作用。

“怎么我的女儿叫索黑尔夫人？怎么我的女儿不是公爵夫

人？”每当这两个概念在他脑子里出现时，德·拉莫尔先生就痛苦不堪，他的情绪也就再也无法控制了。于连担心自己会挨揍。

等到他稍微冷静一点，并开始习惯了他的不幸时，他对于连提出了合乎情理的指责：

“您早该离开啊，先生，”他对于连说，“您的责任是离开……您是世界上最卑鄙的人……”

于连走到桌子前，写下了以下的字条：

“很久以来，我对生活已不堪忍受，现在我决定结束我的一生。请侯爵先生在接受我无限感激之心的同时，接受我因死于贵府可能引起的麻烦的深深歉疚。”

“恳请侯爵先生看看这张字条，”于连说，“杀死我吧，或者让您的仆人把我杀了。现在是凌晨一点，我去花园，慢慢朝后墙走。”

“给我滚蛋！”在他离开时，侯爵朝他喊道。

“我明白，”于连想，“如果不把我的死栽在他的仆人身上，他是会高兴的。……让他亲自把我杀死吧。好吧，我可以满足他……但是，天哪！我热爱人生……还有我的儿子，我对他负有责任。”

这个念头如此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在方才充满危险的几分钟散步之后，这个念头一直紧紧地攫住了他的全部思想。

这种关切如此新鲜，使他变成了一个谨慎的人。“侯爵是在狂怒中，他失去了理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要对付他，我需要有人指点……福盖离得太远，而且他不能理解侯爵这种心态。

“阿尔塔米拉伯爵……我有把握他能永远保守秘密吗？不要因为征求意见引起事端，使我处境更加困难。唉！只有阴郁的皮拉尔神父了……可是冉森派教义使他心胸狭窄……一个耶稣会的坏蛋还比较通达世故，对我有用得多……皮拉尔神父只要我一承认自己的罪孽，就可能痛打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达尔杜弗这个角色又来帮助他了。“好吧，我去向他作忏悔。”这是于连在花园里踱了足足两个小时后作出的最后决定。他不再去想可能会挨上一颗子弹，困倦压倒了他。

第二天一大早，于连已在巴黎几法里外，敲严肃的皮拉尔神父的大门。使于连大为惊讶的是，他听了于连的忏悔后，并不感到太大的意外。

“也许我应该责备我自己，”神父自言自语，他的忧虑更甚于他的气愤。“我早猜到了这桩爱情……不幸的孩子，因为我对您的友情才没有去警告她的父亲。”

“他会怎样处理我呢？”于连急忙说。

（他这时爱上了神父，如果此刻他痛骂他一顿将使他很难受。）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于连继续说，“第一，德·拉莫尔先生可能找人杀死我；”于连把他写遗书的事告诉了神父。“第二，让诺贝尔伯爵和我决斗，把我打死。”

“您会接受决斗吗？”神父气忿忿地站了起来。

“您不让我把话说完。当然，我不会朝我恩人的儿子开枪。”

“第三，他可能叫我离开。如果他对我说：‘到爱丁堡去，到纽约去。’我一定服从。到那时候，他就可以把德·拉莫尔小姐的情况隐瞒过去。不过，我决不容忍他们伤害我的儿子。”

“这一点不用怀疑，这是这个堕落的人的第一个念头。”

在巴黎，玛蒂尔德正处在绝望之中。早上七点钟她去见父亲。他给她看了于连写的字条。她战栗了，害怕于连把自杀看成是高尚的行为。“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他去自杀？”她对自己说，痛苦此时变成了愤怒。

“要是他死了，我也活不下去，”她向她的父亲说，“您对他的死要负责……您可能会感到高兴……但是我要对他的亡魂起誓，我立刻穿孝，让大家知道我是守寡的索黑尔太太。我还要发

让告，您相信我一定会这样做的。我不会懦弱，不但胆怯。”

她的爱情达到了疯狂的地步，现在轮到德·拉莫尔先生慌张失措了。

他开始比较冷静地对待这一已发生了的事件。午餐时，玛蒂尔德没有露面。侯爵感到如释重负；当他知道她什么也没有告诉母亲时，尤其感到满意。

于连从马上下来，玛蒂尔德立刻叫人把他找来，几乎当着贴身女仆的面，她一头投进他的怀里。于连对她这种狂热并不表示高兴。他和皮拉尔神父长时间的谈话后，变得很老练而且有心计了；他的想像力由于考虑到各种可能性，现在变得消退了。玛蒂尔德含泪对他说，她已见到了他的遗书。

“我的父亲可能会改变主意，请您立即动身到维尔基埃去，马上上马，趁他们还没有吃完饭，赶快动身。”

于连依然是一副冷淡、惊奇的神态。玛蒂尔德一下哭出声来。

“让我来应付我们的事，”她紧紧拥抱着他，激动地说，“您知道得很清楚，并不是我想离开您。给我来信吧，寄给我的贴身女仆，让别人写信封。我会给你写很长很长的信。别了，快逃吧！”

最后这句话刺伤了于连的自尊心，不过他还是听从了。“这是命定的，”他想，“这些人在他们表现最好的时候，仍然有办法来刺伤我。”

玛蒂尔德坚决抵制她父亲一切谨慎的计划。她坚持商谈必须在下列前提下进行：她是索黑尔太太，跟她丈夫在瑞士过着清贫的生活，或者住在她巴黎的娘家。她断然拒绝秘密分娩的建议。

“那样做，人家就会对我进行诽谤和侮辱了。我们结婚，我和我丈夫结婚两个月后出门旅行，我们很容易编造一个儿子出生的适当日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开始时她这种坚定态度遇到的是侯爵的盛怒，后来，侯爵有点迟疑不定了。

有一次，他的心肠一时软了下来对他女儿说：“这里是领取一万年金的证件，把它送到你的于连那儿去，在我收回成命之前让他赶快想法取出来。”

于连知道玛蒂尔德喜欢发号施令，为了顺从她，他白白地赶了四十法里的路程。他在维尔基埃把佃户的账目结算清楚。这次侯爵给予他恩典，给了他回巴黎的机会。他请求皮拉尔神父让他住下。在他不在巴黎那段日子，皮拉尔神父成了玛蒂尔德最有用的同盟者。每逢侯爵问到他，他总是向侯爵说明，除了正式结婚外，其他任何办法在天主眼里都是罪恶。

“幸好，”神父对侯爵补充说，“在这一点上，世俗的情理和宗教的教义是完全一致的。德·拉莫尔小姐性格暴躁，连她自己都不能保守的秘密，您能有一时一刻指望这事不会被大家知道吗？如果您不同意光明正大地举行公开婚礼，那么上流社会就会对这桩门户不当的奇怪婚姻长时间的议论不休。应该一下子全都摊开来，无论是表面还是实际上都没有任何秘密。”

“这是对的，”侯爵思索着说，“按照这个办法去做，如果婚礼后三天还有人说闲话，那就是糊涂人嚼舌头了。应该利用政府大张旗鼓反雅各宾党人的机会悄悄儿把事情办了。”

德·拉莫尔先生的两三个朋友和皮拉尔神父的想法一样，他们认为最大的障碍是玛蒂尔德的果断性格。但是，在听了这么多的很好的意见后，侯爵还是舍不得放弃儿获得御前赐座的希望。

在他的记忆和想象里还存在着年轻时代可以采用的各式各样的诡计和欺骗手段。他认为屈从于事实，畏惧法律，对他这种身份的人来讲是荒谬的、丢脸的。十年来，为了这个心爱的女儿的前途，他有过多少美好的打算，如今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呀！

“谁能预料到发生这种事呢？”他对自己说，“一个性格如此

高傲，天资如此聪颖，对自己的姓氏比我还要自豪的姑娘！多少法国最显赫的家族很早以前都想和我联姻！

“抛掉一切谨慎吧，这个世纪注定要把一切搞乱，我们正走向混乱！”

第四十三章 聪明人

省长骑在马上，一边赶路，一边想：“为什么我不能当部长，当首相、公爵？我就这样去作战……用这个方法我要把革新派都投入监狱。”

《环球报》

侯爵十年来精心编织的美梦坚韧不拔地占领着他的心，任何论据都无法把它摧垮。侯爵也知道生气不是个办法，但是他又下不了决心去饶恕。“这个于连要是能够意外地死掉就好了。”有时候他这样想。他的苦恼就从这种幻觉中得到几分宽解。这些想象把皮拉尔神父明智推论的作用抵消了。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协商没有一点儿进展。

在家庭事务和在政治事务中一样，侯爵常会有些好的想法，他会为此接连兴奋三天。这时候别人提出的方案，哪怕有最好的理由作根据，他也不会欢迎；只有符合他的见解的方案才能受到他的重视。这三天里他会怀着诗人般的热情和积极性工作，使事情进展到某一阶段，第四天他再也不去想它了。

起初，于连对侯爵的迟迟不作决定感到困惑，但是几个星期以后，他才明白德·拉莫尔先生对这件事还没有任何明确的打算。

德·拉莫尔夫人和全家其他人都以为于连为着田产的事到外省去了。他躲在皮拉尔神父家里，几乎天天都能见到玛蒂尔德。她每天早上要和父亲一起呆上一个小时，但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彼此都绝不提及那件占据他们全部思想的事。

“我不想知道这个人在哪里，”有一天侯爵对她说，“把这封信给他吧。”玛蒂尔德接过这封信读道：

“朗格多克的田产每年的收入是20,600法郎。其中10,600法郎我赠与我的女儿；10,000法郎给于连·索黑尔先生。当然

我是连土地一起赠与的。告诉公证人，分别写两份赠与契约，明天给我送来。从此以后，我们之间不再有任何联系。啊，先生！这一切岂是我能预料的吗？

德·拉莫尔侯爵”

“我非常感谢您，”玛蒂尔德高兴地说，“我们将到阿让和马尔芒德间的埃居莱城堡定居。据说那里风景优美就像在意大利。”

这份赠与使于连大为惊讶。他已经不是我们过去认识的那个严肃冷静的人了。他未来儿子的命运已经占领了他的全部思想。对一个像他这样贫困的人来说，这笔意外财产很可观，使他成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现在他和他的妻子每年可享有 20,600 法郎的年薪了。至于玛蒂尔德，她把一切感情都倾注在对丈夫的崇拜中，为了自尊，现在她一直把他称做丈夫。她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愿望是她的婚姻能被承认。她无日不在夸大自己有头脑，能够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她十分崇拜这个人的才干。

经常不断地分开，境遇的错综复杂，以及谈情说爱的时间少了，这种种使于连不久前施行的明智策略取得了越来越好的效果。

玛蒂尔德和她真正已爱上的男人见面的机会是如此的少，终于使她失去了耐心。

在情绪不好的情况下，她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信的开头简直是《奥赛罗》的口气：

“我爱于连胜过社会给予德·拉莫尔小姐的种种好处，我的选择足以证明这一点。由于受人敬重或者小小虚荣心的满足而带来的快乐在我看来一文不值。我和我丈夫分开生活快六个星期了，这足可以证明我对您的尊重。下星期四以前我将离开我父亲的家。您的恩赐已使我们富足。除了尊敬的皮拉尔神父，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我要到他那儿去，他将为我们举行婚礼。婚礼后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小时，我们即出发去朗格多克，除非您有命令，我们将永不再在巴黎露面。但使我伤心的是，人们将会编造出耸人听闻的故事来低毁我和诋毁您。愚蠢的公众难道不会逼得善良的诺贝尔找于连决斗？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完全无法制止于连的。我们会在他的心灵里发现一个叛逆的平民的天性。我的父亲呀！我跪下来恳求您，下星期四到皮拉尔神父的教堂里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恶毒的诽谤将因此丧失其锋芒；您的唯一的儿子和我的于连的生命可以得到保全……”

这封信使侯爵的心陷入无法言喻的困境中，这么说他必须作出一个最后决定，所有的琐碎细小的习惯和平日交往的朋友都起不了作用了。

在这异常情况下，他年轻时代的经历造就的性格特点重又占了上风。曾经有两年，他拥有过一笔巨大财产和享有宫廷的荣耀，但一七九零年的革命把他抛到可怕的、贫困的流亡生活中。艰苦的流亡生活改变了一个二十二岁年轻人的心，使他成为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人。现在他坐镇在自己拥有的财富王国中，而没有为财富所左右。然而，正是这种没有受到金钱腐蚀的想像力，让他受到另一种疯狂欲望的驱使，他要看到自己的女儿有一个高贵的头衔。

在刚刚过去的六个星期中，侯爵有时一时冲动，想叫于连变得富有。因为贫穷对他德·拉莫尔先生来说是屈辱的、可耻的，他的女儿的丈夫不可能是贫困的，于是他就把钱扔了出去。第二天，他的想像力又转变了方向，他觉得于连应该领会他慷慨赠与的意思，他会改姓换名离得远远的跑到美洲去，然后写信告诉玛蒂尔德已为她而死了……在德·拉莫尔先生的想象中这封信已经写好，他开始猜测会对女儿产生什么影响……

可是玛蒂尔德这封实实在在的信把他从幼稚的幻想中唤醒了。这一天，他在考虑怎样杀死于连，或者使他失踪。考虑了长

时间后，他又开始想怎样为于连安排一个辉煌的前程。他想着把一处庄园的名称送给于连作姓氏；为什么他不可以把自己的爵位让给于连呢？他的岳父德·肖纳公爵在他的独子牺牲在西班牙战场后，曾经多次提到要把爵位让给诺贝尔……

“我们不能不承认于连有处理事务的特殊才干，有胆，甚至有识，”侯爵这样想，“但是在他内心深处，我感到有某些可怕的东西，大家都和我有相同的看法，看来这可怕的东西是确实存在的（这个东西的实质越是难于捉摸，越叫老侯爵富于想象的心灵感到害怕）。

“有一天，我的女儿说得很妙（在一封我们没有引用的信里）：‘于连不属于任何一个客厅，任何一个小集团。’他没有去寻求支持准备来反对我。一旦我抛弃他，他一点办法也没有……难道这是他对社会现状的无知吗？……我几次对他说：‘要当候选人，只有那些客厅给予您支持，才是真正有用的支持……。’

“不！他没有检察官那种不浪费一分钟，不放过一个机会的老练、奸猾的本性……他决不是路易十一式的性格。而另一个方面我却发现他引用的格言都是反对宽容待人的……我弄不明白……他一再引用这类格言，是不是为了防范自己的热情泛滥而筑的堤坝呢？

“此外，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忍受不了轻视，我可以从这方面掌握他。

“他并不仰慕高贵的出身，确实如此，他尊重我们并非出于本性……这是一个缺点。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心上不能忍受的应该是缺乏金钱和享乐；而他却完全不同，他绝对不能容忍的是别人的蔑视。”

由于女儿的信的压力，德·拉莫尔先生必须作出决定了。“总之，重要的问题在于他是否因为我爱女儿胜过一切，我有十万埃居的年金，他才大胆追求她的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玛蒂尔德不同意这个看法……不，我的于连，这一点我不会欺骗自己。

“这是令人感到意外的真正的爱情，还是向上高攀的庸俗的欲望呢？玛蒂尔德是很敏锐的，她事先感到这种怀疑会在我心目中毁掉他，因此她才说是她先爱上他的……

“一个那么高傲的女孩子竟会忘乎所以主动作出这种举动！……一个夜晚，在花园里去抱住他的手臂，多么可怕！难道她找不到一个比较体面点的办法让他知道她属意于他吗？

“她想辩护，却欲盖弥彰。我不相信玛蒂尔德了……”这一天侯爵的推理比平时更具有结论性。但习惯还是占了上风，侯爵决定拖延下去，他写了封信给女儿。在这座府邸里，住在一起倒也经常互相通信。德·拉莫尔先生不敢面对面地和女儿争论，他怕猝然间一个让步，那么事情便告结束，再也无法挽回了。

信件“千万不要再做出新的蠢事来。这里有一份给于连·索黑尔、德·拉维尔内骑士的轻骑兵中尉委任状。您可以明白我为他做了多少事。不要违抗我，也不要多问我。随信附上一张我银行的付款通知单。要服从我。”

玛蒂尔德的爱情和快乐真是无穷无尽的了，但她还想乘胜追击，于是立即回信：

“德·拉维尔内先生如果知道您屈尊为他做的一切，他一定会感恩戴德。但是，在这慷慨大度中，我的父亲偏偏把我忘了：您的女儿的名誉正处在危急之中，处理稍为不慎就会沾上永远洗刷不了的污点，哪怕是两万埃居的年金也无法弥补。如果您答应我的婚礼下个月在维尔基埃公开举行，我才能把委任状交给德·拉维尔内先生。请求您不要超出这个期限，因为不久您的女儿若不使用德·拉维尔内夫人的名义，就不能抛头露面了。亲爱的爸爸，我多么感谢您把我从索黑尔这个姓氏中解救出来……”

回信出乎意外：

“服从吧，否则我将一切都收回。战栗去吧，轻率的姑娘。我还不了解你的于连是什么样的人，而你比我了解得还要少。让他立刻动身去斯特拉斯堡，想着要走正道。半个月之内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决定。”

回信态度之坚决，完全出乎玛蒂尔德的预料，她不免大吃一惊。“我不了解于连，”信上这一提示，使她不由得思考起来。思考的结果是得出一些挺有意思的假设，但她认为这些不是假设而是事实：“我的于连，他的思想还没有染上客厅里那套平庸的习俗。我父亲不认为他是优秀的，恰好因此证明他是优秀的。”

“但是，如果我不服从他在一时冲动中做出的事，很可能发生公开争吵，闹出去会影响我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可能使我在于连眼里也变得不那么可爱了。大吵一顿之后，必须带来十年贫困。选择丈夫光凭一个男人的才能的疯狂行为，除非有万贯家私做后盾否则就会被人耻笑。再说，如果我离开父亲长久地住在外边，我父亲这年龄很快会把我忘掉。诺贝尔会娶一个可爱机灵的姑娘。年老的路易十四还曾爱上勃艮第公爵夫人……”

她决定服从，但是没有把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交给于连，因为他的暴烈性格可能会干出傻事。

晚上，她告诉于连，他已是轻骑兵中尉了。他真是大喜过望。我们可以从他一生的野心和现在他对未来的儿子的热情中去想象，他的高兴该有多大啊！改变姓氏之举，使他很惊讶。

“总之，”他想，“我的故事已经写完。一切都归功于我自己。我终于做到让这个骄傲的姑娘爱上我了。”他一边注视着玛蒂尔德，一边继续想道，“她父亲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她，而她的生活里不能没有我。”

第四十四章 风 暴

我的主啊！让我做个平庸的人吧！

——米拉波

他整个心沉浸在对新事物的思虑中，对她表示的强烈情意，只是稍稍应付一下，他不说话，阴沉着脸。玛蒂尔德觉得他从来没有显得如此伟大，如此值得崇拜。她担心于连极端敏感的自尊心，弄得不好，会使局面复杂化。

几乎每天早上，她都能见到皮拉尔神父来到侯爵府邸。于连难道不能从他那里知道一些父亲的意图吗？侯爵本人不是也可能一时冲动会给他写信的吗？要不然在听到这个大好喜讯之后，怎么来解释于连严肃的态度呢？她不敢去问他。

她，玛蒂尔德，她不敢！从这时起，她对于连的感情里已隐约出现了一种模模糊糊、难以解释的畏惧成分。她这颗冷酷的心现在完全感受到了一个在巴黎过度文明中教养成长的人所能有的热情。

第二天清早，于连在皮拉尔神父的住宅里。几匹驿马拖着一辆破破烂烂的马车进入院子，马车是从邻近的驿站租来的。

“这套马车现在是不合适了，”严肃的神父对他说，满脸不悦的神色。“这里是德·拉莫尔先生给您的两万法郎，他要求您在年内统统把它花掉，但是尽可能不要闹出笑话（把这样大的一笔钱随便扔给一个年轻人，在神父看来等于是给他一个犯罪的机会）。

“侯爵还说：‘于连·德·拉维尔内先生是从他父亲那里得到这笔钱的，至于他父亲是谁就不必谈了。’德·拉维尔内先生也许认为应该送点东西给从小养育他的维鲤叶木匠索黑尔先生……我可以负责去办这件事。”神父接着又说，“我终于促使德·拉莫尔先生同意与奸诈的弗里莱尔代理主教和解，因为他的威望对我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实际上是他统治着贝桑松。要让他默认您的高

贵出身是我们这次和解谈判中双方默契的条件之一。”

于连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狂喜，他紧紧拥抱神父，他看到自己的高贵身份已被承认了。

“呸！”皮拉尔神父一把推开了他，“这种世俗的虚荣有什么意思！……至于索黑尔和他的儿子们，我会以我的名义给他们一笔五百法郎的年金。只要我对他们的行为满意，我会每月分别付给他们每一个人。”

于连已经冷静下来，又变得很高傲，他谢过了神父，但用词泛泛没有作出什么许诺。“难道我真是被拿破仑放逐到山区的一个贵族的私生子吗？”他这样想，随着时间的过去，他越想越觉得合乎情理。“我一向恨我的父亲，这就是一个证明……我不再是一个怪物了。”

在这独白以后没几天，轻骑兵第十五团，法国最精锐的轻骑兵团之一，在斯特拉斯堡练兵场排练战斗队形。德·拉维尔内骑士先生跨着他那匹花了六千法郎买来的全阿尔萨斯最漂亮的马。他被任命为中尉，除了在一本从未听人讲过的团队花名册里，他从来没有当过少尉。

他喜怒不形于色的神情，严厉到几乎显得凶狠的眼睛，苍白的面色，不变的冷静态度，从第一天起就树立了声誉。很快，他的无可挑剔的合乎分寸的礼貌，不加炫耀但极为熟练的枪法和刀剑技术，使他的同僚们打消了公然恶作剧的企图。经过五六天的犹豫之后，团里的舆论分明对他有利。“除了青春朝气之外，”那些爱说俏皮话的老军官说，“这个年轻人什么都有了。”

于连从斯特拉斯堡写信给维鲤叶的前本堂神父，谢阁先生现已是耄耋之年了。

“您一定听说了促使我的家人让我富裕起来的那些事。我毫不怀疑您会为我高兴。附上五百法郎，请您在不提及我的名字下，悄悄地分给和我从前一样不幸的穷苦人。我相信，您一定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当年帮助我一样在帮助他们。”

于连陶醉在野心里而不是虚荣里。但他仍十分注意自己的仪表。他的马、军服、以至随从的号衣都十分整洁，即使一个一丝不苟的英国大贵族也不过如此。靠了别人的庇护才当了几天中尉的他，已经在盘算要像所有伟大的将军一样，在三十岁上就亲自主率一支军队。这样说来，在二十三岁时就应该不止是个中尉。他脑子里一直萦怀着光荣和他的儿子。

正在他陶醉在这狂妄的、勃勃野心中时，德·拉莫尔府一个年轻跟班出现在他面前，他是送信来的。玛蒂尔德的信上写道：

“一切都完了。尽快赶回来，哪怕牺牲一切，如果必要，开小差回来。到达之后，立刻去靠近××街××号，在花园门边，坐在出租马车里等我。我去找您，也许把您带进花园，一切完了，我担心已无可挽回了。相信我吧，您将看到我身处逆境仍然是忠诚的、坚定的。我爱您。”

几分钟以后，于连已向团长请准了假，心急如焚地策马离开了斯特拉斯堡。一路上可怕的不安噬咬着他的心，以致过了梅斯以后，他已不能再继续赶路了。他跳上一辆驿车，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到达了指定地点，那是拉莫尔府花园的侧门。门开了，玛蒂尔德顾不得丝毫的尊严，立刻投身他的怀抱。还好，此刻才清晨五点，街上没有人。

“一切都完了。我父亲怕看到我的眼泪，星期四夜里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这是他的信，您看吧。”她和于连一起登上了出租车。

“我可以饶恕一切，唯独不能饶恕为了金钱而起的诱惑您的计谋。可怜的姑娘，这就是可怕的事实真相。我立誓，决不会应允您和这个男人的婚姻。我保证给他一万利弗尔的年金，只要他滚得远远地，离开法国，或者最好到美洲去。您读读这封信吧，它是我打听他的情况后得到的答复。这个不知廉耻的小人曾亲自

要我写信去询问德·雷纳耳夫人。如果您再为这个人的事写信给我，我决不看一个字。我对巴黎和您都感到憎恶。我要您对必将发生的事严守秘密，坚决地和这卑鄙小人一刀两断，这样，您将重新获得一个父亲。”

“德·雷纳耳夫人的信呢？”于连冷冷地问。

“在这儿。我想等您有了思想准备再给您看。”

信件

“出于对宗教和道德的神圣事业的责任心，先生，迫使我采取这一痛苦的行动提笔写信给您。一条颠扑不破的原则，此刻命令我伤害我的一个邻人，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一件更大的丑事。我的痛苦可由责任感来克服。无疑的，先生，您向我打听的这个人，他的行为在过去也许看上去是无法解释的，甚至可以说是正派的，我们原以为隐瞒或者掩盖一部分真相可能是适当的。谨慎和宗教都要求这样做。但是，您所希望知道的他的行为，事实上是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甚至恶劣到远远超出我能说出口的程度。这个人既贫困又贪婪，他以十足伪善者的面貌企图诱惑一个软弱不幸的姑娘，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以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我的艰难责任，让我再补充一句：我不得不认为于……先生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我不能不相信，他在一个家庭里取得成功的手段是去诱骗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妇女。他在一副无私的外表和满口小说词句的掩盖下，最大和唯一的目的是支配男主人及男主人的财产，而留下的是不幸和终身的悔恨。”等等，等等。

这封信写得很长，一半字迹被泪水洇湿，难以辨认，但确实无误是德·雷纳耳夫人的手书，甚至写得比平时更认真。

“我不能责备德·拉莫尔先生，”于连看完信后说，“他是公正的，慎重的。有哪一个父亲肯把心爱的女儿托付给这样一个人！别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连跳下出租车，朝停在街口的那辆驿车跑去，他仿佛已忘记了玛蒂尔德的存在。玛蒂尔德紧追着他跑了几步，但这时商店已打开大门，店主人出现在门前，他们都认识玛蒂尔德。他们的目光逼得她赶紧退回到花园里去。

于连动身去维鲤叶。在疾驰着的驿车里，他无法按计划给玛蒂尔德写信。他写在纸上的字成了一些无法辨认的线条。

一个星期日的早上，他到达了维鲤叶。他走进一家卖武器的店铺，店主人认识他，为他最近的发迹连声道贺。于连的发迹，在当地已成了一大新闻。

好不容易于连才让店主明白他需要一对手枪。店主按照他的要求，把手枪都装上了子弹。

大钟敲了三下。这在法国是人所共知的信号，在早上各种声响过之后，宣告弥撒开始。

于连走进维鲤叶新建的教堂。教堂里所有的高大的窗户都挂着深红色的帷幔。于连站在德·雷纳耳夫人凳子后面几步远的地方。她似乎正在虔诚地做祷告。看到曾倾心热恋过自己的女人，于连的胳膊颤抖得十分厉害，他不能实施他的企图。“我办不到，”他对自己说，“我实在办不到。”

这时，辅助弥撒的年轻教士摇铃，供奉圣体仪式开始了。德·雷纳耳夫人低下头，她的头几乎完全埋在披肩的褶皱里了。于连已不能清楚地认出她了。他朝她开了一枪，没有打中，他又开了第二枪，随着枪响，她倒了下去。

第四十五章 悲惨的详情

您别指望我会软弱，我已替自己报了仇。我应该死，就在这儿，为我的灵魂祈祷吧！

——席勒

于连站着不动，他的眼前一片空白，等他稍微清醒过来时，发现所有的信徒都在纷纷往外逃。神父也已离开祭台。于连慢吞吞地跟在几个往外边喊边逃的妇女后面。有一个妇女想尽快跑出去，把他猛地推了一下，他跌倒了，而脚被一把摔倒的椅子绊住。当他踉跄地站起来时，感到脖子已被人抓住，一个穿制服的宪兵把他逮住了。他本能地想拔出手枪，但另一个宪兵立即扭住了他的胳膊。

他被押到监狱，关进一间屋子，有人给他上了手铐，然后让他孤零零一个人留下，门上了两道锁。这一切进行得很快，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看来，一切都结束了。”他恢复知觉后高声说道……“是的，两个星期后上断头台……或者是在这以前自杀。”

他不再继续往下想，他感到自己的头仿佛被一个夹子死命地紧夹着，他想回头看看是否有人在抓他。不一会，他沉沉地睡着了。

德·雷纳耳夫人没有受到致命伤，第一颗子弹打穿了她的帽子；她回头时，第二发枪响了，子弹击伤了她肩膀上的骨头。奇怪的是，子弹竟弹了回来，碰在一根哥特式柱子上，击落了很大一块石头。

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的包扎之后，一个很严肃的外科医生对德·雷纳耳夫人说：“我担保您的生命没有危险，就像我的生命一样。”她感到悲恸万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很久以来，她真心真意地盼望死亡快点到来。给德·拉莫尔先生的信是现在听她忏悔的神父逼迫她写的。这封信给这位太长时间受到痛苦的煎熬而衰弱不堪的女人一个最后的打击。她痛苦是因为于连离她而去，对此她称之为“痛悔”。从第戎来的神父，道德高尚，信仰虔诚，虽然初来乍到，但他一眼就看透了她的心思。

“就这样死去，不是出于自己的手，这不算罪恶，”德·雷纳耳夫人想道，“天主会原谅我在死亡面前感到高兴。”她不敢这样想：“而且死在于连手下，那真是最大的幸福。”

外科医生和蜂拥赶来探望她的朋友刚走， she 就把贴身女仆爱丽莎叫来。

“看守监狱的人，”她对爱丽莎说，脸因为羞惭而通红，“是个残忍的人，他肯定会虐待他。他以为这样做会博得我的高兴……一想到这点，我就难以忍受。您能不能把这个小钱包交给看守，并把它当作是您自己想起这样做的？您对他说，宗教不允许虐待他……特别要告诉他，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钱包的事。”

由于上述原因，于连才受到维鲤叶监狱看守人的人道待遇。看守人还是那个忠于职守的努瓦罗先生。我们曾经知道，因为阿佩尔的采访，把他吓得要死。

一个审判员来到监狱。

“我是蓄谋杀人，”于连对他说，“我在某个武器商店买了子弹，并且当时就上好了子弹。刑法第一三四二条规定得很清楚，我应该判处死刑。我等待着判决。”

审判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答复，他很诧异，还想提出一连串问题使犯人的回答自相矛盾。

于连面露笑容，对他说：“难道您没有看到我正在按照您希望的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吗？去吧，先生，您不会失去您追逐的猎物。您会享受到判处我的快乐的。请您走开吧。”

“我还要尽一项讨厌的义务，”于连想，“应该给德·拉莫尔小姐写封信。”他在信上对她说：“我已报仇，遗憾的是我的名字会在报上披露，我不能不为人知地离开这个世界了。两个月之内我将去死。复仇是残忍的，正如和您分别的痛苦一样残忍。从现在起，我禁止我自己写您的名字，说您的名字。永远不要提到我，即使对我们的儿子也别提。沉默是唯一尊重我的方式。在一般人的眼里，我不过是个普通的杀人犯……在这最后时刻，请允许我说句实话：您将忘掉我。我劝您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桩可怕的灾祸，几年之内，您会耗尽我所见到的，您性格中的浪漫和喜欢冒险的成分。使您生来就应该生活在中世纪的英雄们中间，请您在这场灾难中把他们那种坚强性格表现出来吧！祝愿那应该发生的事在暗中完成，不要伤害您的名誉。用一个假名，不可向任何人谈。万一必须需要一个朋友帮助，我把皮拉尔神父留给您。不要向任何人谈，尤其别告诉您那个阶级的人，如德·凯吕斯们。我请求您，我以丈夫的名义命令您，在我死后一年，嫁给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决不要给我写信，我是不会回信的。我自认为远不像亚古那么坏，但我要像他那样对您说：From this time forth, never will speak word（从现在起，我一句话也不再说）。再不会有人看到我开口和动笔。您得到的是我最后的爱慕。

于·索”

信送走后，于连稍稍清醒过来，才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不幸。他的野心有过种种美好的憧憬，现在随着“我将死去”这句伟大的话在心中彻底粉碎了。死亡本身并不可怕，他整个一生不过是不幸的长期准备过程。他不会忘记这个被认为不幸中的最大的不幸。

“怎么，”他心里想，“假如两个月后我要和一个精于剑术的人决斗，难道我会软弱得老挂着这件事，我会害怕吗？”

他用了一个多小时，想从这一方面来认清自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他看清了自己的心灵，真相就像牢房里的一根柱子一样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时，他感到了悔恨。

“我为什么要悔恨？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杀了人，我应当判处死刑，如此而已。我和人类社会结清了账，然后死去。我没有留下应该履行的职责，我什么也不欠。我的死除了使用的是刑具外，没有什么可耻的。确实，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在维鲤叶的小市民眼里是可耻的了。但从精神方面看，还有比这更可蔑视的吗？我只有一个办法让他们敬重我，就是在赴刑场沿途向人们扔掷金币。我死后，想起我就使他们想起了黄金，这便变得光彩夺目了。”

经过一分钟剖析，于连觉得问题已经很清楚。他对自己说：“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要做的了。”一分钟以后，便沉沉地睡去。

晚上九点钟，看守人送来晚饭，把他叫醒。

“维鲤叶的人都在说些什么？”

“于连先生，我在任职那一天，在皇家法院对着十字架宣过誓。因此我不能说。”

他不开口，但是也不离开。于连看着他卑鄙、虚伪的样子觉得很有趣。“他想得到五法郎才出卖良心，”他想，“得让他多等点时候。”

看守见于连饭已吃完，还没有一点贿赂他的意思，便用讨好的口气说：

“出于对您的友谊，于连先生，我不得不说了，尽管别人会指责我违背了法律的权益，因为这对您的法庭辩护有利……于连先生，您心肠好，如果我告诉你，德·雷纳耳夫人的伤势已经好转，你一定会高兴的。”

“怎么！她没有死？”于连情不自禁地嚷了出来。

“怎么，您一点都不知道？”看守人说，他一脸的惊讶很快转

变为兴奋的贪婪。“按理先生应该给外科医生一点小意思，根据法律，他也是不能随便对外说的。但是为了让您高兴，我曾到他家里去过，他把情况都对我说了……”

“这么说，她受的不是致命伤。”于连不耐烦地说道，“您敢以生命保证吗？”

这个六尺高的巨人竟害怕得朝门口退去。于连发觉他原本想了解真相却用错了方法，于是坐了下来，扔了一个拿破仑硬币给努瓦罗先生。

这个人的叙述证明德·雷纳耳夫人的伤不是致命的。于连听着、听着，眼泪控制不住，像开了闸似地涌了出来。

“出去！”突然，他对看守人嚷道。

看守顺从地走了。牢门刚刚关上，于连叫道：“伟大的天主，她没有死！”随即他涕泪滂沱地跪了下来。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成了信仰宗教的人。教士们的伪善有什么关系？难道它能丝毫贬低天主的崇高和真实吗？

到这时候于连才开始悔恨自己的罪行；也恰恰在此刻，他从巴黎来到维鲤叶一直控制着他的冲动和半疯狂状态也正好在此时平静下来。这巧合使他避免陷入绝望。

他的泪水汨汨不断涌出来，他对等待着他的判决没有丝毫怀疑。

“她会活下去！”他对自己说……“她将为了饶恕我，为了爱我而活下去……”

第二天早上，看守很晚才把他叫醒，对他说：

“您的胆子可不小，于连先生，我已来过两次，不忍把您叫醒。我们的本堂神父玛斯隆先生给您送来两瓶上好的葡萄酒。”

“怎么，这个坏蛋还在这儿？”于连说。

“是的，先生，”看守人压低嗓子回答。“您说话别这么响，这会使您遇到麻烦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连由衷地笑了起来。

“我处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您一个人可能给我带来麻烦，如果您不再对我大发善心……您会得到很好的报偿的。”于连停顿了一下，恢复了他威严的神态，这神态立刻被一块硬币的赏赐所证明。

努瓦罗先生把他所知道的有关德·雷纳耳夫人的情况又重新详细地说了一遍，但他一点也没有提到爱丽莎找他的事。

这个人要多卑鄙就有多卑鄙；要有多少顺从就有多少顺从。于连突然起了一个念头：“这个丑恶的大汉收入可能不超过三四百法郎，因为监狱里关押的人不多。如果他能同意跟我逃到瑞士去，我可以保证付给他一万法郎……问题是怎样能使他相信我的诚意？”一想到要和这个可憎的人长时间地商讨，于连感到恶心，他把这个想法搁置了下来。

到了晚上已来不及了。午夜十二点，一辆驿车把他带走，一路几个宪兵押送他，他对这几个宪兵很感满意。早上他就到了贝桑松的监狱。人们对他还客气，把他安置在一座哥特式主塔楼的顶楼上。他判断这是十四世纪的建筑；他非常欣赏它的雅致和灵巧。在一个很深的院子的另一端，从两堵墙之间的隙缝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十分美妙的景色。

第二天，经过一次审讯，以后接连几天没有人打扰他。他的心情很平静。他觉得案情十分简单：“我图谋杀人，我应当被处死。”

他的思想没有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审判、出庭、在众目睽睽下的烦恼、辩护，他把这些都看作是小小的麻烦，至于讨厌的仪式，到了那天再去为它操心好了。连什么时候去死，他都不去想：“到判决之后再考虑。”牢狱生活对他来说并不使他感到乏味，他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他不再有野心。他很少想到德·拉莫尔小姐。他的整个心灵都为悔恨所占据，德·雷纳耳夫人

的形象经常出现在他眼前，特别是夜寂人静的时刻，在这高高的主塔楼上，只有白尾海雕的啼叫打破这寥寂空旷。

他深深地感谢上苍，没有让她受到致命伤。“真奇怪，”他想到，“我原以为她写给德·拉莫尔先生的信把我未来的幸福永远毁了。但此事到现在不过十五天，我已不再去想当时我孜孜以求的那些东西……两三千法郎的年金，平平静静地生活在一个像维尔吉那样美丽的山间小镇……那时候多么幸福……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是在幸福之中。”

有的时候，他会突然从椅子上立起来。“如果我杀死了德·雷纳耳夫人，我就自杀……我应当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否则我会憎恶我自己。

“自杀，可是个大问题，”他对自己说，“那些法官如此看重形式，对可怜的被告揪住不放，为了谋取勋章，他们可以把最好的公民绞死……我要摆脱他们的毒手，摆脱他们用粗俗的法语说的侮辱话，而省里的报纸会把这些话吹捧为雄辩。

“我大概还有五六个星期好活……自杀，绝对不干！”过了几天他又这样想道，“拿破仑也还活下去呢！……”

“再说，我现在感到生活很愉快，这里十分安静，没有讨厌的人来打扰我，”于连微笑着想道。他准备开一张书单，让人从巴黎给他送些书来。

第四十六章 主塔楼

一个朋友的坟墓。

——斯特恩

他听见走廊里有很大的响声，平日这时候没有人会到他牢房里来。白尾海雕鸣叫着飞走了，牢门打开，可敬的前本堂神父谢阁先生拄着拐杖，浑身战栗着一下投入他的怀抱。

“啊，伟大的天主！这可能吗？我的孩子……我应该说恶魔啊！”

善良的老人不能再多说一句话了。于连担心他会跌倒，小心地把他扶到一把椅子边，让他坐下。时间老人的手沉重地落在这个从前精神矍铄的人身上。于连觉得现在的他，只是过去的他的一个影子罢了。

稍后他缓过气来说道：“前天我才收到您从斯特拉斯堡寄来的信和您给维鲤叶穷人的五百法郎。是别人替我带到山区我侄儿的村里来的，我已搬去和侄儿同住了。昨天我听说了这场大祸……上天啊！难道这是真的吗？”老人不哭了，看上去好像已失去思维能力，他机械地补充说，“您可能需要这五百法郎，我给您带来了。”

“我需要的是能见到您，我的神父，”于连满怀深情地说，“我有钱。”

但他已得不到有条理的答复了。谢阁先生时不时流出几滴眼泪，默默地顺着两腮滚落下来。他望着于连，看到于连捧着他的双手亲吻，神色惘然。这张脸过去是那么生动、有力地显示出最高尚的精神世界，如今看到的是木然和迟钝。过了一会，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来接老人，于连猜想是他的侄子。他说：“别让老人累着。”这次见面，于连受到的痛苦是残酷的，以致连眼泪也干

涸了。人生的一切是如此悲怆，无以慰藉。他感到一阵砭骨凉意，似乎心也在胸腔里冻结了。

这是他犯罪以来感到最残酷的时刻。他刚才看到了死亡，而且是那么近地看到了它的丑陋面貌。所有有关高尚和英勇的理想，就像一片彩云在暴风雨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连好几个小时，于连沉溺在这种可怕的精神状态中，精神遭到损害后需要体力或者美酒的治疗。于连认为求助于这些帮助是怯懦的表现。整整一天，他在这间狭窄的楼室里踱来踱去，直到这可怕的一天快结束时，他醒悟过来大叫：“我多傻呀！如果我必须和普通人一样死去，看到这可怜的老人后才会感到无比的悲哀；而我是死在风华正茂的时候，我的死是迅即的，正好可以避免悲惨的衰老。”

不管怎样想，于连还是像性格软弱的人一样真正动了感情。这次拜访使他心中充满悲伤。

在他身上不再看到丝毫严厉和豪迈气概了，也不再有古罗马人的刚强了。死亡似乎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好像不再是那么容易对付了。

“这是我的温度计，”他想，“今天晚上我的勇气比上断头台时应有的水平低了十度，而今天早上我还有这股勇气。不过，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到时候能够恢复。”这个温度计的比喻，使他感到挺有意思，终于排解了他的苦恼。

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为自己昨天的情绪感到惭愧。“这关系到我的幸福和心情平静。”他差一点要写信给检察官要求拒绝来访。“那么福盖呢？”他想，“如果他决心来贝桑松而见不到我会多么痛苦。”

他已有两个月没有想到福盖了。“我在斯特拉斯堡时是个大笨蛋，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超出我的衣领。”现在他整个的心在思念福盖，回忆起过去种种，他更加感动了。他心烦意乱地踱来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肯定我的温度计降到了水平线以下二十度……如果我还这样软弱下去，还不如去自杀。要是我像个腐儒那样去赴死，那些玛斯隆、瓦尔诺会多高兴。”

福盖来了，这个单纯善良的朋友难过得要死。他唯一的想法，如果他还能有想法的话，就是卖掉他的全部家产来贿赂看守，救出于连。他花了不少时间和于连谈关于德·拉瓦莱特越狱的事。

“您使我难受，”于连对他说，“德·拉瓦莱特先生是无辜的，而我确是罪有应得。虽然您是无意，但却使我想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不过您真的要把您的全部家产卖掉吗？”于连问。突然间他又变得喜欢观察事物和猜疑了。

福盖看到他的朋友终于对他心里压倒一切的想法有了反应，高兴极了，于是详详细细地把每一份产业估计可以卖得多少钱，一笔一笔地算给他听。计算精确，顶多只有一百法郎的差额。

“对一个乡下产业主来说，作出这个决定是多么崇高的感情啊！”于连想，“一次一次地节省，一次一次地铢两必较。我过去看到他这样吝啬，感到脸红，现在他自愿为我全部牺牲！我在拉莫尔府见到的那些热衷于看《勒奈》的年轻、漂亮人物，没有一个会做出这可笑的事来。除掉一些极其年轻的、继承了大笔财产，根本不懂得金钱价值的人以外，漂亮的巴黎人中间有谁能做出这种牺牲呢？”

福盖的语法错误和平庸举止，顷刻间全部不存在了。于连投入了他的怀抱。和巴黎比较起来，外省人从来不曾受过这种非常崇高的敬意。福盖看到他朋友眼中的热忱，十分高兴，还以为他接受了逃跑的计划呢。

看到福盖的高尚精神后，于连在谢阁神父来访后丧失的力量又完全恢复了。于连还很年轻，据我看，他是一棵好苗。他非但

不像大多数男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转为狡猾，相反他更具有易于动情的善良气质，而且极易猜疑的情绪也得以克服……但是，这些预言不可能兑现了，说来有何用呢？

尽管于连作出努力，审讯的次数还是频繁了；他每次回答目的都是想使案件尽快结束。“我杀人，至少是企图杀人并有预谋。”他每天都重复这样说。但是审判官首先想到的是司法程序，于连的声明一点也不能缩短审讯时间，但却伤害了审判官的自尊心。于连不知道他们原来打算把他转移到一个黑牢里去，多亏福盖的活动，才使他继续留在高达一百八十级阶梯的那间漂亮小房间里。

福盖为一些重要人物供应取暖用的木柴，德·弗里莱尔神父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好心肠的木材商想办法见到了这位权力极大的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神父对他说，有感于于连的优良品质和以前在神学院的优秀表现，他准备在审判官前为他说情。福盖高兴极了，他的朋友有希望得救了。告辞时，他跪在地上请求代理主教接受十个路易，用这点钱做几台弥撒，来祈祷被告的释放。

福盖弄错了，德·弗里莱尔决非瓦尔诺之流，代理主教拒绝接受，并尽力劝告这个善良的农民最好还是把自己的钱留着。看到要向他把事情讲清楚，难免会说出欠妥的话来，于是建议他把这笔钱施舍给什么都没有的可怜的囚犯。

“这个于连是个怪人，他的行为无法解释，”德·弗里莱尔神父想，“而对我来说，不该有不可解释的事情……也许将来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殉教者……无论如何，我会弄清楚这件事情的底细的。也许可以找个机会来恫吓一下德·雷纳耳夫人，她不尊重我们，她甚至还讨厌我……也许在处理这件事中我还可以找到一个能增光添彩地和德·拉莫尔先生和解的办法，他对这位神学院的小教士有点偏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德·弗里莱尔和德·拉莫尔的诉讼和解，几个星期前已签了字。皮拉尔神父在离开贝桑松前曾经说起于连的神秘出身。正是他离开贝桑松的那天，这个不幸的人在维鲤叶教堂图谋杀害德·雷纳耳夫人。

于连看到在他死之前还有一桩不愉快的事，这就是他的父亲来探监。他想请求检察长拒绝任何人来探视他，他和福盖商量。一个儿子讨厌和父亲见面，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深深触犯了这位木材商诚实的、市民的心。

他相信自己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如此憎恶他的朋友，出于对不幸的尊重，他把他的感觉藏在心里。

“在任何情况下，”他冷冷地回答，“这种不准探监的命令不能用在您的父亲身上。”

第四十七章 一位有权势的人

但是，她的举止如此神秘，她的身材这般优美！她是谁呢？

——席勒

第二天一大早，主塔楼的门就打开了。于连猛地被惊醒。

“天哪！”他想，“我的父亲来了。多么不愉快的场面呀！”

就在此时，一个农妇打扮的人一下把他紧紧搂住。他简直认不出她是谁了，她是德·拉莫尔小姐。

“狠心人啊！我收到你的信才知道你在哪里。我到了维鲤叶，才知道你所称为罪行的，实际是一件高尚的复仇行动，它使我看到了在这个胸膛里跳动的心是多么高尚……”

尽管于连对德·拉莫尔小姐有成见，这成见连他自己还不十分清楚地承认过，他还是觉得她非常漂亮。于连怎么能看不到她的行动、言语里包含着的崇高、无私的感情呢？这远远不是一颗渺小、平庸的心灵所能做到的。他仍然相信他爱着的是一位女王。过了一会儿，他对她说，无论她的言词抑或她的思想都崇高之极。

“未来的情况在我看来已十分清楚。我死后，我要您嫁给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他将娶的是一位寡妇。这个可爱的寡妇高贵的、但带点浪漫的心经历了一桩奇特的、悲剧式的、对她说来是伟大的事件之后，惊心动魄之余转而崇尚通常的谨慎，她能理解年轻侯爵的价值，您会甘心去享受一般人称道的幸福：包括人们的尊敬、财富和地位等等……但是，亲爱的玛蒂尔德，如果让人猜疑到您上贝桑松来，对德·拉莫尔先生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呀！这样我将永远不能宽宥我自己，我已经给他造成那么多的烦恼。院士先生会说他在自己的怀抱里温暖了一条毒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完全没有料到听到的竟是如此冷静的理由，这么多的对未来的操心。”德·拉莫尔小姐有点生气地说，“我的贴身女仆几乎和您一样谨慎，她为自己弄了一张通行证。我是用米什莱夫人的名义乘驿车起来的。”

“那么米什莱夫人怎么能这么容易地来到我身边的呢？”

“啊！您还是那样聪敏卓越！我选中的那个卓越超群的人！起初我见到一个审判官的秘书，他说不可能让我进主塔楼来。我给了他一百法郎，但钱到手后，这位正人君子还让我等着，并且向我提出许多反对意见。我想他可能还要骗我……”她停下不说了。

“后来又怎样呢？”于连问。

“别生气，我的小于连，”她一连说，一连吻他。“我只好把我的名字告诉他。这位秘书原来把我看成巴黎的年轻女工，爱上了漂亮的于连……真的，他是这么说的。我向他起誓说我是您的妻子，我要求得到每天和您见面的许可。”

“真是疯狂到了极点，”于连想，“我没有办法阻止她。不过，德·拉莫尔先生地位显赫，舆论总会找到若干条理由为将来娶这位漂亮寡妇的年轻上校辩解的。我即将来临的死亡也会掩盖一切。”于连无限幸福地沉浸在玛蒂尔德的爱情里。这爱情是疯狂的，是伟大心灵的表现，是世上最奇特、罕见的爱情。玛蒂尔德十分认真地提出要和他一块儿自杀。

最初的一阵狂热过去，玛蒂尔德充分享受了再度见到于连的快乐之后，突然间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她仔细端详她的情夫，发现他远比她过去想象的高大。她觉得博尼法斯·德·拉莫尔复活了，但是更加英勇豪迈。

玛蒂尔德去拜访了当地最好的律师，直截了当地提出送钱给他们。这种做法触犯了他们的自尊心，不过他们还是都接受了。

很快她认识到在贝桑松，凡是疑难的、关系重大的事情，都

取决于德·弗里莱尔神父先生。

用米什莱夫人这个卑微的姓氏求见教会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开始时遭遇到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但是关于一位年轻貌美的时装商为爱情所驱使，特地从巴黎赶到贝桑松来安慰于连，这个新闻很快传遍了整个城市。

玛蒂尔德孤身一人在贝桑松的大街小巷徒步奔走。她希望不被人认出来。但她又相信如果在群众中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不会没有好处。她甚至疯狂地想到在于连赴刑场时煽动群众去救他。德·拉莫尔小姐尽量使自己的穿着朴素符合一个不幸女人的身份，她的衣着打扮还是引起了众人注目。

经过八天的申请，她获得了德·弗里莱尔先生的召见。这时她已成为贝桑松全城注目的人物。

有权有势的人物，精心策划的阴谋，这两者在她的头脑中紧紧连结在一起，以致于她虽然很勇敢，但在拉主教府的门铃时禁不住颤抖。她登上主教房间的阶梯时，只能勉强挪动脚步，主教府的肃静更令她胆战心惊。“我可能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扶手牢牢地把我攥住，于是我便失踪了。我的女仆能找谁打听我的消息呢？宪兵队长不会采取行动……在这座城市里，我是无依无靠的呀！”

走进主教的房间，乍一看，德·拉莫尔小姐就放心了。首先，给她开门的是身穿华丽号衣的仆役。她被带进候见室，这间客厅陈设豪华，但趣味高雅，与庸俗的华丽绝不相同，即使在巴黎也只能在最上等的人家才能看到。当她看到和蔼的德·弗里莱尔先生朝她走来时，所有关于暴行等等想法全都烟消云散了。她在这张漂亮的面孔上看不到一点巴黎人特别反感的倔犟和有点粗野的影子。这位在贝桑松拥有支配一切权力的教士，微露笑容，显示出他是一个有教养的、知识渊博的高级神职人员，一个精明干练的主管官员。玛蒂尔德以为自己是身在巴黎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只需短短的几分钟，德·弗里莱尔先生就使玛蒂尔德坦白说出她是他的劲敌、有权势的德·拉莫尔侯爵的女儿。

“的确，我根本不是什么米什莱夫人，”她完全恢复了平素高傲的神气，“向您承认这一点我不感到困难，因为我就是来向您请教如何能使德·拉维内尔先生逃避牢狱之灾的。首先，他犯罪不过是一时糊涂，他开枪射击的那个女人已经恢复健康；其次，为了安排好下面的人，我可以立即付出五万法郎，甚至还可以加倍；最后，我本人和我的家庭为了感谢援救德·拉维内尔先生的人，没有什么不能办到的事。”

德·弗里莱尔先生对这个姓氏似乎感到奇怪。玛蒂尔德拿出几封国防部长写给于连·索黑尔、德·拉维内尔先生的信给他看。

“您可以看出，先生，我的父亲正在照管他的前程。我已和他秘密结婚，我的父亲希望在公开宣布这一桩对拉莫尔家的姑娘有些奇怪的婚姻之前，使他能当上高级军官。”

玛蒂尔德注意到德·弗里莱尔先生听到这些重要情况后，面上的慈祥 and 愉悦的表情迅速消失了，现在他脸上有的是虚伪和狡猾。

神父还有点怀疑，他把那些文件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我应该怎样利用从这次奇怪的密谈中得来的信息呢？”他想，“现在我突然和有名的德·费尔瓦克元帅夫人的一个女友搭上密切的关系了。德·费尔瓦克夫人是某大主教极有影响力的侄女，在法国谁想当上主教都得通过她。”

“我一直认为是遥远将来的事，现在一下变得近在眼前，我有可能实现我梦寐以求的目的了。”

玛蒂尔德单独和这位拥有极大权力的人呆在一套僻静的房间里。他神色的突然变化，开始时把她吓了一跳。“哼！”很快她又想道，“一个享受够了权力和欢乐的教士的冷酷自私的心，如果不能对他产生一点儿影响，岂不是运气太坏了吗？”

眼见这一通往主教职位的意料之外的捷径就在面前；玛蒂尔德的才干又令他惊讶，有一瞬间，他神魂颠倒得丧失了自制。德·拉莫尔小姐看到他几乎要跪倒在她面前。他的野心勃发，激动得全身神经质地打抖。

“一切都明白了，”她想，“德·费尔瓦克夫人的女友在这儿没有办不到的事。”尽管她在心里嫉妒得痛苦，她仍然有勇气告诉他，于连是元帅夫人的密友，几乎每天都能在她家里看到某主教大人。

“我们要从本省有名望的居民中抽签，接连抽五六次，从中决定一份三十六人的陪审员名单。”代理主教两眼露出强烈的野心，他字字着力地说，“如果在每份名单里我找不出八个到十个朋友，而且不是其中最聪明能干的人，那我会认为自己的运气太坏了。我总能得到过半数的支持，甚至比定罪判刑所需要的过半数还要多。您看，小姐，我是很容易办到使犯人获得免于起诉的。”

说到这里，神父突然住了口，仿佛对自己说出的声音感到吃惊，他承认说了一些不应该对外人说的话。

但接下来，轮到玛蒂尔德感到惊惶不安了。他告诉她，贝桑松社交界对于连这桩离奇的事件中最感兴趣和诧异的是，他从前曾引起德·雷纳耳夫人的爱慕，并且两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互相热恋着。德·弗里莱尔先生极易看出，他的话使这位小姐心绪大乱。

“我报复了她一下，”他想，“这是对付这位果敢的年轻女士的一个办法，我原先还担心不能成功呢。”玛蒂尔德高傲的、不让人随意摆布的气度更增添了她稀有美色的魅力。他看到她几乎要向他哀求了。神父冷静下来，毫不容情地转动着已刺进她心坎的那把匕首。

“总之，”他口气轻松地说，“如果有人说索黑尔先生是出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怨恨才向他过去热爱过的女人开枪，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德·雷纳耳夫人决不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女人，最近她常和第戎一个叫马尔基诺的神父见面，像所有的冉森派教士一样，这位教士也是毫无道德可言。”

德·弗里莱尔先生发现了这位年轻女士的特点，于是兴致勃勃地、不慌不忙地继续折磨着她的心。

“为什么索黑尔先生要选择教堂动手呢？因为正好他的情敌在这座教堂里做弥撒，”他一边说，一边火辣辣地盯着她的眼睛。“大家都认为您维护的这位幸运的人儿十分聪明，更是十分谨慎。他非常熟悉德·雷纳耳先生家的花园，还有比藏在花园里更简单的吗？几乎可以肯定，在那里他可以杀死他所怨恨的女人，既不会被人发现，不会被人抓住，甚至也不会被人怀疑。”

这一段推论表面看来很正确，玛蒂尔德真是痛苦得不能自持了。她的心很高傲，但也很谨慎，这种干枯的谨慎在上流社会被认为忠实地显示了人心。这样的心灵不能很快懂得蔑视一切谨慎的幸福，这种幸福对于一颗炽热的心会是十分强烈的。在玛蒂尔德生活的巴黎上层社会，热情极少能冲破审慎。因此从窗户往外跳的都是住在六层楼上的人。

最后，德·弗里莱尔神父确信自己能操纵一切，他让玛蒂尔德知道（当然他是在说谎）他能任意支使对于连起诉的检察院。

抽签决定了三十六人的陪审团后，他将亲自出马，至少对三十名陪审员进行直接活动。

假如德·弗里莱尔神父不是觉得玛蒂尔德是那么漂亮，那么，起码要等待五至六次约见后才会向她这样交底。

第四十八章 诡 计

一六七六年，在加斯特尔，我家的一个邻居杀死了他的亲姐妹，这位绅士已犯过一次谋杀罪。那一次是他的父亲私下送了五百埃居给推事，救了他的命。

洛克《法兰西游记》

一离开主教的府邸，玛蒂尔德立刻派人送一封信给德·费尔瓦克夫人，会损害自己名誉的担忧，一秒钟也没有使她产生犹豫。她恳求她的情敌，请某主教大人亲笔写封信给德·弗里莱尔代理主教；她甚至哀求德·弗尔瓦克夫人亲自来贝桑松一趟。一个嫉妒的、骄傲的人居然能做到这一步，真可谓勇敢之极。

听从福盖的忠告，她特别小心没有把这些活动告诉于连，单单就她来到贝桑松一事，已使他十分不安了。越接近死亡，他变得比一生中任何时候更诚实，他不仅对德·拉莫尔先生感到十分内疚，而且对玛蒂尔德也感到愧疚。

“怎么，”他想，“跟她在一起时，有时我会心不在焉，甚至有的时候还感到厌烦。她为我牺牲了自己，而我竟这样报答她，难道我是一个坏人吗？”在他野心勃勃时，这类事根本不会放在心上，那时候在他心中唯一挂虑的是不成功即耻辱。

他和玛蒂尔德在一起时，精神上的苦恼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他这时激发了她最疯狂和离奇的热情。她只是不断地谈着她为了他而准备作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牺牲。

玛蒂尔德被她引为自豪的，而且是战胜了她的骄傲的一种激情鼓动起来了。她希望她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充满着不寻常的行动，而不是白白度过。她长时间和于连谈的尽是些最离奇的，对她来说也是极危险的计划。监狱里的看守们已经得了她不少好处，因此她可以在监狱里随心所欲。玛蒂尔德的那些计划不仅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牺牲她的名誉，即使全社会都知道她的身体状况，她都在所不惜。跪在疾驰着的国王马车前，恳请赦免于连，为了引起君王的注意甘愿冒被车碾死一千次的危险等等、等等，这还是她疯狂的、勇敢的想象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件。通过她在国王身边任职的朋友，她相信自己肯定能进入圣克卢公园的禁区。

于连觉得自己配不上她这样的牺牲精神。说实话，他对英雄主义已经厌倦了。也许一种单纯的、天真无邪的、带点儿羞怯的柔情才会使他动心。而玛蒂尔德恰恰相反，她的高傲的心总想的是公众和其他人。

她焦躁、苦闷，为情夫的生命担忧，她不愿在他死后苟活下去。在她焦躁和担忧之中还隐有一种欲望，就是要用自己的极度爱情和崇高行动使全社会震惊。

于连毫不为这些英雄主义计划所动，他感到苦恼。但假如他知道了玛蒂尔德把她那些疯狂打算灌输给善良的福盖的忠心耿耿的、极其通情达理，但又思想狭隘的头脑时，该怎么想呢？

福盖认为玛蒂尔德的忠诚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因为他为了救于连也愿意牺牲自己的全部财产，甚至拿生命去冒险。玛蒂尔德挥金如土，使他惊得目瞪口呆。开头几天，他和所有的外省人一样对金钱很崇敬，看到玛蒂尔德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感到十分敬佩。

后来他发现德·拉莫尔小姐这些计划经常在变，他感到宽慰终于找到了个词来批评这种令人疲劳的性格，她是“变化无常”的。这个词儿和外省人最厉害的骂人话“标新立异”之间仅仅一步之隔。

“真奇怪，”有一天，于连在玛蒂尔德离开牢房之后对自己说，“她对我的热情如此强烈，而我却无动于衷！仅在两个月前我是多么崇拜她！我在书上看到一个人接近死亡，会对万事万物失去兴趣。但我明明知道自己忘恩负义却又不能改变，难道我是

个利己主义者吗？”为此，他对自己作了最带侮辱性的责备。

野心已经在他心里死去，在灰烬中另一种热情熊熊燃烧起来，他把它称之为对谋杀德·雷纳耳夫人的痛悔。

其实他是在狂热地爱她，等到牢房里剩下他独自一人，再没有人来打扰时，他就完全沉溺在自己的回忆里，回忆他在维鲤叶和维尔吉度过的快乐日子，他从回忆中感到了无可比拟的幸福。在那一段飞快过去的日子里哪怕很小的一件事，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迷人，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他从来不去想在巴黎取得的成功，他对此感到厌倦。

这种心情很快发展，怀着嫉妒心的玛蒂尔德已经猜出一些。她明白她必须把他从爱好孤独的情况中拉出来。有时她怀着恐惧说出德·雷纳耳夫人的名字，她看到于连一阵战栗。从这时起，她的热情越发泛滥到不可测度了。

“如果他死了，我也跟他去死。”她真心诚意地对自己说：“巴黎客厅里那些人看到我这种身份的姑娘对一个即将赴死的情夫崇拜得五体投地，会说些什么呢？这种感情只有追溯到英雄的时代，在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世纪里才能找到。能使人的心脏激烈跳动的正是这种感情。”

在一阵强烈的冲动下，她把于连的头紧紧搂在心口，惊恐地对自己说：“怎么！这个可爱的头颅真是注定要落地吗？好吧，”她周身激荡着无比幸福的英雄主义情感接着说，“我的嘴唇正热吻着这漂亮的头发；他死后不出二十四小时，我的嘴也将变得冰冷。”

她总是想着这些充满英雄气概的、可怕的快乐时刻，这些念头紧紧攫住了她，一刻也不能摆脱。自杀的想法是那么吸引人，在此之前离她那颗高傲的心是多么遥远，而现在已钻进了她的心坎，很快就完全控制了她。“不，我的祖先的热血，一代代往下传，到我身上丝毫也没有变凉。”玛蒂尔德自豪地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有一件事要求您，”一天，她的情夫对她说。“把您的孩子寄养在维鲤叶，德·雷纳耳夫人会照料一切的。”

“您对我说这话未免太残酷了……”玛蒂尔德的脸变得煞白。

“是的，请您千万宽恕我。”于连已从自己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大声说道，并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他擦干了她的眼泪，然后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这一次谈话比较策略，谈话带点忧郁的、哲学的调子，他谈到在他面前即将宣告结束的未来。

“应该承认，亲爱的朋友，激情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是一个偶然事件，这种偶然只有在杰出的人的心中才会产生……我的儿子如果死了，实际上对您家庭的自尊心是一件大幸事，那些仆役们都会猜得出来的。无人照顾将是我这个不幸的、蒙受耻辱的儿子的命运……我希望在一个我不愿确定，但还有勇气能预见到的时候，您会听从我的最后嘱咐：嫁给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先生。”

“什么！让我名声败坏！”

“名声败坏不可能跟像您这样的姓氏连在一起。您是一个寡妇，一个疯子的寡妇，如此而已。我还要进一步指出：我的犯罪没有金钱的动机，它决不是可耻的。也许将来有一天，一个有哲学思想的立法者会战胜同时代人们的偏见，废除死刑。那时会有某个同情我的人，把我作为例子：‘瞧，德·拉莫尔小姐第一个丈夫是个疯子，但不是坏人，不是歹徒。把这颗脑袋砍下来是荒唐的……’那时，在人们心中我不再是一个可耻的人了，至少若干年以后会这样……您的地位，您的财产，还有您的才干，请允许我说，这些将帮助您的丈夫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成就一番功业，而单凭他一人是做不到的。他只有他的高贵出身和勇敢；仅仅这两个优点，在一七二九年或者还可以造就一个人才，但到了个世纪后的今天，却是不合时宜了，只会让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而要站在前头领导法国的年轻人，还应具有其他方面的素

质。

“您要让您丈夫参加一个政党，而您将要以坚定而进取的性格去支持他。您能够成为投石党运动中的谢弗勒兹和隆格维尔那样的人物……但是到了那时候，亲爱的朋友，目前在您心中燃烧着的圣洁之火恐怕要冷却一些了。

“请允许我对您说，”他在说了许多铺垫的话后接着又说，“在十五年后，您会把现在对我怀有的爱情视作可以原谅的疯狂，但毕竟是疯狂……”

他突然停了下来，沉思默想了片刻，重又提起让玛蒂尔德非常不愉快的这个想法：“十五年以后，德·雷纳耳夫人会热爱我的儿子，而您则早已把他忘掉了。”

第四十九章 宁 静

正是因为那时候我疯狂，而今天我变得明智了，只能看到瞬息之间的事物的哲学家，您的目光是多么短浅啊！您的眼睛生来不是为了去观察热情的隐秘活动的。

歌德夫人

他们的谈话被又一次审讯打断，接着又和辩护律师商讨。在于连充满柔情回忆的、慵懒的生活里，这些时候是仅有的绝对不愉快的时刻。

“这是杀人，蓄谋杀人，”于连对法官和律师都这么说，“我很抱歉，先生们，”他微微一笑，补充说，“不过，这就使你们的工作变得没多少事可干了。”

在摆脱了法官和律师后，于连想道：“总之，我应该有勇气，显然我比这两个人更有勇气。他们把和这场不幸结局的较量，看成是灾祸之最，看成是恐惧之冠。而我呢，要到当天才会去认真关心。”

“那是因为我遭受过更大的不幸，”于连继续和自己探讨哲理，“我第一次去斯特拉斯堡，我以为被玛蒂尔德抛弃了，那时我感到的痛苦要强烈得多……真难以预料，我曾经多么热烈渴望亲密无间，今天我却反应如此冷漠！……事实上，我单独一人要比有这个美丽姑娘陪伴时，更加幸福……”

辩护律师是个循规蹈矩，照章办事的人，相信他疯了，和公众一样认为于连是出于怨恨才开枪杀人的。一天，他鼓起勇气暗示于连，不管是真还是假，这是一个很有利的辩护理由。话一出口，被告立刻变得激动而且尖锐。

“以您的生命保证，先生，”暴跳如雷的于连嚷道，“记住，绝不准再提起这可恶的谎言。”小心谨慎的律师一时竟担心自己

会被杀死。

因为决定性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律师忙着准备辩护词，贝桑松甚至全省的人都在谈论这桩有名的案件。于连曾要求不要把这类事情告诉他，因此他什么也不知道。

一天，福盖和玛蒂尔德想把外面的一些传说告诉他。据他们看，这些传说带来了希望，但他们刚开口，于连就打断了他们的话。

“让我过我理想的生活吧！你们那些琐碎的不愉快的事，那些多少叫我烦恼的现实生活的细节，会把我从云端拉下来的。每个人有自己的对死的想法，我呢，只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考虑死。别人与我有何关系？我和别人的关系很快就会终结。求求你们，不要跟我谈这些人。仅仅是法官和律师已够我受的了。

“看来，”他对自己说，“我的命运注定要在梦想中死去。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可以肯定，不出半个月就会被人完全忘掉。如果还想去充当什么角色，那真是太傻了……

“难以置信的是，直到我的生命逼近尽头时，我才懂得怎样享受生活。”

他在主塔楼顶狭窄的平台上来回散步，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些日子。他散着步，抽着玛蒂尔德特地从荷兰买来的上等雪茄烟，根本没有想到，全城的望远镜每天都在等候他的出现。他的心已飞到了维尔吉。他从来没有对福盖提起德·雷纳耳夫人，但福盖曾有两三次告诉他，她的健康恢复得很快。这句话引起他很大震荡。

于连整个人沉溺在他的遐想中。而玛蒂尔德则忙着现实的事，就像合乎贵族的心思那样，她已促成德·费尔瓦克夫人和德·弗里莱尔先生之间直接通讯联系，并把它推进到密切的程度。主教职位这四个大字已经被提出来了。

掌握圣职任免大权的那位可敬的主教大人，在他侄女的一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信上作了附注：“这个可怜的索黑尔，不过是个冒失鬼，我希望能够把他还给我们。”

看到这几行字，德·弗里莱尔先生真是欣喜万分。他毫不怀疑能够救出于连。

“都是雅各宾党人的法律，规定要一个人数很多的陪审团，它的真正目的是剥夺贵族的权力。”在抽签决定陪审员的前一天，他对玛蒂尔德说，“原本我是可以左右判决的。本堂神父 N 就是靠我的努力，被宣判无罪的。”

第二天，从票箱里抽出来人名中，德·弗里莱尔先生高兴地发现有五个贝桑松的圣会分子，非本城的人士中有瓦尔诺先生，德·莫瓦罗先生和德·肖兰先生的名字。“我首先可以保证这八位陪审员，”他对玛蒂尔德说。“前五名是机器，瓦尔诺是我的代理人，莫瓦罗能有今天，全仰仗我，德·肖兰是个胆小如鼠的笨蛋。”

报纸将陪审员的名单传遍全省，德·雷纳耳夫人也想去贝桑松，她的丈夫害怕极了。最后，他得到保证，德·雷纳耳夫人决不离开她的床，以避免发生被传讯到法庭作证的不愉快。

“你不了解我的处境，”维鲤叶前任市长说，“我现在是所谓的脱党的自由党人。毫无疑问，瓦尔诺这个坏蛋和德·弗里莱尔先生会很容易地让检察长和审判官做出令我难堪的事。”

德·雷纳耳夫人轻易地便对丈夫的命令作了让步。“如果我出庭，”她想，“会给人一个我想报仇的印象。”

尽管她对自己的忏悔教士和丈夫作出了小心谨慎的保证，但一到贝桑松，她立即亲笔给每一个陪审员写了一封信：

“先生，审判那一天，我不会出庭，因为我的出庭可能会对索黑尔先生带来不利。我在这世界上只希望一件事，而且是衷心热切地希望着，那就是他能得救。请您相信，一个无辜的人，因我而被判处死刑，这个可怕的想法会毒害我残余的生命，而且肯

定会缩短我的寿命。我还活着，你们怎么能判他死刑呢？不，社会没有权利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特别是像于连·索黑尔这样的人的生命。在维鲤叶，人人都知道他有过精神失常的时刻，这可怜的年青人遭到一些有权势的人的忌恨，他的敌人可不少，但在他们之中，有谁能对他值得钦佩的才能和渊博学识表示怀疑呢？先生，你们要判决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和他相处的十八个月中，我们都知道他十分虔诚、明智、勤奋。但一年会有两三次，他的忧郁症会发作，以至于精神失常。维鲤叶全体居民，我们避暑地维尔吉的邻居们，我们全家，还有专区长本人都可证明，他是个值得称道的虔诚的人。他可以把整本《圣经》背出来。如果不是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会经年累月地发奋学习圣书吗？我的儿子们将有幸向您送上这封信，他们都还是孩子，请您屈尊问问他们。他们可以告诉您有关这个可怜青年的详细情况。为了使您相信，判他死刑是惨无人道的，了解详情对您或许是需要。否则，你们非但不是替我报仇，而是逼我去死。

“他的仇人怎能否认这个事实？我的孩子们亲眼见过他们的家庭教师精神失常的情况，我受的伤就是精神失常造成的结果。我的伤势一点也不重，还不到两个月，已经可以坐驿车从维鲤叶来到贝桑松了。先生，要是我知道您对从野蛮的法律下赦免一个犯了微不足道罪行的人尚有点犹豫，我将离开仅仅是由于我丈夫的命令而躺卧的病床，来跪倒在您的面前。

“请您宣布，先生，预谋不能成立，这样今后您就可以不会责备自己对一个无辜者的血负责。”等等，等等。

第五十章 审 判

当地人将长久记着这桩有名的案件，对被告的关心甚至引起了骚动，这是因为他的罪行虽然惊人，但并不残忍，即使残忍，而他是多么漂亮呀！想到他的辉煌前程即将结束，更使人们心软。“他们会判他死刑吗？”妇女们向熟识的男人询问，在等待回答时，脸色发白。

圣佩夫

德·雷纳耳夫人和玛蒂尔德十分害怕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

城里异乎寻常的气氛更加深了她们的恐惧，连意志坚强的福盖的情绪也感到了不安。全省各地都有人跑到贝桑松来看审判这桩浪漫的案件。

几天以前，旅店都已爆满，刑庭庭长到处被人包围索要旁听证；全城的女士们都想出席这次审判，街头还有人叫卖于连的肖像，等等，等等。

为了这个关键时刻，玛蒂尔德保留着某主教大人的亲笔信。这位高级神职人员领导着法国全国的天主教会，掌握委派主教的大权，竟也屈尊提出释放于连的要求。审判前夕，玛蒂尔德亲自把信送交拥有无上权力的代理主教。

会见结束，玛蒂尔德辞别离开时，泪流满面。德·弗里莱尔先生终于放下了一个外交家的含蓄态度，几乎也有所感动地对她说：

“我可以保证陪审团的裁决，”他说，“有十二个人专门负责审查您的被保护人的罪行是否成立，特别是预谋杀人是否成立。这十二个人中，我算了算，有六个是我的忠诚朋友，他们也关心我的前程，我已暗示，我能否升任主教全靠他们了，瓦尔诺男爵这次当上维鲤叶市长是我帮的忙，他完全可以控制他的两个下

属，德·莫瓦罗先生和德·肖兰先生。实话实说，这次抽签也抽上了两个思想很靠不住的陪审员，不过，尽管他们是极端的自由党人，但在重大问题上，也还是要执行我的指示，我已让人请他们在表决时与瓦尔诺先生保持一致。我还了解到第六位陪审员是个非常富有的工业家，暗中希望向陆军部提供一批货物，肯定地说，他不想得罪我。我也让人告诉他，德·瓦尔诺先生知道我的最后决定。”

“这位瓦尔诺先生是什么人啊？”玛蒂尔德担心地问。

“要是您认识他，您对成功的把握就不会怀疑了。他能说会道，胆大，脸皮厚，很粗鲁，天生是领导傻瓜们的。一八一四年使他交上了好运，我还要提升他当省长。如果别的陪审员不顺从他的意见，他是会动手打人的。”

玛蒂尔德稍稍放心了。

但是，当晚还有一场争论等着她。为了不延长这个不愉快的，在于连看来结局已定的场面，于连决定不在法庭上发言。

“有我的律师说话，这就足够了。”他对玛蒂尔德说，“让我在所有敌人面前抛头露面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这些外省人对我靠您而得到很快的提升，心头很恼火，请相信我，他们没一个不希望我被判死刑的，虽说他们在我押赴刑场时会哭得像个傻瓜。”

“他们愿意看您受辱，确实是如此。”玛蒂尔德答道，“但是我决不相信他们是残酷的。我来到贝桑松，我的悲恸公诸于众，已引起妇女们的同情。其他的可以由您的漂亮外貌来完成。只要您在审判官前说一句话，就可以把法庭上的人争取过来……”

第二天早上九点，于连从牢房下来，押到法院大厅去，院子里挤满了人，宪兵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挤出一条通道。于连一夜睡得很好，态度非常镇静，除了对这群心怀嫉妒的人感到一种看透世事的怜悯外，心中并无别的感情。这些人并不残忍，虽则他们会对他被判死刑鼓掌喝彩。他被阻于人群中一刻多钟，他不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承认，公众对他表现了亲切的同情，这是出乎意外的。他没有听见一句难听的话。“这些外省人不像我想的那么坏。”他想道。

走进审判大厅，这座优雅漂亮的建筑物使他很惊异。这是道地的哥特式，有许多用石头精心雕凿的漂亮的小柱子，他似乎已置身于英国。

很快，他的注意力被十二到十五个漂亮妇女吸引了。她们正对着被告席，把法官和陪审官席上方的三个包厢塞得满满的。他转身朝向公众，看到梯形审判厅高处的环形旁听席上挤满了女人，大部分很年轻，他觉得都很漂亮；女人们的眼睛亮闪闪地充满了关切。大厅的其余部分，拥挤不堪，门口已经发生争吵，卫兵们没法使大家安静下来。

一双双眼睛都在寻找于连，发现他来了，坐在稍微高出一点的被告席上，这时，响起了一片惊叹和关切的低语声。

这一天，他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穿着十分朴素，但风度极高雅，他的头发和前额非常可爱；玛蒂尔德坚持要亲自替他打扮。于连的脸色极其苍白。他刚在被告席上坐下，就听到四面八方有人说：“天呀！他多年轻……他还不过是个孩子！……他比画像要好看得多！”

“我的被告，”坐在他右侧的宪兵对他说，“您看见坐在那边包厢里的六位夫人吗？”宪兵指给他看一个突出在陪审官席上方的小旁听席。“这是省长夫人，”宪兵继续说，“旁边是 M·侯爵夫人，她很同情您，我听她和预审法官提起您，再过去是苔维尔夫人……”

“苔维尔夫人！”于连叫道，脸一下涨得通红。“她一从法院出去，会立即写信给德·雷纳耳夫人的。”他并不知道德·雷纳耳夫人已来到贝桑松。

证人的发言很快听取完毕。接着代理检察长念起诉书。刚念了几句，于连正对面的小旁听席上有两位夫人就哭了起来。“苔

维尔夫人不会这么容易动感情的，”于连想。不过，他看到她的脸也红得厉害。

代理检察长用他的蹩脚法语竭力夸张罪行的残暴性。于连注意到苔维尔夫人旁边的几位夫人都流露出对代理检察长的强烈不满。有几位陪审员显然认识她们，跟她们谈话，好像是在让她们放心。“不失为一个好兆头。”于连想。

直到此时，于连对所有出席这次审判的男人都抱有轻蔑态度，代理检察长的平庸口才更增加了他的厌恶。但当他看到了周围对他的明显同情，他冷酷的心也逐渐转变了。

他对他的律师的坚定态度很满意。“不要说漂亮话，”他对律师说。律师即将发表辩护词。

“他们从博须埃那儿剽窃过来的全部夸张法，用来对付您。但适得其反，倒帮了您的忙，”律师说。

律师发言才五分钟，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把手帕掏出来了。律师受到鼓励，对陪审员说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话，于连的心也颤栗了，眼泪即将夺眶而出。“伟大的主啊！我的敌人将会说些什么呢？”

他的心马上就要软下来，幸亏这时他正好接触到德·瓦尔诺男爵投来的傲慢目光。

“这个坏蛋的眼光高兴得发光，”他对自己说，“这个卑鄙的灵魂为胜利在得意！我的罪行如果仅仅造成这个结果，我真该诅咒我的罪行。天知道，他会德·雷纳耳夫人怎样说我！”

这个念头驱走了其他一切想法，直到公众发出一片赞许声，才把他从沉思中唤醒。律师刚刚结束他的辩护。于连想起他应该和律师握手表示感谢。时间很快过去了。

有人给律师和被告送来饮料。这时，于连才惊讶地注意到，没有一个妇女离开法庭去吃饭。

“说实话，我真饿坏了，”律师说，“您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也一样。”于连回答。

“您看，省长夫人也在法庭里用饭，”律师用手指了指小包厢对他说，“拿出勇气来，一切都很顺利。”审判又重新开始。

庭长做辩论总结时，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了，庭长不得不停下来，在充满焦虑不安的寂静中，钟声在大厅里回荡。

“我的末日在此开始了。”于连想。直到此刻，他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决心保持沉默。但当刑事法庭庭长问他有什么话要补充时，他感到责任感在周身澎湃激荡，他站立了起来。他朝前看，见到苔维尔夫人的眼睛，在灯光下眼光莹莹。“难道她也流泪了？”他想。

“各位陪审官先生，我原以为在我即将去死之前会无视于对我的蔑视，但这种蔑视令我憎恶，促使我必须说几句话。先生们，我没有这个荣幸属于你们那个阶级，你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农民，一个敢于抗争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我决不会请求你们的饶恕，”于连说，语气铿锵有力。“我不抱任何幻想，等待我的是死亡，它是公正的。我竟然企图杀害一位最值得尊敬和钦佩的妇女。德·雷纳耳夫人曾像慈母一般照顾我。我的罪行是残酷的，而且是预谋的。因此我理当判处死刑，陪审官先生们。不过，即使我的罪行没有那么严重，有些人也不会因为我年轻，可能值得怜悯，而不想惩罚我，他们是想通过惩罚我，来让这一阶级的年轻人永远丧失勇气。这些年轻人出身于卑贱的阶级，受着贫困的煎熬，但是他们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大胆地闯入有钱人骄傲地称之为上流社会的圈子里。

“这就是我的罪行，先生们，因为事实是，我并不是受到与我同等阶级的人的审判，我将受到格外严厉的惩罚。我在陪审官席上看不到一个富裕起来的农民，我看到的只是满怀愤怒的资产者……”

整整二十分钟，于连一直采用这种论调说话；他说出了长期

壅结在心里的话。代理检察长一心巴望得到贵族们的赏识，他坐不住了，跳了起来。但尽管于连的论调稍微有点抽象，所有的妇女都哭了。苔维尔夫人也用手帕擦眼泪。在结束他的讲话之前，他又回到这次预谋，沉痛诉说自己的悔恨，诉说在那些比较幸福的日子里对德·雷纳耳夫人的尊敬和儿子般的无限爱戴……苔维尔夫人喊了一声，昏厥了过去。

陪审官退到他们的房间去时，一点钟的钟声响了。没有一个妇女离开席位；好几个男人也噙着眼泪。开始时交谈还很热烈，但是陪审团的决定迟迟不到，渐渐地，普遍的疲倦使大厅安静下来。这时刻是庄严的，灯光也暗淡下来。于连也很累，他听见旁边有人在议论，说这样迟延不决究竟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他高兴地看到所有人的眼光都向着他。陪审团一直没有出现，但没有一个女人离开大厅。

两点钟的钟声刚敲完，响起了一阵巨大的骚动。陪审团的房门打开了。德·瓦尔诺男爵迈着庄重略带戏剧性的步伐领头走出来，其他的陪审官鱼贯随在其后。他先干咳一声，然后宣布说，他以灵魂和良心作保证，陪审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于连·索黑尔犯了杀人罪，而且是预谋杀人罪。这个罪行的结果必然是死刑。过了一会，正式宣布了死刑。于连看了看他的表，此时是两点一刻。他想起了德·拉瓦莱德先生，“今天是星期五。”他想。

“是的，对德·瓦尔诺先生来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他判了我死刑。我受到的监视太严，玛蒂尔德没法像德·拉瓦莱德夫人一样把我救出去。因此，在三天之后的这一时刻，我会明白这‘伟大的也许’是怎么回事了。”

这时，他听见一声叫喊，于是又被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周围的妇女都在哭泣。大家的脸都朝向一个小旁听席。这是开在一根哥特式墙柱的顶饰上的小小的窗口。事后，他才知道玛蒂尔德藏在那儿。喊叫没有再出现。所有的人又重新围着于连。宪兵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正努力把他从人群中带出去。

“我要做到绝不让这个瓦尔诺坏蛋笑话，”于连想，“他在宣告必然导致我死刑的裁决时，显得多么尴尬和虚情假意！而可怜的刑事庭长，虽然做了多年法官，在判决我时也带着眼泪。瓦尔诺终于为我和他过去在德·雷纳耳夫人身边的竞争报了仇，他该多么得意！……我不会再见她了，一切完了……我们之间不可能最后告别了，我感到……如果我能把我的悔恨全部告诉她，该是多么幸福啊！”

“我只有一句话，我被公正地判决了。”

于连被带回监狱，关在一间死囚牢房里。平时他对极为细小的事都很注意，这次连自己并没有被押回主塔楼，竟也浑然不觉。他一心在想，如果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还有运气见到德·雷纳耳夫人，他将怎样对她说呢？他估计她必然会打断他的话，所以应该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悔恨全部倾倒出来。“在干出这一件事后，怎样才能使她相信，我爱的唯有她一人？因为我想杀她，毕竟出于我的野心，或出于我对玛蒂尔德的爱情。”

他躺在床上，才发觉床单是粗布做的。他睁开了眼睛。“啊，我是作为死囚，关在地牢里，”他对自己说，“这是公正的。”

“阿尔塔米拉伯爵曾经告诉我，丹东在被处死的前夕，用他的粗嗓门说：‘真奇怪，砍头这个动词不可能有多种时态变化，我们可以说：我将被砍头，您将被砍头，但不可能说，我已被砍头。’

“但是为什么不能呢？”于连继续想，“如果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真的，要是我遇到的是基督教的天主，我就完了。他是个暴君，因此，满脑子是复仇。他的《圣经》里尽是残酷的惩戒。我从没有爱过他，甚至我也不愿相信有人真心爱他。他是没有怜悯之心的（于是想起了《圣经》中好几个段落）。他会用很可怕的方式惩罚我。……

“要是我碰到的是费奈隆的上帝，他也许会对我说：‘您可以获得很多的宥恕，因为您深深地爱过……’

“我曾经深深地爱过吗？啊！我爱过德·雷纳耳夫人，然而我的行为是残酷的。我在这件事上和对待别的事一样，为了那些炫耀人目的东西而放弃了质朴的品德。

“但是在我面前闪耀过怎样的前程啊！……在战争时期，我会是轻骑兵上校，在和平时期，是公使馆秘书，接着是大使……因为我很快就能熟悉国家事务的，当我只不过是傻瓜时，德·拉莫尔侯爵的女婿还有人敢和他竞争吗？我干的哪怕是蠢事也会得到原谅，或者更可能会被看作是才能。这样有才华的人在维也纳或者伦敦享受豪华生活……

“未必如此。先生，三天之内要上断头台了。”

于连被自己的俏皮话，逗得笑了起来。“是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我。”他想道，“谁曾想到过这恶的一面呢？”

“好吧！我的朋友，三天以后上断头台，”他对方才插话的那一个我说，“德·肖兰先生将和玛斯隆神父合租一个窗口，在这个窗口的租金上，两位可敬的人倒底谁能占谁的便宜呢？”

他突然想起罗特罗的《汪赛斯拉斯》中一段台词。

“拉迪斯拉斯：……我的灵魂已准备好。”

“国王（他的父亲）：绞刑架也已准备好，把您的头放上去吧。”

“回答得很妙！”说着，他就睡着了。

早上有人紧紧把他抱住，他被弄醒了。

“怎么，已经到时候了！”于连惊慌地睁开眼睛，以为是刽子手抓住了他。是玛蒂尔德。“亏得她没有听懂我的话。”他很快恢复了冷静。玛蒂尔德的模样大变，好像生了半年重病，简直认不出来了。

“这个卑鄙的弗里莱尔欺骗了我！”她使劲绞着自己的双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气得已没有眼泪了。

“我昨天发言时不是很漂亮吗？”于连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即席发言，真的，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

他是在嘲弄玛蒂尔德的性格，冷静得犹如一个正在演奏的、技术娴熟的钢琴家……“是的，我不具备显贵的出身这一优点，”他继续说，“但是您，玛蒂尔德以她伟大的心灵把她的情人抬举到和她相等的高度。您认为博尼法斯·德·拉莫尔在他的法官面前能比我的表现更强吗？”

这一天，玛蒂尔德变得像住在六层楼上的穷姑娘，十分温顺，毫不做作，但她却不能从他那里听到一句更朴素的话。他不自觉地把她从前对他的折磨回敬给她了。

“没有人知道尼罗河的源头，”于连默默沉思，“人类的眼睛不可能看到处在一般溪流状态下的江河之源。同样没有任何人的眼睛会发现于连是软弱的，首先因为他并不软弱。但是我有一颗敏感的心；最平常的一句话，只要出于真挚的语气，就会使我声音变得温和，泪水涌出。有多少次，那些心肠冷酷的人瞧不起我，不就是因为这个缺点！他们以为我在乞求恩典；这是我绝不能容忍的。

“据说丹东在断头台下时，思念起他的妻子，他的心也被打动了。但丹东这个坚强的人，曾经使一个充满轻浮年轻人的国家振作起来，并且阻挡了敌人对巴黎的侵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能干出什么样的事业来……别人看来，我至多不过是个也许。

“如果不是玛蒂尔德，而是德·雷纳耳夫人在这儿，在我的牢房里，我能保证自己不动情吗？我的极度绝望和极度悔恨，在那些瓦尔诺和当地所有权贵们的眼里，可能被误认为是对死亡的可能恐惧，这些内心十分怯懦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才免受诱惑，而他们却多么骄傲呀！刚刚判决我死刑的德·莫瓦罗先生和德·肖兰先生会说：‘看，什么叫木匠的儿子！他可以博

学多才，聪明能干，但是没有勇敢！……勇敢是没法学到的。’即使我身边这个可怜的玛蒂尔德，她现在在哭，或者不如说她已哭不出来了。”于连望着她红肿的眼睛，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看到她的真心痛苦，他不能再把自己的推理继续下去……“她也许哭了整整一夜，”他又想，“但是将来有一天，回忆起这件事她会感到怎样的羞愧！她会认为在年轻时，被一个平民的卑劣思想引上歧途……克鲁瓦泽努克是个相当软弱的人，他会娶她的，这样做是对的。她会造就他成为一个角色的。

“根据一个坚强的，有远大目标的人对普通的粗人所拥有的权利。

“啊，这倒挺有趣；自我被判死刑以来，我一生中所知道的诗句全都在记忆里出现了。这是否是一种衰退的现象呢……”

玛蒂尔德几次重复地、虚弱地对他说：“他在隔壁房里。”终于他注意到她的话。“她的声音很轻，”他想，“但口吻仍透露出她那专横的性格。”她为避免生气，才压低了声音。

“谁在那儿？”他温和地问。

“律师，要您在上诉书上签字。”

“我不上诉。”

“怎么！您不上诉！”她说站了起来，双眼喷射着怒火，“请问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感到现在我有勇气去死，不至于让人耻笑我。谁能保证，在这间阴湿的黑牢里长期耽下去，过了两个月我还能有现在的好心情？我预料要和教士们见面，和我父亲见面……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些使我更不痛快的了。让我去死吧！”

这个出乎意外的障碍，把玛蒂尔德的高傲本性重又唤醒了。今天，在牢房开放之前，她没有能见到德·弗里莱尔神父，于是她的满腔怒火就发泄在于连身上。她崇拜他，然而在这长长的一刻钟里，她诅咒于连的性格，她悔恨错爱了他。于连又见到了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前在拉莫尔府的图书室里用十分尖酸刻薄的话辱骂他的那个高傲的女人。

“为了您的家族的光荣，上天应该把您降生为男人。”他对她说。

“至于我呢，”他想，“如果我还要在这讨厌的地方住上两个月，让自己成为那帮贵族老爷们制造出来的所有侮辱诬蔑的目标（这是雅各宾人的话），而唯一的安慰只是这个疯女人的诅咒，那我真是太傻了。……好吧，后天早上，我将跟一个以冷静和武艺高超而闻名的人决斗……非常高超，”于连体内的靡非斯特一方在说，“他百发百中。”

“好吧，太好了（玛蒂尔德继续在发挥她的口才），不，不，”他对自己说，“我不上诉，”决心已下，他又陷入遐想……早上六点，邮差照例把报纸送来。八点，德·雷纳耳夫人看完报后，爱丽莎蹑步走来把报纸轻轻放在她床上。后来她醒了。她开始看报，突然她心中大乱，拿报的手簌簌抖动不止，她一直盯着这几个字……十点零五分，他离开人世。

“她哭得像个泪人儿，我了解她，尽管我企图杀她，一切都会被忘掉。我企图杀死的这个人将是唯一真心实意为我的死而痛哭的人。

“啊！这是一个对比！”他想，在长长的一刻钟里，玛蒂尔德不停地在骂他，而他脑子里只想着德·雷纳耳夫人。尽管他也时时在回答玛蒂尔德的问话，但他无法摆脱对维鲤叶那间卧室的回忆。他似乎见到了放在有绉缝的桔色塔夫绸被上的贝桑松报纸，见到了那只白皙的手神经质地抓紧它。他看见德·雷纳耳夫人在哭泣……他凝视着一颗颗的泪珠从那张可爱的脸上淌落下来。

德·拉莫尔小姐从于连那儿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把律师请了进来。幸好律师以前是一七九六年意大利军队里的一名上尉，和马纽埃尔曾经是战友。

为了装个样子，律师对犯人的决定表示反对。于连打算以尊重的态度对他，逐条向他陈述不上诉的理由。

“依我看来，您的想法未尝不可，”费利克斯·瓦诺对他说，这是律师的名字。“您还有整整三天可以考虑是否提出上诉，我有责任每天上这儿来。如果两个月里，监狱下面有一座火山爆发，您就可以得救。不过您也可能死于疾病。”他注视着于连说道。

于连和他握手。“谢谢您，您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会考虑的。”

玛蒂尔德和律师一起离去，他感到自己对律师比对她怀有多得多的友谊。

隔了一个小时后，于连正在熟睡，忽然觉得有泪水落在他的手上。朦胧之中他想道：“又是玛蒂尔德，她坚持她的办法，想用柔情来动摇我的决心。”他讨厌这种缠绵不休的伤感场面，于是仍旧闭着眼睛。贝尔费戈尔逃避他的妻子的诗句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听见一声异样的叹息，睁开眼睛，原来是德·雷纳耳夫人。

“啊！我在临死前还能见到您！这是我的幻觉吗？”他跪倒在她面前，大声嚷着。

“但是，请宽恕我，夫人，在您眼里，我只是一个杀人凶手。”于连清醒过来，立即补充说道。

“先生……我来恳求您提出上诉，我知道您不愿意……”她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

“请您饶恕我。”

“如果您想让我饶恕，”她说，站起来投入他的怀中，“立刻对您的死刑判决提出上诉。”

于连不停地亲吻她。

“在上诉期的两个月中，您能每天来看我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向您发誓，每天都来，除非我的丈夫禁止我。”

“我签字！”于连高声说，“怎么？您饶恕了我！这是真的吗？”

他把她紧紧抱在胸口，他简直疯了，她呻吟了一声。

“没有什么，”她对他说，“您把我弄疼了。”

“您的肩膀！”于连大声说，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他略微把她放松一点，用灼热的吻，吻遍了她的手。“我最后一次在维鲤叶你的卧室里见到你时，谁能想到会发生今天的事呢？”

“又有谁能想到我会给德·拉莫尔先生写那封诬告信呢？”

“您要知道，我永远爱着您，我只爱您一个人。”

“这是真的吗？”德·雷纳耳夫人喜不自胜地叫了起来。她朝跪在她面前的于连俯下身去，两人久久地默默淌着眼泪。

在于连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时刻。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两人能够说话了，德·雷纳耳夫人说：

“还有那个年轻的米什莱夫人，或者不如说，德·拉莫尔小姐，我自己开始真的相信这桩离奇的故事了！”

“仅仅在表面上是真实的，”于连回答，“她是我的妻子，但不是我的情人……”

他们互相上百次地打断对方的话，好不容易把两人在维鲤叶离别后，对方不知道的事讲述清楚。写给德·拉莫尔先生的那封信是听德·雷纳耳夫人忏悔的年轻教士写后让她抄的。

“宗教叫我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她对他说，“我还把信里一些最可怕的词句改得缓和了些……”

于连欢欣和幸福的神情向她证明，他已经完全原谅她了。他从来没有这般如痴如狂地爱过。

“不过我认为自己还是虔诚的，”德·雷纳耳夫人接着说，“我真诚地信仰天主，我同样相信，而且已被证实，我犯的罪是可怕的，当我一看到你，甚至你朝我开了两枪以后……”她说到这

里，于连不顾她的反对，连连地吻着她。

“放开我，”她继续说，“我要和你说清楚，不然，我怕忘了……一见到你后，我所有的责任感全部化为乌有了。对于你，我除了爱什么也不存在了。要说爱情这个词还嫌不够，我对你的感情应该是我对天主所独有的感情，崇拜、爱和服从的混和……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你在我心里引起的是什么样的感情……如果你命令我，‘给监狱看守一刀，’我会毫不考虑去执行，在我离开你之前，请你把这一点给我解释清楚，我想彻底了解自己这颗心，因为两个月后，我们就要分离了……顺便说一句，我们会分离吗？”她微笑着对他说。

“我收回我方才的承诺，”于连站了起来，大声说，“如果你企图用毒药、刀子、手枪、木炭或者任何其他手段来结束或伤害自己的生命，我就决不对死刑提出上诉。”

德·雷纳耳夫人的脸色倏然变了，最强烈的柔情一变而为深沉的思索。

“如果我们俩马上去死呢？”最后，她对他说。

“谁知道另外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于连回答，“也许是痛苦，也许什么也没有，难道我们不能快快乐乐地在一起度过这两个月吗？两个月有不少日子呢，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过。”

“你永远不会这样幸福！”

“永远不会！”于连高兴地说，“我跟你说话，就像和自己的心说话一样。天主不允许我夸大。”

“你的话，就是对我的命令。”她羞怯而忧郁地微笑着说。

“那么好吧，你发誓，凭你对我的爱情发誓，决不用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方法去自杀……你要记住，”他又说，“你要为我的儿子活下去。玛蒂尔德一旦成为德·克鲁瓦泽努瓦夫人，就会把儿子丢给仆人，而置之不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发誓，”她冷漠地说，“但我要带走你亲笔写的、签字的上诉状，我要亲自去找检察长先生。”

“小心点，你会连累自己的。”

“我到监狱里来探望你后，在贝桑松和整个弗东煦—康忒，我将永远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她悲伤地说，“我已越过了严格的廉耻界限……我的名誉已经丧失。真的，这是为了你……”

她的语气十分哀恸，于连抱吻她，这不再是爱情的陶醉，而是无限衷心的感激，他感到了一种全新的幸福。他刚刚第一次发现她为他作的牺牲是多么大。

显然有那么一个好心人把德·雷纳耳夫人探监并待了很长时间的事告诉了德·雷纳耳先生。因此第三天，他派马车来，命令德·雷纳耳夫人立即回维鲤叶。

这次残酷的被迫分离的第一天，一开始就很不愉快。两三个小时后，有人对他说，有那么一个诡计多端但在当地耶稣会中没有得到重用的教士，从清早起就站立在监狱门外的街道上。雨下得很大，他在那儿想扮演一个殉教者角色。于连的情绪很恶劣，他对这类蠢事十分生气。

早上，他已拒绝这位教士的探望，但这个人一心想听于连的忏悔，他认为肯定能从于连的忏悔中得到一些尚未为人知的隐情，以此在贝桑松年轻妇女们中博取一个名声。

他大声宣称，他将不分昼夜站在监狱门口。“天主派遣我来感化这个叛教者的心……”老百姓是爱看热闹的，于是在监狱门口渐渐聚集起一大群人。

“是的，我的弟兄们，”教士对他们说，“我将一直待在这里，整个白天和黑夜以及以后每一个白天和黑夜，圣灵对我说过话，我从天主那里得到使命，天主让我拯救年轻索黑尔的灵魂。请你们和我一起祈祷吧……”

于连最讨厌被人议论，最讨厌任何使自己成为引人注目的目

标的事。他打算趁此机会悄悄离开人世；但是他多少还抱着再见德·雷纳耳夫人一面的希望，他确实发疯似地爱她。

监狱的大门朝着一条热闹的大街。一想起这个满身泥泞的教士招来一大群人围观，众说纷纭，他心里真是痛苦不堪。“毫无疑问，他在不断地提到我的名字。”这一情景，简直比死还难以忍受。

有一个管钥匙的看守待他很好。于连每隔一小时就两三次请他去看看那个教士是否还在监狱门口。

“先生，他双膝跪在泥水里，”每次看守都这样说，“他在为您的灵魂高声祷告，念祷文……”“真是蛮不讲理！”于连想。这时，他果然听见远处一片低沉的声音，那是人群应答祈祷文的声音，更使他不能忍受的是，他看见看守也在翕动嘴唇念着拉丁文。“有人在说，”看守补充说，“您一定是个硬心肠的人，才会拒绝这个圣洁的人的帮助。”

“啊！我的祖国！你还是那样野蛮啊！”他气得发狂，喊叫起来，他继续高声论理，根本顾不上看守还在面前。

“他一定是希望报纸上有一篇记述他的文章，他会得到的。

“该死的外省人！在巴黎，我不会受这种罪。巴黎人招摇撞骗的手段要比这高明得多。

“让那个圣洁的教士进来吧。”最后他对看守说，额上的汗珠直往下淌。看守划了个十字，高高兴兴走了。

这个圣洁的教士长相丑陋不堪，满身是泥水，冰凉的雨水滴答答，更增加了黑牢的阴暗潮湿。教士想拥抱于连，开始用动情的样子和他说话。这种虚假、做作实在太明显了。于连感到一生中从未如此愤慨过。

教士进来后一刻钟，于连的精神似乎崩溃了。他第一次感到死亡的可怕。他想到死刑执行两天后，他的身体开始腐烂……等等，等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软弱即将暴露，或者他扑向那个教士，用铁链把他勒死。这时，他想起来，可以请这位教士就在当日为他做一台四十法郎的隆重弥撒。

时间接近中午，教士终于走了。

教士刚离去，于连就痛哭了一场，他为死亡而痛哭。慢慢过了一会儿，他想如果德·雷纳耳夫人还在贝桑松，他一定会向她坦白自己的软弱。

正当他为自己爱慕的女人不在身边而极其伤感时，他听见玛蒂尔德的脚步声。

“在监狱里最大的不幸，”他想，“是不能关上自己的牢门。”现在，玛蒂尔德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惹他生气。

她告诉他，审判那一天，瓦尔诺的口袋里已经揣着他的省长任命书，因此他敢于不把德·弗里莱尔先生放在眼里，十分高兴地来判处于连死刑。

“德·弗里莱尔先生刚才对我说：‘您的朋友怎么想去激怒这些资产阶级贵族的虚荣心？为什么要提到社会阶级？他还向他们指出为了维护他们的政治利益应该怎么做，这些傻瓜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们都快流泪了。这种阶级利益挡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看不到判处一个人死刑这件事的可怕。应该说索黑尔先生处理事情太幼稚。如果我们请求特赦还不能救他，他的死等于是自杀……’”

玛蒂尔德当然不可能把一件她还没有觉察到的事告诉他，这件事就是德·弗里莱尔先生看到于连已经没有指望了，他相信如果可以成为于连的继承者，对实现自己的野心是大有好处的。

于连愤懑已极，但又无能为力，他气得几乎不能自持。他对玛蒂尔德说：“您去为我望一台弥撒吧，让我独自安静一会儿。”玛蒂尔德对德·雷纳耳夫人来探监是万分嫉妒，刚听人说她已走了，她明白于连不高兴的原因，痛苦得哭了起来。

于连知道她是真心感到痛苦，反而更加烦躁了。他迫切需要独处，怎样才能得到呢？

玛蒂尔德试图感动他，给了他许多劝告后，终于离去；但差不多同时，福盖走进来了。

“我需要一个人待着。”他对这个忠心耿耿的朋友说……看他还在迟疑，就说道，“我正在写一篇呈文，请求特赦……还有……求您别再谈死的事了。如果那天我有特别需要，首先会告诉您。”

于连终于一个人留下，感到比刚才更为疲惫、沮丧。他已心力交瘁，为了在德·拉莫尔小姐和福盖面前掩饰他的真实思想，仅剩的一些精力也几乎全部耗尽了。

直到傍晚，一个念头使他稍许感到安慰。

“如果今天早上，死亡在我看来是丑恶的时刻，有人通知我死刑要执行了，公众的眼睛会激励我的荣誉感。也许我的步态会有些不自然，就像一个初走进客厅有点羞怯的花花公子。要是这些外省人中有目光敏锐的人，他们可能猜出，但是谁也不可能看出我的软弱。”

他不幸的重负减轻了些。“我在这时刻是个懦夫，”他像唱歌似的反复说，“但是谁也不会知道。”

第二天早上一件更不愉快的事正等着他。他的父亲一直说要来看他，这天在于连醒来之前，这位满头白发的老木匠已出现在黑牢里了。

于连觉得十分孱弱，他料到会有令人难堪的斥责。好像为了加重自己的痛苦，这天早上，他竟然为不爱自己的父亲感到深深的懊悔。

“命运把我们放在一起，”在看守草草地打扫牢房时，他对自己说，“我们相互之间都一直在使尽力量伤害对方。在我临死之际，他还来给我最后的一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牢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老头儿的训斥劈头劈脑地开始了。

于连忍不住落下了眼泪。“多么丢脸的孱弱，”他气恼地对自己说，“他会到处夸大说我是多么胆怯！那些瓦尔诺们和统治着维鲤叶的伪君子们可要得意了。他们在法国有势力，占尽了所有的好处。直到现在，我至少能够对自己说：‘他们确实捞足了钱！所有的荣誉也都堆积在他们身上，但我呢？我有一颗高尚的心！’

“可是这下有了一个见证人，大家都会相信他，他会向全维鲤叶的人证明，而且还要夸大说，我在死亡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我将在这次人人都知道的考验中被夸大成为一个懦夫！”

于连真要绝望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父亲打发走。要骗过这个精明的老头，此刻是他力所不及的。

他心里迅速地考虑着一切可能的办法。

“我有积蓄！”他突然叫了出来。

这句天才的话立即改变了老人的神色和于连的处境。

“我应该怎样来支配我的积蓄呢？”于连比较平静地接着说，看到自己的话产生了效果，他完全摆脱了自卑感。

老头恨不得立即把这笔钱一手攥住，而于连看样子想留一部分给他的哥哥们。老木匠情绪激动地磨了老半天嘴皮。现在于连又能嘲弄他了。

“好吧，天主对我立遗嘱，曾经给予启示。我给哥哥们每人一千法郎，其余全都是您的。”

“行！”老人说，“其余的应该归我。天主已经开恩，感化了您的心，要是您想死得像个好基督徒，就应该把欠的债还清……我还曾预先垫付您的伙食费和教育费，这些您都没有想到……”

“唉！这就是父爱！”当于连终于一个人独处时，他伤心地对自己说。不一刻，看守来了。

“先生，在家属探监之后，我总是准备一瓶上好香槟酒给我

的客人。稍微贵一点，每瓶六法郎，但是可以使您的心情舒畅。”

“拿三个杯子来，”于连像孩子般迫切地说，“我听见外面走廊上有两个犯人的脚步声，让他们也来吧！”

监狱看守带进两个苦役犯，他们是惯犯，此刻准备回苦役犯牢房。这是两个万事不愁的恶棍，狡诈、大胆、冷静，确实不同寻常。

“您给我二十法郎，”他们中的一个对于连说，“我可以把我的经历讲给您听，十分精彩。”

“要是您对我撒谎呢？”于连说。

“不会的，”他答道，“我的朋友就在这里，他看到我得到这二十法郎可眼红呢，要是我说瞎话，他会当场拆穿我。”

苦役犯的故事真是可憎，它揭露了一颗胆大包天的心，这颗心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对金钱的强烈欲望。

苦役犯走后，于连恍若换了一个人。他不再对自己生气。自从德·雷纳耳夫人离去后，由于感到自己的怯懦而加剧的痛苦一直折磨着他，现在痛苦变成了忧郁。

“如果我少被一些表面现象所欺骗。”他想，“我就可以看出，巴黎客厅里尽是一些像我父亲那样的正人君子，或者是像刚才那两个苦役犯那样的精明坏蛋。他们说的有道理，客厅里那帮人每天起床，决不会有这种伤脑筋的问题：‘我今天的饭在哪里？’他们以自己的廉洁自豪。他们一旦当了陪审员，会十分得意地判处一个偷了银餐具的人有罪，而这个人饿得快死了才去偷窃的。”

“但如果在宫廷里，为了争夺一个部长的职位，那些客厅里的正人君子们犯下的罪行，和因为饥饿促使两个苦役犯去犯的罪行，完全没有两样……

“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这个词儿只不过是陈旧的无聊话，和那天对我穷追不舍的代理检察长倒是相称的。他的祖先是靠路易十四一次没收财产才发了财。到了法律来规定不准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某一件事，违者必惩时，才有了权利。在法律诞生之前，只有狮子的力气，或饥饿寒冷的生物的需要，一言以蔽之，就是需要。……不，那些受人尊敬的人，只是一些犯罪时幸运地没有被当场抓住的坏蛋。社会派来控告我的那个人自己是靠一件卑鄙龌龊的事发的财……我犯了谋杀罪，罪有应得。但除了这一点，判我死刑的瓦尔诺等对社会的危害超过我一百倍。

“好吧！”于连悒郁地，但并无怒气地说，“我的父亲尽管很贪财，但比所有这些人要好一些。他从来没有爱过我。现在我以耻辱的死使他丢脸，真是太过分了。对贫穷的恐惧，对人们所谓贪财的人类邪恶的夸大看法，可以成为极妙的理由，使他在留给他的三四百个路易中得到安慰和安全感。在一个礼拜日，吃完晚饭后，他会对全维鲤叶所有羡慕他的人炫耀他的金币。他的目光会对他们说，以此为代价，你们中有谁不愿意有一个上断头台的儿子呢？”

这种哲理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推论只有让人渴望去死。漫长的五天这样过去了。他对玛蒂尔德很有礼貌，也很温和，他看出，玛蒂尔德被强烈的妒火弄得极恼怒，一天晚上，他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与德·雷纳耳夫人的别离，使他坠入深沉的痛苦之中，他的心灵骚动不安。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幻想中，都找不到一点乐趣。缺少活动，使健康恶劣了，性格也变得像德国的大学生一般脆弱而易激动。他也丧失了男子汉的傲气，具有这种傲气的人可以用一句有力的诅咒发泄不幸人心中萦绕的某些不合适的想法。

“我爱过真理……可是真理又在哪里呢？……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欺诈，甚至那些最有道德的人，最伟大的人，无一不是如此！”他撇了撇嘴，厌恶地说，“不，人不能信任人。

“德·某夫人为可怜的孤儿募捐，对我说某亲王刚捐了十个路易，完全是在瞎说。可是我说什么？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呢？

……他为罗马王发表的文告，完全是欺骗。

“天哪！如果这样一个人，而且在灾难之中，需要他严格恪守职责的时候，也竟然堕落到干出这种招摇撞骗的事，那末，对其他入，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真理在哪里？在宗教里……对，”他带着极端轻蔑的苦笑对自己说，“在那些玛斯隆、弗里莱尔、卡斯塔内德之类教士的嘴里……也许在真正的基督教里，从前教士们所得报酬也许不比信徒们多……但是，圣保罗享受到了发号施令、训戒别人和被人传颂的快乐……

“啊！假若有一个真正的宗教……我是多傻啊！我看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彩绘玻璃窗！我的心就从彩绘玻璃窗上去想像一个可敬爱的教士……我的心理解他，我的灵魂需要他……但我找到的却是一个头发肮脏、自命不凡的家伙，除了没有博瓦西骑士的可爱之处外，和他没有什么两样。

“但一个真正的教士，一个马西莱，弗奈隆……马西莱为杜布瓦祝圣，而《圣西门回忆录》也破坏了费奈隆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要是有一个真诚的教士……那么温柔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了一个聚焦……我们不再孤独了……这个好教士会和我们谈天主。什么样的天主呢？这个天主决不是《圣经》里的天主，一个残忍的、好报复的暴君……而是伏尔泰的天主，正直、善良、无限……”

他回忆起那部能熟背的《圣经》，这些回忆使他很激动……“但后来形成了三位一体，在我们的教士们滥用天主这个名字后，怎么还能让我们相信天主这伟大的名字呢？

“在孤独中生活……是多么痛苦啊！……

“我变得疯狂、不公道了，”于连敲着自己的额头，对自己说。“我此刻在这座黑牢里是孤单的；但过去我并不是生活在孤独中。我有强烈的责任感，不论对还是不对，我对自己定下职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一棵大树的壮实的树干，暴风雨中我总是依靠着它，我有过动摇，有过心绪烦乱，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普通人……但我未被暴风雨裹胁而去。

“黑牢里的潮湿空气使我产生了孤独感……”

“我为什么一边咒骂伪善，一边自己在伪善？压垮我的不是死亡，不是黑牢，不是潮湿空气，而是和德·雷纳耳夫人的分离。如果在维鲤叶，为了想看到她，不得不连续几个星期躲在她家的地窖里，我难道会抱怨吗？”

“我受了同时代的人的影响，”他苦笑着，高声对自己说。“我离死仅两步远，自己对着自己说话，仍然是虚伪的……十九世纪啊！”

“一个猎人在森林里开了一枪，他的猎物倒在地上，他奔过去取，靴子蹂躏了一个两尺高的蚁巢，蚂蚁和卵四散开来……即使一个最富有哲学头脑的蚂蚁，也永远不能理解这个突如其来闯入它们巢穴的巨大的、可怕的黑东西——猎人的靴子；还有事先伴随几束红光的可怕的巨响……”

“……因此，死、生、永恒，器官发达到足以理解它，问题就很简单……”

“在夏季漫长的白昼里，一只蜉蝣在早上九点出生，晚上五点死亡，它怎么能理解黑夜这个词的含义呢？让它多活五小时，它见到了黑夜，就能懂得黑夜是什么了。”

“我呢，也一样，我死于二十二岁。再给我五年生命，让我和德·雷纳耳夫人生活在一起吧。”

他像靡非斯特一样恶毒地笑了。“多愚蠢，去考虑这种大问题。”

“首先，我是伪君子，就像旁边有人在听我谈话。”

“第二，我剩下的日子极其有限了，但我忘了生活和爱。唉，德·雷纳耳夫人不在这里，也许她的丈夫不允许她到贝桑松来，

再也不让她败坏自己的名声了。

“是这件事使我痛感孤独，而不是缺少一位公正、善良、全能、毫无恶意、毫不想到报复的天主……啊，要是这样的天主真的存在……我一定要匍伏在他的脚下，向他恳求：‘我应该去死，但是伟大的天主，仁慈的天主，宽容的天主，把我所爱的那个人还给我吧！’”

夜已很深。在一两个小时安稳的睡眠后，福盖来了。

像一个洞晓自己灵魂的人一样，于连现在感到自己已变得坚强、果断。

“别去请这位可怜的夏斯·贝纳尔神父，我不愿意玩弄恶作剧，”他对福盖说，“他会三天吃不下饭的。但是，请您设法替我找一个冉森派教士，一个不会为阴谋诡计所动的，皮拉尔神父的朋友。”

福盖正急切地盼望着忏悔仪式。凡是外省舆论所要求做的事，于连都恰当地办了。尽管忏悔神父他挑得不好，靠了德·弗里莱尔神父的帮助，于连在黑牢里还是受到了圣会的保护。如果他稍微机灵一点，甚至可以逃走。但是黑牢里的空气很坏，使他的头脑不那么灵活了。因此，当德·雷纳耳夫人回来时，他感到格外的幸福。

“在我所有的责任中，首要的责任是为您，”她一面抱吻他，一面对他说，“我从维鲤叶逃出来了。”

于连在她面前，不存在自尊心的问题。他把她离去后自己种种软弱的表现统统都讲给她听。她对他亲切可爱。

晚上，她一离开监狱，就找人把那个盯住于连像盯住他的猎物不放的教士找到姑妈家来。这位教士一心想取得贝桑松上流社会妇女们的信赖，所以德·雷纳耳夫人毫不费力地说服了他到布雷-勒奥修道院去做一次九日弥撒。

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于连的爱情何等深厚和狂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德·雷纳耳夫人依靠金钱的魅力，利用甚至是滥用她出名虔诚又富有的姑母的信誉，得到了每天两次探监的许可。

玛蒂尔德听到这个消息，妒忌得发狂。德·弗里莱尔向她承认，自己的权力还无法使他不顾一切社会习俗，让她获准一天探视一次以上。他用尽一个机灵的头脑里可能想出的一切理由说服玛蒂尔德，于连配不上她。玛蒂尔德派人跟踪德·雷纳耳夫人，以便掌握她的一举一动。

玛蒂尔德经受了种种痛苦的煎熬，反而更加热爱于连了，几乎每天她要和他大吵一场。

于连确实希望直到自己的最后一刻，要尽最大努力，正直地对待这个被他严重连累了的可怜的年轻姑娘。然而，对德·雷纳耳夫人的疯狂爱情无时无刻不占上风。他那些笨拙的理由，根本不能使玛蒂尔德相信德·雷纳耳夫人的探视只是单纯的探视。于连对自己说：“反正这出戏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不善于更好地掩饰自己的感情，这倒是原谅自己的一个借口。”

德·拉莫尔小姐得到消息，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死了。起因是：德·塔莱先生，那个十分富有的人，对德·拉莫尔小姐在上流社会社交圈里失踪的事说了些难听的话，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要他收回他的话，于是德·塔莱先生拿出几封匿名信给他看，信是巧妙编排起来的一些细节，使可怜的侯爵不可能不明白事实的真相。

德·塔莱先生竟敢对此说了些欠妥的玩笑话。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被愤怒和痛苦逼得丧失了理智，他提出赔礼道歉的条件太苛刻，以至这个百万富翁宁可选择决斗，愚蠢得到了胜利；巴黎最值得爱慕的年轻人中的一位，还不满二十四岁，便丧失了生命。

这个噩耗，对于连日趋衰弱的心灵留下了一种奇怪的、病态的印象。

“可怜的克鲁瓦泽努瓦，”他对玛蒂尔德说，“他对我们很通情达理，而且非常正直。自从您在您母亲的客厅里做出那些轻率的举动后，他本来应该恨我，和我吵架，因为因轻视而引起的仇恨往往是十分强烈的……”

德·克鲁瓦泽努瓦之死，改变了于连对玛蒂尔德前途的打算；他用了几天功夫向她解释应该接受德·吕兹先生的求婚。“这个人比较谨慎，但不太虚伪，”他对她说，“毫无疑问，他会加入您的求婚者行列的。与可怜的克鲁瓦泽努瓦相比，他的野心不那么显露，也持久些；他家没有公爵领地，因此对娶于连·索黑尔的寡妇不会有什么顾虑的。”

“而且是一个蔑视伟大的爱情的寡妇，”玛蒂尔德冷冷地回答，“因为六个月的生活，已经足以使她明白，她的情人爱的不是她，而是另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正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您这话就不公正了。德·雷纳耳夫人的探监，为在巴黎替我申请特赦的律师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理由。他会陈述一个谋杀犯如何得到被害者的关怀，这一点可能产生影响，说不定，有一天您会看到我成了一出情节剧的主人公呢……”

疯狂的，不可能得到报复的嫉妒；漫长的、毫无希望的不幸（因为即使于连获赦，又如何重新赢得他的心呢？），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热恋这个不忠的情人所感到的屈辱和痛苦，使玛蒂尔德陷入忧郁沮丧的沉默之中，即使是德·弗里莱尔先生的殷勤照顾，和福盖的耿直坦率，都不能使她从沉默中摆脱出来。

而于连呢？除了被玛蒂尔德占去的时间外，他完全生活在爱情中，几乎不考虑即将发生的事。这种热情十分强烈，没有丝毫虚假，使德·雷纳耳夫人在它的影响下也几乎变得和他一样无忧无虑，温馨愉悦。

“从前在维尔吉的小树林散步时，”于连对她说，“我本可以享受到多大的幸福，可是当时强烈的野心把我引入想入非非的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国里去了。我不是把近在我唇边的美丽胳膊紧紧搂在心口，却让未来的幻想把我从你那儿夺去了。为了实现我飞黄腾达的野心，我不得不进行了数不清的战斗……不！假若您不来监狱看我，我至死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啊！”

出现了两件事，扰乱了他的平静生活。听于连忏悔的神父，尽管是冉森派教士，还是逃不脱耶稣会教士们的阴谋，不知不觉变成了他们的工具。

一天，他对于连说，除非他愿意犯下自杀这个可怕的罪行，否则他就应该尽力活动，去争取特赦。教士们在巴黎的司法部有很大的势力，因此有了一个容易的办法，那就是大肆宣扬自己皈依宗教，把这次皈依搞得轰动。

“搞得轰动，”于连重复说，“哈，我可把您抓住了。我的神父，您也像一个传教士那样在演戏……”

“您的年龄，”冉森派教士郑重地说，“上天赋予您的动人容貌，您至今无法解释的犯罪动机，德·拉莫尔小姐为营救您采取的种种英勇举动，总之，这一切，甚至受害者对您表示的惊人友谊，都使您成为贝桑松年轻妇女们心目中的英雄。她们为了您把什么都忘了，甚至忘记了政治……”

“您的皈依宗教会震动她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您对宗教的重大贡献。我呢？难道因为耶稣会教士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这个毫无道理的缘故，而迟疑不决吗？即使这样，在这个逃脱他们贪婪的特殊情况里，他们仍然可以制造危害。但愿不会……您的皈依宗教会令人洒下眼泪，足足抵消十版伏尔泰亵渎宗教的作品所产生的腐蚀作用。”

“如果我自己作践自己，”于连冷冷地回答，“那我还剩下什么呢？过去我有过野心，那是受时代风尚的影响，我不愿因此责备自己。目前，我是活一天算一天。但是，若要我做出某种怯懦的事来，我会感到非常的不幸……”

另一件事，来自德·雷纳耳夫人，更使于连感到痛心。不知是哪一位耍阴谋的女朋友怂恿这个天真、腼腆的人，使她认为她应该到圣克卢去，跪倒在查理十世国王的脚下求情。

抛头露面，换了别的时候，她或许会认为比死还坏；但在她以极大的努力，作出离开于连这样的牺牲之后，这对她来说，算不了什么了。

“我要去见国王，我要大声承认您是我的情夫。一个人的生命，一个像于连这样的人的生命，应该置于一切考虑之上。我要说您是出于怨恨才谋害我的。有不少可怜人因为陪审官，或者国王的慈悲心而得救……”

“我不再和你见面，我叫人对你关上我牢房的门。”于连嚷道，“如果你不对我发誓，决不做任何使我们两人当众出丑的事，肯定地说，明天我就因绝望而自杀。这个主意决不是你自己的，告诉我那个给你出主意的阴谋家的名字……”

“让我们尽情享受这短暂生命中仅剩的日子吧！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隐藏起来吧！我的罪行太明显了。德·拉莫尔小姐在巴黎有各种势力，你要相信，凡是人力能办到的事她都会去做。在这儿，在外省，有钱有势的人都反对我，你去活动，只会惹恼他们，特别是那些温和派，生活对他们是多容易的事……不要让玛斯隆、瓦尔诺之流和无数比他们强一些的人笑话我们吧！”

黑牢里的龌龊空气，于连已经再也无法忍受。幸好通知他死刑执行的那一天，阳光灿烂，大地一片勃勃生机，于连也浑身是勇气，在阳光下走路，感觉十分美妙，仿佛长期在海上颠簸的水手又回到陆地上漫步。“来吧，一切都很顺利，”他对自己说，“我一点也不缺乏勇气。”

这颗头颅从来没有像它即将落地时那么富有诗意。从前在维尔吉树林里度过的美好时光的温馨回忆，就在这一刻十分清晰地、纷纷涌至他的脑海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切进行得简单而又顺利，于连表现得十分自然。

两天前，他对福盖说：

“我不能保证自己的情绪，这潮湿恶劣的黑牢，使我经常发烧，神智不清；但是，要说恐惧，不，人们决不会看到我脸色因恐惧而发白。”

他事先作好安排，让福盖在最后日子到临那天的清早把玛蒂尔德和德·雷纳耳夫人带走。

“用同一辆马车把她们带走，”他对福盖说，“要想法使驿马一刻不停地疾驰。她们或者是互相拥抱，或者是互相极端仇视，不管怎样，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使这两个可怜的女人暂时稍稍摆脱一下她们可怕的痛苦。”

于连要求德·雷纳耳夫人发誓要活下去，好照顾玛蒂尔德的孩子。

“谁能知道呢？也许死后，我们还会有知觉，”有一天他对福盖说，“我很喜欢能在俯瞰维鲤叶那座高山的山洞里安息，是的，安息这个词儿很适当。我曾对您说过，有好多次，我在夜里躲进这山洞，眺望着法兰西最富饶的省份，野心在我心里燃烧，这就是当时我的热情……总之，那个山洞对我是可贵的，没有人会否认，它所处的位置连哲学家的灵魂都会羡慕……好吧，贝桑松的可尊敬的圣会分子想尽办法捞钱，如果您知道怎么做，他们会把我的尸体卖给您的……”

福盖把这桩悲惨的买卖做成了。他在他的屋里，孤独地呆在他朋友的尸体旁，度过了这一夜。忽然，他大吃一惊，玛蒂尔德走进来了。就在几小时之前，他把她送到离贝桑松十法里之远的地方。她神色狂乱。

“我要看他。”她对福盖说。

福盖没有勇气说话，连站立起来的勇气也没有。他指了指地板上的一件很大的蓝披风，里面裹着于连的遗体。

她双膝跪下。无疑地，她想到了博尼法斯·德·拉莫尔和玛格丽特·德·纳瓦拉。他们的故事给了她一股超出常人的勇气。她颤抖着双手，揭开了披风。福盖把脸转向别处。

他听见玛蒂尔德在屋内匆匆走动，她点燃几支蜡烛。当福盖鼓足勇气掉头看她时，她已把于连的头颅放在面前一张大理石小桌上，她正在亲吻他的额头……

玛蒂尔德一直伴送她的情人到他生前选中的墓地，一大群教士护送着棺材。没有人知道她独自一人坐在一辆蒙罩着黑纱的马车里，膝上捧着她曾经如此热爱过的男人的头颅。

就这样，他们在半夜里，来到汝拉山脉一座山峰的山巅，在一个小山洞里点燃着无数支蜡烛，显得庄严肃穆，二十名教士做着安魂弥撒。送殡的行列经过小山村时，村民们全都被这奇怪的仪式所吸引，纷纷都跟上山来了。

玛蒂尔德穿着黑色长丧服，出现在他们中间，在仪式结束时，她让人散发了好几千枚五法郎的银币。

她独自和福盖留了下来，她要亲自埋葬她的情人的头颅。福盖痛苦得几乎发疯。

在玛蒂尔德的安排下，这座荒僻的山洞用花了大量金钱用意大利雕刻的大理石装饰起来。

德·雷纳耳夫人忠于自己的诺言，她没有想用任何方法去自寻短见，但是在于连死后三天，她抱吻着自己的孩子们离开了人世。